

137
50735
721

420388

史學叢書
(甲)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420389

137
50735
721

史學叢書
(一)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古人以陳承三國志與班固後漢書並稱三史蓋承祚之
 才固實有法賢良史才遠甚於班固受命仕注復為前代開創
 雖繁富於是請求史學者訂正彼輩必為惟承祚之善簡
 有風情而世明注汲引太博亦不無能選之論且博覽刊刻脫
 誤清疏越多百餘年來長洲何其昂陸氏景雲仁和阮氏世駿
 趙氏一清嘉定王氏鳴盛錢氏大昕大昭陽湖洪氏亮吉鮑鼎
 吳江潘氏嗣美沈氏欽裴馬侯氏康或斯或祖或謝或馮或
 審讀史者屢引以為斷然空遠論者往往疑作史詳不能實
 事求是其有摘錄某句某條為之善者復標者又未全善者
 尾圖穿鈎故長樂梁燕耶先生燕靖乙部於陳書後注續數十
 年之力研求編深乃復采舊籍一一疏通證明即近人著述亦
 擬拾廢棄去其疑而存其信於輿地雜考尤蔚成三國志考說
 二十卷不啻鑿宋人疑處空瀟瀟而於詳略之間默寓斷詞地
 之屬此則兼才學識三長不減一劉之於兩漢書矣標之於五
 代史非僅以博洽見稱而已先生歸道山之次年長君吉甫亦
 謀刊刻因疑編者割開諸屬為助敢述其緣起如此

三國志列傳卷一
 魏武帝皇帝
 劉知幾史通稱謂魏書云降及傳其姓名多溢必無懸怪其者
 試王叔陵書懷志呼武曰繼子於文明俱稱帝而已 才清
 敏曰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遂予以操為人將帝則
 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世西蜀為王則改稱王即曹不
 表親之五亦稱王而已明其於漢王公也為漢王公則卒乃
 帝則其為尊也或矣陳壽任勞而曹操雖故徵其詞以高其
 百若操雖則操為後制操之月惟蜀先主始於皆稱先主以
 此知陳壽意中難以正性子勒知編曰之指故稱王也曰使
 陳壽不美於存故遂幽之罪其體雖與史漢之流河若法
 則容何合於春秋也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三月海甯楊文孫謹序

魏文述曰此該治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漢文而
 始於周陳實不及德壽紀紀之得體所謂可已而不已者
 也 按史通周之祖父季歷之仲達國昭伯乃人臣終必
 王指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若述所出所官陳壽亦疑益
 加人等不惟在王正月無異其大聖其人直公學之理
 而已陳氏直舉鎮子玄而著世 漢前曰陳史帝紀不若

三國志列傳卷一

高祖但書之此右例也據其在易易後修史所得書又曰

曰帝名曰其通數不在之內 世世皆曰天 曰禹水東

運聖賢故城止此向自德為氣正有 在顯則自自主味題

云聖故中帝自人空太德信聖書在德君之為建氣全

日 諸欽曰帝帝紀中平四年十 月八日皆烈聖大司

豐豐高為太周五年夏四月當聖

本報 名表刊

太平御覽卷九十二 引太史上有齊陽傳曰四了 李第官

曰長洋引詩白書名也為聖德無疑

又上清樓書曰其先出於前帝之為其聖德也子以夏易

詩聖德武一在石在石世之為行有以分也

略考於籍志卷四十一 卷四十四上清樓 又人海內

釋其書公在內聯之入齊以無出而推以變為其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

諸書經籍上清樓書八十三卷蓋魏書也司馬彪續 錄大

孔氏述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十一引魏武武將張雲五大軍將行而張衣冠是謂張兵其師有嚴三軍將行其儀嚴然若固是謂大憲三軍夫從將軍兩甚是謂張兵先陣首散亡極多占驗語也

卷五色林

何焯曰抄本改稿依黃韻法也

徵拜漆部 魏書曰太師從妹云云得使宋高帝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漆部

按宋高之封不見於魏書然方補表亦失載之後漢書后紀靈帝宋皇后父鄭封不其部侯光元皇后廢劉父子並

徵李剛魏書徵必宋皇后兄弟行也

是歲以徵更博開得火因此復上書切諫

侯康曰後漢書劉陶傳光相五年陶就與諸部同上言工役遽

云通鑑考異曰時時已許司徒不應與諸部同上言工役遽

書云太師上言切諫不云司徒同是過公不取許久而取魏

書也

光相末黃巾起非騎都尉劉續用被遷為濟南相即四十餘歲

得更多阿附代取賂汚銀務於是棄免其八

按本考通云魏武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合葬先在濟南後

徵為郡尉此非郡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舉自徵為正

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縣此錄字衍 按太平御

覽卷九十三引奏免其八下有九字是也此又誤

徵遷為東郡太守不誤

桓世駿曰後漢書光武十王傳頃稱王容初平五年遷東

遷至長安京師政盛兩東郡太守曹操忠漢于帝操以此

德德操操雖不說東郡當時以此稱之也

案東郡外春歷則漢書傳秋冬七歲以白板

太平寰宇記卷十二引魏略曰太視于東十五甲澤中築

堤橋金滿黃射獵閉絕黃書謂之澤東 水經曰湯水注

云澤水東有營水澤故宅所在黃帝射獵閉絕水

按大雅臨典輿校明

始 帝曰此西園八校尉之一見魏書高帝紀 桓世駿

曰操別傳云拜操與中補尉署之南士卒共飯受乞一操得

脫身亡走歸平河李長舍南黃帝處士臥黃帝倒八九日

謂李長曰黃帝南面故存亡未可知公李德以車牛相送注

靈四五曰若厚報公李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操數十里於

求操者多操聞此叱之極大有始極是操

大將軍河星與黃帝謀謀以宮官太后不聽遂乃召驛卓欲以將

太后

黃忠形曰何皇后進之女弟也何皇后生皇子漢王貴人生

皇子協帝以操經傳欲立協屬黃門曹璜輔之帝崩璜

謀謀而立協不果璜既死何后臨朝意以所領之故璜子

宦官與陳蕃謀謀事同情異以忠賊之分也故因事以快私

勢斷有不敗者况知是之操若以謀

卒水火為勢時校附

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宋書百官志驍騎尉官制有營 趙一清曰此時無驍騎將軍西公蓋以校尉與營共也其後乃置驍騎將軍

注 趙一清曰太祖以卓於必蓋賊遂不致拜遂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陳舉召伯者伯嘗不在其子與齊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殺數人 又世語曰太祖過伯者伯亦出行五子皆在備置主簿太祖自以高卓命疑其圖己手刺夜殺八人而去 又孫述灌記曰太祖聞其兵悉奔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獲

趙曰軍我與人與人與我者行 按此二書所傳大同小異末一條近是實人與我 一語遂爲千古口實 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八引梁陳魏國統云初太祖過故人呂伯者伯遂行日暮道遠二人登樓成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樓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一日快勿言 拾遺兵於己否

後漢書郡國志陳郡郡已否 水經陰溝水注云陳陰風俗傳曰魏故家也魏以陳楚之地故秦國置成縣之徒隴能鮑也以成兵之世曰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水蓋縣矣永元十二年陳王制地以大始縣直隸郡十二年自臨津之命以嘉名曰己否

從弟洪以爲與太祖得夜還去

王粲拾遺記云曹洪武帝從弟東漢末帝弟也皇族前討韓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鶴此馬走時唯覺耳中風聲動則不踐地王汴水洪不能派帝引洪上馬共渡行數百里聲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其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語曰憑空虛度曹家白鶴

注 魏書太祖與陳深交立幽州牧劉虞爲命太祖拒之 魏書太祖嘗紹曰曹卓之難勝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勸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色亡國之憂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光面我白西向

何焯曰是時魏武以兵少與漢漢厚等語揚州舉兵劉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爲行在所故曰西向 紹又嘗傳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財太祖由是笑而惡之 注 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徐庶傳注舉變向肘吾乃是袁術通聲陰娶妻之物魏武曰我在不嫁汝乃至此其事爲有徵今以弟移作兄陳承祚之議也 太祖領兗州牧遣建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顯死

後漢書郡國志云壽張春秋曰自漢曰壽良光武改壽張於屬東郡 水經以水注云及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運爲壽者 醜信戰死於此 追黃巾至濟北之陰冬受降卒二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

購奴皆爲青州兵

何煥曰魏武之強自此始

四年內引軍入魏郡屯封邱黑山極險及於夫鸞等佐之

太平廣記卷一云黑山在封邱東北二里魏志初平四年

袁術引軍屯於封邱黑山者矣 魏學作新志志云黑山即

黑山在淇縣西北五十里甄子丹居此山

術走魏邑逼到太師

趙一清曰太師不覺於明張志大有在宜陽黑邑之間語夏

侯得傳

魏平元年台太祖自徐州遣使大破父高去官後還謀議卓之

遺孽雖堪為陶漢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也

水經泗水注云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投散慮離既夏

邱等縣以其父遺孽被害於此彰其別文下應泗水處之不

流口是數縣人無行跡

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謀東平斬父泰山之道豈神人

我而乃屯徐州者知其無能為也

後漢書郡國志云東平國故梁敬帝別為濟東國曰帝為東

平國屬縣充父又章帝分東平為任城國及父屬任城 劉

瓛曰充父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本齊地縣國屬齊秦曰

秦之改齊也第齊地之地通宿遷許之近臣平父父之際車

不與方轉縣不得比行百八十里一人不得過謂此也

司馬遷吳扶太師上馬

司馬遷吳扶太師上馬

魏碑獻帝春秋曰

南齊注魏志獻帝春秋十卷近歲撰

至春在魏定陶邊除大守吳侯保南此

魏碑南曰高陵城不定城也地古曰美高處僻亦治世謂

之至城以直方山南也後魏謂之孝昌城 袁紹曰志深

南城政即比遷

冬十月天子在太昭九州牧

按初平三年魏仁已與魏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

彼時伯權領之曰至是乃奉天子命為興也

建安元年太祖將迎天子乃遣西門將軍西迎將軍事

與袁術將袁術拒險不得進

後漢書董卓傳董卓中樞謀亂政禍召操此又曰董卓

其之不問何也

夏六月遷東將軍討董卓

魏文烈帝卷五十一云後漢獻帝罷者拜將軍將軍與西

任齊保業諸事自輔王守頃適因暴海內難折操執漢討

袁術中為國定尚夫球以賞功賜以筆香今以操為領東

軍領兗州牧與父費不依高節並印城符策

奉別屯梁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梁縣臣曰此梁是周之小邑魏於春

秋 全祖望曰春即指梁人段采及崔之梁在魏國為南梁

於近汝水之側

齊志紀曰

隋書地理志卷之二帝起二卷漢代中制又照
靈昭等勅太師都許九月車駕出關而東

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許漢書地理志注帝後創改許
呂樂此非也許昌以魏高初二年改 後漢書地理志引
帝春秋云車駕出洛陽白陂而東漢書地理志引帝道之
駟駟主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核中大敗之

以太祖與大將軍封武平侯

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不常置比公約四第一大將軍次
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注引樂實漢書曰漢將軍大
將軍驍騎位次丞相騎衛將軍金紫位次上卿 水經
陰澗水注云澗水又東漢武平熱故城北魏武王封於此
以此平熱更矣

自天子西遷漢廷曰延至是示廢北魏制度始立

後漢書地理志注引魏帝起厚注云曹時宮殿悉與秦皇之
殿相類故及材木工匠備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
侍中太史令王立

趙一清曰王立即初平四年來日性無變為黃龍所劫得求
書符瑞志有太史令王望歲即其人歐史羅亦是王立
冬十月公征秦

漢書英曰前此熊專百故稱大祖至此始改稱公 何焯曰
自為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於是以前紹魏太尉紹昭班在公下不自愛公乃固辭以大將
是魏紹天子孫公謂行將軍將軍

沈欽祥曰大將軍位在丞相下案光武時昌邑王次子丞相
攝政之下特置將軍將軍云諸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
依太尉公卿希身兼職位次太傅下三公上自後樂義又加
味德增高第 茂才官屬倍于三公份官已久故紹臨
太尉制於其班在下也 後漢書獻帝紀云百官自為司空

行軍將軍軍事百官總已以是
是後用襄陽將軍等議始與屯田

後漢書百官志注云曹公嚴典中郎將秩一千石秩與
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與校尉秩比二千石曹芳傳支備
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備其功力故曰田收至十
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

袁紹之在河上軍人仰食桑棗
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興平元年九月癸亥復生蠶可食區區
四桑重生雖謂是木與必在邊民安知非蠶乎時發生死敗
周秦禮盡禮壞鬼不可言此車故大槩命雖連理附
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穀家生麻枝其處有是日

妖邪

二年春王月公劉瓛張據博以而悔之復反公與張軍康為流
矢所中殺子弟弟子安民遷書 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紀彭
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 又世語曰孫不能騎馬騎於

公公教免而賜還宮

按柔佛傳稱武威祖真人聖騎將軍濟濟子博德流矢所中
死賴賴其眼大眼兩匡置清水盥頰淚降太祖納濟妻結恨
之太祖聞其不悅爾有無禮之意計勸結恨奪太祖太祖軍
敗二子沒此與紀所載微有不同 趙一南曰昂字子綽即
豐慶王有傳太祖之弟無聞東平蓋王德傳云奉叔父明威
哀侯後英安公均傳云奉叔父勳公彰後不知二人誰是
安民之父也

世語曰舊制三公前次入日時之喪又頭而前初公將討
入繼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後漢書伏皇后紀云自稱都許守位而已屬衛兵侍與乘曹
氏驚西朝威滿薛種產會帝陳言時東曹掾是圖殺之其
餘內外多見其惡後以事人見與中並不任其情因曰君
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便仰求出傳係三
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額左右汗流浹背自後
不敢復朝帝

三年春正月公置酒初置軍師祭酒

趙一南曰祭酒之稱周未有之史記荀卿三為祭酒是也軍
師祭酒本漢官見漢書禮儀傳晉公以建安元年拜司空故
於三年置軍師祭酒考之語以中無全稱軍師祭酒者
轉以爲軍師在建安三年以前新設次後此條嘉爲司空中
祭酒無師字即應是也考諸傳爲軍師祭酒而無傳云耳可

空軍祭酒則知嘉亦軍師祭酒也又應以有故爲中軍師

嘉爲前軍師涼茂爲左軍師毛玠爲右軍師征伐操表恭飲
爲軍師而非祭酒也至王粲陳康所稱皆將軍謀祭酒隨
記室之任也而杜襲則以議議祭酒等大事事其任益輕則
棟棟得爲軍謀者軍謀之屬官也想因軍師名位太尊故
降而稱軍謀郭六朝時有軍師祭酒蓋因軍謀之易名耳
三月公置酒於壇

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逕鞏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武故城
之西即是建安三年曹公收東橋之所築也
公與曹孟德曰賊來逆吾雖日行數里吾奉之利安眾唯城

水經渭水注云渭水逕安原縣而爲渭謂之安原也魏太
祖破張繡於是處創初西曹曰魏過孟德謂長死地皆於
水之間以爲治毒之顯阻也
分取耶東海北海爲城郭柯棣葛麻

併大新曰威靈傳太祖高昌布衣得新兒而悅之使商相
使尹維康觀兒康等五祖以着爲項相利棣魏東宗
觀北海城臨太守是東莞亦此時所置也呂慮郡建安十
年西入東莞柯棣未嘗何時并置西河六年柯棣郡兵
以方弄以那以殺太守徐質開魏功樹自之
魏書曰食糧猶與故太守傅彪大長林乘罕少府孔融有疏
使公以地邊邊之公曰當今天下士崩瓦解雄表並起相

一

召長人談快者何內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成也雖以無嫌
得之既覺未信如查於時明者不為其夫起而在其腹中之
同為庸人所欺固可恥然亦尚非敢非商之罪而竟以安如
何之語以為公辨其公義內既錄其詳後錄之

按王十助諱史子云人息丁察制前年殺孔陳何言殺者胸
地下應以此時明言殺孔陳實以難備也九陳傳事記
云陳如才賊能孔說得納世有大小兒之目而陳內除之時
高慈謂往李涉楊情而李孔陳陳段之能已也其能之對
實以難商為難乃陳兒殺而起獲者於死傷卒不免於刑戮
始死才應自日而換亦卒使死者有知果何以尊袁公於地
下乎

以其罪屬袁紹屯射

後漢書鄧國志河內野王合野大尉 顧祖禹曰集大校在

故武德縣北

因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張衡南守自將兵并避移求故

番國曰穆當斯穆文遠穆處穆安將校邯鄲云飛世穆向聞

賊賊化字作穆李善注穆首領

以魏仲為河內太守魏以河北事

何棟曰釋軍選魏仲所用之語對以穆固方之上於時前信

世而大抵多在河內淮南也詳所謂矯情任事不念後定節

構此類

西之末東也隋與承等謀及至下郡遂殺徐州刺史而南

兵屯沛劉信王忠擊之不克

後陳自司志此事故承承死後此則在承死的高兒同故
通鑑若謂明志或謂公傳亦在承先殺屯門於建安五年
前與此兒及食兒合然釋意死上本與西承等密謀請殺
似使其謀未成必先自背後殺中門恐所以先王傳釋是
而餘皆及 錄大目曰此沛劉信亦丁公山非劉信兒也
東萊劉信字丁建安 年

孫德權氏存秋云

隋書孫德志德氏存秋 丁都德德權

五年公選軍官及領進保備武

水抄某水汗云某水又生息焉武殺賊南東臨官淮水又
是曹大羅爭止有尚安者之言夜意度在中亦故世又謂之
中平臺建安五年大羅官家與郭在臨武出羅官約而依
少惟為屯東西數十里分亦分營相禦矣 愚不列以避臨官
後起上山建道以避聖公亦堪高臺以得之即中平臺也今
臺基土山猶在山之東悉頹舊營遺基存

隋書孫德志德氏存秋

隋書程宿志漢書春秋四十七卷許崇陽太守程藝商穆

時公房不為蘇 將記述者欲以心疑奇

何棟曰上同五分營與相需矣則此但杜自將之疑兵也

亦必有 賊人之不為賊則其費

代向察賊對時等致軍移移上下知使劉倫助財公使曹仁擊

之備走避辟也

知此事亦見蜀先主傳涉前討建安元平帝改南州漢市
何休對許都部何曼等名者數萬初漢書又明孫堅太祖
將軍討破之斬賊等十餘傳亦云劉辟等受其恩是
此時劉辟已殺前五年何以復討南劉辟等受其恩也
抑或別有一劉辟也

大渡河等皆統之 公意欲不伐 明且變于絕北溫不中人
鄧賢詰曰秦番時現為左軍校尉與魏或西歸 校尉之
一故欲活之 趙一清曰賢伯不志謂無勇也

紹初關公之樂與謂其下說曰魏魏以權等善及故其養賊國
紅芳騎突乃使張郃高覽攻之

公謂曰等或假軍符以誑諸將云張郃高覽保事主以李海其
說志為亂也云高覽行乞乞

六年四月楊兵河上幸 公軍破之

或疑韓曰一獲支意云 亦在無指府治漢南古大寺後支意
分東方與支意又有倉公在大石府南漢西 十五里其
地有倉帝陵及倉其堂所以名按魏志相持處正在宛臨白

馬前當是南樂之倉也

七年公至漢中于夜休治陸渙渠遺使以太平心橋之

後黃初之三年亦有此車水雖唯水注云臨陽城北五里便
得漢太尉壘云張家東有廟即曹氏孟德所居庶幾本原云
漢水于五石天下所流壯矣之者其在君子操感知己後

公之疑祭云幾以有符見於君子士死知已恨此無志又承
約之祖及之後孫有禁由不以身酒受難則謂前車過三先
身前勿思神臨時賊已非至惡黨奸邪以此斷其後前孫
祭以申前報此則非遺使矣
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敗不戰之于治平尚能行自事費功
能者君之臣 似符類虎陳

惟此符類虎而皆下獄之傳以君與之改為類約令人遠
知知類約矣

冬十月劉黎歸為丁整與壽新勇 惟此之案紹死于此過周
五月耳壽雖出後實前不為紹願三年而於再期之內以行
得好父施或或以檢宜與之約云云紹始末必便以此字成
略

壽本於壽云明 九月明以文選然後漢紀知其成也此州
時必矣後漢紀以與之論禮故 義叔矣曰壽陶兄弟及依
壽知此禮後或亦其氣而取尊後漢紀若有教義其法
其

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洪水入白澗以通漕

水經洪水于云洪水又南歷枳塢匯洪水口東流逕解州縣
界連安九年魏武于水口下入枳水以成橋過洪水東入
白澗以通運故時人謂其處為枳頭

二月尚得兵設西麻推曹配守縣

通前日尚得兵將校部曲云將軍盡游反為內應李善曰

四庫全書

以自守而收之布而內則通於外而外又舉之

何物曰政皆謂此於州之役其版故那那則我版則州之

版則則必將者至為不通則版大版有自道之勞

孫係大也

兩合道河則今稱以此

紀文述師曰發注初意似亦欲如應助之法兼考究源流

引證故實故於此祖編特注引自直又如續平字則引漢書

書郡國志注續平縣名屬屬屬兩地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

身是屬屬兩地屬屬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合

等位字則引左傳致弱字則引詩被愛字本傳字皆作字則

皆引書則矣入則字則引國治主國志部止傳譯海一篇句

句則古事為注主進數節又如彭朱傳之華不瀆老華佗傳

之老彭似專秦史傳之華華與文少帝紀之更更異字亦同

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如蜀志麻立傳首句注

其好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鱗字之類

亦同何之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割棄故或許

或略舉其成無亦然然則不純然則雖繁富凡六始後皆今

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序時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云

行檢故州刺史除慶及陳琳之陸公不許為附錄試的夜道

保節山

錢大昕曰如欄下應有通字後嘉祥傳行 顧祖禹曰對談

白在...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蘇頌志作於堯書而且百餘年不能無所同而此書始於宋時已隔兩朝可以異事而書其所值之時不同也

十年春正月以神政之新謀誅其妻于冀州平注魏書曰公攻

潁且及月中不決公乃自欲梓故士卒咸奮時破陷

趙一清曰和羅破而譚嗣提其東故必斷譚爾後魯冀州平

其後記云兼於兩度攻襄陽戰之操作鼓吹自稱威儀於

馬上舞

某原章

宋書志云漢以後天下造死密屋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

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賜將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公國表圖二月故之時舉北魏州

太平興平紀卷四十五云揚州城漢置魏縣也上黨記曰自

公之國靈圖起土山於西城內築界城以處之又卷東南有

曹公墓及高村所聚

魏平自呼德入泜水右平廣渠又從河口入潞河老東州

渠以通海

趙一清曰後漢書光武紀注呼海河舊在魏屬南魏太祖因

險河故蹟使令其注新德水所以今在魏屬魏是渠水經也

即水注引離洛魏志曰曹太祖從河口營渠運洛飲東州以

通河海泜水注曰泜水自魏飲魏承魏泜水東出謂之魏渠

口魏太祖在臨洛與河口俱稱世謂之新河陳壽魏志以通

河海也述及南引泜水俱有河海字與今不同何即呼海

河也

二國志新德水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西下邳

趙一清曰袁術既死而孫策雖有白命幹綱適時賊既新除而袁氏親屬數人乃始相殘也

陳諸將十九人皆從或奉

袁術與曰士大夫將士也日本將何趙一清曰孫策傳注

引別傳亦有此辭

引中軍曹孫策外者趙不趙乃擊山峻谷五百餘里縱白鐵

歷下河沙陸東臨東節御歌

水經濟水注云臨城東道自無經城東出渡濟水向東南

康王山與臨城之阪觀影界於白九師之名也昔故城魏

武征臨城所築也顧祖禹曰白廣險在古安陸南漢臨

臨城臨城以擊白檀山而名後漢唐平兩軍在徐州而南

五百里漢縣為石止平郡治後險即臨城即徐州治也且

故城在徐州而後漢魏西郡後漢魏在今大野衛東

尚臨城臨城道而南下樓班石止平軍下能臣據之等

趙大所曰以烏丸射擊傳考之石止平軍下乃烏丸非能臣

城之其名能臣氏者則代郡烏丸石止平也氏與能臣相

近

八月登白狼山卒與勝趙孫是處公登將軍勇陣不整乃擊兵

安凡及趙氏北平諸將盡其種人與尚堅奔遼東

水經大澗水注引吳郡記云權一戰斬趙雲首傳高載於馬

上林舞又博物志曰孫武伐國轉經白狼山登獅子使人格

之殺傷甚眾王乃白率當從健兒數百人擊之孫呼奮起

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龍馬上手車轉獅子將

十此歌使連上獅子舞即伏不敢起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末至孫孫四十甲津大飲無鳴吹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都作立武備以建節節

水經河水注云魏武立武備後何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采釣各竹木兼備今也林編略略略略略略

陳紀二公官孫亮相謝史大夫夏六月以分項水相

後漢書魏帝紀上西漢自孫丞相又自官是日軍中自太

要為相國而司廷不內及建安末西公為丞相都督為郡史

大夫則陳二公官都督免不復相矣

先賢行狀曰孫字孟平廣陵人

後漢書徐璆傳作字孟平疑此字之誤

又陳紀傳傳之二誤

其書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劉方四寸上經交響錄其文曰安命于天既壽永昌一漢相

傳又傳魏晉後帝取沒於劉聰魏取沒於石氏石氏取於魏

帝水如中魏蜀太守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送於御敵以爲馬然書太武紀太平興初七年敵破五
府佛圖於混帳中得玉璽一其文書曰天命于天既壽永昌
其一列其前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引用州名上稱爲御璽等

潘君曰劉大傳即蓋如此人義字當作義

衛成四國者皆曰上谷王公仲高其書皆爲精法至靈帝
好書也多能書而論宜官爲其於其能每書雖別使其札紙
巧乃益爲之而飲之亦使其以而稱其札

非徒極成志勝云八分書者初人上谷王文仲所作始鑿召

之三德不王太製刻難事逆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師宜官

南婦人盡帝恨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

動最書如聽羽木息爾爾自造書者衛使傳宜官後爲表尚

以今世連以球球其書其工云是宜官也 林鶴園曰

玉海引則下有而字兩札字著作辨

又總幸以攻書至選部尚書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吏曹尚書典選舉備祀書

書職官志亦兼帝以侍中吳錫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魏已選

部爲吏部主選部事

又在從書以勳書自敘又總字孟黃安元人

何仲曰書從書勳作勳宋本黃作登 總一清曰水經注

舊唐書作登古字通

公自江陵征備玉巴印入公亦亦贊其備戰不何於是天啟也

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太平御覽卷十五引天寶記曰曹公升堂之役行至襄陽大

中遇大霧迷失道路又江表傳云周瑜雖魏軍曹公提曹

與操曰赤壁之役雖有戰後風燒船自思備使周瑜得此

名 謝蘇羊湖口水經注江水左邊百人山南右邊赤壁山

北當明喻與黃蓋詐謀或大軍處所也按水經注云左邊者

江北也云右邊者南也 方輿紀要之領主說又曰其兵

逆軍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 又于守備魏軍不

可引大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今江多湖 赤壁者有五處

魏漢川黃州麻田江段也當以麻田之赤壁爲赤壁之事自

元和郡縣志以赤壁以爲林相對則漢以古蒲或比爲赤壁

是今兩處州地失之過矣 建康同世之爲將者得多其兵

向不知兵至三千兩魏用兵則以六十萬勝是日四十萬勝

秦惟王賈頭騎二人而多者蓋秦者研經信龍之具餘兵至

三十萬未有得志者魏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夫初合五

諸侯兵五十六萬敵秦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旅引二十

二萬敵於齊張栢堅以八十萬敵於合黎斷以九十萬敵於

邊漢其限愈多其收愈薄然猶有可勝者曰將不善石曹公

可謂善將矣魏以水軍六十萬破八十萬而敗於洛林是

成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破大張屯聚故復死者幾半此兵

多爲累之明證也以漢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則到水軍

六十萬當得如漢高祖曹公人乃能勝之漢高祖豈以得者

亂其版也宜矣

隋書有荆湘江南名郡

按晉書地理志云江安十二軍漢武置得荆州之郡分南郡

以北京襄陽分南陽西界至南郡郡分枝江以西至臨江郡

及敗於立守南郡以南陽又後漢與蜀分荆州於是南郡各

陟武陵以西為蜀江東姓陽長沙為又南陽襄陽南郡各

而荆州之南陽北雙立又水經南水注云又南陽襄陽東荆

州刺史治荊亦謂之荆州城蓋即荆州已陸然雖是之勢矣

山陽公載之曰

所書經籍志山陽公載記十卷集賢堂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漢作舟泊水軍秋七月自蜀入非由肥

水軍合肥

魏文帝浮在賊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師自漢東征大興水軍

凱得尚輦時子從行始入漢口行泊東山既而徒觀舟帆

武備漢軍武蓋唐之於如於千里殆不慮也

孤孫父以主孤身當重現聖之任可謂賢伯者矣以及子純

兄弟過於二世矣又前朝恩封三子孫侯國爵不受今更欲受

之非欲復以為榮歟以為外段為萬安計

何棟曰子純父預作了桓桓字乃桓字之誤 碑辭曰對

臣下不以所子之字為嫌觀陳思王傳注中屢稱下建則此

為子桓也 謝澗曰張碑漢魏名表文集已作子桓此何

吳門所本也然考是時方封桓桓碑尚約為侯所刻而勢

恩封三子為侯也桓字不誤得至於十五年未定朝國至十
六子始為五官中郎將張何一家改下地歸于桓但孫兄弟
之次序不考受爵之先後皆似望而實非也

夫欲使兩矣前所典兵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
也何魯漢已歸兵歸人所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
始能足以不待其出而慮其禍

一兩行讀史漢錄云此皆其詳論全語可證以示天下無所
掩飾其大知雖不能入孤人之勢至於不能自強則必為
不敵非必欲蓋藏正欲免禍耳 漢恩形曰方據夷表越下

荆州天下大勢駸駸平折而入己誰知喪師悉望殺復舉將
十年制合之結欲付之一炬免其禍備以自免蓋自出師

以來未嘗終此大歸而孫權既據江東動備復有兩於
均角並起而足勢成始知人物不流豈敢利器又不可因人
於是柔毒之計一變而為巧假矣

十六年春正月 魏書曰改辰入子報城戶五千分所置三縣
隨五千封三子純為平原侯純為宛侯侯均為越侯

番眉曰武一十五子純者約此所封陸機陸遜王林也約
即林之初名 後漢書孫國志孫權孫亮平國歸國改名

陸遜孫

天子命公世子不為五官中郎將

後漢書百官志云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一千石主五曹郎
趙一約曰陸費史錄其官始以曹孟始起之故也

三月... 李... 李...

明...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 李... 李... 李... 李...

漢陽尹奉討馬超於其妻子別建安十九年春正月事也又云以何南單于呼噶完按志云武帝紀何南單于呼噶以來朝貢口皆噶連開魏則是安二十一年秋七月事也又云使征西將軍馬援等按志夏侯惲傳建安十七年以引行將軍路軍屯長安至於拜征西將軍則建安二十一年事也又云合肥遺守不滿五千皆得以致賊之眾賊敗奔並按失志備傳惲征合肥不下撤軍還時魏將張遼所襲則建安二十一年事也凡此皆在建安十七年布或既覺之後未悉其文何以詳載之若云是建安二十一年征吳之戰則阻諸夷之傳已五年撤首不應仍稱尚書合或也竊思或字或或然或善所見本已夏或字故或引魏志薛奕傳以論之未必或也且孔璋此書是齊梁文上所擬作而昭明遂取以入選既不於承前少期何以不錄也而謂子淵評阮元瑜為曹公引孫權書云孔璋之撤張勢過耳此書當敗軍之後有借筆於潘耆者竟以為在建安十三年下荆州時益顯不足辨矣

十八年詔書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魏志曰後漢書建安十八年復為九州獻帝春秋注百兩并州入於冀州省司徒校尉及涼州入於雍州於是若何免摩曹徐則揚益雍九州成節或傳建安九年或說曹操宜復古九州則冀州所制者或或曰昔是謂冀州當得河東雍州成區西河并之地所製者或或曰昔是謂冀州當得河東雍州

人人自保愚天下未幾同也後乃疑九州諸官是乃愚也一疑是時兩并及關中諸郡國皆已削平操自為秉水欲盡以為將來上邊之地故也觀於是年之前已割高陵鄠寧林盧衛國鄠鄠武陽等十縣關中周內和任或張國郭界楊以益積郡見三人以冀州之河東河南東地傳越關中山常出郡處安平且陵平原十郡封德一或公可見復九州亦正焉神代地耳 趙一書曰後漢書鄧國志曰司隸水陸宛宛陸高州之說或於十四州當獻曹州建安中分涼州置見晉書地理志 唐庚曰三和與舊注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後曹公坐而奪之區曹公復復九州合萬貢矣其志乃欲取冀州而益其地凡幾人之欲納其罪謀者頗能引經而解古說既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疑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天子使御史大夫鄭璜持節策命公為魏公

後漢書補或傳云建安十七年詔罷等欲共逐此將公九指節物密以勸或或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於操心不能不獻帝紀云十八年夏五月丙申帝自宜為魏公加九錫益操之親視久矣帝為續漢漢書亦亦操自為之 遷於唐衛 趙一書曰此書即康成書注分論為并州之出豫黎山之淮水也

分發諸國軍士之民 即發萬里之命 其孰能離朕躬

文選上八字作運轉聲色一人民土孫其字能字

羣臣釋位 及及平民君又弱之 又運轉聲色表京畿

文選臣作后轉作失及作于民作人君又弱之作君又討之

爵除其述事作運我作其

校威得過 又運上東市 又乘輿將運靈場強矣 又張繡編綴

文選運作調轉作指轉作新運作混明作伏

實紹運轉天常 運其神氣 又運定邊城 又運之以明德

文選無天六 二字其作諸境作賦重下無之字

民無德是 去編城世 又編齊太公履 又世祥太師

文選無德不作不四表作步轉作轉作在

功高子伊爾而將軍于齊晉 常山距離

文選明于字轉作乎在歷 云子在常山上

封君為魏公

文選魏公下有德使持節御史大夫魏侯封印授賜金帛

符第一至第五符使符第一至第十八三十 字益四其前

已云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弘率持節云云而剛也

其以丞相領州牧知故又加九 始

文通知故下有公更下持節 以充軍其上也

武平侯即故今二十三字 九錄之數莫先於公

曰加服 二曰朱白三曰納皮四曰馬五曰樂則六曰皮

七曰綈八曰馬九曰也也此則一卓二衣服三

朱后五納陸六虎員七錄八弓矢九在也

嘉次序後代並依之 變詩外傳所云九錄則二皮四同樂器

五納陸六朱后弓矢八錄錄為異而士尊九錄次序更在

公羊錄禮之外以禮為之者耳

續人務作 又連人革面 又感於朕思 往欲哉

文選續人作齊民革作則於作乎行上存君

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南中平人

續元茂作續公明命人續潘勗何風元茂亡後王仲宣

嘗嘗時便疑此爾為王製所作及晉王為太傅勗乃大自

嘗嘗元茂子滿曰公作續公明為妙仲宣亦以為不如也

自是人始信為元茂作

前後二環

後漢曰注言二環而魏武帝常備載一表

於是中軍帥王凌湖亭侯時板 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

何卓曰王字衍文凌湖為陸明時板本傳冀州平太原表

封節侯附卒侯也 潘曰曰劉展當依典論作節侯陸明

節將軍納樂故及更安要通者四其人也

伏七月始建漢封侯字爾

宋書陸走云自以通侯補立王廟也後陸建封為王

天子得公云女為貴人少者皆年於國

板三女一名惠一名稱一名華兒在獻穆皇后傳此山陽公

所以自結於曹也然陳思王集序曰時家二女弟
試漢皇后時以爲貴人家母見一弟感思故令子作賦明其
曹氏所甘心明矣

九月作金堂

漢書曰凡金九錫將心與金成爲錫一云第五左行律第
一云第十公以是年受九錫金成爲錫之作所以彰禮命也金

虎家王銅雀臺六十七

彭家引水入白溝以通河

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又西源
水注云魏水出登原引流水東入於河以通河者也何道

水南津故泗水長驗漢東出清流流注而西
行安車永陽郡

趙一曰曰漢魏之際別無云東都疑其更安之云

分瓊邪立不知善於何時後漢書郡縣志注曰魏郡治
初平四年分漢瓊上郡爲永陽以魏郡爲永陽

安定太守母王調將之官公成之曰无胡欲與中國通自當盡
人來出勿遣人往若人難得又若欲无胡與有所去家國或以

自利不從便爲其與於意以之則無益事其不遺被引雖受至
先中其便後先使臣高陽國郡以公曰知當由非也但

更事多耳 使行大富中人司馬公使臣下也

後世與兩河引魏書引有司曰也沙多引上通風一曰

變水考述云安陽下臨魏水

水經注卷一

二代人至清意中

一曰曰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入汝水汝水內俗以是水爲
汝水故有汝水之名非惟汝水之誤也

六十使魏公僅在魏侯王上改被金朝亦非汝水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金璽 後漢書與魏志云諸侯
王赤璽四采赤璽璽璽亦王璽一云一尺三寸許劉昭注

引注以天子及諸王金印璽璽璽璽又云通天冠高九
寸正藍頂少邪部乃戴下戴璽璽璽向山原謂爲通璽與

所常服通璽冠制如通天有風璽璽之於前無山璽璽王所
服也

應驗魏死兄弟皆伏法 先及新集死皆數百人

按注中完字衍元其在十四年疑當作典與元之子也後漢
書皇后紀伏皇后父完建安元年拜輔國將軍上即被拜中

散大夫十四年卒子典嗣是也今未完作兄弟二字 太平
廣記卷七云五女家在許昌縣南一十里曹魏試皇后伏

氏并姊妹四人葬於此

天子命公使魏

後漢書郡志汝郡故道注引魏志云有蔡特祠蔡特
阮顯起此宋書志言武帝常園侍臣阮顯起何義彭推對曰

吾國有奇怪關山截水會不崩而唯阮顯起故虎土觀之泰
則也象學曰有是形而不崩也謂是士之怒顯顯顯也蓋

取於此徐友曰形鬼之說也蓋顯顯無所不據天文學

四

水經注卷一

之中謂之大術故軍備以單軍前引單方弱因其象星地
第一名施通故使執之善結皮手之冠也

十年春正月天子召公中大夫為臣

後漢書光武紀云獻帝嘗與后主諸侯公孫權之中女也建

安十八年權志三女孫蘭年為八八小魯侍於國十九年

孫孫為人及伏皇后被殺明年立而為皇后建之唯遺使

求醫後怒不與如此報集后乃呼使為入復數其之以藥

瓶斬下因弟直橫流曰天不祥附左右有莫能仰視在位七

年鍾氏既立以心為山陽公夫人

省中主黃五原朔方郡部丞 縣漢其民合以為節典壽

太不自字記卷四十九云漢水大亂何奴使夢白定漢以西

字中雁門之關塞與曹公聚兵部之入立為節典壽

公軍入南郡得魯府庫珍寶已漢約時復漢三郡為漢中

邊謂曰張魯家漢中改漢中部為漢中郡至是魯傳乃復魯

漢中魏劉引兵出於漢書之建安二十一年復漢漢魏至

是年乃由之復漢者多一傳了也魯按正到為傳亦引其山

松漢書之建安二十一年漢書亦與漢字加劉劉所引或

分漢中之安福西城為西城郡設太守分領上郡郡置郡

漢書曰下句當云分領上郡郡置郡子初文登安開西城

陽上庸皆漢中屬魏謀武分安開西城 縣置西城郡又分

領上庸 縣置郡則凡置郡府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則是也上庸本非郡而此時亦不為郡故不應有郡字錢少

傳考與云上庸郡對南郡志劉封傳封與孟達皆上庸上

請太守申或張飛皆上庸亦派太守也張飛對封傳注引

魏略曰申或遣使請張公使領上庸郡此上庸始置

郡對之派至建安末劉封孟達皆上庸太守申或張飛

皆明郡對至是張太守高是中間已立上庸郡史略而

不載耳自上庸西屬先主命張太守如故是蜀以上庸

郡也後主遣降魏建之帝封房陵上庸西城為新城郡上庸

郡始置明帝太和二年又立郡又曰景初元年分魏興之

魏興郡之安福上庸為上庸郡至是又立縣又廢至高貴

鄉公甘露四年分新城郡置上庸郡此魏朝上庸郡置

之爾末也當是二十一年則領上庸郡是縣不為郡也

後作分領上庸為其郡魏朝今本此則曰 後人斷曰是

故亦漢中所分而紀不及者非前公所置也故結漢志房陵

縣注引巴漢志建安十三年別置新城郡房陵即新城所置

故亦房陵縣矣紀云上庸置郡對而證以蜀志劉封傳別

上庸亦置太守也建安二十四年蜀先主取漢中而西屬三

郡亦歸於蜀其明年孟達奔魏魏文帝并房陵上庸西城

三郡為新城郡以達為太守治上庸又以申儀為新城太守

屯洵口自是漢中入蜀而新城魏與入魏一郡之地分屬由

國志

九月巴七魏夷王神胡胡也後杜漢軍巴夷民奉附

杖棒圖曰日後漢書高帝傳載高祖賜杖棒於功臣

夕與七姓則此杜字誤也 按華陽國志亦云除羅林對門

度夕與七姓不供相賊

於是分巴郡以胡氏巴東太守為巴西太守

嚴人所曰巴西巴西二郡乃劉璋所分久屬益州但蓋似以

名耳目胡林竹符等為蜀先主所殺會公不能有其地也

注 孔衍漢書存秋曰

隨者理緒志漢書存秋九卷孔衍元漢節節也又孔衍有魏

明書八卷表注未引

又 斯明世祖神廟

何幹曰世祖上宋本有出字

冬十月始於宮置仗 魏書曰漢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

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漢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連連綬五

大夫十五級銅印連連亦受綬皆不合祖規舊列侯關內侯凡

六等 臣按之以為今之虛封蓋尚此始

漢大前曰黃初元年因漢諸侯王為崇德侯二年封孔公為

宗聖侯皆名號侯也 按關內侯係舊爵非新置當作又漢

關外侯內子行侯各稱侯中亦不見有關外侯也

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在軍有苦樂世間

所從誰 子歌疑人郭城所賦幾無處

按王仲宣漢書古凡五首即此篇尚有末十二句云盡日還

大朝日暮漢書古凡五首即此篇尚有末十二句云盡日還

高麗已歸不能兼溫明相繼把燭熬熟竹天子詩信和所定

非編最良則對國風巧焚委也斯但制取前字編入注耳

注 辛畏水南門

水經渭水注云長安城十一門南出東頭第一門水名安門

亦曰關路門史記呂蒙文帝出安門注云在霸陵有故亭即

郡國志所謂長門亭也史記曰遠漢長水也

注 唐書之與義 將何以答神靈賦萬民哉

注 趙一清曰當重一親字 何幹曰福民宋本作福方

梁鶴以公為九部尉

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曰洛陽孝廉左右二尉蓋時以孝

廉為郎舊居之西公舉孝廉為議郎正當作尉四體書勢序

以為求為合非也求為合兒十三年注

何叔南舉于呼廚泉將其名王東朝得以答禮蓋漢使右

王去舉監其國

後漢書南匈奴傳云單于於扶風立七年死弟呼南泉立以

兒破德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劫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

歸右賢王去舉與白波賊帥推也等侍幼天子拒解李傕郭

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從德許於後結成二十一年單于來朝

冉操因風於郡而遣去舉歸監其國云

注 何初孫繼

按文選石版或為簡公與梓權書一篇正此字也

十一二年正月壬辰居樂

後漢書郡國志江都屬集注引成志曰有二大湖 一曰麻湖在麻州府東五十里建安中曹操與孫氏爭衡於此諸葛武侯所謂四越巢湖不成者也 地一書曰四越一在十四年一在十八年一在十九年并此為四
僅在漢源口結城拒守連過及之構退走

按文意何勝神為魏武與吳時校部曲敵一鶴正此事也
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宋書志云後漢制天部用注駕祠宗廟用小駕小駕或稱制車也則駕有九好志擊皮軒轅車皆大夫之制所貴獨制毛羽繫轡前也至延黃城黃門鼓車乘輿之後有駕車尚書御史載之最後一車總約尾約尾以前比於齊中每出警蹕治道並五旗太僕本駕餘上由諫尚書郎侍御史合史節執注以警蹕車騎所請護駕也五旗皆五色各一旗以木牛乘其下蓋轡車即禮記德車結旌不畫飾也戎車乃數之又武車乘旌委符之也漢儀曰出稱警蹕入稱蹕或為云車駕出也應稱蹕也而今但稱之史臣以為警蹕者蹕或也蹕者行也今從其與而高其並蹕或以備非常也後漢書與以上志云天子建太常十有一符九符曳地日月升結策天部也則謂引御龍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首飾女

曰七尺為御天子之旗高八尺三尺也
劉備遊張飛野婦突刺等志下冊
水經注云武安街城南故下海時方也即今陝西咸陽

漢大尉合吉本與少府歐紀河漢重異等反

按一清曰後漢書歐義傳作吉不注改作平則本字誤也歐義傳曾傳紀以侯將謀法以太尉合吉不悉相司道華況見

疑其起三謀雖不克與云誤

三輔波緯注曰又因以問之

隋書地理志三輔波緯七卷漢太僕波緯代漢注 何據

曰問宋本作問

或曰必欲投偉

或本勢證云或曰諸本皆誤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當是爾

改傳疑作或曰為疑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

按任威王影傳止有代郡烏丸反與此異 錄大昭曰烏丸

傳但云代郡不云上谷此疑得上下字 錄大昭曰無臣

氏即能臣氏之誤

於是執太守東里資

何焯曰袁當作袁從三少等紀改

王自製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

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武功有斜谷注引西征賦注云漢中

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漢書

地理志謂斜水長水出嶺山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漢中

謂以軍遮其要者或云是地名

漢書地理志謂斜水長水出嶺山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漢中

何碑曰城隍明碑武文云當建安之三十八載大命之所假靈
光顯於廣城將叛驚乎此年慎而夏以嗣旅亦用而聖德
驗錄京而不慮既將濟而有疑聖靈日之云編編四而或
災誦錄亦以反飾登晴運而請來大洽納而大輸捐六事曰
念誠觀此明碑首以商行不得志而登病及則表契証數俱
還長龍息不還登頓而死史不盡言

二十五午春正月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一之遇合曰天下
永安定宋得壽古也葬甲戌除服其將死屯成者皆不得死
節有司各率乃慶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宋書時心宋得壽古也何下有百官監殿中者十五舉高
句又云魏武以造綉制衣履因罷諸其上有杖冬夏行自
不讓隨時以亟金更珠上綉之飾一不得之文者復本無

斯所加及文綉加金寶追加製數不似開度乃馬石至錄製
經百工之中多金銀諸物也 何曰曰陸機傳文於適合自
云書在軍中持以足車至於小忿怒人過失不備故也

亦官備冕 能能傳制漢梁望云司馬溫公公為元帥亦在
一國志云賦 亦書身使手於有大於代代適合詩百
以下千之百數版家人神無不處因評而無 亦及

代事厚賞以下下子重而封多受臣之若權之在處遇公
制則一後之清長慶令學教諸具分會百負廣處諸家人物
及官無之於於之正亦不著見所見有制本耶

一月一即委為殿

按合曰魏西門豹祠原上壽壽縣是也 元和縣志云
魏武帝西陵在鄠西三十里楊典山設碑之云西陵西
惠後人發其冢乃設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 明 誌志
云西陵冢在彰德府武城外凡七十二處葬然獨字高
善如小由布列直七處州而

其行市州師大較係錄來之誌 自升其書上除第
略書行信志錄矣兵法 卷魏武帝說又魏武帝兵法 卷
又曰漢野誌 尺

沈欲歸曰野誌亦在治其碑合南台以本狀云諸誌如書
而小許亦非治其碑有六碑以諸其誌其誌死世傳誌
此能求治其碑 尺先伐此案

血符置物之理
殿本皆云云約篇作約宋書禮志可據約與良溫巡兵山東
見後漢書程璜傳

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禁太祖齊國和郡亦經之及在
州陳問謀逆 漢職侯太祖太祖投讓其家忠郡得道離交
以 忠若後魏太守十室書後之臣得得出首自於庭中本
謂謂曰魏 嗣死邪靈殺之

侯後曰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七引張華名士說方謂曰魏武
安忍無故殺楊德祖之徒多見其書孔文舉州之味客以通
根兒殺按州文林書中世之子後漢書和傳等之陸為因

人所神速死於合論發不云死於曹操也又魏誌云以種部

作相... 浮... 四...

以相持... 檢... 檢...

又有...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白... 不... 記... 昨... 梁... 武... 堂... 使... 人... 功... 對... 曰...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

魏大昭曰文帝為高祖明帝為烈祖見於魏初謂中承丕子

文明二紀俱不稱祖以德不相副且無功可錄而而不書史

筆之淺隘也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為司徒溫所廢

陳壽曰後漢書獻帝紀及趙溫本傳俱作十二年

正魏略曰太祖不聘立太子太子自疑足時有為元帝者前

人乃呼則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所規曰元帝曰其貴至四

十當有小巷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焉王太子年四十四

歲

陳浩曰方後傳載朱虛平沛國人夢世宗帝為五百將生十

會者三十餘人文帝謂已年者又合載於永昌建平曰將軍

當壽八十至四十時嘗有小兒隨禮邊之黃初七年冬四

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黃夜也去其使於頃之集

贈云云與此相類蓋即一事而所傳各異其名也

袁宏漢記載朱帝語曰

隋書經籍志後漢紀二十家載產伯璜

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建康元年

後漢書獻帝紀云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白虹

二月新龍見誰

宋書符瑞志云建康元年三月所龍見誰又謂國上三書所

龍見誰以龍見為受命之符至改漢號為龍運國樂以龍

與亦以龍亡假託象其後遂為其所用其氣頗有以取之也

徒漢國見水經水注

皇四月丁巳後安詳言白龍見

宋書符瑞志云建康元年四月丁巳後安詳言白龍見又鄭

國十九日白龍見 顯祖出曰北直詣州車且七十里有蛟

安賊國驗齊色史記趙襄王四年解成攻齊敗魏安淺

為千餘里地屬海郡後漢書帝曰後安詳於此後後漢

書都國志勃海無此懸疑缺矣也

大將軍夏侯惇 魏書曰王素服幸都東城門發哀徐盛曰

在魏天子異同性於宗廟門之外其於城門大其所也

何焯曰魏末當以夏侯為同姓故與之禮則徐盛所議非也

延康元年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上頌太尉曰太王

孟與德文帝即王位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臣聞何禮禮宗古

之大義成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尊始祖祖顯彰所出先王禮制

昭昭昭昭大業德福未有異哉且臣等受教示無窮之義也

太尉公侯百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使事昭著也故易曰

敬坤者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為太尉公侯諸君

聖所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被以過於太王謂曰前

去以朝事如中書侍大臣秋特選君休顯主體君德不宜但

依於西秦朝車也禮自禮經之義為可依者十比更不博土
然西秦欽等漢秦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與王者
之後宋公向乃臣千歲其君父以此之中常偉大長
秋特選君侯夜宿大屋養生戴王奄白四方其功之優與
過太王今知神宜事主事又宜先遣使賜上流賜太王
於是漢帝追諡為大王

六月庚午道南征度夫中將將新不實控上流漢曰兵古口
戰危者也足以六國力戰何秦承舉國于不周固適用訓
朱自英曰謝當作幽謂太王也後三國文類及宋本並作幽

今 嚴本已改正 後漢書謝安紀分安定扶風屬新平郡
秋七月甲午軍次於漢大興六軍及漢父老百皆于邑東
水經陰溝水注云文帝以延康元年春漢大興父老百皆于
故宅前前謝碑想云入費之時 命百皆于以漢大興碑考
之乃八月辛未禮也

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
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八月石邑縣言鳳皇又曰鳳凰十三
鳳皇見於漢書地理志常山石邑而後漢書地理志常山
郡新石邑此志有之疑漢書而後立也

冬十月 月癸卯下合曰
十一月當作十月今 嚴本已改正 潘州刺史漢書敬帝
紀延安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皇帝崩位魏文也而魏皇始

德漢初元年十一月帝親臨受禮碑一月辛未受碑於漢書

代史最難得傳公後改元延康是年十月文帝受魏璽十
月受璽之禮此紀先書十一月癸卯禮書十一月癸酉禮書
十一月既於文為禮而後書西曆建二十一日亦無同
一月之禮宋書禮志云漢延康元年十一月魏帝位於魏
府元龜帝王部云延康元年十一月受璽並治禮志之誤朱
竹院說孔氏碑云魏受璽在延康元年十一月亦失於不
耳 李延壽曰注中明云十月乙卯又云今月十七日已未
又云今十月并之禮則魏碑乃十月朔也
注合曰孔子五版也

沈欽韓曰所禮禮志梁有孔老禮十二卷孔子丁卯禮一卷
後漢書張衡傳注禮中禮山圖曰為禮於東海得玉圭碧色
尺一尺二寸圍如日月以日照自遠海冥冥此禮預知來數
亦如天注故名焉五版

又史承許芝綠鏡代漢見漢書於禮王曰
宋書符瑞志載許芝奏與此注略異

春秋五版禮曰代赤禮書禮公下
新本考治云宋本無禮字 按宋書符瑞志引五版禮亦無
禮字 錢大昕曰玉版禮即上文所云孔子五版也

又考禮中禮禮曰曰版禮大光不橫 皇朝明四百之外易
禮而王此禮注之疑誤甚見開選

殷本考禮云宋書禮作祀非也 錢大昕曰說文禮字之禮
禮也在延康以月徐錯曰以言禮治獄故从曰禮文以曰言

日內之談 李鴻章曰大老將也言與漢之惡意是而
以一精一為之也故下文曰疑三任見于國也

是地則滿口皆廣東西有年矣且光日居下其為丁位
結八四十年矣安僕人出言者兩行為字實謂以寸已
彼所以非其分受會之期在實是其大效也

善大如日軍之為以日以心內日拜殿其及善也

即則于即了力為即八十四心代得及此類即是 亦言

日軍以以邊日故日黃氣變五八四十四善結軍國年數日

謂九十年也 至并結四十年已即得四十年次年司馬氏好

日軍公夫又文帝年四十即亦五八四十四之數 寸滿結日

正度後始者其後反臣於魏也宋書反作及非是

人 結軍則又曰是在山水女連王天下至國帝于第五之數

男之乃代與之會以七百一十年為一軌有傳善結之至位

八百無種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國家八百六十七年與宋置

百數十年漢行算正說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與得是

之本無其後後始於後魏應以宋七百餘年天之海數皆以

五終

魏六軍則之數也作羅故五鬼在山水女連也漢人考漢丁

改制或為漢丁出十疑漢通緯緯不可勝計 潘利曰魏

高祖也世世朝朝一一為唐漢世朝以七百六十歲為一統

一統也世朝四百七十歲為一統其推尊之法同漢魏

要之以七百六十歲也故善說以甲子少天元為推尊格其

一統也云云九七十二歲開起歸德侯法八九得享七十二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一統也云云 一統也各事甲子生或去歲以為統也故曰

以本考證云當作棟康當作棟康當作棟康 朱良雲曰人
供(字於義無倫或大誤)至之語歟

又 國太史至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宣成可受福命

歲明格曰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桂自教始生順旺曰乙未而
歐子生又曰歐曰直成博通者也漢書王莽傳以戊辰直定

即天子位節古曰以建曆之天其日當定直成之義大抵如
是任宜成順歟

又 于子搜索許穴之爵瑞極蒸而不出

又 李龍宮曰成龍節本俱作欲重非其于王屬可也

又 魏國將軍高祖侯劉若

又 魏公卿上海陵縣或生尚地鄉後曰當以碑為正

又 昔甲子也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漢書曰甲子城字甚誤當作伯成田書傳注與莊子合

又 相國獻太后神御史大人顯及九器奏曰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又 漢書曰武帝紀建元十八年胡漢傳書中六節二十一條

都禮一壽禮來出黃初元午都國三宮志不生都國一宮本
連理朱結生文自都國而中中德國十九宮宮見兒題文命
初都國十九宮白雲白雲見義中牛赤節約遠麗都國計工
延塔元正芝草生於都平都初元午十一 月真龍高四五
人出宮中張口正赤馬兒於上驚都國石雲圖出於張後
之柳於建初元午二宮見於都國

可謂信矣矣

皮向字似備其字筆次今碑作可謂信矣美矣口矣裕矣茲
矣即矣

民命之繫於德政

今碑作民命之繫於魏邦民心之繫於德政 王禮曰此碑
上俱是德政魏文除文亦稱有劉治善以碑爲正也

又及至承元碑碑於其妻一女者國有之

梁阿曹曰珍愛即孟子所云珍衣也修謂軍又謂阿曹無德
服之義當以珍衣爲正

乃爲碑於乘慶年王升禮部碑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位
受賜 又帝升禮部里顯謂華臣曰命之重吾知之矣

水極頌水注云頌水通繁昌故縣北縣之繁陽多也魏書
國志曰文帝以高歡帝延康元年行至幽冀曰碑于足地改

元黃初其年以顯陰之繁陽等爲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
謂之繁昌臺城內有二碑昔魏文帝稱于此白頌而碑曰矣

漢之重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建于繁昌臺臺也于從其

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同此金行於世以人世遷徙而事告
也 按黃初受命碑明晉冬十月辛未受命而此碑碑年佳

占探工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舉宗進信魏王稱大
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魏主卒死於柩猶合是日可午

漢帝使張怡奉祭庚午王升禮受命又是月癸酉西水漢帝
魏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命于候三家之說皆不同

今碑美松之注魏志齒列漢魏兩代詔書實合羣臣奏議基
注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高魏王使張怡奉祭而魏王歸

讓住及三則而後受也又碑作中魏與齊同太史令許芝今
月十七日已未可治魏陽又碑尙委合推幣等奏云魏下太

史策元辰今日二十九日可登勃受命益自十七日已未至
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碑之漢魏二紀姑認而得此碑爲

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善其初命而賜其節讓往及從失具
實國碑志十一月癸卯稱命合黃書是十月初一字而丙午

朱稍本碑或名所注反躬有之也皆庚午升禮最爲謹禮
於卯大矣西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詳也 魏常

廣德漢書百義云頌陰縣即頌川先是德至使其當過陰洛
碑位於已因南平頌陰縣不與知丞相等事疑故於不至頌

位於此以其地爲繁昌縣北征記謂在許之南七十里有
七丈方五十步臺南有壇高一丈方三十步即墓位處也

改延康爲黃初

宋燕符志云行黃馬街碑書集於尚書集於是改元爲黃

初 藝文補記卷十引魏傳靈顯初領云天子乃登靈顯
羽結佩玉璽掛紫雲纓拜上皇告受位具休祥無異於
是建聖廟之上元發靈顯之明高貴肆放蓋諸國咸是
時新開亦通作享初

高祖五年十一月發西河內之山陽馬邑不為帝馬山陽
公丁茂正節

文帝中載河日朕奉符運堂中皇帝其政事山陽公如
之不在有由有在傳之無窮前章可各處正新成統一皆
德制靈所不安其命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朝而色字禮樂
自如禮舞又為武昭宣明帝守隊各二百家

魏書曰以直製靈湯天政節用皇正而服色所此
宋書禮志云魏初元年孔子所行變之道樂設之禮服
則之舞樂則雜雅比聖人乘車代之又樂為後上朝法也禮
曰夏數勝得天賦承法成之美至於正朝亦依夏文故事左
珠禮發樂器國制禮樂易服也則朝服皆用舊器上禮之服
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服以昔姓用自其條所皆自舊
但節備萬日其餘節祀天地朝白圓時之服宜如漢制案
所服 如周禮

皇朝復水校明載陵不宣數行天儀

禮節志蓋其亮傳亦作載陵而魏公朝上朝儀亦有長水校
照圖內儀既當節此人則陵從水知宋書戶行志又作風
流若是一人也

年春正月朔祀天壇明堂 乙亥朝日於東郊 臨松之曰
為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春此年正月朔祀何月無日
乙亥朝日則有日新以蓋文之說也

後漢書禮志注魏文帝謂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
兼於殿下東面拜日禮參如家人之事其奉天郊神之禮也
於是朝日東門之外 潘岳曰明帝紀太元二年二月丁亥
朝日所不在此乙亥朝日乃在正日月春分禮自別是年
二月無乙亥乙亥正月初四日也建寧二年四年己亥歲十

月小己卯朔且冬至為節於十二月大戊申朔黃初元十
二月小戊寅朔二月大了未朔三月小了丑朔四月大丙午
朔五月小丙子朔六月大乙巳朔七月小乙亥朔八月大甲
辰朔九月小甲戌朔十月大癸卯朔十一月小癸酉朔十二
月大壬寅朔 子正月小壬申朔二月大壬子朔故博期不
通歷共說記乙亥在二月遂以行不書二月為文之說也

禮儀古曰春書禮之傳或初正月朔日禮禮二分之分陰志
亦書禮文正月朔日禮史以為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
朔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古是文帝雖有采闕春分之說
禮三 其實本當能行是禮祭日為以正月至太和乃用二分
後實殊不可強同義氏不考漢代禮制遂謂史有闕文疏
已說書大等不古節帝王以正月朔迎日於東郊說曰漢某
年某月丁日明光於上下論論於四方紛作禮禮惟予一人
某故拜迎日東郊又焉知禮謂之制非自取於伏氏之義矣

禮節志蓋其亮傳亦作載陵而魏公朝上朝儀亦有長水校
照圖內儀既當節此人則陵從水知宋書戶行志又作風
流若是一人也

趙一清曰水經濟水在魏國漢祚俱都洛陽以爲魏先人

本國許昌魏漢之所居以文爲內京魏郡爲工業之本其

故城在鄧 王鳴盛曰其門長安久不爲修其門因太短故

其門曰爲鄧皆非也魏郡名其郡志二志耳

其門曰鄧孔氏爲宗室侯邑百戶奉孔子祀合葬鄧伯起舊職

其百戶奉孔子守衛之

後漢書儒林孔衍傳注云魏封孔子二十一墓孫孔羨爲侯

聖侯其後身傳孔子廟碑云元辛而史作二年誤也朱傳

元辛而史作二年誤也朱傳

考漢丁受編在漢景帝元辛而魏志作二年清溪在史

康海黃初而碑陰故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縣縣以改物保

健紀于無文既乃通既聖德昭昭上世則篇三公云云原受

碑之始歲且將終碑有魏乃之文則下語在明年二以史未

必誤 按百戶吏卒當作百石卒史漢有孔廟守守廟百石

卒史碑此豈仍漢志也金石文字說云百石卒史舊以百石

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都國置步經百石卒史假得地正

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志卒史碑百石之也若一輔卒史制

二百石黃初傳稱左爲湖二百石卒史是也因其秩自不同

守衛之人與相承承到元年物相之漢碑云百石卒史不同

以孔子休養之此說可兩存

在 月如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

陳清曰前已有存正月制此處存字爲衍

漢書中辰以宗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於康伯廟祠

禮與如宗人之禮

宋書志云何承天曰禮將變於其示廟爲九章人無廟故

祭於廟旁首行之非禮甚矣

謂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受焉湯罪已之義其

合百官各虔厥職履有天地之舊勿後勤三公

謂首謂曰自後漢無水旱如三公之事受理之慮微矣

八曰休養遣使奉意 使太常卿貞持節拜韓馥大將軍封侯

七曰九錫

唐貞白是漢史與相攻大破於夷陵又人申事雖受其封

爵感義之誅其後耳而韓馥以食糧百斛而自斬信輕故

先取而後僱之先軍者應得封爵以成節讓之基後漢書英

兒討侯以敬其親大吳干家 也文其爲足以言何何

以封爵爲非安封爵斯君臣交與職責夫彼漢國同然韓是

史學叢書二集

突坐承付附未之簡也

冬十月拔楊光光祿大夫黃河四三百拜光祿大夫朔見位
次三公如孔其故事趙士意因漢書不詳又馬門盛行尚史
卒以僞樂之至八十四餘

錢大昕曰魏紀太傅太尉大司馬大將軍司徒司空等
大將軍車騎將軍將軍將軍除免魯公也何晏為光祿大夫朝
見信次三公故特書之

魏胡治元多散水封爵等
後漢博陵州水胡伊健奴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獲勢所
女稱也 鄒唯禹曰其案非在甘肅東南或曰即虎水也

史祖英靈世居儀儀險險於康水即此川矣
帝初謂胡水水進源委瀾左右謂曰昔漢魏瀾洛陽

顧祖禹曰胡水在涼州城西北漢魏屬張掖郡後漢改賜
元威 檢察臨當任昭陽以獲漢書校改

己卯以太將軍曹仁為大司馬
香澤確官志云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察大將軍驍騎車騎
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桓與大尉通譯不並列及魏有太尉

則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 宋書百官志云
光武建武二十七年有大司馬以大尉代之遷黃初二年有
遣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大尉如故

一月行東過是歲為隆平

洛陽宮殿志云殿堂上殿方十二丈高九尺柱石四丈高
五丈棟去地十二丈五尺七寸五分 世說巧於局心
桑慶觀所之先師平派本輕重慎後進後乃能讀休相自揚
幸進高政常隨風搖動而後得之理明奇聲響其勢
位則以人付其持之機固傾險於清濟勢重有傾故也
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

二月乙丑弟單心公彭壽十一人皆為王
錢大昕曰以諸王傳彭壽是年以樂弟封王各任城王彭敷
汝王楨下孫王宇洪王林北海王雲陳國王峻河間王幹七

陽王懿江王徽凡九人紀云十一人似誤也魏城王植以
四月庚申封與任顯王不同日且是魏王非邵于故不在
此數又或文帝子以黃初三年封王希凡六人平原王報河

東王暹京兆王威淮南王暹清河王元陽平王徽王紀庶蘇
張華一人年未竟則新
別月錄庶蘇劉士其陵

按此以歷月書下五月之後是至明去月也
冬十月甲子去首陽山東嶽考陳性終制曰終因君即位為牌
存不忘亡也

按後人以以此為樂文之迷而不如其為樂生之也也史文與
吳曰書云行年已長人所懷與歸時有所歸至乃通夕不眠
何時復頌昔日已成老翁但木白頭耳時帝方十一而城

於此則此宜不十之九矣天下不十之九國難也

夫其以亂則其之者雖在兩青其

取善於清志有他何難也 一舉集何三國諸

十惡皆是別行之事

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皆

晉書天文志之說初三年九月甲辰宮星見大改它城門內

占口宮畢出大陳國有兵數十回帝南征孫權是後果有征

沒 文館詞林載魏文帝伐吳曰昔軒轅不為所獲之師

則進尤之於不遠者莫不與丹水之陳則南望之魏不擊漢

武不行呂嘉之西則橫濱之表不附尤武不加焉建之未則

虞蜀之亂不為故曰非威不福非兵不定孫權小魏悉江字

畢故曹武規順天行誅韓賊魏權征將武步征南進蜀江陵

多獲舟船轉商棧停降晉盈路牛酒日至大河馬及征東諸

將卷甲長驅今東夷自東為之饋遺行天步與費而進應

進退適道商尾有難不為楚蓋乾弱之清時何彭羅漢口之

變必自煎離不律血刃宜慎此謂動靜以開

是漢好漢之也

水師設水注云設水又東歷故金市南道千秋門支流入石

池伏流注蓋至九龍池

四王在正月謂曰庚辰以水兵軍未統天下之人互相殺殺

海山不立取百尺復營百餘里

運之衆集被諱視此為詳今錄於後謂曰庚辰以水兵至宿

橫天下之人 漢書地理志出城殺敵而之元氣步者伏其

之子漢氏二通下昂使不得相擊又兵戎紛靡中內約定民

之存存并流亡之兵則鋒刃之鋒當相親也 壽老長幼白少

以後商有以是者不得相擊

漢南通者十也

水師南水注云宛城西三里南有古臺乃丘丈餘文帝廣初中

南道所築也

正故命猛將二道並征

魏大魏曰三通通齊休張處城出到口曹仁出漢漢置

軍伴向張部徐晃圍南也

二月分即同紀中央大星

漢書曰宋天志黃初四年二月癸卯日犯心大星惟二月

無發即魏志是也 按紀心為天王值王君秀之四月其已

漢昭烈帝贈此其應乎

夏五月有鴉鳴鳥集夢芝蓋謂曰此詩人所為也曹詩制

非公道君子而道小人今豈有賢者之士處於下位乎否爾斯

局何為而至其博學天下慎德茂才獨行君子以善處人之初

按詩雞鳴在桑毛德備茂澤也爾雅雞鳴和法今之鷄

鷄也好擊飛流水食魚故名浮澤俗呼之為南河故和本原

鳥大如鷄雞頭下向皮狹容一升細城嶺南突中壘水以乘

魚一起通河身是水也但南有南流如和 王是錄曰

漢世文章未有引詩者黃初四年詔曹詩制建君子道小

賊勢甚五十里通渠謀復吳也

戊寅歲入太叔

晉書太文云云六月壬戌夢遷入太叔壬申庚辰

明及世有錢法毛奕西乃出古門從台人二十日以上人

子有人學又日月五筆也石林法夫校有堂一曰政法步

步在大元寺一曰學子集武陽王學堂七年正月遷侍大

將軍曹洪光為人四月是而大的市曹承向美上均亮編

十馬行奉漢時被賊臨工讓兵

藝文類聚卷十三引王表書云魏文帝出宮城宿侍吳瑄大

江歌曰吳侯流且多瑞鼓譟試臨千庫藏所用之乃遠

字三曰集九卷卷

宋書后妃傳贊云美比開陽之輪與魏氏九華之玉聯可凡

華學亦內宮壽壽處也

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散大將軍曹爽領軍大將軍曹芳

東大將軍曹子丹孫曹芳大將軍司馬懿王並受遺詔輔輔王

宋書百官志孫襲曰司馬懿武成所遺珠二千石五功中位大

二公漢代諸征與領神律賦回也一詩曰漢時已得河東

征而直而之表是不始于魏氏或于魏始編四征之盛故與

於魏始北魏魏始大和中遺是其例也又至晉書武帝紀云

於魏始取之南堂並受命神故其時有陳羣曹真曹爽曹芳

且謂太子曰有賜此一公務勿勿之則非四人可知即曹

休傳亦無受遺詔之事也

丁巳帝崩於壽陽殿又六月戊寅葬西陽殿

潘淵曰帝以丁巳日崩是年五月辛丑朔十七日乃得丁

巳字當云五月十七日今本脫字也 太平寰宇記卷五

五德文帝陵在河南偃師西陽山南

一曰以依地為山曰

此山後漢書王莽三國文類聚文類聚子句云三國文類

列於後

漢民惡神一曰通義者一曰自德號一曰感德而感一曰

又正字定祀一曰鮮惟聖賢一曰心無固執志高賢才多多臨

總管無窮禍亂未形一曰商公孫私一曰七士之表一曰六合是唐詩

且且身下以魏氏族拓規和一曰之若如一曰九龍成龍一曰陽陽

因說一曰黃初以結一曰打令一曰元於伊州一曰公存亡一曰道

一曰更身台出同殿一曰掉髮兒之戲一曰也魏是而也少

神為作與以上一曰稱得也一曰當生學字下款本集作款感文

類字觀本集作本止文類作五賦勢文始從作字初任內

高與作高明秀明作時見諸作賢能作魏公無一宇有功尊

字士之表主作土下有平民以漸則字是度作通同應作檢

下以魏氏作身下以魏氏由樓段拓作新軍作能被作破何

碑曰魏氏始作編按當作假介本集作泰元類作九五生

文類作發險作假疾本集作往通類作題

可亦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都城垂百篇又使諸儒撰書

傳後相相傳後子時謂波曰中時

隋書紀略志德文帝年卷第二十三卷又列異傳三卷純
文帝撰 按史記系 王業與等所撰書非此書也

首覽故曰尊性德人王業與等所撰書非此書也
自白上尺之相制時一稱之曰 其諸諸於此城門內

休明則曰生自七尺之計莊惟 較之于此則並南子橋

神訓法 以本抄說不太平而引德陵門作德陵門

又明中吳順曰帝以來書師藝典及詩歌商祿繼又以武宣

通和失陪

蓋謂曰此以引明中書僅於此傳傳又引之又對先上傳兩

引正若也何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兩其國之要言言事也清皇帝不行之詩也

三國志列傳卷四

長樂城章紀傳

明皇帝漢字元仲文帝太子也以長年未故未北其嗣
意欲以他兒了宮兆士為嗣故久不拜太子

後人臨曰景元王陳徐遊于也

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繼見子母懷文帝時段虎牙比帝射

也子若不從曰曰曰曰曰其母臣不包復殺其子明謂曰又帝

即被巧詐以武承命之而樹立之意也

晉書後唐志述承傳一卷或又有魏氏并魏氏天下

亡 按此即長松之所謂殺害事有明密教也

世語曰帝與朝上燕不接御位之後歷下世間見承命數日

而兒侍中劉璠語曰眾人側聽踐出問何如曰余始見承命

武之信才其微不及耳

按傳詳謝秦梁漢武官係是營置即採用班固者言也以後

始勒土木竟日之談已載其盛隆之盛滿不可措矣

魏軍大將軍司馬賈王為驍騎大將軍

魏大臨曰太和元年詔驍騎將軍司馬賈王討之四年驍騎

將軍司馬賈王為大將軍驍騎下皆無大字疑此大字或曰

太和元年

宋書魏志云魏明帝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魏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人名曰 已於其後中矣曰曰曰曰

繼化各志性命保合太和乃利實象太和元年

春止丹邪祀武皇帝以配天宗昭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侯蒙曰此有月無日而晉宋禮志及通典則作丁未漢制

律書不同日舉行同日自此始南齊書禮志載魏高堂禮志

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祭仲秋儀此

以爲魏郊亦不同日之說然近年則與同日或隆此議不見

用或用在太和以後未可知也

夏四月乙亥行五條教

通典卷八云黃初二年魏王條教使百姓以教誨爲市買至

明帝代條教沒用既久人固巧偽漸多故深惡以吏利作薄

綱以偽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奏朝大議以爲

用錢非徒變國亦所以害河今若更增五條於市爲使市乃

更立五條條

秋八月夕月於西郊

八月下服己丑二字宋書禮志可證

注保官空虛劉蕡表在郎來相就當明孤意

陳城委曰責任實作實任魏制凡領守部曲將及外用長吏

並納實任有軍口應從坐科收縣保官時帝時欲推廢孟達

劉勳故爲此事實耳

又清惠亮問之防欲誘連數曹相之達直相報答與太守申

儀真進有隱密表達其國清通

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將北伐招達爲外甥故賂達曰嗟乎王

子茂遺者對封校尉足下以爲先帝得士之靈既所天歎呼

存天下平者之志以獻記名最策皆故都漢李廣亦與言曰

吾與孔明並受遺詔思得只伴失王探極亦相之廷連言彼

通吳蜀表請出討於文帝遣軍司馬宣王以爲不可許帝曰

吾爲天下主義不先負人當使吳蜀知吾心乃多謀之過其

所求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司馬彪傳曰太和元

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遂又欲摩亮請亮五攻魏臨臨汗

蘇合香亮使魏使詐降魏與太守申儀與建自陳魏諸備

亮百玉玦誓已決魏威誓言謀已成魏合者言事已合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述傳其首

謂曹宣帝紀云帝潛軍並討諸將曰建與一賊交橫宣帝

而後勅帝曰建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曹及其未定從從

之乃當道兼行人日則其城下吳蜀各道其趨向西城安德

木圍塞以救連帝分諸將以距之初建與亮書曰亮去洛八

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

月間也則吾賊已困諸軍足斷財吾所在深險而馬必不

自來諸將來吾無恩及兵到遂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

兵至破下何其神速也上聞賊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欄

以自固帝欲水破其欄直達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建得

那發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建于傳京師

分新城之上廣武縣屬焉上庸郡錫縣爲錫縣

錄大昕曰黃初元年并西城廢陝上庸爲新城郡以孟達

太守至是遂歸復分其地爲三屯或謂當作武陵本故漢節
縣屬漢中後漢并首疑先主更置也及魏魏本蜀所置習志
謂之北至以而郡有至縣也 何焯曰宋刻一本無至字
即此於街亭

魏書曰街亭城在陝西秦州秦安縣東北廣德縣天水
郡後漢書人略焉 杜佑曰魏城縣有街亭亭即蜀漢處
三年六月癸卯蜀王降魏

德大昭曰昭帝子有濟河王阿纂賜主禮安平哀王政雖曰
早遂然其有封地自可於王公傳中備登今傳中但載武文
不及明帝者以古習事雖知其所由來亦由班史於孝惠
後宮子三王王侯不善於表傳中也

曹休率諸軍至宛身親勸魏張於石亭敗績

魏一謂曰石亭在安東府東土城城在西北東晉書晉帝紀
帝朝天子得一應立寄何者爲先對曰梁以中陶不測水關
故設嚴居東關其政討者必扼其喉而掩其心夏口東關取
之心喉者爲險要也而關城引壘東下爲水關軍向夏口取
其虛而擊之此神兵變大軍險破之必矣蓋時悅於後石之
賊必殲之君臣所以誇美者其後得逢之言極中胡要地亦
以孔明尚在未敢請降兵家所謂知彼知己者也

諸葛亮遺令

太平真字記卷三十三云陳有故城在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
里下下一里城上城是秦文公孫下城及蒲葭 關西

再曰石泉城在寶雞縣東北三十里諸葛武侯所築水經注
研水對城武侯與魏將對壘城傍之石泉城亦曰石泉又
爲石壘 祝禮曰石泉秦行人自北入蜀者至此漸入山自
蜀懸谷自此漸出山故蘇詩云北客胡來試新蜀人從
此近城山也

注 爲魏將野軍

宋書百官志魏將野軍凡四十號

注 以上瓦頭整

何焯曰宋本及作凡

戊申年高麗大兵蘇曰高麗帝夫人吳氏曰高麗后 十一
月使太常禮贊持節迎高麗帝太皇帝武帝文帝主於魏

甚高皇帝高麗也太皇帝高麗也宋書禮志時與魏使同使
善行太廟宗正曹持此蓋保侯之 何焯曰與其道外內

應若其爲魏問乞養不如下之從於魏矣此自灼然不能生
于國以如魏所後之魏使後人聽與下七月詔書建魏前位

可辨其情矣

或疑時制

宋書禮志時制作制禮

注 此明魏制建立魏禮祀吳室而已

聘書禮儀志三魏初高麗遣使聘立魏禮因太皇武帝
制在國親之內乃遣使太皇及二魏以得使代按此制是時

廟制出高麗禮所定也與唐制之說本同然唐制合也而保氏

廟制出高麗禮所定也與唐制之說本同然唐制合也而保氏

法禮用之

四年春二月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節典論綱石立於殿門之

外

隋書紀傳上卷卷五老婦文帝獄 按此舉實與英補宜有
大宛布之等不在實錄之口實也

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

魏大新曰太皇太后崩后得云隋帝即位太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此作六月矣 禮唐曰惟太

和四年五月高戊子當是后崩傳誤

部大司馬曹武大將軍司馬王伐朝 九月大雨伊洛河漲

水溢謂其等班師

隋書高祖紀云帝自臨城新山開置水陸並造新橋而上至

於胸腹拔其新置驛軍大丹口遇雨班師

十一月太白與風

晉書天文志云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與風風曰有

大兵五年孝惠亮以大風建天水 蘇綽國語曰月下當吉

日留本件壬戌可補

五年春正月帝幸於陽田

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七引魏書許昌宮城云太和六年春

上既躬耕新精明法尉製帶顯貴料楊志德書於太

和五年而六年不特立略之耶在加慶六年第五年之數則

又西晉志謂後之三禮亦皆魏晉陳志則武帝開帝有

耕藉事文帝御製廷在史略也

其合志王及宗室公大夫將為了一人

首書魏志魏書王不得親親備時有勅封史時照

十一月乙酉月其好故大

宋書天文志古曰女主受天於五年二月甲辰月犯地星

古曰女主當之六年二月乙亥月又犯地星大星書能二年

十月乙丑月又犯地星三年正月大星書能

戊戌晦日有隕之

晉書天文志云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曰歷代與大尉於靈

星漸滅帝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曰誠

告位得自轉也故日月薄健明治遠有不當神朕即位以來

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行不合於皇極故上天以此

諭之宜勤政自將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

聞父欲有責其子而可慮感德以去免建今外當道上下與

太史令俱要之於我未聞也尋公卿士大夫其各勉儆

有可以補厥不潔自登時上之

六年

魏大略曰晉書天文志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日有隕合

張祿又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三春四月戊辰朔六年正月

壬子朔十月戊申朔九年正月乙未朔五年正月乙未

朝日休四年七月戊子朔九年十一月乙亥朔

云日有隕之長沙失計

其改封諸侯王皆以廢為國

錢大昕曰是年文封郡王善任城王福孫陳王德彰城王德

燕王寧淮王林中山王叔陳王岐理郡王叔通子王德王

薛楚王德東平王德尚壽王度北海王德東海王德榮王德

王德子德陽王德子凡十六人又真初六年改封諸王

為德王此事亦當載於本紀

治許昌宮起為福承光殿

水經水注云漢以許失天下及魏承福順遂改行許昌城

內有景福殿恭顯明帝太和申建學殿八百餘間 文選何

晏景福殿賦注引洛陽宮殿傳云景福殿七間承光殿七間

何晏賦所謂其賦福之殿殿於南則有承光前殿殿成之宮

也

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

宋書天文志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兩斗連展八十餘日恒

見占曰吳有兵明年孤權遜讓等將兵萬人歸魏委孫權

為燕王國相備等處其罪錄志同

有星孛於辰近心宿上列星

宋書天文志白虹為災甘氏曰孛孛所當之國是受其殃

翼又使分注周封略此明年獲有墮取之敗太和六年十二

月陳思王植奏書此七年夏北海王夏夏二年正月太祖崩

氏崩

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崩

潘厚曰宋書載在十二月癸丑十二月在庚寅潘厚是也

大昕曰潘王福何不載論此思字衍

潘厚故車騎將軍潘岳之子也

錢大昕曰中略曰潘岳是也潘厚之子也

潘厚元年真正月甲申潘厚見都之厚德并中二月丁酉

厚薨於厚是改厚改厚也

潘厚曰水經注序陳在蔡州地魏置陳司十五里也以此

一處此魏書地之陳故曰之有許也史記述蔡州文

陳一在都郵則三省已折之矣 按宋書潘厚志云書魏

都之陳故升都魏置其魏之陳置魏置工國都前不

見又五行志云凡潘厚非皆別為秩舉魏國於非非潘厚矣

魏以改年非也潘厚不然是也改潘武帝太康五年正月

卯二潘見於武庫井中帝見潘厚有喜色百寮皆賀對魏書

曰潘厚見於武庫井中帝見潘厚有喜色百寮皆賀對魏書

或宋書未有以潘受嘉嘉不實也

潘厚大人步從魏書潘厚大人則比龍私通并州刺史潘

潘厚出軍以外戚比龍行潘步度與帝百及日步履從以歸比

龍所統有自歸心今軌出軍遠使二龍各為一何所統與乎

促動軌以歸軍有與潘潘潘潘潘潘潘潘潘潘潘潘潘潘

從歸

潘厚度被以潘厚潘厚以出軍潘厚以字於當作已古以日本

潘厚與軌曰潘厚潘厚潘厚潘厚潘厚潘厚潘厚潘厚潘厚

魏國志雁門陰館注云句注山在代郡 雁門山曰陰館城
在代州北四十里明帝勅勿道勿注而城已遷陰館則已在
句注矣

二蕭沒

何焯曰沒上竊有敗字

二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吳越

錢大昕曰宋史天文志作己未按下文有癸酉乙未與癸酉
相去三十九日不得在二月當從宋志 宋書天文志占曰
有大兵起有大戰是在四月諸葛亮將南吳亦起兵應之
魏東西南命

山陽公儀 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次
司空大司農管林監護收事

錢大昕曰是時不處司徒蓋即司空兼事而但以太常大司
農行未免有名無實矣司空上大字疑衍

葬於山陽國陵曰神陵

後漢書順帝紀注引帝王紀云神陵在鄧州城西北十里在
今機州南武縣北二十五里陵高一丈周圍一百步又劉涪
之地理云以漢神陵故名焉

魏氏存欽曰亮嘗屢遣使乞言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慕之
王立王潛出欽曰亮以備軍部物言王反軍中已下乃止王
兒亮使言何其成食及其省之疑而不聽及後使對曰諸葛亮
夙與夜謀勤二十以上皆我賊也恐其不道數拜言上曰亮

魏勢衰其能久乎

按小說家演此事有食少事煩四字明湯夢暉亦有武侯食
少事煩論皆不知何所據正史中實無此語也

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胡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
昭各將萬人入江沔

晉書天文志云五月丁亥太白晝見滿三十餘日以憂度推
之非孫吳即別地也是時孫吳亮使前南帝與相持孫權
寇合肥又遣陸議孫昭等入居兩天子魏東征蜀本秦地周
爲秦魏及楚兵悉起應占 趙一清曰魏灼之辭本作敵亦
作祖即相中也

帝曰權走亮破大將軍以制之
趙一清曰以上疑無是字

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遣使宣王堅壁不進

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三交城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四十
六里舊舊傳司馬宣王與諸葛亮相拒於此因築此城
冬十月乙丑月犯魏星及軒轅或謂日犯太白

宋書天文志占曰人君死又兵變初元年七月公孫龍復
二年正月遣司馬懿討之三年正月明帝崩

復置朔方郡
後漢書郡縣志云朔方郡八城陳成三封朔方共野廣牧大
城故臨西河城建安十一年首朔方郡而此復置之蓋謂其
地可志節之否故置而旋廢耳

三年息時大治洛陽宮是臨陽太極殿焚燒存留

水經注云魏明帝上法大等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

漢崇德殿之北處故建門在側開門 漢太平御覽卷五十一

一引魏志云魏明帝始營殿殿雖廣而大行之石其極

殿殿之文石極其賜山於芳林園建起殿殿於太極之北此

與本志所稱小製宮是其一也

引魏水通九龍廟為玉井統碑

太平寰宇記卷三引魏略作通九龍廟而通記作通九龍

殿前今 殿本已燬爛 太平寰宇記卷三引洛陽記云魏

華宮有五井皆以白玉雕飾

又侯博士馬均作司南車

梁本考證云杜德梅廿馬均石馬鈞此以字誤改司南車玉

本或作司馬車今改正

此有石馬七

何休曰馬有七其說以文字或書誤之誤乎 應一清曰宋

書持瑞志作石馬十二與此不同其說又存其異又石馬七

并七為字誤蓋唐俱有宋繪瑞石馬圖 卷

玉環之柳登有羅石焉始見於此或於此而後始見於此

和 魏晉代魏之符也

王應麟曰其宅高曰其舍廣其門高其明命也

碑石日本水經注石馬圖其碑也 漢代曰石馬圖

石馬圖其碑也 漢代曰石馬圖

府製依漢碑而故製能通其氣也願者以為魏晉之石此誌

皆何足道矣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物之所為何有非

有不若此而況於人乎

至西漢天文志明馬象皆燬燬如玉焉

拾遺記云魏明帝泰山下有生理文石高七丈狀如栢樹

其文如鳥知人摩鍊自下及上皆各面中間廣五尺等若真

相也字若六當於木一石相去自餘半晝夜無石既得及後

命之始栢樹而近即燬而土王際類燬為土德所為虛假

一月于中語曰有族其靈象而民非祀至使願取慮

趙一清曰是時承用秦漢舊物皆無常於是下謀但用羅

氏章句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張敞常侍劉德給事

黃門侍郎韓延壽議說京殿中郎張休侍讀等制約孫利秀承

漢律定為漢法制律十八篇州縣令判十五篇尚書六合

律中合百八十一條篇書其刑法志

後七月甲寅太白能軒轅大星

晉書天文志古曰女手髮髮和元帝章元毛氏崩

二十月中有星孛於大星之南又曰東有十一月己亥時

星孛貫天入天

晉書天文志古曰太白為大丁丁有夜夜者在大山

太白入紀為地紀字上無天

411

大山驛作太山在縣西一里成文大任當作晉朝三百通鑑注
云前條在晉後漢改曰山在 龍口曰定年正月無壬辰
作二月宋書初刻志作二月也

於是利司事以爲舊得地便宜以建昌之月爲正月定縣改
年爲武夏四月

唐貞觀中 魏人統以建寅爲正而得地故以建丑爲正
則得天統以建子爲正其說非也以建寅爲正與建子
之孰處之異因以建寅爲正矣至夏后之時其法尤尚其書
傳於後世者之說小正孔子得之於杞以爲可補非謂建寅
之正自夏后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爲正然猶不廢夏
時謂之正歲後之學者以爲夏以建寅爲正謂以建子爲正

高其其間不應兼而變改因以兗州之曰而以建丑爲正而
一統之說與爲大夏后以建寅爲正高其於治治見之矣則以
建子爲正高其於秋見之矣高其曰丑乃正於初既無所見
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氣也以建
寅爲正者取四時之氣也以建丑爲正者其美安在哉

以本和和曰建初

河陽曰建初曰建初建初所建也事詳宋書地理志中西夷
在宛甲曰建初曰建初建初所建也事詳宋書地理志中西夷

黃河曰建初曰建初建初所建也事詳宋書地理志中西夷
今法未分於節道之稱位之名曰久泰用之而名字顯然亦
文之誤也

以例書合機機爲司徒尚書左僕射尚書卿也

趙一詩曰建初水傳及宋書自官志左高子石宋書官志
亦應建初四年以執金吾榮德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卿右

僕射二僕射尚書卿始索榮德先後不同非榮德爲左僕射
當謂爲右僕射史家引以爲差則可以爲二八分任同也

續百官志注云建初分遷左右僕射以榮德爲左僕射則不
與尚書卿分任可知注又引續通志起居注曰建初官制未
告亦非由執金吾爲左僕射休文表於建初官志云建初尚
書卿恆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則曰尚書卿

丁未分魏興之魏興魏興之安高上書爲上唐部首魏興以歸
魏興魏興

魏大新曰魏興魏興志不云云置以爲魏興之當在魏興
元年魏興魏興志不云云置以爲魏興之當在魏興

之漢水於西水注魏興魏興志不云云置以爲魏興之當在魏興
以魏興魏興志不云云置以爲魏興之當在魏興

魏水魏興水注魏興水由魏興水登取此以爲魏興者乎
自可矣武皇帝魏興志不云云置以爲魏興之當在魏興

魏武之魏
魏武當作魏武宋書魏志云明帝上初魏武曰魏武之
作所以魏武衣附而不忘其本也凡魏武魏武主自黃
帝至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大魏武名魏武其所同之當歸

沮意雖勝而國無遺憂也高郡地險峻而城固屬一
縣其地廣闊得受神靈之祐也沈士冠受命而立
於東進傳討劉備臨沮於在舊傳陳長平太伯大殺之則就
陽或係建安十三年南郡初入吳時所分置又考德始立襄
陽都督無隸沮陽屬二縣故吳主朱然通討特傳皆云到臨
沮當關古長葦白雉長敗後南郡復入吳一縣或以此詩證
鏡也

注 魏略曰是時徒長安諸城廢黎駝蜀人示爲憂慮新蜀人重
不可致得於蜀城大發餉作蜀人二軍曰蜀仲列坐於司馬門
外又饒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一漢晉春秋曰
帝往盤盤折廟則數十里全秋拉因國於新城

陳思王承露盤頌云皇帝瑞承露盤盤長十二丈大十圍上
垂運四尺下盤通五尺側麗造其根或身長一丈高員兩子
白立于芳林園甘露乃降 沈欽曰山靈碑考蘇翁神姓
阮身長一丈二尺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峽灑灑張
旬叔養人以爲瑞翁仲死遂鑿銅象置成陽司馬門外 工

鳴盛曰古來博命人者三主其一秦崇皇鑄銅人十二見史
記本紀其二漢武帝築通天臺去地百餘丈宮商垂在其下
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其三魏甄皇后五泰其

一則魏明帝也秦所鑄銅人已爲遺墟惟魏見說前書及三
國志草木傳則似魏初所造當爲漢武帝之金人然李仁吉
有金銅仙人辭漢歌自序以明帝從趙高說元年八月事

同年月與魏略不合故西吳吳正子住長安時勝之魏黃
帝始守所遺均華亭所制向量二人未後明帝欲就洛陽
不可致得於蜀城大發餉作蜀人二軍曰蜀仲列坐於司馬門
外又饒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一漢晉春秋曰
帝往盤盤折廟則數十里全秋拉因國於新城

元帝以子昭進野濟上更封宜王
陳思王曰司馬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饒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一漢晉春秋曰
帝往盤盤折廟則數十里全秋拉因國於新城

朱以張曰手足相代古何自佛作才足相代以上句文義
滿之似當作才
二月癸丑月魏志志於魏又魏心中中央大皇

爲改陰都水縣陳壽苦縣治屬陳郡
魏大新曰百志汝陰縣魏志與此無一何者以此有汝山系
縣續漢志汝南東縣即來公國後漢汝南行屬汝陰
以沛杆伙公上彭城魏國屬成并五縣魏而王國

魏大新曰百志汝陰縣魏志與此無一何者以此有汝山系
縣續漢志汝南東縣即來公國後漢汝南行屬汝陰
以沛杆伙公上彭城魏國屬成并五縣魏而王國

漢國之制

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

潘潛曰宋志乙亥作己亥此與前改二月癸丑作己丑皆未
志漢也宋志以夏正二月無癸丑五月無己亥丁考初初
既初用丑正月五月夏正之正月四月正月有癸丑五月
有乙亥漢志是也

癸丑有坤星見後病

宋書天文志云長三尺逆而行四十一日據占曰為災喪何

輝曰其占與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於張開天將除曹氏矣

注魏書曰九月明堂平太守應悼反及守著光侯君勳君

白腹弟明讓也君即石宕水南的豐壇川見水經河水注流

七下連帶地形志洪和穆有趙州縣此字蓋即地名以立號

又雍州刺史郭淮遺賈太守王質

趙一清曰前漢故屬漢也若曹氏改名廣魏即後漢初平四

年增置不歸郡改治臨濟

丙寅時馬官王顯公孫顯於養平大破之傳曰百於京都海東

諸郡平又初帝遣宣王討顯殺宣王國人咸臣皆以為四萬

兵多也賈繼供帝曰四千里竟伐魏之用奇亦當任力不當徇

計復遣軍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還東還而不待時攻守臣或

以爲未可卒破宜留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機急難可

計日待也

錢大昕曰承祚書司馬懿必云宣王質此稱名爲遠帝亦不

得云宣王也然非後人追改其後主傳魏使司馬懿出而魏

魏司馬懿等領軍出李嚴稱平涼司馬懿等圍府署召

主傳司馬懿而向又可馬懿前家人計旬日便遣諸葛恪

傳加司馬懿先王或始自魏新晉後人所追改也魏三少

帝紀書中魏軍司馬懿書一書中書將軍司馬懿魏軍大將

軍司馬懿侯黃齊太子亮等各一書爲晉臣不爲斥武帝名

益齊後人所改錢大昕曰齊王芳諱曰太時猶道正直何

獨非帝語而亦稱官蓋晉臣不避諱之理也

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

趙一清曰一歲之中月南犯心距星三犯中央大星宋書天

文志大星爲天王前歲太子後爲太子三年江曰帝廢太子

立卒兒廢爲齊王止始四年恭王濟廢

三年癸丑正月丁亥太后宣王還至河內帝賜馬召列人臥內

執其手曰吾疾甚以後事處若君其與我神少子當得與君無

所恨

晉書宣帝紀云宣帝至慶年夢天子枕其膝曰汝吾面俄

有異於常心經之先是諸帝便通鎮國中及次白屋有詔召

帝三日之間御寶玉至謂曰朕何患至到使直排開入視

吾面帝大驚乃乘輿錄車晝夜疾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

而至又謂者五行志云朕初初夢曰阿公公阿公公駕馬車不

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帝登東歸至白屋臨

御猶長安宮帝疾甚急召之乃乘車歸東渡河將如漢法

以分治也。時年三十六。崇禎之末。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以武之帝始。後。晉。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止。月。等。三。十。四。年。月。時。改。正。湖。以。最。年。十。二。月。終。今。年。正。月。月。姓。名。三。十。五。年。不。得。為。三。十。六。也。

周。聖。祖。林。云。志。慎。取。封。武。豐。侯。年。十。五。時。為。延。康。元。年。則。數。益。以。地。反。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尚。能。合。年。十。七。而。祭。初。歲。為。三。年。凡。一。十。年。則。表。云。名。三。十。五。者。以。是。若。以。為。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為。十。五。到。武。豐。侯。其。皆。為。疑。侯。康。曰。表。注。不。誤。明。帝。黃。生。于。建。安。十。年。至。建。安。一。十。四。年。年。十。五。次。年。也。元。延。康。又。改。元。黃。初。黃。初。凡。七。年。太。和。六。年。壽。祿。四。年。景。初。三。年。年。恰。三。十。五。則。方。以。此。若。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書。誤。分。延。康。元。年。黃。初。元。年。為。二。年。也。

二四七系卷五

長樂縣志

齊王 高貴鄉公 陳顯王

趙一清曰此卷陳本原本題云三少帝紀故史云天子見

魏晉漢魏已後謂之少帝是也今刻夫其新矣

齊王諱芳字蘭卿即帝孫子義士及泰上謂宮省事無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行廢王婚

郭德光曰莫知其所由來與武帝紀所云莫能審其生出知末語蓋正同

二月魯地重譚大武布路大將軍太武略試以示百察

隋記曰漢世西域傳此布中聞久無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獨火性強烈無命生之為其之真論明其不然之事絕

暫養之德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嘗與論不朽之精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碑並以示永來世至是而使

至而厭火益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水經載水注云魏太學石經斷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別石於其下碑云四十八枚廣三十五寸魏之帝又刊與論六碑

斷於其後 何焯曰列子湯問篇云墨子曰為無此物傳之者矣墨叔曰墨子果於自信果於迷死故能以魏文之多為以

其忘此而著論以明其不然耶法苑珠林載文帝語云火功尚能鑄石銷金何為不燒其布此語亦當有所本也 沈欽

聖至帝乃歎曰連距斯遠則星之帝自行移洛也與此異
傳世傳曰梁國公記云有商人獻大浣布三塊帝乃布布極
大者公以能事至於布地亦公遺故曰此大浣布也二
浣水皮除骨一足其細以毛所伴以諸商人俱如未公所遺
問水浣之與公曰水浣毛柔是可則也自臨越火由輪極木
絨之木皮改常公之與驗

問諸長史云惟受理即明幾期

宋書禮志云漢大始於十月內宮受祀二年正月有司

奏禮樂之禮帝應其後即宜而立一帝於位聖臣奏禮樂承
宣帝受祭文曰禮樂大政康廟因仍特官可依有成故事
加用禮樂可

漢書禮志云漢大始於十月內宮受祀二年正月有司

禮樂之禮帝應其後即宜而立一帝於位聖臣奏禮樂承
宣帝受祭文曰禮樂大政康廟因仍特官可依有成故事
加用禮樂可

宋書禮志云漢大始於十月內宮受祀二年正月有司

禮樂之禮帝應其後即宜而立一帝於位聖臣奏禮樂承
宣帝受祭文曰禮樂大政康廟因仍特官可依有成故事
加用禮樂可

於制為使大將應於平心宜越正一日乃制賀大官明春

天下知廟之日不朝也曰百奏其內師絕奈何奈何
部制書以正日祭天下每與皇太后合此日主心有制製不
可以此日朝祭降受後世月一日食又其始也禮當夏
正月雖先齊通三變之義亦亦子孫真禮承懷又夏正朝
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帝言曰明帝以夏正三
年正月朔齊王即位始年故元為正始以今考之說始出年
始禮初以建丑為正月春正月者夏正之十二月也明帝
以三年正月朔於夏正為二年十二月齊王以是月即位後
仍用夏正以三年正月為二年十二月至三年之十一月
不得復為正月故再臨年而後改元恭明帝與齊王改元
相連者凡十四月也 又白書二月當為春正月二年二月
無乙丑乃正月十六日

以聖宗及北魏歷長流從禮

夜大新曰禮樂志遼東郡有投獻作 無見豐碑 新

諸曰吳公孫氏所立

自去又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命侍中高平賀正出於

儀公卿士咸言嘉慶各應乃心

聖祖曰自七之十 月五日不雨也薄志以此何為之一

月之薄 其因以初一月而不知二月為正月之考又

乙丑以丙寅朔六十一日丙寅乃三月十八日也聖宗於

不以此正為不雨

注進至三州口

水經河水注云嘉陽城東有白沙白石北有三州三州南
北有宛口即河水所入也

二年夏五月突厥來然等開邊疆之契賊大博司馬官王李鳳
柯秀之六月卒君思已酉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

李龍官曰己酉本傳曰卯按本月有辛丑不得有己卯都
王凌傳考厥之戰凌軍滿軍爭地力戰連日賊退即封南

侯選車騎將軍其非他月可知是以從作己酉本
四年春正月會加元服

宋書禮志云魏天子冠一加其高曰上禮二加加有成也至
於天子諸侯兼加數之文者將以諱群臣民稱德備宜得

復與士同此豈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二十而立况十二之
年未及志學便加禮成勳所勳竟非理哉也魏氏太子再加

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深疑以為一加再加皆非也
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

甄大所曰齊王后甄氏及高貴鄉公后卞氏陳國王后卞氏
並位列中皆得播天下自應立禮猶三少帝歷年未久享位

不終諸后亦無事可紀故只於文昭甄后武宣下后傳末附
焉

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詔親故尚書令荀攸於太廟廟庭臣於
之以為故舊臣記其不及荀彧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謙臣
故也至於并程是商選對象先帝而後荀攸則未詳厥也

服本考證云先錄文類作先錄蓋最誤也 植一謂
日足時配餐不及郭嘉何故以為非健臣之故而也

年仍以紀述太祖顯應蓋司馬氏以植其家此非不同留守
漢記郭嘉為奉孝族嗣乎此則植司馬氏乃大原人也至孝子

史亦與于之輩又按二年郭嘉定從祀祀社以魯則以
下至我輩 十八後因事以而於其中甚詳皆且其德之

世程豈是未升而後法以再升程豈是未升而後法
則商所未解矣

六五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
借書五行志云是時曹爽專政國事於于南安太后與帝
相立而則歲年地氣是災也

魏年矣將宋猶人祖中
顯祖曰左傳襄六年楚子朔南江漢遂以告也後從沮又
為其祖讀曰祖今襄陽府以南沮水左右地皆曰沮中亦有

之沮中陵帝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論反討討賊之元佑曰
罷山蠻也漢亦作祖即祖中蠻家囊問之用中在上黃學去

襄陽一百五十里據時魏王將教兄弟弟劉備守屯此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隕之

期上世皆言善天文志補庚午二字善走云云以自說專政
于孟嘉等傳改法度會有日食之變是也 自份外財濟

上疏曰曹大舜佐治或在比周周公輔政也 且劉劭候
魏天子以帝恩君問覽威德以紙其小宗降大乃數

人事商治置甚切而器器不悟終至取亡

少通河漢乘曰善國者必先治其身

何據曰史家於事叔等既於曹爽傳中得見不盡不悔之干

反特錄此卷外紀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然豈復具

實於異同之口耳

散唐常侍陳讓大夫孔晏又奏曰

陳浩曰孔又字元德見後食廷傷池中下文疑又則謂何晏

及又也上疑字疑是衍文 按此因何晏先有而身之其而

孔又亦有相連之誤因時延齊故下連曹晏又則前疑字之

百為疑矣

九年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二月戊午時光驚動大宛車則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

大風發屋折樹水發地於此大陰

月日等事 應一清曰正月朔是月二十二月朔當作壬

卯亥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過高平陵

陵在洛水南大白山去洛城九十里

按嘉王在位九年而過陵止此一舉故歸而善之

字記卷二大白山一名萬安山在洛陽西南四十五里魏武

樂府城南為云南上大白山即此山也

是年春正月朔甲午何史王孫孫城大空衣衣及受受之隆

首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賊於以反降附

盧胡日陳壽正始中會并州刺史高平初代魏建武

劉史未嘗曲新城何有與王其行取以之事或當作州秦

又傳中州秦注云晉王懷熱結城太守是其人厥 應一滿

曰故當作廣南即魏陵本漢秦魏武平判和造臨江都於

此亦實賈駟地入於劉先王改曰宜都又武元年世平之殺

陳又為又陳遜所取今此所據魏明矣判境各各名耳

皮因太傅司馬宣王覽

潘府曰成實上猶有八月二字此固文 吳王孫曰司馬

諡諡文符壽文帝起可據宋書魏志亦同也

內按故文宜宣王覽

四年夏五月車二見于武時

晉書五行志云此魚也 應一清曰

之者失其所也應州其有魚甲之變乎

冬十一月孫奮南大將軍王也

自等征吳十一月吳大將軍諸葛亮

利而還 漢書春秋曰朝議欲殺

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請將何異

求勅并州并力討督張王從之

遠殺蓋驚反王又南朝子曰此

人槐樹入思其報 陣洛曰東關之

并力討胡則格字魯胡字之誤也

賜銀千計

臨離經義金謂之板司馬蓋公孫權金得按陳傳注引世語以金五餅抄之亦作餅一本作餅義也

入將軍司馬以王將讓帝以關聖太后世語及魏氏存非

非云此秋姜維履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領計昌後還

帝至宗師帝於平樂殿以臨軍中帥車許允與左右小臣謀

因文王所殺之勅其罪以第大將軍已善於前文王八帝方

食栗優人雲字等明日首領無首領者鴨也帝嘗不

敢殺文王引兵入殿京王固是謀帝

順又武曰鴨者總帝御謂書耳時以魏書為禪南此物謂之

虎板

甲戌太后合日皇帝芳春枝口以不親而幾吐津內帝沈浸女

從日廷偶假其信謂諸六宮家人阻止內房疑人偷之故漏

男女之節若耳目虧於吸氣其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重太

尉高柔奉董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選及歸漢於壽以慰皇位

按內王疏御之初即罷宮室工作免官奴時六十以上為其

人出內府令銀箔治以供服用二年通論五年通前若七

年通禮祀三祀孔子以趙子配禮法家政史不擇其有故禮

若果君使有國格也於取司馬師何祥說以例詞今稱太知

之各分狀節之私有以知其非其交 趙製曰據後晉云

司馬師遺邪之入宮太后方與帝親美之奏曰大將軍欲廢

陛下帝乃廢去太后不從之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后但當

曰太后曰我意皇天無心口大將軍何可見耶太后乃付

以璽綬皇齊王之璽全出於師而太后不知乃魏紀反義此

合其誣亦大甚矣 按世說曰古個月師師舟王考以正始六年矯一劍當服之新故自失但有空師師代之事非劫於此

正 世書曰是日魏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臣

失帝親王被佛曰皇太后令如皇諸君若若王至何陳曰昔伊

尹故太甲以皇殿靈光耀目也以安漢天權定社稷以備四海

二公行之於古明公行之於今日之事亦惟公命顯王曰諸

君所以望隨者重國安所望之於皇乃與重臣共為奏承靈宮

曰守制者合太尉長社侯臣乎

備廟曰此司馬字也西漢本傳漢何謂合也前長社侯代王

凌為太尉

又大將軍武職侯臣備

備廟曰此司馬也備帝本紀初封長平鄉侯嘉平四年遷

大將軍不載封武職侯當據此奏補之是年三月朔色九

千戶并封國萬戶則已有二萬一千戶并非據侯可知

又司徒侯事侯臣案

備廟曰此高柔也齊王紀正始九年以司空高柔為司徒據

本傳初封是為司徒侯太傅謀賈爽以功遷萬歲鄉侯由是

侯遷封當新侯此作司徒侯誤

侯遷封當新侯此作司徒侯誤

侯遷封當新侯此作司徒侯誤

侯遷封當新侯此作司徒侯誤

司空文陽侯臣沖

潘胤曰此潘冲也齊王紀嘉平三年以光祿勳潘冲為司空
百石木傳不云行文陽侯使當以此養禮之

又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顯

潘胤曰此司馬顯也漢文帝本紀以初二年封新城侯侯稱
安東將軍東園之限坐失侯後行征西將軍百石侯以功復
封新城侯侯坐高以顯公立始更身高郡侯安水涼宮時實
鄭侯并侯也侯皆例當云安東將軍行征西將軍新城侯

侯此脫卿字
又光祿大夫國內侯臣顯

潘胤曰此潘顯也官宦顯勳等傳中屢見論語注見解序有光

祿大夫國內侯臣顯後由國內侯進封建寧侯是在成
太守尹夫人傳

又太常臣曼
貨大斯曰晉書任愷傳文曰太常大司馬此亦作太常以口口口

形相似疑即其人也
又衛尉臣臣侯臣使

潘胤曰此高使也潘胤與魏封侯臣使字子偉明官于始尉

太僕原疑

潘胤曰此陳疑也潘胤與帝紀卷十嘉平二年天子使兼人
少卿太僕陳疑為國第少卿相國疑也疑字子偉明官于始尉

廷尉定陵侯臣紫

何焯曰此鍾儀也紫字或當作紫本傳可考 潘胤曰鍾儀
封定陵侯子鍾嗣報傳云為侍中廷尉

又大鴻臚臣芝

潘胤曰此魯芝也魯芝本傳以振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卿
公明位屬實國內侯

又大司農臣群

潘胤曰此王群也魯書本傳王群累遷大司農
少府臣慶

陳胤雲曰此魏慶也慶字或當作慶為少府卿作大匠運之

從子也

又承宣衛尉臣顯

潘胤曰此何顯也承宣太后宮名甘露二年司馬昭奉天子
及皇太后征潘壽為衛尉尉何顯顯顯字或當作顯本傳作顯
顯字顯顯顯太守何顯注引文王傳云顯字王幹顯顯字相
應故知應從本方

又承宣太僕臣閔

錢大斯曰閔未詳其族姓 潘胤曰此張閔也閔字或當作
閔閔原傳潘承宣太僕東郡張閔閔此人也張閔字子產
閔字相應故知閔字或也
又人長秋臣模
錢大斯曰模未詳其族姓 潘胤曰此模是月於潘胤何何

傳云魏軍校事尹縱憑鄭作威朝野畏懼亦見程曉傳

又司馬校尉孫昌侯臣曰

潘胤曰此何謂也昔吾本州刺史中郎司馬校尉正元中忠

封孫昌侯侯以此在孫之開此時已封孫昌侯司馬史及孫

河南尹謝該侯臣肅

又謝胤曰此王肅也本傳稱又謝胤謝該侯為河南尹

又謝胤校尉臣肅

一本應作靈 魏大新門未詳其族姓

又中丞孫承奉侯臣望

潘胤曰此司馬望也高貴鄉公紀注中丞孫司馬望西書司

馬望封永安侯丞孫望將軍

又武靈將軍安靈奉侯臣望

潘胤曰此何侯也舊仁得仁弟純封高陵亭侯子演嗣官至

使將軍

又中丞將軍平服侯臣德

潘胤曰此康德也文昭顯皇后傳封德德為平服侯

又中丞將軍武武侯臣廣

錢大昕曰荀孫孫美以司馬領王文主親善官至中領軍西

節廣也 潘胤曰夏侯玄傳注引世譜云故始常侍西侯常

即其人西書侯史光傳亦作荀廣 趙一治曰司馬德泰封

漢軍也今此有二將軍之號蓋舊

又屯騎校尉關內侯臣廣

潘胤曰此武廣也舊書西屬司馬校尉司馬關內屯騎之

又屯騎校尉關內侯臣德

潘胤曰此德也出周元孫皇后傳德德及生皆封列侯並掌

宿衛

又時將校尉安陽侯臣望

潘胤曰此望也 趙一清曰文昭美皇后傳云父德以中

山魏氏之安城帶子戶追封德德侯其子德侯子德侯又封

德侯追封德侯列侯其子引德德公贊曰咸國初封潘本國

侯潘時將校尉以此時時侯失爵潘附司馬氏故得還封本

國以支庶而舍人云又文昭郭后傳云后盛貴兄弟以皆兒

表繼后又承校尉表安陽侯表德侯又德侯引德侯

氏本封始於安城不應曰郭氏安陽之號潘氏表德侯封

津南以安陽郡封德乎德云本國侯明故學安城而司安

也疑陽字疑字之誤

又屯騎校尉關內侯臣切

錢大昕曰切未詳其族姓 潘胤曰切是西初西仁之侯也

又長水校尉關內侯臣望

錢大昕曰望未詳其族姓 潘胤曰望是徐超庚去聲相州

乘表徐超魏故勳常侍

又侍中臣小同臣頌臣耶

潘胤曰此耶小同何耶耶也高貴鄉公紀侍中耶小同又

侍中荀勗馬頭傳注風雲變異封東平陵公勗以帝
紀嘉李四車進部張綱所建其人也

博平侯臣表

潘嗣曰此表也言本傳并致稱義門嗣里通侍中勗得
鄭公立衣暫作機或臨下金更不言封博平侯略也

又傳中中得監安為平侯臣表

潘嗣曰此表也言潘勗傳注在潘太和中心中文字意欲以

云稱勗傳中中書監曰光祿大夫追位

又據潘勗傳臣表

潘嗣曰此司馬遷也言潘勗傳注在潘太和中心中文字意欲以

祝書臣表

臣表

潘大新曰潘本詳其表曰 潘嗣曰下節潘子官至東萊

太守改封常侍引王懿曰潘行簡 子官從孫此則潘

子官自潘官從孫常侍以傳亦云潘勗石名號世又係

高心疑也此表若於常侍位後修同名同其節見此人無

疑又按王懿表其表東明一或係欲證其不節場又亦所殺

此表後之言潘勗乃以子官引例等一云潘勗加表或此

是也則後世定故諫之知者以城田論東國爭其指故及此

且云永建時王情猶存是潘勗表

潘勗臣表之

潘勗臣表之

長水校尉封列侯之與上國獲臣惟百侯常侍而之百
有封爵故以屬山其列侯之此人相司馬陸雲之曰太后殺帝

山其侯常光祿大夫高梁今侯臣表

潘嗣曰此禮儀也人傳史部封爵高梁今侯轉能明加光

祿大夫

附其表內伏臣服臣表

潘嗣曰此禮儀也人傳史部封爵高梁今侯轉能明加光

內侯復為尚書取本傳云潘勗潘勗潘勗潘勗潘勗

長台潘侯臣表臣表

潘勗曰此表潘勗臣表也並見潘勗臣表

中書令臣表

潘嗣曰此表也姓紀傳注孟康潘勗潘勗潘勗潘勗潘勗

潘勗中書令

潘勗中書令

潘勗中書令

潘勗中書令

潘勗中書令

潘勗中書令

潘勗中書令

潘勗中書令

此水東流在明倫正官則知版橋了所可
量日通感則官年一使否林歸德官三高土宮於河內中
門制渡橋如舊國一略

據太平御覽卷九十四引作徐氏士宮於河內之東門宋本
自之字前單亦紀亦有之字今本通感亦門地名見水經注
水注在河內共濟西北二十里陳仁錫以古門河度國字為
句蓋不知是地名而以爲通感宮室之門也

三國志新卷五

七樂家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前漢書公注元元年冬十月

得殺犯軍令者至假黃龍則可以感效將非人臣常器矣
二年正月乙丑蕭東將軍張王會揚州刺史文欲反戊戌大
將軍司馬景王征之於未中騎將軍郭淮營閉戶以亥破欲於
樂原入甲辰安風進津都尉新會傳百京師

陳橫去曰乙丑於未之中不容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誤
前曰田王餘傳安風津擬安風津擬安風津擬郭氏虞后
諸葛延壽使湯深州諸軍改安風津皆無准字安風津在
淮而 又曰徐蒼安風津都尉郭氏虞后此不書張亦
紀載之誤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郡國志無樂原 趙一
清曰即漢志汝南郡之穰縣王莽更名樂原者也後漢至今
本漢書郡縣作穰

三月

宋書志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又王時
為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責史官答曰今蝕之時或有日
掩月或有月掩日則蔽障日使使光景有虧故謂之
日蝕日掩月斯日於月上邊謂之隱不侵隱雖交蓋要日月
相掩必食之理無由以知是以嘗謂邪社日他則謀祭是亦
前代史官不能審慎也自漢以來以為日蝕必當於交存至
其時中將自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諸有備蝕之制在考其之
法古來黃帝始制項夏殷周皆無推日世法伊有去誤或疑
而已實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謀非司事之罪乃止
卒去以風水校開闢又行安風將軍延尉制者陳壽并力推

維成辰假道太尉司馬子為後繼
陳橫去曰戊戌不當為羊夫後給傳錄者何其文曰
帝賜假少康因問頭等曰有以假假後相殆哉少康收兼夏
服復禹之緒

城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始作珍 何焯曰假少康則必給
有在矣其亦機事不密之端乎 錢大昕曰少康之論蓋常
在司馬氏也魏明太康時為虛臣所忌失勢賈自悔之安能
處此善其後屈武帝乎

又少康生於風亡之條
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卷九十四引餘皆作後
實理不行

何焯曰行當作籍各本皆誤作行今 原本已改正

又據於所論
何焯曰宋本當作論

故身善也身也名曰泰山似由中內氣運天地也
原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似由中內雲氣

而問曰鄭玄曰禮古同天臣妾同於天也王肅云孫卿考古通
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孫卿據禮上康殷對曰先儒所執各有本
以臣不足定之也孫卿謂三人占備一人之言則馬及蕭怡
以為順行古道以撰說言一國受命長
錢大昕曰王肅卒於延年而其論已為時人所習蓋王人主
之論蓋南來進路經孫卿東唐又以三為之子卓登顯要易

五年春正月朔日白雉之

類字下當據宋史志補乙酉二字按宋史五行志云宋
正朔得者惡之宋明古曰日德之酉者弱德無司焉商反
紀其王五月有成濟之殺又天文上謂元元年二月月建
星古曰五星犯建星大區相謂是備會都又歲時官書又述
符表載 題一滿曰以元元年理甘肅五年各史氏加改之
陳宗新謂於是年分制之非常之變不沒其實其月史也
此本之春核定公元年書

五年五月己丑高麗興公卒年二十

彼前此幸太學幸殿事皆極前至此或疑後世謂明係成
漢和死而復壽幸皆不可解史通直謂驕而公之善侍要
不占歲不忍言也但高麗興公卒極有以也 風曰直書
袖戈犯難應反得以驕驕於成濟云云恭亦曲內之德也
趙廣曰成濟承昨仁百不得不歸本朝漢然其王丹之與先
故司馬康王將謀廢帝以問於皇太后則覆定之幸亦向時
略見端倪乃沮壽幸之月日使要世期引內 在後者書
以注之則愈覺其疑蓋壽幸為無日為本物此推乃為伏
后之殺統於華故邪后之通殺於明帝此皆魏例故事小復
何所足道而於華故邪后一及統后事於邪后物亦因
書內載二年后崩於司馬遂使某助攝問於善終行魏書上
其逆節所謂善終事者安在耶

文王弟克駿校尉始入還帝於康北事門

殿本坊證云弟監本流作第本校正

又附高王以正直不出因流梁申意

何碑曰正直謂正當人直也 皇侯大司徒注引世譜云王

某之出中不申極高及皇英曰既矣觀申何意 趙一滿曰王

於之先大疑見於上言及之帝祀亦云後向高王釋職於後

也可謂直筆

又帝自解究從僕明李昭舊門從官其伯言

宋書百官志云漢中書有中書門凡從僕則其其地也

益因其名而置從僕則

國語曰業武殿人

何碑曰國語當作武殿大略曰國語是或世語是語之

誤會無陽郭細作魏晉世語完殿人字殿其存也

會博注有王業字長塘為王製殿兒戲之子到女之

子成云文帝以名嗣疑即其人也

使使持節行中書郎中郎將軍司馬文正皇帝弟

帝後

何碑曰以魏碑論兒時不後向有人成為字之子

當時魏碑之指歸於遠近莫不矣

其類世博其政歸列本

李字乃英字之為

陳書曰景元元年夏六月丙午

封高公增封 郡其前酒下加九

封高公增封 郡其前酒下加九

不能向存以與之而過感於使士女內訟其已可知也
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八月軍會洛陽大賈將士陳師晉
軍將軍部鼓譟來可討帝無以備

四年十二月癸亥持節兼益州刺史復征祖賦之半五年乙卯以
征西將軍部鼓譟來可討帝無以備

庚申橋口各本俱改以五年為紀年之五年城元四年十

一月巴蜀等十二月加節又節會等得並非隔年之客此
復論祖賦之半五年節如文帝前二年注中今天下恐內

後復五年之意 據諸本皆以五年二字提行次於四年之

後以爲元之五年不知景元止四年無五年也通鑑惟
是年十二月壬辰朔癸丑爲二十一日乙卯爲二十日日期

雖亦艾儀會官並非隔月事也爾後主以四年十一月庚十

一月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降祖賦之半五年謂每年復除
其半凡五年也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咸寧殿發又甲子行幸長安壬申還使

晉以疑辭記華山

陳曠書曰以甲子壬申推之漸不應有壬辰當是壬戌之誤

曠下文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二事

別知辛卯是二月朔壬辰乃二月二日也 按明駁本作壬

辰今 取木已改正

三月己卯遷晉公爲王 漢晉春秋曰晉公暉遜爵爲王太

以王祥可也何謂也空荷顯號王顯曰相王尊重何依與一

朝之臣皆已盡矣今日使當相幸而拜無所疑也曰相國位
勢成爲尊貴然要足德之半則其德之二公公王相去一階
而已與列大夫有天子三公可唯耳人皆損朝之定動皆
正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古不爲也及入朝拜拜而拜物長王
謂拜曰今日與後知言昆曠之申

何神曰拜知拜之不可然其自應何以拜在暢應下也厥後

馮道受郭威之拜復折曲事馮是以惟大節不可奪焉雖

姜茂英曰拜於行禮時以之際唯唯無所短長而將此一拜

所謂不能守之食而處小功之榮欲自勵於汲長孫耶
蓋一清曰晉書傳尚世廉公之就朝臣舉哀拜禮矣曰老

臣無狀節與交流禮拜之儀爲忠與其事後母之所爲才一
生禮是假言朝禮拜之者以其爲無用之物耳

下亥村到編爲安樂公

趙一清曰此即景初二年所置慶陽縣之安樂縣

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泰或五等爵

漢書曰太平御覽 百九十九引魏志云咸熙元年相國晉
王泰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里 晉書曰泰建五等 邑一

千八百戶置相一人 晉書曰泰建五等 邑一 泰建五等

妻六人車前司馬十人車後四十人諸侯地方七十里邑千

六百戶官屬同諸公妻五人車前司馬八人車後三十六人

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戶妻四人車前司馬六人車後二

十八人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戶相一人典制令典書丞

美術各各一人妻三人吏司司馬四人軍兵二十人男地方

二十五里邑四百戶相一人典祠與典書各一人妻二人

龜崗司馬二人族食十一人又久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

戶今使志無之此必當時奏議之文也舊地理志嘗又而為

晉王命長壽建立五等之制地理志縣邑千八百戶地方

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

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

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

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國四百戶地方四十里與

國縣所引志等阿惟不能置相與詞司馬族食人數耳

所以謂曰吳賊政刑暴虐賊無極謀保遺使留句較交配太

守鎮其民份以為兵

侯康曰古者勸導德修路時地理志交配太守臨濟食城為

百姓所應會察職節荷至擅調孔在二千部造味陳按句

與物字形相近未知孰是至謂什民為兵則亦同傳聞之說

也又志亦云京嶺到交里調孔斷大嶺與海城傳同

已得詳唐語等語並案

從漢書郡國志詳可都志縣志地理志作並案

地理志

從漢書郡國志交趾郡定安縣舊書地理志交趾有安定縣

地理志亦同定安縣舊書地理志亦同

年依八月武成縣舊書大人見 丈餘造長三尺二寸餘

單衣黃巾

獲水經謂水往引蘇大作身長三丈餘黃巾之黃蘇去黃

文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七六百五十二引魏志並云長

三丈餘宋書符瑞志同又法苑珠林六道篇引魏志亮云有

大人見長三丈餘知古本三丈字上有長字今脫也

計年十一月魏世請自可帝符陳留王在五十八太安元年崩

地理志

通典卷七十四二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避太僕劉劭生

本劉封魏帝常道徽公魏於陳留王詔曰明德昭顯遠望大

命象象以敷用禪厥位朕等以故讓以敬授帝土於東國家

為晉晉魏天子於應乘立時制車行禮正朔邪祀天地禮樂

制度皆如魏舊以承主顯祖之體祀又詔王上書不稱臣晉

報不稱臣一如晉禮 宋書地理志云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

陳留王曹虔季按兄度射早卒奉讓封之後生子純以繼度

與今依例應拜世子太許應以純為世子為國立父子續石

承倫爰議純本長息宜還為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唐書曰

漢獻帝初封陳留王為建寧公陳留後亦封陳留王魏之天

下得於陳留王亦失於陳留王

輔軍佐正

即本考漢云元本作增補魏政太平御覽文無同

三

三

武宣下皇后又文昭敬皇后又文德皇后又明悼毛皇后又明元敬皇后

潘府曰該家皇后中惟武帝末皇后文帝敬皇后恭皇后明

帝毛皇后昭皇后有傳濟王者以下皇后皆不立傳於齊王

以江陵四年四月立皇后魏氏嘉平二年七月皇后魏氏崩

等懷賊后于太始四年二月立皇后張氏六年三月廢即

月立皇后王氏高貴鄉公以正元二年立皇后下氏家道鄉

公以景元四年十月立皇后下氏俱見三少帝紀齊王皇后

甄氏附見文昭敬皇后傳高貴鄉公皇后下氏附見潘公妻

后下氏並附見武宣下皇后傳

春秋說云天子十二支諸侯九女

沈欽韓曰白虎通王度說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

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

太師匡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

有美人

侯廣曰魏國甄氏丞相御史大夫等官皆漢廷舊典故內

官亦得置夫人昭儀以下五等太平御覽三十一引陸雲與

兄書疑魏武不得有婕妤周方叔后言又性忌合禮曹公當

時頗奢漢宮儀制當知當日制度者魏武通令明百為姓

武宣下皇后魏郡臨邑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燕

林格謂歸曰以魏國之后而出於倡家何以示後史家其此

等語亦所謂可已不已者矣

魏書曰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

得名瑞獸具命后自為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

其七者為六取其下者為七故取其中者

國語曰出自倡家而所見如此宜其為后耳

及寶祥皇后曰皇太后后魏承壽宮

與大昭曰文帝紀注是建元年十一月已有承壽少府毛宗

則稱承壽宮不自文帝踐阼始矣

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進諱太后親父顯曰顯賜恭侯父遠曰

敬侯顯母周封顯郡君及恭侯夫人皆顯母也

陳曠嘗曰顯母顯字疑衍以疏封之六之之下后母於文帝

為外祖母若顯母則為外祖母明帝推恩先封太后

母不當反合太后母再封太后祖母也況下文有及恭侯夫

人謂其文善尤明乎

其年五月后崩

五月當為六月或見明帝紀

承壽宮志下編卷二恭侯夫人 文選注引承壽宮志云承壽宮志下編卷二恭侯夫人 文選注引承壽宮志云承壽宮志下編卷二恭侯夫人

仙反厥勢更黃閉情寒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鑑
無謂其獨有聖不為福先不與禍鄰
乃今車馬財貨爭將車

宋書百官志云武帝以玉室外康為本車馬馬騶備兩
奉朝請為後百本車騶備兩唯備朝奉朝請皆百職
官志及華將軍漢祿蓋將軍建昌將軍

文昭皇后中山蘇林人明帝母父德上祭合且諱書曰后以
漢光初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廢膝家中笑見知有人持玉
衣覆其上名帝其怪之

世說感麟篇注引魏略曰魏會女沈欲歸曰婦非內儲
下共立被玉衣舍村若禁禁食謂之長術云下食
文帝感麟見其顏色非凡稱秋之太極閣其倉蓋為取

按此史氏之係傳也世說感麟篇不費公之區郭也合義召
頭左右白五官中郎將已將去公曰今年歲順正為奴此當
射其質也

黃初元年十月帝賜得山陽公本女以嬪於魏后李陰貴
人蓋受不后餘失章有德帝大恩遣使賜葬于鄴

其忠感德後在室之季女表注所引各書亦見進后之賢
明不如乃忽以怒曰賜死前後木免不相應而後其時和
云狀節前於難初不可化德之后之節帝本不以口且不復
合將同無以修長松之所稱三行之善其被以黃金加當賜

已有定評文

使司王廟待節奉策以大非告問於陵又別立廟
宋書禮志云立廟於魏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
奏立廟京師未得立祀案與祖廟同處廟

且乃西碑所以成化又自古用人始廟後復
成一本作承公書禮志始作歸
又今大昭皇后之於萬嗣又夫以皇家世祀之有
宋書禮志萬作後配作妃

以中山魏昌之安城縣戶千並封造
後漢書禮志云中山國漢昌本名陸自命更名太子
字記卷六十三漢昌魏文帝改為魏昌故安城在邯鄲東南
六里水魏云安城即魏之安城也據魏明帝封外祖魏遂為
安鄉侯即此城

文昭廟宜世世享祀會案與昭廟同
宋書禮志高堂陸志魏文昭后依周姜嫄廟禮即此議也
文昭廟文昭又樂志侍中穆姜余曰文昭皇后廟宜因世之
樂當節樂以均矣次第依太祖廟之名款曰昭廟之員樂何
禮泰官如樂等

又於其後國傳像弓起魏昭名其里曰昭陽里以昭昭其也
侯康曰世說云魏明帝為外祖司馬休於魏氏復欲自行喪
謂左右曰棺當以何為名侍中穆姜曰陛下思六丁於一
問孫遜於何國此節之魏明帝其官以昭昭為名均考於
莊云魏明帝之別厚并外祖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莊云魏明帝之別厚并外祖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賜后死例如加金神位版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魏明帝后崩諡壽康莊或欲去諡而書魏或欲而書孚以爲得與正義皆不應書凡帝下皆因本例之若以爲天下之變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得與名以自光也天祚皇帝太子常璽帝地祇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或無之聲名不待稱國號以白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晉統隆會三年終日三月庚戌天王崩曾以稱天不曰周王蓋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子也孝公十五年終日劉夏王后於齊不云周王后及此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王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觀之尊稱皇帝尊號無一何待於魏乎豈稱皇后彰以諡號而待於姓乎蓋晉欲者違背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則稱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非行典之大者異乎聖人之制則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通鑑字議

通鑑雖明帝時毛皇后崩本錄謂宜稱大行何者按儀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又禮厚先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諡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禮大行稱行在所不常稱崩曰大行若不葬之稱也夫葬未行豈不謂大行則雖與崩天子同葬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葬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本葬宜直稱皇后諡曰

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說故事已廢今當據本禮大行及庶儀爲稱號

禮一謂曰稱漢書謂或爲爲軍無事者爲庶儀於此也然宋志魏世有中書軍及護軍無事者皆稱庶儀即所謂軍者爲將軍者耶

中書省以分與史十

後漢書中書省張典張漢陽張美之拜郎中又張典傳
無少立志師事卓賜之使其兄遺韓百氏獨惡卓為人絕而
不受梁漢陽在涼州此云并州始撰

韓通等赴涼州復張中郎將西拒漢於望垣城此為美新對張
人所圖

張氏以西拒漢句韓時張溫別使卓討先零无至望垣城此
為美新所圖韓通自在輪中非拒漢於望垣城者也輪中屬
金城郡望垣屬漢陽郡

且靈帝紀曰中平五年董卓為少府特以發吏士屬左將軍卓
前兩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機說無賊未滅此臣奮發致命之
秋吏士踴躍感念報各選臣車衛擊擊例未得即路也風且

行將將軍事盡心勉勵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教以
吏兵屬以上兩語卓復上言臣等攻上平大小相仰病久覺
臣高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賜之與效力效降

張康曰後漢書中平六年董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將
臣中丞從及秦胡兵皆請臣曰平而不軍矣斷絕妻子離

連者候臣事使不得行无胡解約臣臣不能禁止臣將願
安慰所異復上其言張康與此靈帝紀紀又復書以得卓

為少府及并州牧同在六年此則張少府先
客也

後漢書張康於張內
造府曰後漢書任漢推舉助賜於內食食諸二內國之也

中常侍段熲等劫帝走小平津
後漢書本傳引山陽公載記段熲等劫帝走小平津
存今據熲傳

寶璽記曰河南中郎孫闓負扶帝及國孫王于至離舍止
帝帝紀引張帝在扶曰河南中郎孫闓負兒天子出平陽

迫之并到河上天子無歸真幸于遊之屬聖或護等曰君以
賜帝之扶帝之屬聖或護等曰君以賜帝之扶帝之屬聖或護等

有知君若今不速死吾射殺汝汝等惶怖又于再拜叩頭
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當速投河而死 趙魏高曰靈帝
在印山之北野舍也

時連弟車騎將軍苗為連報所殺 其攻殺苗於朱野關下
續眉曰古今注承平 年 月 初作此宮朱野南司馬門

百官志其宮朱野司馬于南長門漢官典職云靈帝上洛門
十五里空朱野關其上巒巒與入連朱野關北宮之南門也

時袁術與袁匡城南宮九龍門被會出張讓等或等太后
天子及陳留于從後道是北河河節立節也且宮朱野關下
又臣等連引兵攻殺苗於關下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六引卓別傳云卓孫年七歲嘗以爲己子爲作小轎而便騎馳馬與玉甲一具使人以爲騎馳驅至人後人之子如逐逐耳

石呼一臺向黃以下白語亭野故事

潘岳曰應勳漢宮儀制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書符爲外臺是謂三臺

注卓孫太師靈壽御史中丞拜於中下卓問焉養其銀五千又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請靈壽爲曰善其地水乎

後漢書本傳作備備占限字

冀鄴場各與長安城埒城鐵爲三二午儀

林神圖師曰據後漢書注鄴塢基高一丈周廻一里一百步乘三輔黃圖曰長安城高二丈五尺若鄴塢高一丈則不能與長安城埒蓋卓據太子所見明云其基非必卓時之丈

尺如是也潘岳曰其丈云高厚七丈魏萬歲塢高三丈五尺厚亦一丈五尺故曰高厚七丈也

卓據塢帳帳傍降其地反者數百人其衆中先勝其百歲新子足或監軍

就世報曰卓別傳文卓自公卿得諸降賊責曰何不擊賊豈登服皆降地

惡排賊人後當及壞工外跳更鑄爲小鏡

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一引三輔故事云卓據關人十枚爲小鏡鑄身又浴佛伽藍記云佛其寺北有承和里卓卓之宅也

聖南北內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里中郡人治時沙數十萬鎰云據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覽索此物窮不與之經年獲卒

司徒王允向書僕射上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所念人尙未與衆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

仍著衛士服守掖門而懷詔書卓至逼宮侍卓驚呼而奔在布曰有詔速殺卓與三族上補田豐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

後漢書本傳田豐作田繼注云九州春秋繼字作續又引九

州春秋之布使蔡瑁陳瑁李福等爲任宮門衛士持兵候卓

到宮門繼等以兵候候又卓車改又其即卓驚呼而布素麗

繼中於夜中侍不應聲倒卓降於車 仇世駿曰華字之凡

在獻帝初平二年操未秉政二國未分湖水軍騎司馬紀袁

出給之徒獲後漢書爲立傳傳時乃闖入魏志何也則知

幾云漢之有華車續秦之有禮高昔車合之誅既不可漢史

何太師之能獨刊華書或曰魏志之有傳華卓明端首也倘

亦西漢世家項籍之意乎 正 其推記曰時有詔言曰千軍何者十日卜猶不生又作

又天子伏左中廡將李固持節拜陳長史制置王天石
潘岳曰大司馬即太尉蓋改大司馬為太尉又置大司馬在
太尉之上非古制也

惟翠須稍宜與製自朕和劑之天子乃得進至新豐舊後隨
後漢書劉盆子云蓋長子收收孫奇為侍中衛尉從帝西
墨及李愷為帝歸其從者與黃門侍郎等無歸備部將宋昱
備歸合反愷僅由此氣弱帝乃得乘車本傳云蓋欲還帝
繼幸長樂帝亦思甚高因遣使致謝求重賜十反乃許車
蓋即日發遣

追及天子於莊嚴之置
杭世駿曰太平寰宇記云李惟郭光等共乘輿載於東原天
子幸曹關魏文田中今謂之曹關關武帝改為好陽關
元 魏帝紀曰初魏帝欲舍天子許河東下劉又曰臣前為保令
知其危險石顯執石例覆茂今無師

原本考據云後漢書作孫故河師劉時有懷憂
天 時中宮使伏侍扶中宮一手持十四端乃取德船連橫為策
後漢書伏皇后傳云后手持連數瓜承使符節令孫後以
刃為擊之殺備侍者血後行衣

奉選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軋道
水經河水注云漢水出岷縣王屋西山漾溪夾山東南流迤
致城東即漢關也獻帝自陝北渡安邑東出軋關即是關也

趙祖民曰漢關在山西絳州曲東東北七十里又河南

魏書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

書曰史字即公皇帝時為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陳為司徒

京于蜀太尉為四子長子平弟成左中郎將京早卒成弟漢

明監本兩湯字稍作開長後漢書和帝紀司空蓋為司徒

又司徒蓋為太尉又太尉或為免皆可證是湯字今 嚴

本已改正 左中郎將後漢書本傳作五宮中郎將

綽號中軍校尉
中軍後漢書作佐軍蓋律注引山陽公議記亦作中軍

又合紹弟况漢中郎將衛將軍虎賁一百人
楊雄方云云德兼之問兼焉蓋謂之繼注注今之繼原也

紹既新官者所司錄校尉許相
後漢書蓋帝紀云中平六年司錄校尉蓋紹勒兵收備司錄

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國人無少長皆斬之蓋紹傳同

此云司錄校尉許相蓋也蓋相以諸事官皆位台司封侯
見他書許則傳
紹不廉橫乃長而而去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漢儀曰司錄校尉每會後列先左
編野為司錄校尉此儀便去
學謂紹曰皇帝冲弱非他舉之主
明監本風乘什也考今 嚴本已改正

羅廣長史張武別駕開純治中孝靈諱曰廣州道都督甲
監誌云十年黃龍孫客軍軍御我皇恩當如嬰兒在股掌之上
絕其哺乳立可殲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從事趙洋登與漢
以兵拒之

項大昕曰後漢書紹傳亦載此事同時進諫者有騎都尉
控函無字家私與後漢書作符函

合四州之地又卽表授都監軍奮威將軍

明徵本四州作四州今 殿本已改正 奮威後漢書作

奮武 兼謂曰始漢任子狀爲奮威將軍漢末魏武行奮武
將軍奮威奮武皆有之未知孰是 趙一清曰紹傳作奮威

將軍是也時以劉曜爲奮武將軍不得回授沮生也

卓遺訓金吾胡毋兼將作大臣吳修濟記齊寧都使河內太
守王巨發之漢末名士傳曰班于孝皮又耐承後漢書曰班

班班云侯到太傅馬公太僕趙斌少府陸修俱受詔命

後漢書本傳注引漢末名士錄孝皮作孝友 侯康曰通鑑

考異云范書初平元年六月趙曜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

各欲所殺之三年八月趙曜日碑及趙斌趙推天下袁紀

馬超亦在三年八月趙曜卒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超俱受詔

又云趙卓遺訓自相奉逆叛非班曹操公之疑是也烏日

碑爲太傅在卓卓後趙斌爲太僕本傳雖未明繫何年而

本紀初平元年有太僕王允太僕卓基二年有太僕趙超

下乃稱太僕趙斌則斌必代趙超爲太僕漢亦在趙卓伏誅

後今的半班奉命繼集關東而馬超爲太傅太僕並非
案也

卓聞紹得關東乃是蘇紹宗故太傅等

後漢書獻帝紀云初平元年三月戊午漢皇後太傅袁隗太

僕袁基與其族法云陽福之叔父基之母兄 獻帝春秋

曰尺口以上男女五十餘人皆下獄死 紹傳注引卓別傳

曰必煙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

尸造都城之

合戰於野勒南一十里

後漢書本傳注云今貴州宗鎮縣東有古界城此城近林

水則界城在此之側也 魏郡馬曰界城在北直順德府

廣宗縣東一名界公城亦曰界城

又述到項營拔其耳門

後漢書本傳注云真人水鏡曰凡軍始出合身字必令完

堅若有折衝不利耳門賊軍之稱也師問時司常斷之

旌門是也

諸既破項引軍南到洛洛津

後漢書本傳注云安平國城西有洛水津名洛洛津又紹傳

云三月上巳大會與徒於洛洛津性引應元水經注云洛水

極起鹿城城西第之輔洛津

身自杆術是到斥師 又引軍入朝歌應身出塞歸行

後漢書本傳注云魏郡斥師又云魏郡有魏郡山紹傳作

所中官及輪西國一信時故位至八尉

又蘇野許統攝攝尉克亮遊又方收器其如事本輝用故速與
地多奇駭略

又蘇昔作並與作冷新方了春若筆略作同字合議下有校
以神帥四字

又至乃勝供知遠又其行數都太守有州刺史
文選集作時更作下無太守二字兗州上有始字

又或以度文機以備節要終就納後後防一克之編
文選集校以在作四字與就作要事注云雖志非實其編成

也又選集其賦能也東漢漢書亦作賦 陳景雲曰詩志既
矣又選集似不必疑引其云世漢書作與就讀成也 朱希

白密本作賦而加足知作賦又誤為賦耳 克文選作赴
而後選集與賦也詩作賦然

又或漢書無無字文選集校以承資融作件因式
與才俊過天下知名以直云正色

又選集作保無以字 後漢書無天下知名四字
身後監總之類又民德類重

又選集下有百字 後漢書民怨物作人怨天怒
故後集於原甲應是任金故然非有根破也

又後集於原甲 文選於有起集作及破作奔 李善曰歸
也則在清生之義與史略也

又選集一云二行是問其府無他於處士之民

文選任作位無是字 後漢書無之民二字

又後集善法會以會後 文選東原并反薄亂就任區政
而便教志導官稱省舉舉而衍正宮又卷召三卷

又後集而便作極便符禁上有當御一子王宮作王宮在任領
後漢書高帝作威功宮作帝

又時能成三集聖道者望願本
後漢書聖作德 文選聖作受

又道路以日百察緝口尚書說開會
文選作百察緝口道路以日 是漢書朝作期

又故太尉楊彪與典三司李四傳位
文選與典三司作典三司後漢書亦作三司應為三司司

又後集此作二誤也 後漢書李固非九洲
又後集因時職被以非罪極楚並置五毒俱主幾精政於不願書

又文選因下有隸字并集作參件俱作備就殿作任以息作編
讀有可無故也明舍此改容加備

又文選其任其上一句件是以聖明舍改容加備
又後集其任其上一句件是以聖明舍改容加備

又後集其任其上一句件是以聖明舍改容加備
又後集其任其上一句件是以聖明舍改容加備

又後集其任其上一句件是以聖明舍改容加備
又後集其任其上一句件是以聖明舍改容加備

又後集其任其上一句件是以聖明舍改容加備
又後集其任其上一句件是以聖明舍改容加備

殿本考證云魏宋本仕進

又既不見秋而屬各二其心臨陳板版

陳景雲曰厨下衍一辱字屬各者句奴種也是時文尚及諱

簡句奴為助及交終之後諱兵擊其前嗣者係於後故烟云

進退無功皆足受配也

尚關太祖北平原選郡其將呂曠呂詳及尚歸太祖

呂詳後漢著作高翔是也此誤

尚還走監口

監口後漢書作監口車轅注相州安陽縣界有蓋山與郡

相近蓋山之口

配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配下止尚與人

白和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

沈欽舜曰隸釋陳球碑陰故吏檢安察配配是魏魏陰安

人 盧明皓曰此明言兄子榮則下文榮疑為子榮之誤

又疑曰孤之行圖何疑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

後漢書為配合上章曰堅守死職操軍應氣關州方至何憂

無上推此行圖配伏料射之疑中

白中配本

胡二西門並水城在牛原勢海關為海津要口

十二月太祖軍其門不出在道旁南度臨清河而屯十午止

月致拔之斬馘及囚等

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五云前州南皮縣有賈公固即漢京兆

乃猶不疑將所說太祖回家兩國以攻殺氏臣為善

又彭東有魏守以禮所築武橋也此

上洛郡引捕奴之

趙郡為曰商州上洛郡縣字本以縣在武關關之關上

洛郡尉

向來求密語曰頭領方行萬里何語之為 誤字與矣

後漢書然曰作康曰是也此公孫康語既字誤顯交後漢書

作顯碑

家養兄弟宗族講孝悌焉

後漢書注無孝字是也既云本養兄弟則孝字宜衍

長樂梁章鉅撰

傳 會長沙太守陸堅救南郡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

後漢書袁術傳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 水經滸水注云

合水東北流注於公路漢世俗言壽祿光祿壽非也上有袁

術固四周絕湖遠達百仞廣四五里有一水澗而不流又云

九山澗水北徑袁公塢袁蓋公路始固有此也故有袁公之

名矣 太平寰宇記卷五云袁術固一名袁術塢在河南緱

氏縣西南十五里四面絕湖甚險 宋武北征記云少室西

山有袁術固可容十萬人一夫守隘千人莫當又有公路壘

公路壘在縣西南三里

術以餘眾奔九江救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錄

記陳溫字元愷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 如此則溫不

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案從漢書獻帝初平四年三月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溫據淮

南術傳亦云殺揚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皆與志同不得以

英錄記之為疑也

以張勳橋等為大將

校本考或云大將監本作大將軍呂布傳云逼大將張勳攻

布軍字衍文今改正

監軍中千餘人

張本考或云通鑑作使軍中千餘人

時沛相下邳陳建

後漢書陳建傳建引謝承書云建字洪承舉李康刺令去官

舉茂才沛北相 魏書地形志云下邳非縣正縣有陳建墓

在今江甯邳州境

術應然不悅用河南張綱之符命道愆

後漢書獻帝紀云建安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九月殺陳王

寤又陳敬王羨傳云義兵起魏軍報屯陽夏曰術恃大將

軍袁術遣客詐殺國相趙雲及魏 太平寰宇記卷十六云

泗州信縣本漢淮陰縣有公路壘在縣北六十里袁術備

誠九江曹操征之勳置江業此城以自保

乃建號稱仲氏

後漢書仲氏仲家注仲或作仲

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制南止殆無侈張甚

後漢書楊賜傳注引華嶠書云東京楊氏袁氏張氏皆相與

謀名族皆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備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

及楊氏也

楊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淵所敗奔其知曲靈陳陳歸於山

後為所破後為太淵所敗奔其知曲靈陳陳歸於山

後漢書劉瓛傳作劉瓛以勳後漢書作陳建

則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案通鑑紀

曰表與同郡人張儉許都王訪官靖公福恭劉暉田林為八喜

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條云表與汝南陳璜字仲駒同鄉

博愛縣... 北流...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 守... 守... 守... 守... 守...

足聲也又表表向有小子名情字季緒見陳思王傳注

太龍軍到襄陽宗州際

水短河水注云宜城縣有太山建安三年崩穿開五六十里

想屋屋傾人恐之以問侍中廖季云山崩川竭國上將亡

之占也十三平魏武平荆州海兩野散

任言百中興以來荆州獨全

何焯曰中興當作中平

任魏武故事載合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強以秦爭

嚴水考證云原本服誤復今據何焯校本改正 沈欽韓曰

致梁莊十年傳荆者楚也何焯伏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嗣

必先強所謂後服先強也

注諸書詳原陵太守

趙一清曰原陵故存陵本南陽之屬縣也續志有南陽志無

必後漢嘗立為郡曹魏時置入棘陽矣

任零陵先賢傳曰

隋書經籍志有零陵先賢傳一卷

任禁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零陵先賢傳云周不疑曹公欲以為

漢郎不疑時有白雀瑞侯林並已任項撥紙筆立命復作操

奇異之業此即文論四首之一條

任世昌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齊太康中表不見表及妻身

形如生尋齊問表

道一南曰水經河水注襄陽城東門外二百步對表塚今猶

家祠堂與高頭整頓又述征記云劉表墓在高平郡表卒歸

四方珍香數十斛置棺中蘇合劑覆之香蘭備承嘉中郡人

發其墓表如生香聞數十里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

後漢書郡國志云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更名 顧祖禹曰

九原城在山西忻西漢置原郡屬太原郡 鍾占曰鄧

九原也漢末改置九原縣而陝西榆林街西有九原城漢

五原郡始後漢末廢 一統志云九原城在蒙古以東水

城北

以吳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

疑

續通曰後漢書云以弓馬擊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

原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制威司云丁原字合在上原字下

蓋原為騎都尉以布為主簿也案司說說是也對史馬史德

有上海功齊待曹書佐等助加秩比二千石非此史所得

置呂布為騎都尉在殺丁原後此時未得也後又云以議移

原字在為騎都尉下此傳并脫去原字當補入

卓常以布自為然卓性剛而高世不思難當小失意拔手執布

布布舉建避之由是除卓卓常使布守中關布與卓侍婢私

通事發覺心不自安

後漢書呂布傳及王允傳皆作與侍婢通 潘眉曰侍婢

與傳同無文字 案今小說有王允獻寶作佳產環詩事
作由傳傳私通一語演出非考無因李松吉記前中後
結取題標曰白傳傳女師大憤下即指此事也

定以布帛為衣 俱備其比 司道行溫侯

流前曰高張布衣衣其身自官志高武將以衣未高布為
之從其衣亦其衣也

新有買布曰布 舊稱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高布馬中有
布也

案市所乘布也 馬小說家標謂布衣後為舊後所得以贈國
公亦想當其非其衣也

酒楊曰布布州里也

潘眉曰布五段人並楊雲中人古原字中詩村州郡

張進曰之公原字中詩村州郡

貸人謂曰後漢老張進事即附在呂布傳中故張進之前布

事未終張進之後仍敘布事且其性質言布不言老張進之

讓志同蓋於小國承承之舊故也就志本以張進附登附布

傳以陳容附張進傳後之校書者疑有張進字亦取來半古

張人也十一字不及細檢觀於卷首以也呂布張進附

傳而於曰其時云張進 賊決 後 內 氏

傳以千軍之望富四張之地

呂布傳作上地之說

遊從布滿趙州案屬屯蒲邱太極及關數月屋之事起

城大服曰武帝紀羅印最起自設得之越非為魏武斬也
昔得金元休向克州南者封加

并諸當從漢書書封加

典禮曰皇帝所為克州刺史之節

劉敬曰刺史不當言郡縣是布字也

呂布反有千人屯西門城門內

曰門下城之城門即布受將其曹公忠也城門一字宜互乙

布謂曹公曰元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舉報之布性不養

合編但書解圍紅布台門候於門中與一使候布一諸君觀

而野快小支一食申者諸君會聚人不中可稱法關布軍以明

孰正中小支諸將皆受言將軍天賦也

林氏因陣曰呂布一相人自其家心之乘報情之度

衝破結布為校乃為子妻布女布詩之札求求即論曰買賣

公不迎人子輔國因被破軍命世世征四海將軍宜與呂同氣

謀圖太山之安今與海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擊擊之危

布亦恐衝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全道遺絕婚

案前後計中所引英雄記云而恐為女不毛故不遺其家

也以歸劉女身轉其馬上後白話女出與衝可夫補守戰報

戰格射不得過又云布將河內新請及將兵入布所治下營

將從湖上川甲出又云布欲合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

祖順道布更向宮順亦不知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也

有賊跌將軍當如何自去手妻若在民安已為將軍所棄
得履軒私藏其身耳今不須顧矣也又云布謂太祖曰布待
諸將軍如諸將臨急皆布耳太祖曰卿自去愛諸將何
以爲防布默然合此觀之則爲布妻女者亦極不幸亦布之
生平宜有此理耳

二將軍拔大營來東 一軍者 一軍與布引至抄襲
後漢書援作扶是也逸氣元本作苦艱 何焯曰引還 字

布遣人求救於衛勃自將了營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
衛謂諸曰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於衛自將千餘騎出戰

賊走下衛字疑衍 案此改是也下即按云衛亦不能救太
法甚明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

水滸泗水注云下邳南泗水之白門布等引北征記曰下
邳城有 重木城周圍數百布所守也漢武論布於白門白

門大城之門 一清曰前注引魏都記白門是下邳西城
門又太平寰宇記卷十六謂大城周十二里中城周四里
所屬不同

太祖有廷色劉備進門明公不見布之事了建陽及軍太師中
太祖頌之

于慎行曰呂布刺客之雄且非大豪也然使行爲操用豈保
皆得然之流處出其下何下如丁原董卓故而元德不肖一

言非忘布也乃忘操也先主此等語疑又操所不能察耳
陳登善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年三十九卒後記述
劉備並在別州故劉表坐大國獨共論天下人祀曰陳元龍
古之士豪氣不除

一清曰世說注引襄陽耆舊傳此記是楊彪幼年八少師
應氏魏氏從事中即在劉表坐論陳元龍者其人也 涉履

曰世說補引作陳元龍淮海之王明人所見其本 因志謂
海其淮海故所引如此元龍下邳人作淮海爲是 何焯曰
公劉謂劉公從時謂劉曰登龍舉職在州名爲楊安是
也

白劉畏而愛之
太平寰宇記卷百一十一 之 案張表在江都縣西十五里陳
登初開此陣百姓愛而敬之因以爲名亦武陳登始

孫策遣軍攻登於居鄆城

一清曰居鄆城是人名如高定屯白起界之移神二傳
在巨野案建安十二年孫權別合肥使張郃攻九江之高梁
而朱節傳注引吳書六別曰居鄆城也

又邊登爲東城太守
一清曰居鄆城志九江都東城後漢白故城志之
本門之也此城字疑節字之誤登由廣陵遷東都既上而
淮南王虛費公故遣報不用其引也若仍存九江則何影根
之有疑

水或又川稱字仁時而所之導也又對會稽典錄曰明以聖
年春三月庚辰天和會又見其注太河而為食所攻而往助
二二即通德縣為許自所書則以自為食所攻而與聖與
官以開開為得其實蓋周孫兄弟三人而實孫氏為聖故
各者所記不同也

古史考

約之節飲河水經河水所謂東入厥縣為飲河也

以以是也

於本考證云案本作飲以目是後

古史考

此以漢獻帝紀注云今以州宗城碑曰古界城立地於水則
界城在此也

紀又上故上右太守德陽故什陰相城負極高其後

本考證云又上上字或為止了之也

或家夫道分屬顯影顯及家處曰道

前一清曰及下有說文感傳云攻之三日城陷遂就虜封妻

子還朝

曰或舊伯二人為神以季

本本考證云其家本三人上多一廟字

漢書及後乃上還易京固守一廟以易當之乃京京固守

水石馬水石石略內前從陸易水謂之易京在易城內西至

以即是武則有石虎以京建至固守一城入廢軍之今者城

廢與平其樓基約孫德高一尺餘基上有并世名易京樓

沈欽諫曰爾雅釋詁高謂之示注人力所件

兵法百樓不攻今台樓樓千重食此設足知天下之事矣

本樓一百步一大樓法為亦未確

注 遂寧馬於駐處我魏上又用及漢河之師

本本考證云按強一作橋張固十一作顧上龍河如龍也

唯若子求我於崇山峻嶺欲自將突騎出出西南山

前一清曰南字衍西山謂太行山東漢傳所云常山趙都中

山上燕河升者山谷皆相通是也

注 乃若爾德與納者編似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益開在詩

樂陳琳更下宮有說文在葛家周以下二一四字無關要書

後漢書作謂與編者被讀於若近之非琳所史也後言編使

者得其書如明軍火壞以爲報兵至遂出城擊紹以伏擊大

破之則琳所更書必使編疑之計以遲其期也

又 宣和分節攻占

何地曰分節當有節分

拜左親衛將軍封亭侯文帝發阮孫城皮牙將軍

潘府曰斬下城封南昌亭侯見魏公卿上尊號與阮皮牙帝

十八年紀注作昌亭侯又據公卿上尊號與阮皮牙帝

軍南昌亭侯巨帥備自起東口口為虎身將軍此傳亦載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

陶謙為丹陽太守在江南渡而南五十里兩淮為丹陽地屬
丹陽郡陶謙自九年入漢水縣治之小丹陽郡丹陽郡
而... 陶謙志丹陽山多未耕故名丹陽陶謙曰陶謙
陶謙合... 陶謙合

二人...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對及...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以...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以...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太平...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太平...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位...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位...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 陶謙合注引又書作陶謙合字在蘇州云合

城于縣其眼大者曰項乎大目又張清漢紀云又有左校郭
大賢左聖大八三部也

唐書曰九淵春秋經傳典時作一既也... 余術如信了氏
張氏與鄭道所撰成稱于飛聲自氣急如於慈慈為其賢
一也彼其書皆作化若增大洪作大計縣風作修故又有白
... 陶二部而無寶市 題一清曰筆法乃陶升也故說陶
... 上史與稻傳及注又曰郭大賢疑厚左校之補改下...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 武威雄民人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九龍丹書及道既成即肥田沙氣為人前故意人習勿忘思
平山遂為名山慶元元年若丹度之以結識之法於是分屬
化觀直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 十八編以應之 一
即做東嶽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者 一 夜途渠水
山出三五斷邪唯建劍二事不消都功印一校天師務使世
世恒得身乘雲上升壽壽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門法如
株林破斯麟亦云潘人坐股寄遊尋上開古老得傳黃高
... 十山所置以土坡教以草屨稱 十四治治師之職如於此
也 一 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威勝 又天師世家云潘
字靈真有巨材請費黃門侍衛避居於陽平山書以忠孝者
民符子其具自摩之開略始始安...

說守符乘寇之衝固不能用論略志故南嶽也為將將領
也賊盡因逼將乘隙逃處本還固又介於下嶺賊將得於
下遂得殺固而將領仗劍直入滿亦賊其賊百餘人及痛
殺死傷遂有漢中

注典略曰光和中東方有戎角漢中有羅健臣松之請李德裕
是宏衛非典略之失附傳寫之誤

陳旌蓋曰德裕見魏傳侯氏後漢本傳曰之後漢河東帝紀
在河東修並以中平元生反章惟注無事引漢傳中則之紀
與典略之文合到紀出典略之編不應有反修為一人雖同
為五子未盡河東魏羅深山無阻兵作亂事與反是之狀賊
自起也

不知侯氏漢志胡
侯旌曰華陽志敘德裕有巴夷杜漢杜胡漢約三人此作
杜漢與魏吳武帝紀西漢傳本杜漢則此乃筆誤耳

德裕將獻出太憲逆拜魏豫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
侯旌曰華陽志志德裕巴中先王將返之儀魯功魯巴西魏
則或書其拜魏武將以大事宜附託不然西魏則備以歸
之勢物然曰爾為曹公作奴不為劉備上客還委質魏武武

帝拜魏南將軍封魏平侯
封德五子及西魏等皆為列侯

潘伯曰德五子兒於本傳者一人名富魏為關中侯兒於
史漢大師世家者一人名卓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

受帥自漢中還就德虎山劍三元門升壇受錄兒於太平御
覽五百十八引魏志者一人名卓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
為魏武所寵子未勝魏德中使拜受官爵也又又
日問國何封平侯魏志云種平樂李侯是也黃初中進封
侯百書載魏傳魏國封平樂侯是也

魏略曰黃初中增國爵邑在魏略中

本本考說云魏本不在魏略中毛本作在魏中封蜀志到
封傳注誤魏傳魏德將軍在魏略中請蜀本朝請之請臨
本毛本均失之今改正

為子彭祖魏女

潘伯曰彭祖燕王字字太平御覽五百十八引南郡城碑云
位尊王稱體極人臣五子十室榮華爵為中平要甲地拜王
人命婦帝族或尚成城蓋謂此也 水經正一注云黃沙水
南女際山上有女郗家遠望山填見舉生高及即其所養有
項形山上直臨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郗道下有女郗
廟及請衣石宮樂舞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河之女郗水

三國志初卷九終

夏侯夏侯惇子元讓南陽人

趙一將曰承祚以夏侯與諸將互列一登正位而操於夏侯
氏子至操以女妻琳蓋欲掩其跡所請好也而或轉操此方
將操非操妻不亦領乎

夏侯嬰之後也

竇熲夏夏侯傳初熲與合平車故熲解公及曾孫頗向
主主種外家性殊驕其公主故熲公子孫更爲孫氏據此則
竟云夏侯嬰之後必不無附會矣

乃數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耶

魏大昭曰是時將爲折衝校尉非大將軍也惇爲大將軍在
文帝卽王位之後此大字疑衍

惇乃斷大壽水作險

魏大昭曰初平四年袁術走妻邑適曰大壽決渠水灌城卽
其處也 趙一將曰大壽不覓於兩漢志大約地在甯陵夏
邑之開水經及水注假水又東逕夏侯長坊續通征記曰夏
侯惇至周陽名相斯五里疑卽惇所治也

爲大將軍後也

將字衍此時將司空未爲大將軍也

二十四年太祖擊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戰特見想

趙翼曰操檄布在建安二年起建安十四年已二十餘載
何得尚稱破布之審考是時關公圍曹仁操頗欲見救之機
自帝賜魏往來未至而界疑關張連軍陳陳則得所云
呂布必關公之託也

并將將軍 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性而漢官乃上議自
陳不啻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大友臣大位所貴
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前君乎惇固請乃曰將軍事
宋書曰志云左右前後將軍光武建武七年省陳以東復
置義後漢書魏志云前後左右雜職將軍多督士征伐
事能皆豐不得謂之審也如重術爲後將軍公孫瓚爲前將
軍呂布爲左將軍皆在魏國未建之先則東漢末已皆具其
官矣

乃其檄檄以誅請公才秀之
故本考證云公主宋本作合主
迄至中漢軍漢至中漢軍將軍兼兵

魏大昭曰漢軍將軍皆武丞相府自置非漢官也建武十
一年改漢軍爲中漢軍將軍爲中領軍劉長史也
迄至中漢軍漢至中漢軍將軍兼兵

趙翼曰兩漢志皆無河陰縣而謂不厚也入市改河陰
并關爲合時不覺有河陰之名蓋史家追改之

引傳十四年以爲行領軍

魏大昭曰此十四年卽建安十四年也城敗建安 字

字乃帶字之誤

齊王柳拉加夾侍中及封武安侯

何焯曰齊名位素輕忽賜車不勞謙以光天下而懼然

當標榜有以知其必敗矣

或謂張瑒以伊呂為首

何焯曰上舉而成謂下兼以伊呂則此文之病

又夫天下之運道者三又順長少也

又謂字是帶字之誤 殿本考設曰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又謂帶字人華亡之文彼用無制有章本連耳

何焯曰且曹真與司馬懿為太傅大司馬漢曰先帝本欲

以懿為大司馬今真雖少之先帝本自又言先帝雖升而

不足為是為制人彭亡之文彼用無制有章本連耳此語

旨甚明懿與司馬氏全無拜大司馬則司馬氏和大司馬於

道上蓋相人彭亡之議不非所以安司馬氏也故但拜太傅

不拜大司馬

又其以太傅為太傅

何焯曰蓋大司馬則雖與兵但帶以太傅虛名所出蓋

之權也

此極不出著名疑有脫文
作何宅時疎四周以足等會其中始消作樂
何焯曰謝道元云承斯寺其地甚廣其地宅照平元年立寺

經始之日於寺西西南隅得佛舍利下入地可丈許埋置

諸民亦難復創此可想其廢也

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服唯樂耳又臣受命之時也

通眉曰樂身字誤當作互又志陸瑒九域集互同樂字

作身身即互字也 殿本考設云受命疑當作受命

麗爽蓋謂兵以候放第

通眉曰齊封武安侯尼本傳義封安侯侯見齊元贈馬的序

通眉曰齊封武安侯尼本傳義封安侯侯見齊元贈馬的序

密與門後感駭之亦敢

京師為之高曰以官易富竊元茂

陳浩曰謝機志著作以官易婦是也感文以父妻與感故

為此語

蓋由交交非奇才

殿本考設云一本作其才

二何焯曰宋文類聚作唯唯玉篇雅狗欲喻也類篇又作

庄則偏無無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歟太平御覽

又裴魯而裴顯北將軍

宋史傳爲鎮南將軍此作鎮北將軍

又勝少游京師雖有才如復南齊明帝時許華西人白勝堂
有四商人連各有主名用是彼收

李德官曰室有四窗八達未通相謂成堂字爲靈字之誤
謂靈誕傳注云以元囑四人爲四理謂德八人爲八達是其
證也靈與靈古字通用

又顯多前縣縣令入更治之小村一故故聖正極受符吏石
虎頭斷之

林嶠固曰曰陽蘇與唐臨道廣靈昭靈殿也製度備錄文星
平曰屬蘇

又復爲兗州刺史侯快不得意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五引曰氏家傳說爲兗州刺史表謝
曰喜於復見遇遷延於不情所感悲於空歸國爲三書交乘
不知所載

又取 烏君爲動作下
上爲字誤作謂

又純書抄遺漢書中遺雜事自以意附而之名曰世要編
隋書經籍志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馬魏元

世要曰初集卷 虎頭雷公
太平御覽卷一 引世說曰

又阿憲係也母氏爲太祖人長長於宮者
世說曰時爲注引魏略云長而顯克人過大將軍遂成曰

何謂孫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何晏別傳云晏少
時養孫宮七八歲便體心天悟深善思何莫不皆異之魏武
帝欲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數所解無不冰釋又卷
三百九十三引晏別傳曰晏小時武帝嘗奇之欲以爲子晏
其將游觀會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於是生則專席止則
獨立或問其故答曰隨眾來不相與任又世說風塵錄云何
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帝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
虛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虛也魏武知之
加意愛

好老莊言作道得論及書文成將湯凡數十篇
隋書魏書志何晏撰魏書論十三篇老子道德論二卷
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
注 其時在古宜讀兒何疑

世說風塵錄注引魏略作何察

又其母在內 晏性自警物粉白不去手
嚴本著書云北宋本其上有以字 世說按正應云何平叔
美談後論至白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又魏末傳曰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又魏末傳曰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又魏末傳曰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又魏末傳曰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又魏末傳曰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又魏末傳曰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又魏末傳曰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又魏末傳曰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又魏末傳曰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又魏末傳曰魏明帝疑其傳粉正應月明魏書魏略大
序出以朱衣自拭色粉使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及也

子故特原不

何碑曰此碑中叔孫尚自後俱亦出使不修則恐同歸處
安耳載之成甲乙論云天子之親甥亦與同歸雖曰敵國
傳聞然以彼為可信也

初宣王使使與治海等欲發海船與俱以覽百王曰凡
有八城以諸子等七轉宣王曰未也莫窮之乃曰言謂製耶
百上白是也乃收發

天子御置六百五引魏末時天官王濬諫西蜀呼晏作
友曰官上君若疑大至於地

文帝更降更封平陵侯遷在兩將軍
梁雅公卿上尊號奏表中已有使指西地西將軍征兩將軍

臣尚謂此云魏時後拜為魏
鈞在多特油船將步騎萬人於丁流滑波攻諸浦軍夾江成
其舟船不陸並攻破之

太平軍字記卷一百四十六引 國志魏時夏侯尚兩郡
作序編度魏軍滿今在都西集此事亦見前傳但云入道

中安屯佐浮橋南北往來而不云度是望洲也
尚自愛妾雙子掣解嬪室胡定齊氏女也

時若親被立後皇后傳云父尚應征南大將軍母齊氏魏德
賜節于明帝帝宣命將上將之重諸子若有才大略后知

命其德之也 臣等言魏氏之物命漢是之否能 二空遂以
尚明孫男生女

注 謝征南大將軍昌隆侯印說

昌隆下常有卿字
子元嗣元子奉何少知名前冠為敬恭門侍衛嘗進見與蒙
后若仁何非坐元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衛羽林

世說齊止篇云魏明帝使后弟毛封與直侯元共坐時人謂
兼陸荷玉樹 宋書百官志云羽林監漢武帝太初元年初
近建章營驛後更名林騎假令承東京又置左右監至魏不

大 疾清敏靈
何碑曰清敏謂中正清遠謂靈閣
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家有年蓋矣
通前曰竹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中正之設由來舊矣
魏陳華始立九品之制郡中正斥次人才之高下各為著
目司馬宣王除九品置大中正大初此處當在此時議也

魏 紛紛
魏大新曰即書武成碑也後編聲相近漢書故博作通濟
紛紛

然朝臣之制已得律至尊矣元黃之矣已得通於下矣
晉書與魏志云魏明帝以公卿夜衣補服之飾以自厚多
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制魏文公物服通成文

至於魏末之著示何等級而己何使過一二之數

三國志卷第十

四

書教出引前朝方謂見而海之費障以之

云諸事之謂人子定非沒世特經由其法取五行

八節謂二千四指夜校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上使而為下

廣而厚八寸十寸或謂手元修成其用曰德德制於身

謂其理通直從上至下而知於不得出過絕死守以足百度

既通不知法費若共意必不得中任四分上一分爲二說左

父有斤第二分都爲婦第三分左男右女佔四分左以右婦

若其處傷婦氣喘宜先隨所屬必氣失死亡服兩邊左爲

難右爲難難德文采與理光澤清淨必得封邑此大略也

遺一清曰采香孔傳之博舉之建禮曰大觀印者所以解家

官爵立契持信官與大於皇帝帝爵與尊於公侯而等國之製

此世世用銀以之印與世相傳或在傳無取以作今世惟

唐一職費用一印至其內外章皆存蓋悉改以考其義私所

宗世皆用官名異姓與傳雖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

論其名器雖自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漢夷之

臣忌其因緣則決用英靈冠珠四百六兩以子嬰身殺國亡

而來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據人臣報廢之重何

從於都印較括小關其說推例自非其平而終年封始喪功

將資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備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飾之遺

惡謂報官印用一印無煩改作結有新置官又宜多印少之

或若天然後乃始則印神天府非惟小益

家制法傳以此

隋書經籍志東自桐子板經交版圖章氏細板印法稍略妙

傳征東得軍中伯朝印法各一卷又有伯朝馬經指版

子伯朝堂圖桐子於淮南八公相親經浮邱公相親書相

經相神經相親經相親

又世語曰字字傳

錢大昕曰醫經傳注作涉疑當以系弟

又王業之出不申經章以及葬

廣明禮曰新武鄉公卒注云王沈王業知告文王附書王

以正政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又碑收對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

世說賢叔篇云拜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

加無悔好語之曰爲子則孝忠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與吾耶

長樂堂章鉅撰

潘眉曰後漢書謂之曹武司馬時太祖為曹武將軍也明乎

潘眉曰曹武漢紀作潘眉都古字通 錄大昭曰胡廣合

常從可明也潘眉紀作潘眉後相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

錄大昭曰永漢元年後漢書作中平六年改獻帝以中平六

年九月即位改元永漢兩監費在一年 潘眉曰永漢元年

前中平六年也是年四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改元為

八歲八月改元為永漢九月董卓廢帝為立嬰王廢帝即

位改昭為永漢十一月董卓光漢昭曰永漢二號潘復中

平六年於史例當書中平六年 沈欽諤曰續漢百官志少

府官屬守宮令一人六百石主御軍器及尚書以用書物

及封爵皆帝永漢三年以小黃門為之及宦官謀復以歸諸

此或之以聚廢拜也

漢紀待或以上黃之禮潘眉及同鄉辛評別記皆為 所在

或度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曹武將軍在東都初平二年

東去結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

潘眉曰後漢書引荀氏家傳云孫第四兄謀此云弟黨誤 按

建書 太祖為曹武將軍在東都初平二年 潘眉曰

今正亦欲君自擇所封爵既以子房待慈明復以子房

待公遷居於然以漢高自命矣

以爲司馬

潘眉曰後漢書謂之曹武司馬時太祖為曹武將軍也明乎

太祖為將軍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范史又謂之鎮東司馬

太應征陶謙任鎮東將軍徐州刺史郭貢帥眾數萬來兗或無備

意謂郭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向卒全三

城以待太祖

潘眉曰任處曹事後漢書作使處守鄆處任以國事較明時

錄大昭曰曹事者猶云爾知豫事也是時或與程昱同子

顯城 趙翼曰曹與高先定防中於云云云何內以爲基此

二據即操之關中河內也後漢又稱操與天子書言文綽衷

上而定霸冀高登漢帝授而得諸榮是早以帝王創製之事

始操則不得謂之盡忠於漢不知獻帝遭董卓大亂之後四

論曹操操操四分五裂或計諸臣中非操不請制者然

以匡漢室則不得不歸心於操而為之盡力為操所以為

漢也其初勸操應天子請操曰將軍願避於外乃心無不

在王業是為軍匡天下之志也蓋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

舉大順也況至公以服軍傑大略也扶立義以致其復大德

也是可知或欲辭操以匡漢之本領矣且是時操亦未嘗

親視神器之心也及功績日高操身已操盡昭等欲加以上

公九錫則非復人臣之事或亦明知操之已情懷矣而終不

內附和姑以名義折之卒之見忌於操而欲滅以殉其處到

三子水

夫德下云明年太祖運為魏公為魏公在十八年歲在壬
七年明此傳云太祖運至武吉將往新領官未至也

明年太祖運為魏公矣

李海植曰史家此言所以原委本志也先又員公曰朱子謂
陳寧威賊佐命河賊而蓋正布依員謂自應人此何成之耳
中原是漢官未嘗仕接接處國母魏則或死而後探為之耳
其阻德昭一節亦自可取成之罪當從大減 漢引以成前
且及古九州謀後又退九錫議成處太祖運為魏公是年
德十四州為九州

子德友

潘名曰實當為庚唐顯與魏反與更合同夏依多傳注引
世志故騎常侍梅庚少帝紀中舉將軍討武公依臣唐哲作
庚之弟唐使史其傳亦作梅庚字字光所無也

類常以婦人善才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

世志蔡瀾篇云昔本傳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然乃中腹自取
合運以身焚之婦已及少時亦卒以夏獲護于世本信曰婦
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表合間之曰此乃在陳列之事非
盛德之意後人未味此語

潘名曰實

潘名曰實以而論 按集韻實或作曉

潘名曰實傳曰潘子師字伯旗

趙 潘曰潘當作潘潘有美安傳潘字伯旗可證也

建安二年從張繡

趙一潘曰陳武紀一當作三

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

版本於潘工心本數萬作百萬何種校本作十萬

於是討陳國李侯

水師渠水主云按明渠水北分為陳渠東為平陽應故城北

建武元年以戶不滿二千罷為尉氏縣之陳國縣又有陳國

今建安中封劉古布依為陳國李侯故陳國風俗傳曰陳國

即故平陸縣也

後傳曰三陽李侯

趙一潘曰三陽疑是陽正漢書王子侯表有陽正其侯安

顯明曰關正今在濟南府臨淄縣東南十里

少時人莫知惟漢陽劉忠翼之謂潘有良平之奇

股本於潘云太平御覽作良平之計

潘名曰實

潘名曰實後漢書云潘名曰實潘名曰實潘名曰實

今將家按錄於初合

潘名曰實從東山為傳任於陳於春及黃巾以中平五年

春二月起兵二月之此作初春有誤也

屬三十六卷方

趙一潘曰萬字何同下方字或謂二十六卷見後漢書曰市

潘名曰實從東山三十六卷注引始也有一十六卷餘人

堅壁亦作三十六萬皆被入漢改 潘府曰黃巾匪二十方
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名號
卓廣牛輔屯陝關在鎮軍卓敗輔又死眾思歸松附李傕郭
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謂曰關長安中滅欲盡詳涼州人
而請於棄軍單行即一卒長能東去矢不射本報而西所任收
兵以攻長安為重公舉仇幸而事濟幸國家以行天下若不濟
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備乃西攻長安

段此為賊則則忠矣而李郭之亂則實造之良下之昔日出
此乎矣松之所謂郡國漢廢宗之哀將民要同除之極皆向
賈縈片言自古亂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後復等欲以功侯
之謂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益亦本心不味矣
注亦壁之敗蓋有邊數費由漢廢大典以損凌厲之鋒亂風自
東南盛矣知之勢

潘府曰松之此句足證唐人東風之誤
文帝得謝之對太祖故即信百登上司
雖一活日得勝德也古強太平知德卷 百七引齊曠侯曰
黃初三年日魏祭免太尉賈詡謂曰天地氣未改在厥躬勿
段三公遂為定制

已一百封小子請列侯以長子璉為別男補尉又璉完子
孫兩段楚子便嗣世請曰模子府前弟便繼弟是
按書晉 容和世居表作胡子璉或子璉延通了走身無無收
段本註不 不 可 不 合 謝 曰 目前 當 以 本 傳 是 也 潘 處 常 有 志

當亦有斯疑倘如若者謂是節云載太傅謝安曰世議
合與唐書亦合也存以俟考

世之新智多遠漢場現勇氏以傾漢拜君臣易位實人之由
謝安曰 謝安抄錄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謝安曰

太隴又治渠而布各縣委使取在軍中物惟其所發眾人皆
重也唯漢版書數百其言而巳

古制又曰古屯軍中亦有數百水澤乎

古制又曰古屯軍中亦有數百水澤乎

始書其籍志也子世論十九卷止書十五卷政事撰

竹平河是為所

其書曰志云鄒水使將一人掌舟航及運糧秦漢有船水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其書曰志云鄒水使將一人掌舟航及運糧秦漢有船水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鄒水使將一人掌舟航及運糧秦漢有船水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以水之波進漕運保子河平為太常漢東京省糧倉於河堤

冬耕用何藥則本報此則知或作子泰或作子穆宋人已不
能定其粟或以存為正也 按後漢書劉度傳注引志云

字子仁

好客者古中節 度乃爾爾可以相見

版本考 志云無繁通宋本也其字為與相見本本無相字

味乃自其其客與子少之壯勇勇從者二十騎俱在

到度傳與度同行首自負從事鮮于銀募一本作募

度為本無煩所古時子為至度幕

相通記云自度方公公始所書時追應其已往度幕設酒

之幻物矣之書勤於林野則鳥為之棲鳴走獸為之吟伏時

臥于草間忽有人進云劉州來欲與聞子泰言生平之事

奇神怪感其知是劉度之妻既近而拜吟泣不自支同相與

其其劉時而度曰公孫想來子甚急宜殺伏以避書時拜曰

聞君臣之與牛何並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

避入徐無山中

後漢書郡國志云石北平徐無 縣魏書曰徐無山在朔州

下田縣東北二十里

陰陽世不虛

設本考 志云毛本當作當元本當作

之湖北世曰九來至先道後海喻又命田河喻喻時或其門下

建治底門人謂曰曹真公孫君受命五至君莫不爾今爾其便

陳景文自一官當作一官歷一官官以朝臣而更爲東宮
官屬也則見矣其意亦存引王性行書論之陳景字令
其歷位一官丞相長史

平遠大儒東都漢朝

趙一書曰三少帝紀注作禮閣

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與平原華故同縣祁原相友聞公
穆度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

按州漢行禮閣於遼東其說其說中則宋見地有片金於那
海與瓦石不異華在而都去之入宮向席故書有乘軒冕過
門其書讀如故華應書出有冷動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此
事何人經入注

丁三書字虛方於時名聞在東宮之右

何淳曰方書作虛其後漢書注可證宋本注作文者此作
方方信傳人所改也

引華故禮閣

世說德行篇注引魏略云虛少情檢急大節嚴華子始有仕
宦意及欲爲司徒上書華謂虛問之某曰子魚本欲作老吏
故榮之耳

引西漢書注

原本於云宋本無說

其明帝使相制書之後無說之
潘書曰西漢書注云其改云又言此作京及漢字倒誤也

立王未爲國因此亦博子之誤

又書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惟說乘船自若

太平御覽卷六十引劉歆式學子傳云昔遊地遠東遇風

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思惟得智念善如願不減爾已河

天叩頭風亦停

而失終父慈若之義

原本者說云故當作職

自黃初至於晉亂徵命相仍詔書尚青州刺史魏高蓋爲守節

高平海老疾廷頓部言上言機宜前後徵之蓋獨自以生

游過若又習習是以極其每執讓退此蓋志行所教必全不爲

守高

王鳴鶴曰程壽之書可爲善爲我歸矣全蓋之節者蓋也其

後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等爲宜備禮禮而奈宋又言

若因國執守志斯亦聖朝同符府處雖出處殊逾於興治美

俗一也此又諸公之善爲軍地矣

高士傳曰晉家自越海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

脫其榻上常睡處皆穿

潘書曰據所云則晉書之坐如今之履按三代以上席地

而坐皆如今之跪所坐亦宜其是也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等爲宜備禮禮而奈宋又言

某東臨曰臣聞說厚禮禮德而聖明者禮禮應時而動是以

信於威威周道興隆四時爲代漢帝用康伏見大中大夫皆

其地城其間後世以爲奇之門也城爲日晴而無影光
其地物其意於古民出也之類小運其於地也九之之也

日之也也

國志卷之二十一

長樂縣志

其地物其意於古民出也之類小運其於地也九之之也

大平... 武城... 民年二十二... 射... 則復其身

其年二十九乃其... 門人則不其山

其年二十九乃其... 門人則不其山

其年二十九乃其... 門人則不其山

其年二十九乃其... 門人則不其山

其年二十九乃其... 門人則不其山

其年二十九乃其... 門人則不其山

錢大昭曰晉書與服志云侍從一制未詳前代世且中職
親戎中外或屬屬之

亂賊亂視行所願遂隨逐死

史通補遺云禮志引清林云陽城人何太道大沮
合權志云而己梳刀侍立代何使人問何奴使何自何
何如對曰魯公美則美矣而侍者有八臣之相太道乃退
假使吾口首孟陽臥林注疏云后紀云與惠崇漢皇或
主遷也或代朝服以取濟事其據曰注本無此
急何得以臣代君且其稱人君皆視其舉措况禮或稱論
兼南面受朝簡使臣居君坐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
可與君稱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禮猶夫聖德昭以金
帛結以綢繆則恩威並不後復心易投和權段其使君不顯
君名何以臣代君於外漢五刑於中國且西公必以所為
過大變稱物或詐彼行人物以材技游口而言詞雖贊備
實以文飾而彰其違其辱雖與之工宿所不為况漢略之
君臣若若何若引論林事編八德史注中於彼處詞亂
甚其尊故特指其亂其亂之也 按此事甚且並未詳入
不引劉氏所云何事也

八門碑書以清法給持其能行碑道中

駁本考證云宋本無持其能一字毛本無作部

山也張倫以中正為中常侍侯所忿然體為同章下州郡

備論論張倫兄安白為亡授侯所忿然體為同章下州郡

潘蔚曰考侯贊補張倫素在東園二年融建安十二年見後
年五十六則建盛二年已下七歲

又司徒大同與張倫

趙一清曰大同馬一本作大將軍何遜也陸倕詩曰建侯

賜府河海尹何遜當選為大將軍賜趙駿本高賢

都人張子然等行知名又太師外雖虛容而內不能下

駁本考證云宋本無作鄭寬容下有二字

融對傅權使白詔謂之言生東市一子年八歲

後漢書本傳云女子年七歲男子年九歲 潘蔚曰此引魏

氏春秋但言三子不分言男女又三子不得同是八歲當以

後漢書為是

又後漢書已命被賜當社

駁本考證云臨本無社作賦改正

世語曰孫兒孫字士文 荀勗荆州記說即之孫也

按二說已不同而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孫生孫字士文又以

說為孫子益不可

世多稱以倫舉八即是天下之王莫不以廉節白身難得之

臣與服不說過度

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四引西漢書及云香毛玲瓏支師尚書

無較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區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吏部

用心如毛尚書之易益不說矣

文帝為五官將軍曰自所屬味其存於言曰臣以能守職

此地境在伊洛長臣陳景於天正先稱撥於塔不之國或曰
此多彭又明春秋時任於大夫之家古時曰伊洛化公師
郡之類也史亦多稱曰非必現據以定其地之分也

伊洛

按汝書曰伊洛之西為王所封史用東歸者一上下邊陲及

伊水

伊水東流人也

一志云唐先放城今沂州府沂水縣市 潘蔚曰本郡限

伊水也

一謂其城于故伊洛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伊水

九和稱魏志云陳州太康縣理賦謂漢城近縣城夏后太康

伊水

一謂其城在伊洛中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一云其城在伊洛中子孫又帝紀

魏前芝羅大理正此故轉廷尉王太常漢書改爲廷尉

一書也

魏大昭曰古未見行幸性處是州秦之漢州李市俗人見郭

艾傳後

唐史曰魏史記吳太伯世家東越傳正義音運本勝音勝楊

升處謂魏魏字元常晉取舉陶陳漢影康有常之美也今

多以音出音蓋非晉世處族公謂魏晉曰何以久望卿處

長爲縣西 畢

唐史曰魏史記吳太伯世家東越傳正義音運本勝音勝楊

又 魏武帝子好婦人適以爲過本

又 魏武帝子好婦人適以爲過本

後漢書鍾離何襲在州署在州府

又 魏武帝子好婦人適以爲過本

改本若漢云爾語語皆指音雖

詳則通之誤

孟詵曰魏書云子孫世世之子北平是二編其 改後漢

孟詵曰魏書云子孫世世之子北平是二編其 改後漢

孟詵曰魏書云子孫世世之子北平是二編其 改後漢

史學叢書二集

供給書數位得學

世說文學篇注引魏志云魏家貧好學爲國易老子引今志

無此語

宋史使節通語國廷賜奉使命

原本若論云魏本國廷作國廷此指王色傳印經原注河北

高子白歸而言作國廷誤今依別本改正

又 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

又 文選作良玉比德君子建康見美詩人

又 近見兩陽宗恩叔

魏大昭曰魏史記吳太伯世家東越傳正義音運本勝音勝楊

又 魏大昭曰魏史記吳太伯世家東越傳正義音運本勝音勝楊

又 魏大昭曰魏史記吳太伯世家東越傳正義音運本勝音勝楊

原本若論云宋本無下得律二字 潘胤曰漢元帝初元

傳不當仍稱大理此太祖之謬誤或史家遺改之

又 五刑之屬又正得律科律曰有城死一等之法

原本若論云宋本無下得律二字 潘胤曰漢元帝初元

十一事其四十二事下殺人故成死罪一等其爲常法

任漢口國物志云六十四年之上下二節前之

任漢口國物志云六十四年之上下二節前之

任漢口國物志云六十四年之上下二節前之

任漢口國物志云六十四年之上下二節前之

任漢口國物志云六十四年之上下二節前之

論宜申古制孔說二不可復魏武成漢

私謂各有彼此毛云時未可復故遂廢高後齊秦刑刑論

文文類聚夏侯玄李暉丁謫高後齊秦刑刑論

肉刑論疑亦足時值其者也又按魏書刑凡三次魏器

時之不在此一次之內蓋是諸人私自說非相朝議也博

扶風太守勸其議當正前

此兼敘廷尉于張之逐耳

傳中既不載字亦無一字及之何也

明帝欲西征被下後曰

帝親征之辭疑明本紀涉魏字

日曹武元諸詩人所重說非重舉動朝之詩也

漢書武紀元之詞以已而舉就其起之詞也小自也

正始中為散騎侍郎

魏明帝曰翰云駿年十四為散騎侍郎太和中已遷黃門侍

郎表此時安得又為散騎侍郎胡昭傳云正始中散騎常侍

後以失與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

何焯曰據當作從侍中在常侍上不應序表而及得美遷當

是解其正職出之外即且不書誠為侍中於前史固又也

及上為侯其妻不復配嫁

魏略曰欽聖北海郡原登假黃學二人相善時人號二人

唐庚曰伏后之廢樂使欽勃兵人收后至破戶發學尚

此豈盛德之子所為故遂遂好學使人必當其理是時魏

使亦為之就與黃學亦不放以此母之失學原傳稱少

人七人期步出武關通一丈夫獨行願得俱行及欲計之敵

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難之中願與俱行一而欲使學入不

相其及既以受之官而足道時中與學長不怨學則其行此

夫中道非皆欲棄之歎曰已與俱亡棄之不若歸率其老出
之而後別去暴乃大義之

按世說德行篇云王朗俱與陸遜有 人欲後和武
概難之朗曰幸何何為不可將戰進至王朗志已入賊
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向誠豈可以忍相爭以生
播播加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按此聖蹟歎所感歎一
事而兩開不與耳

注 魏書曰文帝受禪欲登壇相儀李豐帝聖後
殿本有禮云雖疑北宋本作聖後

又歐以形色伴時徒為司徒而不進時
姜宏英曰登壇相儀之人宜能服色許時且出華氏子孫
何足徵信又曰華歆一時名士凌節憤過至季伏后出聲
聖與結知平時敬服與對門極屬皆核某耳 何焯曰此華
歆之面辭歆不恥為魏相國又何許歆

公卿嘗非將沒人生口唯欲出而歸之帝歆歆曰孫盛曰子
私嫌仲尼及其倉君田氏盜施春秋其以為漢擊魯之案因以
所編若在以私理無何有故居賊賊之任則當公言是謂以私
天譴而欲交焉嗚呼君子可謂區夫之仁也道固未也

唐庚曰孫盛以刺落之說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其言已惡
故其論諷諭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何何已乃
偏辭故使盛為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以私欲毀誅諱矣
東晉之不用盛不為過也

歐乃白知當為公
劫一清曰案魏文大同真舞曰華歆所問之語已正其禮之
而得此舉但歆封博平西云北較未詳

編？按宋泰西十六引舞政論三天附華並司依田千秋
故寧非此上疑

二或疑中其善善表字伯章定一十餘為散騎侍郎又事來
有不使視與得者共謝善其意又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又司
虛李尤同韓王聖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數不可得而
獎不可得而疏

歐乃白曰華表以威嚴中察尚善制其官散騎侍郎當任文
明之世是時陳泰為司空泰之父也華以司空錄尚書事凡
散騎表議無不恭與故華表之為人而稱之可也沈書亦有
錄泰之財官而得司空者然當表為散騎時泰方名微尚卑
湖上烈不報其品或為重也泰嘗作驢王國當從賢表傳
位主乳之兒也則見錄尚傳注按魏志陳泰傳又帝臨
此邊尚書僕射往向誓命帝即位為司空又陳泰傳尚能
中散騎行郎正始中從游擊將軍嘉平初為雍州刺史後
微為尚書右僕射天將孫斌出淮泗以泰為鎮東將軍陳退
恩賜左僕射景元初追贈司空足為泰尚作學之證又表嘗
書華表傳司徒李尤同韓王聖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
可謂貴賤而德政雖會傳注王若子弘字正宗尚結叔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不容更敘他語其易了也

東郡東阿人也黃巾起歸天子度度應之極食其縣令歸
城走更民執老幼車奔突巨山

沈攸之曰攸之制時注於之兩縣下據此傳有果巨山

志謂西山即果巨山在秦安府東回海西北十五里

少親

沈攸之曰攸之非十歲歸伯之為人縣中而少親

於千里之齊

城本考證云北宋本齊作地

子孫在位未幾悔內所傳

殿本竹證云太平御覽引作孫孫新立

豈性隨反以人多逐

文選段苗賦注引魏書程昱傳云立於魏武前忿有聲氣坐

高沒人船之乃止

時校事放橫

魏大略曰程曉以為校事之官魏武特置然孫吳亦有校事

呂壹孫承成柄丞相以下皆畏懼之豈一時弊政彼此亦相

倣效乎 美其其曰於魯即明末東廠之類

以惡詞為實能

後漢書和黃舉后紀云魏博漢書注劉益遠也又本書

特是差也校事官

何焯曰此少疑是也然當時以師方禮朝不欲行禮則之
人故說不得神耳

漢則傳曰職大異又事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殿本考證云宋本一作一兩者疑疑志有魏漢南太守程

曉集一卷

魏州人地

洪亮古曰河南尹本秦二川郡漢改今名魏領縣十三曰

魏郡漢書魏郡魏州宋志魏郡屬河南

表為司空董崇

趙一漢打建安三年 魏軍時程昱見武紀此無師字復又

也

此存亡之機不可失

殿本考證云不可失也其宋本作不可不測也

又本傳稱曰史料誤載程儀

殿本考證云宋本自作臣

冀州平封嘉有司法儀

沈攸之曰攸之非也蓋程復 魏州人地 魏州扶魏縣南

一統志云洺陽 魏州扶魏縣南

後太祖征刺逼於巴 魏州扶魏縣南

水經泗水注云泗水至巴 魏州扶魏縣南

魏故城是也又魏故城亦曰巴 魏州扶魏縣南

上卷之民戰下國上卷之民戰

水之始下注於水東

其之海皆曰 國疆為日

里相為日邑

明公以

五夫

第

了八此

見奇

回

航

不

說

也

是

同

拜

道

太

廣

極

太

歲

市

水

通

人

車

南

進

何

誤

於

分

並

以

平

西

最

數

封地自餘萬壽至五年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費

不暇進者樊屢使制水門墾田千頃刻地墾千三百一十

頃以給部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入秋率率籍來自

和西北選員平來或德陽諸縣凡所製合四百里所著田

約十餘頃而下孔濟險阻不蔽之斯既沃之斯收事業口

以爲傳門西池池以爲甘井施加子當時數獲于後世齊元

內四年君少子其封將軍本雖侯弘受命使持節勅則南州諸

軍子弟及統尉將軍總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

六月供水縣出遺相四分之一創北岸七十餘丈上平東節

內有古史史德地古焉之勳烈臨山出指以規略命司馬關

內有古史史德地古焉之勳烈臨山出指以規略命司馬關

於大野曰武帝河內溫人劉弘沛國州人此云楊河聖者

酒國屠戮焉之永安里也

又晉後嗣州十郡安符十九府爲後魏治統

幾大照曰郡國志河州七郡此多三郡是爲漢興新城上縣

耳

劉弘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其祖顯父爲字元異

晉書宣帝紀云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任伯休父則宣王時

以世官克半徐方錫以百餘國爲氏基漢制司馬印爲象

王都河內蓋以其地爲郡子孫遷家爲自印八世生征西將

軍約字叔平約生豫奉太守約字公度度生穎川太守德

垂劉弘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其祖顯父爲字元異

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車乘拒之想云云蓋足證是注

所引魏略之有說

又試可相其相之

何種曰善字宋本作工

又何材如髮而位至二千石乎

版木考考云等散文蓋至當作止

內入為其相上簿

趙一清曰據徐德傳族曾任制奸王海

今水生而子孝職軍無有遺備

潘船曰趙仁字子多時行江南將軍

趙一清曰云實注五處明惑人其妙關聯讀其且夕抱燈睡

門改改知白三讀五典而補無遺句歸諸曰檢其地地歸

家讀書今讀不遺一乃刺腹中桑皮為腐或題屏刻且通且

記即年補文通編甲每有魏著論云報古無備門徒來學

不遠萬里或嫌負子孫合於門備諸口授秘文喻以爲煩

諸公或云西卷序力種所得謂校口授世所遺也

左卷卷五多珍貴得免

趙一清曰集古堂書畫碑跋云及注引魏略與志不同而此

碑但云爲版所枕臨以刀刃不居而已不載於人約據事知

謂魏矣自古碑碣雖功亦思其苦於此則於人編纂

不難感而不善類疑殊亦作傳好善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

法魏書延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爲正

取委實者 讀錄史曰

太 御覽卷四百五十三引取上有敕字謂上有逸字

蓋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二千石

已下

潘舟曰御史監爲御史此傳寫亦也秦惠臨御史掌監郡縣

之御史即漢之刺史實蓋言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是言漢

制不應以漢世之法屬漢先秦之官知今本作御史者非也

六條詔書漢武所制實蓋爲豫州刺史以其時在莽熹元年

尚承用六條之法也

馮第女范孫殿又藤田滿長秘水造小八賜政又通運米二百

餘里所 實侯某者也

水經兼水注云沙水又南與廣濟渠合上承龍宮殿云都又

所而龍水流廢與氣微尚影昔與委爲魏州刺史通運米

二百餘里謂以侯渠也而川渠遠復文婦吟陌無以傳之

蓋封陽甲之侯

水經兼子河注云孫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千里亭亭在

中與封爲千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此亭也陽下古字通

國家印印亦由淮河 另本多通云太平門印淮水作淮通

又在軍旅常裝衣冠食

「太平御覽」卷

卷四十七

道河曰太祖以建安元年并州定襄郡司官孫時明

二十七安二下年卒止有四十歲傳云

賜第

舊唐書馬燧傳云燧以貞白自立高貴鄉公道王官官莫敢

在赴之號曰於戰哭之禍曰殺陛下孫臣之罪矣唯王者及

武帝受降陳沛王款金蘭賊王耳藥放王下流鴻款款不能

自勝曰自死之日國大難之氣臣也美終遺令曰行禮自

河內福縣司馬字不伊不固不夷不惠五身行道終始皆

當以衣棺單槨以時服葬時年九十二主清節曰司馬字

自謂貞士字上不如管叔於下不如果金兒謂之貞上可乎

合字付切字部字台監駱昭軍又並見百官志

殿本考證云此宋本字部字仲子多仲字百官志下無志

字 隋書志志有通晉百官五卷

本祖為河陰縣百為造長

後漢書權國志取平陵百章論此淳字忠

道一海曰河陰縣西合為亂民所逐傾家行以死此等之

胡秋在界張建賊寇

何仲曰張建當作維張齊魯傳亦有大姓維張之文

又合詳設置拜州

唐書曰建州建安十八年西入黃州 十一年南立精興樂

標平黃切其年復置拜州領漢白州四郡

中州世單室高

富字曰此引後略志上文始 三高白車門家也

又與安仁 建州或臨洮狄道之

隋書曰高下縣附字 按夏後朝於 六初周官宋建

何仲曰平安上太神道侯侯劉率諸將討之厥地官何仲

何仲之 與侯侯同宋建既又別或臨洮狄道

何仲 與侯侯及丁合胡起縣胡政邊縣既與侯侯

何仲之 當得為侯侯侯侯司馬官王為益南將軍

何仲陳州 下宋於開安城城近屯常果以兵少不敢進

何仲務本代

陳書曰侯侯司馬何仲能學陸且征以兵中郎將行驍騎將

何仲曰侯侯長史侯侯司馬征征也宜王二字有誤

何仲上 並有說文官王曾以驍騎將軍都督州豫不在因

何仲之 何仲都督州豫州豫也以下文又城受何仲

何仲 何仲之 義白明矣 按魏志夏侯俊傳何仲

何仲 何仲之 以何仲彰彰事也又任城城上彰仲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何仲 何仲之

漢書地理志云石林風武功太一出古文以為終南

水注云太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

里入中其高其峻峻云武功太山去六百

初則及於前使隨國權臣代漢古之謂其太山石

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則後之為則劉向漢代開方樓二心

空大對君子七就之分哉

決決曰魏氏受命漢帝尚存諸老保其成焉其魏氏在盛以

為一二心及又過矣且于過尚故魏氏之欲樂以有通而不散

季札天王極而事關諸君子美莊公而事以公紀死事生以

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其其際事而事其於非乎

極其被失鹿

沈沈曰其竹不枯園鹿者唐約其高其長其地也其

子情制

唐書李物世家衣拾佳情

石崇與郭之兒女也

石崇與郭之兒女本作文兒按世說郭與石崇亦云石崇

石崇與郭之兒女本作文兒按世說郭與石崇亦云石崇

石崇與郭之兒女本作文兒按世說郭與石崇亦云石崇

石崇與郭之兒女本作文兒按世說郭與石崇亦云石崇

石崇與郭之兒女本作文兒按世說郭與石崇亦云石崇

故海守有司直張

國使使務數千人絕其津渡至不得渡

雖一請曰故津固非津亦謂之天下津津在蘇州而其二重渡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關有津渡是也

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或當作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出精鹽之謂曰是時

自陳律也其計不得參商取謀於同商也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

何種曰故津得云來自鹽池于其鹽曰鹽池也其鹽池後

昔者其在河東中城及復有石鹽之注非也其注非也

其石鹽來自鹽池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出精鹽後漢書地理

志曰有石鹽出計史記曰魏武侯二年滅王孫壽物云云

在秦州如坦除此傳則漢本亦非河東郡也

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曰郭以莊衛維杜氏為學師嚴師在在漢正帝時

世祖業及取成善於伏也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不取服後徵教於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不取服後徵教於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林傳云謝字之儀南陽人也其明春任左氏為世名集
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東人驗詳條左氏疑帶數十事以
問謝謝為通解之計為謝氏釋行於世任為公使司馬合以
父母老託疾去官歸鄉里官制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
書謝之語即徵還打表即以謝

弟覽子儀

李仲宣曰弟覽本任子覽按覽子務的理字務仲覽子務
以檢兄弟也按案中較覽亦工遊季子覽可知了字為
弟字之誤

又仲宣兄

取本行身云阮宋本作此

謝字覽本不以何故各謂其弟也 又與了兄其注

取本行身云阮宋本作此

重去子之法民初刑其後稍輕給無不舉脫所自乃女多日御
為字

潘府曰害股先賢校云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備出

口議民多不舉子益苦時民窮財盡糧出口幾因不舉子節
事先漢用桑田合其書給無不舉百法之善者也

論物曰陽兵部以合其吏民人部山

何仲曰源為司律部左馮翊總其其屬城若部改州屬
南郡為豫州刺史部西馮翊無此則前有沛為保陽
合之而又有其地皆上以賜不處或領屬之說

以子為歸中

禮一書曰宋書鄭師之傳高祖東魏將作大匠曾祖義大司

農南史同受崇有一名耶

鄭志 蘇軾往齊蘭科傳禮

歐本若為元太平御覽作節作科附

欲兩路為日過所

後漢書元武紀云歐陽道王疾費過所 古今注云凡傳道

以木之長五寸者皆當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

印令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後過所若今之路文引

不曉作

齊民要術之說曰司牧民耕種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

下拖於後其取鋤為一犁一頃獲者下神只也狀如三星

犁中若規牛耕種以牛之二人執之且行且進種乃隨不

轉則常負其數於人不更作夏冬故下種功力甚費也

魏郡太守陳陶文

歐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作

又漢其無牛者合畜狗狗費以買牛

歐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作合畜狗費時前以買牛

帝為諸州十郎最

錢大昭曰華州觀察時唐節司隸所部七郡後雖有分節頗
差時常仍制十疑當作七
列武安軍波中

按通典兵一魏武軍令伍長有不善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
善者都伯殺之是都伯者都隊長

使將兵者徐州武城侯也

後漢書郡國志彭越國武城侯守是城字之誤

即等夜襲太祖營於下營破之新詳部等其罪

趙一曰此傳之誤與武紀同曹公破許都在建安元年而

五年又云汝南降賊劉辰賊則此時都死而詳部可知不得

斬也

使將兵者武津以節

八十五字之誤五十八引左傳原注云汝郡城有城建城

主禁守武津以拒兵起即此城也

區區小國何得此斬

版本考卷六本水作武津

夏部 卻與夏侯淵等守中拒劉備又備於是馬谷城解圍淵

救火從命與備相遇交戰知兵其刃淵遂沒節還陽平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七引魏武軍令曰夏侯淵今月賊

卻鹿角鹿角去木符十五里將四百兵行鹿角向使士耕

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賊戰賊出其後兵

退而淵未至甚可惜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爲白地將軍

爲督師尚不需魏說補鹿角乎

通鑑七補曰交戰破之
魏曰即亦口水注河水注云河水下注注水上通梁州河陽

孫東運新城之注應謂之注水又東懸宜城山岳之注

東合流於夷水謂之注口宋書州郡志新城太守領郡令

魏正得本東地不在注口郡則魏正開創有據注口者矣

魏運保郡山部進至木門對空交戰城失中郎有死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一引漢末傳云公糧盡軍退至於

封木門部進之空軍軍大樹皮懸巨鼓部死此樹下律令

氏收道以數十強弩皆之部果夏字干弩俱發而死

公與兵相逐事於故市功最多封部侯

公與兵相逐事於故市功最多封部侯

公與兵相逐事於故市功最多封部侯

此五字校入

使吳與夏侯淵平魏以陽信城

魏大昭曰魏當從夏侯淵傳作部

肥馬鳴關道
通鑑曰太平武字武馬鳴關在利州昭化縣即舊白樓道也

通鑑曰武字武馬鳴關在利州昭化縣即舊白樓道也

通鑑曰武字武馬鳴關在利州昭化縣即舊白樓道也

通鑑曰武字武馬鳴關在利州昭化縣即舊白樓道也

通鑑曰武字武馬鳴關在利州昭化縣即舊白樓道也

通鑑曰武字武馬鳴關在利州昭化縣即舊白樓道也

通鑑曰武字武馬鳴關在利州昭化縣即舊白樓道也

江口時水入江一日即九江口也今江西九江產德化鹽海
鹽城縣六朝時改通津漢邊之縣矣

使時刺屯海口止其使

嶺南馬邑石錫城在黃州府黃陂縣西二十二里石邑石質

良而口相連

及漢校尉杜松

七一海口壽康字欽當作義敷兩漢志東海郡黃陂縣有

故曰壽康作祖於東海故侯母得與稱通竹向東之孫陵與

淮南黃邑之赤名黃邑者齊去東海此遺陵字壽康無疑

二爲郭七洋爲同治事一以參之世多其能任賢討利威

威以節行也

二爲王祥傳之子簡意孝无斥祥至顯吳士謂討之州之

爲祥政化大行令人家之曰有祥之康祥到上祥指國不空

則爲之功世皆所崇德盛官即此傳利威故是世事在漢

海六字謂功義發爲漢中事非

於以夜府時治衆之約少也必解

本其論宋本自少不多項字

一借石手並律時確內得及

本水名云云太子即昭帝仲卿

此本非區一補兒字亦以重功封爲侯威將軍

扶將軍乃官號其國邑不當三封而上文進軍時侯當作軍
封將功下術字正商所城也

三徐出取車上刀被非出又三風有基數千人
戰本考及云太平御覽出計本方字作

自前八都關關關內其

道通曰在國時通將以兵各其通爲侯通關關關關關

依是曰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

欲盛曰威字通都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

野侯言曰此牙橋半似侯言曰一之通通一侯言曰

故或謂不在是橋下乃生不似侯言曰一之通通一侯言曰

則魏國關關之典爲未明也

一將軍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敗本名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向勇須有文通官軍中令影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費六則以向以年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由通則學成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一漢通字子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一漢字子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一漢字子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一漢字子通

一漢字子通此內海本也通居延侯國改爲郡也此通上通時

一漢字子通此內海本也通居延侯國改爲郡也此通上通時

一漢字子通此內海本也通居延侯國改爲郡也此通上通時

文選作侯少小好為文章人較作此義李善注曰繼述所循
人也遂并舉故曰此義

人人自謂知家範之味家實自謂他州山之玉也
關字皆起經字傷感大題不式 文選句未竟也字

今盡集其詞矣又猶不能窮極絕歸一舉千里也
大題亦作悉猶下有復字輪作利下無也字

不閉神賦而多曰謂與司馬長卿曰 是皮不成冠為狗
者也尚物會明之

文選閣下有字謂下有能字想作及約下無者字前下無
為字

君亦不敢妄欺者後後之嘆余也 世人若通
文選故任能安作志後下有世字八下有之字

昔了職經當作小入 復自以才不能過若人
大提當作青道上無能字

敬謂云應何所擬雖平文之佳編百自得之後世誰能知定
吾文名稱

文選作繼德謂後德何所擬雖平文之佳編百自得之後世誰
相如定吾文名稱 何補曰吾言自得而錄之云後世誰者就

知吾文乃賴改定斯今人多因相字及合大木念氣改定猶
言改正 據南史任昉傳于論前自作文台時點正助同定

數字論初几款曰世世誰知于定吾文謂似水此
人亦 然之徒不能備一

文選作游夏之徒乃不備備一辭
劉季龍才不逮于任者又可無款款字 又眾人贈樂

大運述上有能字以上無款字樂下有共字
又西華碑德 又流金石之功 若吾心不果 亦明扶史官之

實錄
文選河德作德澤流作固不作未亦作別

爾水能離之名山將以傳之爾并此要之白自宜可以今日
論乎其口之不性特惠子之知我也

文選名上同上非作下字白作助作作能
又得得等詞之歸 又風風靡頌不復遺也 又何傳類上為明哉

又致之更德
文選爾作由風作風古通用也作此何怪性何通無職字張
錄注曰恩顧也播善之足下高漢子上京故有世若

贊與文章志曰
晉書裴康傳云康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少事皇前漢才學通
博博通不備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編校錄又撰古文章初

裴氏分傳三十卷名曰成列集
劉今編名傳對表子官至東安太守

清河曰釋國志無東安郡此任疑劉修為東安太守杜陵傳
注存東安太守裴建安四年太祖使鳳臺人曹州裴秀升

南東安立朝在建安以前歲月不可得詳
其人自若所居海上

前侯款以動動不唯則如海所為信故事於山者之用心
實為忠厚也且毛所儀所議也亦出見雖其毒十沒德官
叔帥者曰使天不有若若此也亦不也一儀帥曰後有白
帥者曰若若流非儀則度善相之論儀帥得謂則強來不待
而和之乎

雍唐車行轡道中開司馬門出關司馬門至

水經載水注云水自劉武街東過司馬門南曰此南宮道

關門釋疑通皆列難道往來之一同向至齊子道之行

御街冠門軍以此見防 濟道曰宮門關之司馬門每門立

司馬主之知府官志前於有南屯司馬主宮門其門馬主

東門玄武司馬主多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其高則有朱雀

司馬主南門東明司馬主東門關平司馬主北門是也金

門城即金明門水經注其城有七門南曰城門中曰中門

四門曰廣德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大曰觀門西曰金

明門一曰白門

延晉道出輔後私出故城將行不可惜便告爾津為心腹也

舉本等證云爾粉附元事作以 今補補曰此又甚險其

大應蓋謂其它出時請後中使後有私出如子建德司馬

門之謂者故欲盡而盡之之以行既有所不可而閉之則

又不可何謂也 曰行使各以盡為心腹任以字字義

類

太極感德始之變以轉德期有才策

臣說提悟為引引文士傳云魏武為丞相常白事知必有

反謂魏武為善對魏魏以次履之而行整守者曰向白事必

其出相反履若此又魏建否之已而以吹紙吹紙吹者不

別而逐逐或為起推開修德德然以所白其有理終亦非

人捷悟也云魏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得檢柄

魏武自出有使人避門作活字便去暴見即令捉之竟口

門中活字正魏門大華人魏武一揮魏武便少許其

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便解之去魏武便嘆曰公教人

噫一口也復何疑魏武善識識下與魏武時行上臣惡作

斯兩劫劫外種是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食曰解魏武曰

魏武曰曰待我思之行二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合修則記

所知修曰其顏色魏武也下字為魏武魏武少女也下字為魏武

德女子下字為好惡自受也下字為魏武魏武好解也

魏武亦記之其修同乃魏武曰其才不及魏武也下字注謂

解八字是魏武正字 又九平御魏武九百六十 引魏武云

魏武和收小何治魏武有數十解竹字魏武魏武魏武

屏用止台魏武大魏武其指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甲而未

顯其言魏武上魏武魏武魏武同

下以罪魏武

後漢書魏武傳法引魏武書云人有白格與魏武魏武

魏武為馬門出魏武魏武魏武魏武魏武魏武魏武魏武

魏武少好解魏武魏武魏武魏武魏武魏武魏武魏武

朱敏光大使我朝華訓符校王

文選作光光大使我朝華訓符校王按上字誤健注引詞
特所哇自是注校王也

性命不同

文選注命作生命健注云以生之大壽不可無謀也

又曰肅承明詩

文選有肅承明詩

黃坂見此路

黃坂即黃梁也一作黃梁水經河水注云河水自池閣東北
水側有長坂謂之黃梁坂故傳紀綱澤此坂以升澤閣所

謂黃坂也

命故注云

又曰

此路機也元見古也

及及白馬王配國故同路東南以飲馬之思而國使

者不勝其憤而作詩

何厚口此傳是時洛吳王五年故封壽春張七月乃使封白

馬又曰張氏春於國此詩稱有議與六代而相表也按

文選子思驛白馬王詩注載集序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

在城一與京師都京師會師到洛陽在廣王陵至七月與

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王歸洛陽路官與窮止息母恨之

文選曰史稱七王使封白馬而序稱四年白馬上朝京師

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兵王應一讀曰乃既有白馬之文是
是史誤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又曰

之心無忌于左右厚為重都太守王護防補史會編等任所

源白雲聖朝身使于博毛而海重于泰山朝榮帝上天地

之仁虛百察之真滿拾三千之真履反我舊居安我舊服

兩之施海有景及旋在國門冠錫形影相守出入一嚴

德等吹毛求瑕千端萬端終無可言苦及到瘴又為監官

所舉亦以論若于今世三年矣然幸歸不能有病于孤若歸

心足以自于神明也詩序集平廣武醫局關都子因燕中夏

霜下祀妻美梁山為之饋園新試可以論天地金石何愛于

人乎今望幸處即關關大故與莫更始欣笑和樂以歡

孤隨酒香唯以俾孤聖恩光厚皆在千金所乘與之詞歸中

黃之府石馬充感驅牛奉陪孤以何袖而當斯恩孤以何功

以袖助口富而不吝然而不備其財則公共人也孤小人耳

深更以愛為感何者將恐助馬之无出于補禮祝爾之意一

朝復禮也故欲請再往兼守台初志欲使皇帝恩摩天使孤

心常存境將以全陛下聖德也孤大馬之牛此雖能也然孤

固欲行眾人之所難詩曰健者如毛人鮮克舉此之謂也故

為此令若于宮門以後左右共觀志焉故此文本集不載

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文選注引張子曰雖有賢者不處無功之臣雖有賢父不愛
無益之子
而竊位來者。追念古之投奔賊者。入爾爾西有運命之賜
文選將位作位稱按作受顧上無而字下西下有而字

簡賢按能似納御四境

文選賢作賢御作簡

不以賊害于君父又討此二

文選父下有也字士作子

必以殺身請風以功報主也

文選無上以字

欲得長繩繫其王又此二臣以女為妾主而唯世世

文選下無字作占注謂占既後也世下有無字

人欲送其才力又武臣將將又獨習戰陣

文選送下無其字將作兵陣作也

特東屬大西馬統備舟之任必兼危即險

文選舟作師臨作臨

事列朝最又如微才弗試

文選贊作贊弗作不

臣者楚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增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

林鳴鶴曰極所遠從征本傳俱不載按魏武紀建安二年

東征呂布地方六歲未必能從十二年北征烏丸十四年南

征劉表十六年西征馬超十九年南征孫權時年二十二
太祖命守鄴所云東臨增海北望玄塞在邊安十年也
一傳曰赤岸赤岸也赤岸亦作赤所斬字或折字之誤謂紅
劉表指海東也謂平南克其三州玉門謂平越邊馬超
宋建之屬玄塞應記之赤岸極城之役皆與武紀歷之事

而功銘著于經緯

文選附作

總綱盜馬之臣故楚趙以濟其難并齊陳公有故盜馬事趙明未聞結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證上秦字也

何焯曰秦本紀蘇厲子參勝之後趙父幸于周穆王以趙無封故文通又統由此為趙氏重康子惡來之後非子以趙文之說計定趙氏為趙氏

剛伯樂師其能又博學國知其才

文選無尚附字

夫賦博而余說同樂而留作者或有實音而誤也

凌欽等曰道謂博也列子說符注古律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奉之六記吳王齊太子與左帝博爭道

從燭未光

文選於作俗 張融曰然古字本係於

賦因分形同氣變聲共之者也 是以故習其體而歌其忠

文選此下有必知為物士所笑聖人不可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聞奉悉二十六字 何焯曰于時人民稀少東

西並結滑輪是憂若屢屢取雖將不能使之且飲白料才或信不後于具休故聖聖求武誠不必為秦趙之規也

臣昭九草后百察

文選於作規后作臣

兄弟奉絕吉凶之問

文選事作水 余謂若曰本傳謂親文水無義則謂之邪也餘枉過正下更據證以至此耳

張儀請王

文選作俗

臣伏自惟窮無維刀之用 又若以臣為異姓 文選作臣伏自思惟豈無維刀之用若下無以字

解馬車

張雲康曰驕馬謂車駕之制自魏何晏向金城公主拜駙馬駙尉後世遂惟何主者拜此官

乃臣拜賊之至願

文選作情誤也

解使獲獲因機之哀

何焯曰此謂太皇太后四年崩也

崩後則霜

後漢書竇緒傳云昔有良款而竇緒從吳而崩以

歸南之書謂也稱自比于珠璣

之類向上有於字類上有臣字比下無于

有不獲應之物必有珍毒之儀

文選版上一句

彼伊尹歸其君不為商

文選無故字

宋時本國建蕃開通後所屬凡四百餘戶七十餘里
華文九十二百八十一之傳二百十餘條載其所傳百餘條

若載其詳則難斷句讀出其編者姓名編者一賦詩來自
詩文類聚類文類聚之例皆撰其人某文曰云云編以是者

遂以曰字為正之通于賦之詞句殊為失致又七卷皆行人
系以入樂則其詞以說音律見宋書樂志亦以此不類其本

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為何理蓋神韻見玉篇韻海亦見左
平韻覽疏第八字反覆韻例皆叶韻成之實與詞文之韻見

楊文雅所載本不盡而首載行一語謂本皆作音韻乃或為
神作不知其下所載宋日人雜而載此篇也蓋此篇本

謂自序之而自錄之子至于王宋宋得疑之類雜作一編又亦
增刪所遺通編撰原本王書若誤編編者入本王王亦新編

又作宋宋自賦之時則東或異同應宜附載則知此乃竟
遺漏亦為及時不得謂之舊本然以目前之既改後來則

據其者亦以是編為明則無史古于願古詩而存之亦不
已而具其文也

及宋神武月報卷六
西志稱王陳思王夢子立以為編改其清其于武帝受神降

為神降也
子十餘者乃台梅修以倚任西宮一張以希為其編

神通編引墨表諸王于編者下有影無與建四字此注傳者
版編以較上下文多不屬應按注

神字王 早於其初二年始到其國編者大為三年又通編其
王

西漢高曰三王以尊動其別編集後者以尊動其大其編
存於之說

神字 智意所及
版本多遺云意元本作德

神字 神珠傳前數巨象太遲欲知其斤量防之慮下或果能出其理
神曰靈象大船之上而封其水底所至神物以觀之則投可知

象太遲大牧即地行焉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何故曰係以建安五年死時所得有建安五年

Handwritten notes on the left margin.

五歲失父以養其也

魏大斯曰魏時無異五歲失父當生于建安二十一年丙申

吳然二十年已到李依嗣五歲之說未得其實魏始之言是

王操大幹二十歲魏始以爲平三年賜死年五十七惟其生

年當在興平二年乙亥年少于應二十歲當以建安二十年

乙未生也 虞讓曰陸士衡申魏武命文石持節吏而抱李

約以不因子曰以累次因這下以此文合胡李約疑即幹之

小名也而李善注引魏略云太祖杜夫人生布王約以魏志

第穆王林是安十六年封陸陽候本不名約且建安十六年

已受封則魏公時年未滿幼穉次之這似亦未合魏略誤

也魏紀注引魏書封約爲陽侯與魏略同當以陸士衡

之文正之陸項晉身武臣林一名約必非

臣取乎王德傳屬官職魏史

魏大斯曰歐當作段取乎蓋王傳作楊

魏元年約有司所奏

歐本考證云元年上疑脫西條一字

應乃自致

魏大斯曰應之有罪應死本紀在嘉平二年此作元字誤

國除爲淮南郡

魏大斯曰魏之始置在彭城魏之始置郡始置在卽興九江

郡也黃初二年封子應爲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魏始

爲王明年魏始封陳留郡爲淮南郡矣太和六年魏始封五

又改郡爲襄國也王二十年以罪廢爲庶人也

其封應世子應也常山鎮定王

魏大斯曰應以罪人之子繼封不應獨稱一大幹前後疑有

衍文

五 固無異要論

歐下考證云歐元本作韓

歐上考證云歐元本作韓

歐本考證云王一一本作五 趙一靖曰王字衍

查魏書志有歐方與身南論所撰並行字世

按魏書志有歐方與身南論所撰並行字世

則亦非作歐也

歐元子 故歐經有未必依其

沈欽韓曰勛子備疑爲馬公兼制天下直七十一國後姓劉

居五十三國之子孫尚不亂惑者其不爲天下顯諸侯拔

此則應姓固有未封者也

如謂度頃來少知傳首之非

魏大斯曰初疑當作加

魏大斯曰魏大斯曰

魏大斯曰魏大斯曰

魏大斯曰魏大斯曰

魏大斯曰魏大斯曰

魏大斯曰魏大斯曰

王紀嘉平元年

齊王紀嘉平二年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靈壽此作元年

魏氏春秋載宗至首同上書

趙一清曰後漢書百官志臣曰後漢書百官志本條之按

少嗣若使漢分兩趙置二三親國例吳楚樹數四列藩割避

海面分春秋制置國而王子弟使主郡國依漢初之舊民無

定限許世業之舊若有賢德之嗣可得繼而不得則必傳別

氏民情所奉其後世兼拜之靈峻其他族兼奉之稱制其

入齊輕重之法置其乘職任使之數若君臣臣水許百世之

期一國之民長無變動之志四方得志雖離官列封惟賢德

智隨所適樂土實歸相傳遠近相推舉其大歸略其小滑與

其齊一統之海向天子之朝自非異姓情擊不得與助王之

師諸蕃國自非嫌互舉主不降討伐之師大牙相經共為嚴

固雖王莽善盜將何因而致威會集雄勇亦安能以得土斯

無侯極聖然克行明賢為歲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應勢因

支也當使筋骨體血動靜足以相勝長短大小幹用足以相

衛世有制能致腹取骨肉以增弱對背骨有制膏腴以神潤

而調顯顯感序可得比壽益壽喚鳴操能必能長生久視哉

漢氏得之復猶能四百載種人夫之蓋不滿數十年按昭此

論與同書相發故附錄其切于慎慎之文者

又 晉書周歷世數十 又 魏子聖圖 又 晉書卷六

又 文選周下有之子于作平聲通作數十

又四十餘年

何焯曰四子作漢書諸王表當作三 胡景翼曰周赧王

五十九年卒檢賈曰乙巳也自此歲至始歷一十六年庚辰

始并天下中國圖三十五年海內無主也

又 魏書九

按 賈食一本作賈食

又 以為小兒見毒 又 功臣無立錫之地

又 文選作將以為以野見毒地作土

又 對子弟功臣千有餘載

又 文選本作賈食元前此文出于史記集解始聖本紀彼同作通

也又李文本紀古書殷周有國治其管子餘載漢書作首且

千歲蓋當時語自如此作千有餘載句本未協

又 至于身死之日 又 胡亥少習刑誅之教 又 而乃調國中商

又 文選無于字制作制得作獲

又 劉項葬之于後 又 遂成帝業

又 文選葬作葬通作兩

又 而天下所以不傾動 又 授命于內

又 文選不下有能授作受

又 大者歸州縣 又 非發高帝賈文景

又 文選集解作趙城帝作通錄作陳

又 下情恩之合 又 至于其年

又 文選命作命于作于

又解印釋統又作權權錄又皇非系子之方也

又文選注在權位下有以字也作第

又大雅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

何坤曰魏興二十四年乃齊王芳正始四年也又六年為

平元年曹真謀殺魏延事

又而不改于權位又為萬世之業也又備篇一之廣也

又文選于作其世作代或作厥

又存武者必置百八之上又以扶之者叔也

又文選置下有于字扶上無以字

又而何權無權也又危危將若之何

又文選無而字若作如

又曾祖父歸注東漢漢紀曰魏字節宗有高名于天下初山

陽太守許劭妻不哭將填壙之曰幸不為天伐何恨後及賢

女卒歸與子並仗行服時人或附議焉

沈欽曰曰許劭許子之孿生判合之親妻同行歸國可憐

夫若與率由與動奔喪期秋十五月而殯期喪之重未有期

子者子者子者何所誤乎

又文選為大將軍何處長史

按謙之歷官不可攷君子建作王仲宣注云伊若顯考交某

位時入管權密朝政以治出除爾借庶職以既若亦備時一

顯官矣

又徒辭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效乃之歸州律測重

魏書王鳴鶴云劉表年十七從鳴鶴學以成其性信之

太子御覽卷百八十一引漢書記云王侯若在漢并猶存文

選注引漢記之荆州記云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表以新觀而體新道復不其重也又述倪者德易也

沈欽曰惟兩子本變調其行倪而兩情注倪情易也校魏

文帝云仲宣善子詞賦情其體辭不足起其文彼論文此實

官職為然事仲宣云仲宣傳子庶類又非體辭者也校

謂足下陳賈路神注

博物多義四無不詳

太子御覽卷五百五十九引魏志云魏武北征蹋鞠升崩賦

嗚兒一國不生百單王樂曰必是古家此人在世服生靈后

死則石在執誠出外致升木魚結命即擊之果得大路有難

后願至

時能信殿池與樂制度樂悅與之

何坤曰以此詞為樂立傳夜登書樂志云廣巴之新製歌曲

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東漢蔡邕王樂改創其

詞樂則巴渝帥李曾神五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效校歌曲

而尋之改乃不消新福歌曲等樂新編歌曲安受新編歌曲

行辭新編歌曲行辭以魏魏傳黃初三年又改巴渝歸曰昭

武樂至黃初元年封書奏又置三代禮樂遺曲操功樂德系

作武樂德原章賦三華皆執有漢宋書樂志云初初有均

樂舞王樂七舞云七樂陳于廣庭是也

何以刪去漢字或漢俗文如曰皮運義之稱曰皮運史家
因之類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流暢可資傳記大致如王充論
衡兩敘述簡明則辭充實之尤度也按此書今分一百二十
八目與史實百餘篇合其只稱風俗通則自使漢三國已盛
不始於今日惟此引事端諸辭雖不與疑而時頗有脫詞不
可傳其左矣矣

類以之敘成周刑免書文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引文士傳云劉楨性辯捷文宗常
之劉楨為主人使張夫人出拜坐著簪伏而楨獨平視楨故
武帝使人觀之見楨大驚命殺之主者乘楨大不恭慮死滅
一多論作使使楨石武嘗實疑至兩方觀作者見楨故疑生
正色楨后不傳武宗問曰石何如楨曰楨得喻已自理對曰
后出自山元陵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也之
不知受贈之不用大疑疑聖白受是自稱願理莊屈打疑實
不得而武宗左右大笑即日還宮家楨視者更

與略曰文宗嘗賜楨除時得其後師死受命取以為常

沈欽韓曰淮南主衡劉武宗王貝勒歸注欽韓注欽韓注私
批類一字三音也曰然洛帝收私武宗禮堂武宗王貝勒歸
之師比漢書何叔博之厚帝帝約也按帝大稱小隱也若
舞車只王漢注舞車取舞車也舞車之師也舞車之師也
漢書注舞車曰舞車舞車也舞車也舞車也舞車也舞車也
舞車也舞車也舞車也舞車也舞車也舞車也舞車也舞車也

際政紛為塔作標符者足
棋例平禮

沈欽韓曰簡禮庄平視詞觀面也

自顧川鄭氏稱 魏略曰酒一名也于子叔也學有才心又書
飲德亂家許氏字指

後漢書江式傳云陳留郡酒清與張堪同時博古問焉堪
曰難許氏字指八穀六者精定國理有名子指以方教諸皇

了又建二字后起于漢碑之西其文歸納三節復宜按之說
文系以大同向古字少異 我大略曰倉者倉通篇也兼者

爾雅也爾雅書其兼書許氏書即文大解字字指其即劉勰
傳比所語古今字指也倉兼之稱始見于此

初平時建三領客詞

何焯曰世信然曰中所謂 ？知舒乃何部信古自漢獻
帝初千年午庚子三行魏都陵風公正始五年甲巳百十
一年使子叔以列也其列也其列也其列也其列也其列也

奇七彩下短也

沈欽韓曰後漢書方術傳始術出因以言術而後出
漢反入毛孔呂粉何煤也 又曰五庫無事何煤之五高

戲唐六典太常寺有法摩博士掌教授學生十有八以消息
舉引之法除八八族

于息乃更著衣袍帳儀容

明監本脫佚字今 殿本已補正

又清作投必賦千餘言矣之文而以爲工

詩人頗聚初七十四節都清投必賦云古者詩候閉上天子

之事則和朝也以正此節講詩賦功于是乃樂其成備極其

香和紫登降之節盛壯打之戰其政而弗備清而弗舉

此詩其什似似不可久或成于恢乃設大射否則其立

其法華堂氏所修厥高一尺而聖聖頭後以全舉又以隆

其法必具距陸七尺傑高其賦失維一四成極或極整本

以末訓湧且直執管率中司射是確百孫侯氏與之手皆得

然後獲夫投者則習擊妙巧之術極勝驟驟發發免發續

翻筆集不度不無應彰顯人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勉勁

既入雖尚存再催仰何後趨下餘勢極快足擊也極讓于

此命中于彼動之加志庶有忘也得諸氏政早較則強左右

舉投勢奇數約則功智獨善告賀三候考始幽明始分也

比投不釋射是自然雖往有功及所不負春秋設聖亦猶是

類也若乃飛矢作鳴聲以取一仕勳二巧無異現時之

倫之才尤異之首也柯列述布既聖便趨就置酒弗然好

對絕之所推惟其巧之妙麗亦者世之意待心知之混又

適容體于便矣紛纒奇于施舍顯必中以微視悅舉主之可

日與歡心而不惟慶輝百變感可前讀 按聖略稱了餘不

而此不及即有言恭慈文類聚節錄也

欲其所與太子書之喉吻意和特巧類

文選卷之二十一 二國志卷之五十五

文選卷之二十一 二國志卷之五十五

文選卷之二十一 二國志卷之五十五

人少以文稱知名以帝州從事情遷至丞相主簿周文帝

集序云西征余守憲繁欲修時辭而奉子能喚明與周同音

應運與余兩盛歡之雖謂其說而其文高麗 按此注記下

祗有武節節是事功車子事而說脫其字也

以高才與京者像像又諸如此類

亦有大衆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始一始曰典論七子說孔融今傳無文舉而無七人未知所

欲更屬何人評傳仲宜以下祇得六人耳

陽弟蘇時了貞

隋書經氣志應錄采十卷亦有錄一卷又有應錄書林八卷

應錄集一卷疑五彩又凡應錄百一詩八卷

據字依理傳學好屬文實與兼政多違法度據爲詩以爲

其言雖顯適合多切時世共傳之

文選卷之二十一 詩注引陳方實樂國先以傳云汝南應休

陸作百一詩詩最切時事以在在事者感時慨憤或以爲

應笑棄之何異和氣怪也經方賢之意以有百一詩律曰自

一幸先翰林論曰應休陸五百言百數十篇以應規治道

有詩人之巨焉又西盛晉陽秋曰應休作五百詩百三十篇

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詩而

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休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

四

謂之百一詩然以字者皆屬新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置
或曰公今開周公禮樂之稱去知百應有一失乎百一之名
蓋與于此也

馮子鶴 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

何焯曰司馬昭嗣宗至性在李通傳注中

時又有諱避康文所出如 諸漢上古以來聖賢隱逸心
通名者集傳贊曰混池至于徐嘉凡百一十有九人

劉知幾曰康康高士傳其所載者斷矣而謂同諸漢則不見
書疑以二子姓康進受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彰信

申夫同康是乘南嶺嶺嶺丹可謂識三五而不知十也又曰
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題文事合成一篇以圖史之語言騷
人之數說定為舊贊豈非感歎

康康高士傳其所載者斷矣而謂同諸漢則不見
書疑以二子姓康進受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彰信

申夫同康是乘南嶺嶺嶺丹可謂識三五而不知十也又曰
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題文事合成一篇以圖史之語言騷
人之數說定為舊贊豈非感歎

康康高士傳其所載者斷矣而謂同諸漢則不見
書疑以二子姓康進受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彰信

申夫同康是乘南嶺嶺嶺丹可謂識三五而不知十也又曰
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題文事合成一篇以圖史之語言騷
人之數說定為舊贊豈非感歎

申夫同康是乘南嶺嶺嶺丹可謂識三五而不知十也又曰
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題文事合成一篇以圖史之語言騷
人之數說定為舊贊豈非感歎

申夫同康是乘南嶺嶺嶺丹可謂識三五而不知十也又曰
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題文事合成一篇以圖史之語言騷
人之數說定為舊贊豈非感歎

然不對胸時請去康曰先生竟無言年康乃曰子才多道寡
乎免乎今之世

世說唐書注引又士傳云呂安事康康欲以明之鍾會
廷論康曰今世雖開明而海風靡傳無能隨之民街巷無

異口之語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時世世不為物
用無益于今有敢于俗者太公誦墨士孔子教少正卯以異

負才亂華惑眾也上不謀康康以清濁王適于是鍾康則欲
既死而兄弟相成與其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

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嘆曰太平引乎
公範也 又云補中教師州東市神廟不樂常琴彈之奏廣

此說與終曰夜孝尼嘗請學此教世新國不與廣陵散于今
絕矣

康所著論又論六七篇皆為世所玩味
隋書經籍志魏徵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聖賢高士傳贊三

卷養生論三卷稻梁集十三卷梁十五卷錄一卷
其後大將軍劉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賈書

顧本考證云大將軍將子叙何 關隴馬曰漢平陰縣城北
有河津曰小平津津上有城蓋當時河南八關之一也晉承

嘉宋傳賊保孟津小城或曰即小平津
又 鄭名曰南皮之縣

太平寰宇記卷五十六云軍武有北皮此故曰南皮魏博云
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射雉于南皮此地也

大十個院後四百七十六列王陸晉書云潘華字元茂鎮軍
吳孫胡之妻也兒榮討特希祖重其相率送邊遠諸所在
所請以俱行時勸主人多少口和均分無有餘也優劣若
所賦已盡保有不不足則推己之勞以兩未爾父老有頌之曰
且其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得得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
如委通如

南陽史觀人也

混亮古曰安東漢得無有安東漢水經注魏武城東補于此
漢別傳載漢高祖為漢高祖劉本曰吾初過第分邊受之願
考制之愛已矣

潘白曰此兩云考初潘是度之公名刻耳

而而人于治潘大計其弊與公案也

而本不別作陶水今 際本已改正

而本不別作陶水今 際本已改正

隋書經籍志卷五經傳中說風漢又集二卷 藝文類

藝文五十四引魏了侯何遜論云天室東聖人則之天之為

賦也先春而後秋雲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

秋以殺戮為刑禮以敬尊為天刑以威風為刑文先生而後

後天之為德先德而後刑君之為治也大不以久遠更其委

冬亦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則儀太古之世民故積德積刑

之民官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矯矯以治或象刑暫則

以治而後民皆在江州漢武威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

省亦宜略今所論辯雖出傳記之簡夫據家源不同西原

正形本得所自然之勢也據世禮刑與天子前先後之宜故

自有常今天先刑省用其本也由的乎大德之所謂聰明之

德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變通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

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賦多民無

賦刑無所賦未有君為後民兩多強暴刑于是有賢人焉

平於多少均其有無推德收分以均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

之樂之得為君焉天刑之記君也特其筋力民畏其強而不

敢於得為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通亡之法禮彼為

民刑以勇力侵暴于已能與刑依不能歸奉之則矣且上古

之時賦非非所請君也上古雖賦宜所以為君會當凡別男

女定夫婦分土地庶食物此先以禮也夫禮定而後始作焉

貨物止而後止編焉此後刑也

以弟子早解古早子為字件事

潘白曰仲遠忠書宰相甘系表作伯忠

字孔才

潘朝曰楊演東吳末作曰律法曰說文高也故字孔才也子
則公之才之如是也三國志作傳或作都及必皆北扶木傳
作到助諸傳注作到諸皆傳影之誤行用注志故轉常傳
到即口作也

亦係後見尺了及門不傳性嗜者四不為變乘防們勝者
宋考禮志及阿作人門疑下有異字

又恐是將憲天其聖已之謂
處一本作度今 疑本已改正

又潘從之資初合

宋書禮志云晉武帝咸熙二年四年並以元且台朔初元重
改禮故事也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台朔朔土復疑應
細會與否廣水轉政寫刻動議以示八建禁與舊議非之于
是冰從嚴運運以初會

受活果五經身以煎烟從作摩脫

盧明朝曰傳傳注引經略云王象續秘其監受如國聖
數後而成又文常紀云侯諸儒某某傳秘類相從凡千餘
篇曰曰聖則劉勳王象俱在實集之列並非專出一手也

按諸書經略志聖體下等撰又有何承天徐爰合本茲
仍現之舊各州相和康以後書中斷引大抵皆何休合本茲

定志注載何休之論也 溫曾曰類書始于此成編後
仍注中所引諸書凡十餘部此有數十篇適合八百餘
篇字乃五教一人後集與此互異

與漢書禮志注等是科合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

太子御覽卷六百三十八引劉勳律略云勳得樂漢律均
親律也之家議

勳舊作趙都賦明帝夫之兩勳作許應洛陽賦

勳文選卷六十一有勳勳趙都賦而許應洛陽一賦不傳
勳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政略一篇

通典云勳勳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課百官其略以
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自有以爲使使察諸公府爲人
長吏轉以功次補職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

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劉勳法論十卷人物志三卷集一卷

且先賢行狀曰勳著文字雅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引勳南陽志上傳云勳之
變子文禮代修勳學繼勳六博士以樂自於明學士場之
時人爲之語曰事勳而寫勳文雅又卷五百一引勳著
孝德傳云勳著家書地漢海不以延世於國不以躬躬爲傳

漢衣漢冠以俟祀氣
又文章志曰勳字應伯

宋書樂志晉樂造魏鼓吹曲十二篇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

魏一傳

出防仲長城漢末為尚書郎早卒晉書曰仲長可謂高士也

大章足跡西京歷代詩 隋書魏志卷三十一 魏錄一

張弼常侍陳蘭蘇村 博學老通古今字指

隋書魏志卷三十一 魏錄一 卷三十一 魏錄一

有漢書任兒魏師古漢書魏例

左顧大夫京兆京兆 有文才為揚州守

隋書魏志卷三十一 魏錄一

又明帝時有三人胡康七十五以異才見之入陳根求以制

問兒書悉何故康才何如胡言曰康雖有才性以不誠必有自

敗後果以過見為臣之家魏師白微而顯者不問胡胡疑是

孟康康事見杜世傳

何續曰孟康弟后外甥始仕魏歷為夏二千石又為平

平人嘗時自有胡康也 隋書曰胡康弟魏人孟康安平

國安平人嘗別有胡康非即孟康況孟康弟魏人孟康

元和平郡魏志云魏州安定縣本漢泥陽縣在今縣理東南方

伯父魏黃初中參得中尉書

潘蔚曰魏字公輔 潘蔚曰魏字公輔 潘蔚曰魏字公輔

太和中華

充字固見魏書宰相史系及

是時何晏以材博顯于貴家之國屬感好射約合徒陰謀

而不納也 以吾觀此三人若皆欺也

宋書云何公論也

贈本考證云毛本作土有泣賈 明監本考作涕淚

水經原水注云東出於四野原水味南轉明者其位為廣
應以此即其封邑也

吳納侯相兵寇臨遠城而納甲委壬未舉弓致討者蓋以百
姓無分故也

道一清曰上云吳國特險此不得舉舉失也疑傳寫脫漏字
以字似衍

字子家

僕漢書應據傳注引魏志同 唐書李和世系表作字子家
續漢書曰作向書章句魏記解法

續漢書曰作向書章句魏記解法
續漢書曰作向書章句魏記解法
續漢書曰作向書章句魏記解法

又無以老特去位應居上符寧都山初平二年

虞操傳云操以老弱其國程不無編乃並酒仇釋操出車果
使人追之劉備不及追西于上特不交人事與操數黃絹酒

爲軍師初平三年 應鳳曰都山在昌平州西北二十
里屬司馬陸防而陸防入行第八曰都山即此山也

時天下爭割多通遠以承上亡法罪及妻子亡十妻白等始
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埋妻棄市掩埋之 又多所殺爭

取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數日下有符字疑字作校易
若知蓋地作制不可味也

續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作有名如蓋地作併多一有字

封一子尚學侯

續漢書曰尚字宜初尚字相是漢侯也

漢曰汝侯孫滿嗣

漢大國曰本傳被其高梁六侯是引八不知伏是將城侯
尚曰孫公即位封一子尚公侯尚曰尚曰尚欲得云欲文從孫

美公尚六公侯以史源尚得進大梁侯卒于陸嗣魏志作
在漢嗣若否作上狀嗣魏志作孫城侯晉書作大梁侯 二漢

不同嗣魏志所封者孫城侯故所封者即魏志所謂封一
子尚公侯也若否若否及前一侯爲一所以與魏志不合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續漢書曰汝侯孫滿嗣

平元年即劉裕安了却上即此地

舊唐書卷之六

趙一讀曰樓陽縣地元高祖始在長安東其兵在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樓陽此蓋略陽之誤樓陽在也故帝謂白丁車騎不絕六百甲

沈欽韓曰白丁車騎一丁引食僅糶三兩行日夜千里高祖既廢之故東夷人也

趙一曰白丁車騎者傳云陳末東夷人悉領諸子劉頌傳云臨濟州城在石門即分麻陵之東臨臨濟故城在魏高貴陵東城人在石門又魏臨濟東陽人也復乃總都督西曹府

歐本考治云宋本無字字手無刻了

魏氏春秋曰城本劉氏了出制尉八而通于本族徐改每非之庶議其關太祖始始才意欲備全之乃小合曰亂行東以整制傳治之云難用義取自安安五子已前一切勿論正門斷前正者以其下之

潘科曰城本劉氏子與知近城本太平初建五百四十一引魏氏春秋云司馬康來上其弟尹人儲以不持威而納司空子姓女以姓同與故也若知魏城可謂江夏魏國矣 後趙帝劉頌傳云頌女歸漢漢城本劉氏子與頌近親也善了始及性陳氏中正劉友謂之謂曰善後漢成陳用本何如老而世皆為始傳不樂今以此同義為始

可也及方欲列上珍陳否所止感有不樂

案晉書曰了之

潘科曰城本劉氏子與知近城本太平初建五百四十一引魏氏春秋云司馬康來上其弟尹人儲以不持威而納司空子姓女以姓同與故也若知魏城可謂江夏魏國矣 後趙帝劉頌傳云頌女歸漢漢城本劉氏子與頌近親也善了始及性陳氏中正劉友謂之謂曰善後漢成陳用本何如老而世皆為始傳不樂今以此同義為始

帝備同例在魏時漢高帝京口先生者帝壯之

何德曰同例也古字通耳 後趙帝潘亦同此衣冠同例不過同姓同例之意以同德木兒所男且以舟中持帆之本為本係俗稱理不知所據也文補與本可也若因舟本何德乎

七十有餘車之句 沈欽韓曰白丁車騎自魏廢車不用也公羊加百下得也云所說自有數與一日之舉人七十亦一把之杖而致其政事于君故曰疑其政也後漢南天文謂曰至于君家後息其馬是謂車也

潘科曰城本劉氏子與知近城本太平初建五百四十一引魏氏春秋云司馬康來上其弟尹人儲以不持威而納司空子姓女以姓同與故也若知魏城可謂江夏魏國矣 後趙帝劉頌傳云頌女歸漢漢城本劉氏子與頌近親也善了始及性陳氏中正劉友謂之謂曰善後漢成陳用本何如老而世皆為始傳不樂今以此同義為始

按此與魏朝二后出村可相照之圖三樓丹臣蓋恥其父

俱備書院歷代軍中元生始撰書院以成編一編計合四十二
部每部有數十卷合八有餘萬字

書院歷代志卷之四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皇朝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又有一系 自一系以上皆撰本在八百一十本

在甲口心其本由附屬性詳全全謂合時才成此作何從
其其制大傳附錄八世江神漢書儀一死命之劫而後成

太師正對軍劉行將二千人營 乃抄錄

版本之說方二十八通至孔

建平其精解徐兄何

陳誠子曰劉正世更有與通此同前從之

如有疑世之說全成謂軍也一自自地地地地地地

版本之說云謂軍通謂作滿君九午體體體子十多射了

孫傳忠嚴新軍人消軍體體若五州軍也之

曹江 本件曹江或今 版本已改正 盧明精曰曹江傳

云論在操操以休為和軍大體軍仁本為為征東也

緯大司馬軍帥又劉大司馬

大同馬一本作大司馬今 版本已改正

光緒 河東關書人也 魏略曰世世均補姓文世對列侯

潘豹曰世對潘古今休見潘潘等相世果表 按武帝紀月

引潘潘起潘注在關穴本侯

潘西人村博有潘收否

版本之說云要字以何

封廣川侯

按廣川當作濟行若長秀傳以高長廣濟川廣為侯因

又潘少論潘子文字與州刺史有命不慮既潘潘在妙事必屬

中令故曰出又黃初元年改郡中令為光祿勳時為郡中令國漢官名為光祿勳與通判有別所謂復武無與古人之誠也

張照曰曰武野府元帝作武武按國志云武不可觀文不可觀武要要要文不許此必引此亦曰白作觀武為是子倉制食音韻

按倉當作商蓋字形相近而注中音韻可證也

高弟通才表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百濟公贊曰和嶠字反與道之子也

陳長蓋曰和嶠為道高貴公紀特中和造作詩續重即是此人蓋和嶠傳父道為吏部尚書字並作道

召李叔才和嶠之聞一賦不願和嶠之來

段本考澤云東來本什收家王本作來

德平人許嗣沈沒獎利致位可從舉家莫不旬旬相門承風而舉官以順成惟勸不避其門

何焯曰後漢書許嗣從道讓教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

以從道事宦官故自致書司封家數讓讓勸空其請行將不獲之相相和之誠也電傳初為三舍者各有許嗣史不詳

其何讓入東漢元平山大海地地司空一也其許嗣起司

從四年國與編多代之夏年相代名也司從名者子爵之此明是元無得失之也

道體宜布

趙一清曰統一本作胤

伯先是常林父字具名無可致

趙連博陵太守

按博陵郡延壽元年分中山河間安平三郡太平初置郡百三十一引魏志云常林歷守刺史所在檢身踰用其家

府熱之增無益弊

晉書法滅死

趙一清曰據字行下云刑竟復吏謂並滅州也何吳子愛

趙始兵于嶺山東嶺材料

治者曰嶺材下嶺嶺為字野樹葉船狀也

本疑夫嶺嶺長州陶治變化之真論也

嶺本疑是云本疑夫嶺嶺之真論也

了教人才不能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五引魏志作于家人才不能也

乃快持老弱志京崇山嶺

按漢書魏志河南尹京密有人雙山有崑山有崑山

趙為和南軍師

趙一清曰本台注之為水百有餘里向中司張為以

中司是已此和向中司是魏朝之官非漢之司司也

在平樂下矣的想和山加民果有才志受諸將之使了

國朝其事

其一本作共說今 版本已改

三國志卷之十七

其書卷之十七

字大頗陳國人也

魏明帝曰國城在朔方府北南五十里北合滹沱水

所與魏合今城今日所因

太師平氏以柔為督長

沈攸之曰嘗當作官州海州屬縣也此頃司馬芝傳曰

咸迎皆自融威為任吏

太平御覽卷一百六十七引以為作成馬足也

張大民野黨以城數

版本作論云宋本作羅老好無居子

四年遂驚夏

張廉曰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三引廷尉徒著白廷尉萬

嘉上民傳海州民推牛轆上送養為牛所費以奉佛世傳脚

物故依律十唐京市監舉起運時就夜安生本無設軍宜

死一等送正為案為送財時事也

乙州作持使司使與

明監本之任也今 版本已改正

天仲尼表司馬平之委 兼大昕曰先師字然論語同馬之委其兄弟而子夏

此云仲尼本節所出

其任之與非防近世

三國志卷之十七

三國志卷之十七

東傳說王西晉略

廣善幸和世系表作字大奇應基州刺史簡院武公 潘

曰裴微子魏志裴見晉書裴如傳裴微無裴微惟注引傳

子有微非傳也裴裴王潘微志首裴傳何助作裴裴及王

裴裴裴裴引于助裴傳王秀傳引于助裴傳注也若裴裴

志而王裴裴云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水治以經國用通海均有蕃節所謂水排也

在國七年晉用充代

版本等證云太平御覽引七年作一

通封南郡侯也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其高作之此所云帝乃止恐不履

光武軍將軍... 乃以... 世說方正... 宣王... 魏... 夫... 子... 潘... 博...

世說方正... 宣王... 魏... 夫... 子... 潘... 博...

夫... 子... 潘... 博...

子... 潘... 博...

潘...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博...

題一清曰防字當作防

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又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

所料日度食鹿七萬二千頭實鹿萬八千頭又後食鹿子一月三萬頭共計一萬八千頭也都不一萬者鹿子一月健乏之後所不能食故但言一月所食

查出與同將士無子文家不得

數本考少云太平御覽任久求不得多久字

余下天下以禮為戒

抗恩駁曰通貫下四字作以爲體式

孫濟嗣成祿中開建五等以柔等其勳前朝改封漢昌侯子

沈氏歸曰南漢王及心志以加民賦

可斷黃沙御史中丞同

邊府曰行其高光傳是時武帝置黃沙日以典禮因以光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中丞謂御史中丞黃沙一任長沙黃沙按通典與晉太始四字又置黃沙嶽持書傳御史一人字通及廷尉不為有傳理之人

漢山曰中丞平過即稱太守

漢人曰通鑑志紀平過都未上漢文帝分賦以立平為都

而平志義德文增節七不及平為持以通都未久旋復并

者也

太平御覽

宋太祖曰黃初二年以漢都東部防備平息

明帝方修洛室而防備不和天下不寧漢得平光後

宋本名虎云太平御覽引宮中作小者能殺上有防字

者顯于大石山虎處乘雷聲便殺下擊或乘雷聲虎

水經伊水注云大石山樓文帝于此山虎乘雷聲殺

射殺虎于此山在洛陽南而劉亮之言在洛東北非此山

阿有說則帝高平陵按水經以明帝為文帝誤也 一校志

云大石山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四十里本名石林

續後漢書高平陵向字 楊文述曰東漢書魏志明帝

都傳均未或其字今互見于此亦可補闕

其四方之矣與大于河北

起一清曰魏明所立其為漢諸侯也魏據取河北自此胡

省之亦可謂切中其際

七物收即邊傷中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七引雜略云帝嘗大會殿中御史

自筆簡階向壁問左右此何物左右不對帝脫口為御史

問其對以奏不法今日直備官但每日

帝有怒或為百姓發殺脫上賊曰 雷乃正

水經河水正云魏氏起在武觀于世帝非特臨武武或呼將

者高談時止語的君六百今今以孫立孫于聖之清風也

顧曰天不殺成事者則生者亡也

庚辰曰宋陳志三羅明帝世中陳壽將濟水曰夫帝王大業

始存為先昭廟廟封禪者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

酌妻父登泰山刊無壽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

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歸于符禪通跡于後太史公

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無益不刊

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謂曰當君

萬歲萬歲之慶猶猶人子對厥所生舉人之父今大業家

前王之弊亂逐波連之般危接千載之長繼百世之曆始自

武又至于聖躬所以移成天地之運嗣續人神之化上大報

應靈昭顯應以比往古其後衍慶隆無所取喻至于歷世此

今未發大禮雖志在補垂燬發游餘餘未遑斯事若嗣三
世曠繼于江海大發節旌取送之儀徐爽匪果于淮泗河成
樂止留舉之禮也且首滿城吳勇于江漢今社稷粉飾于
右其儀節內演在不復掩或當探其新穴無累于封禪之禮
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議其禮下午飲神昭
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罪感不勝大願臣死以聞節
曰聞濟南使督計出流足自開關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
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尚廟通
者十有餘年近故百載其儀不可得也其何德之盛也
叔子濟世謂世無管仲以君有桓公泰山之志子吾不敢
欺天也臣之所言舉廟與非助我者也公感侍中制書帝

侍聖之問曰勿使有所遺也

德高則難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使使付大禮會降牛

故不行
宜帝承以土階

殿本考禮云土階宋本作十階

山陽魯人也

臨淄曰魯邑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故太尉博陵太守無幾荀爽孔融等並屬國但當受辭勿加改

操區一無所報或疑如法正 檢之以為魯公操權之門身為名

臣雖有智勇其保衛家任用所圖固可知其贊成乎若禮應

效訊節孔一覽其安有辭焉

李光遠曰此魯之之狂簡也以操之儀得若爾實其核焉

公必矣
更拜伏蓋將軍
趙一橫曰宋魯百官悉避殿將軍漢建安中漢高祖之友兼
失之
魏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
殿本考禮云太平御覽引燒軍作燒軍
使所休從臨江南人合聖令擬向東曰龍上疏曰齊休雖明果
而善用兵今所使道將胡勿江易通越思此兵之岸地也若人
無靈曰宜深為之備謹表水報齊遠派人賊果從無樂日斷文
后更休還案

陛下宜增崇人選以登天章

明監本天下洪份之字今 殿本已改正

帝遂復崇禎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文曰九龍殿

潘清曰此九龍非一時見也宋志以福國前儀言龍

曰善九

今國丘方字亦五郊明堂以輔位未定

侯漢曰通典魏明帝景初中皇帝親祀土禮祭漢氏及魏

初皆立一社一親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七社又特立帝社

云禮記祭法云王為夏社立社曰太社言民至姓下及土庶

特使立社非自立也又曰一社一社一社同時俱祭于事

為廟于禮為壇宜宮前一社以從舊典劉向雜曰祭法四事

社立此若如禮論當曰王使不得言為下也王為夏社立七

祀諸侯自命三五祀若使祭者姓社何謂論于漢侯而祭

七祀乎知為夏社立七祀乃王之祀也人人取法于天取財

于地有天社土無不祭祝商何言乎一社一位以為煩精扶

據此知魏初祇一社景初時始立帝社也陸是社上于青龍

四年故云顯位未定

而祭廟皆軍士民失其 編照之化讓于後朝

殿本方在古位室其本位實室提聲安元理什定

帝從其議改商廟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五夏四月順也而

黃龍姓用白從地正也

李尤增曰改用地正此禮之遷事陳承祀再舊文必改正

律禮禮成所齋意涉其通者非可論也

乃舉文合臨山川水前後歷年二十二載

禮一清曰張九收者十二載乃制合父子共律二十二載與

孟子史記及禮記之例之式亦同

今世有人幸與古儀之儀也

何路曰古儀中世為年也 欲大新曰此儀古同者誤也

元以後朝元之祀亦久矣權備在禮身載

周禮天官甸人甸之川以治九式之用

禮明指曰禹禹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政以受其貨賄之

八則九賦大府職也凡云天府疑或九賦本說作九代今

改正 按則字五天論作賦

宗國禮六下及下錄

林忠治曰古新當是下考之說

禮記禮記之類八社共社與禮之類自影然與日八行亦此禮

祀之天與地宜特號之在于篇端之內

禮記曰贊于歲末百五行為志董公曰俱俱亦 又曰五行為志

董公有無生禮故下言禮物之禮 按宋書五行志云禹制

未嘗中台無生禮曰俱俱亦與初元年又有無生巨殿于龜

國謂其聖也其年皆謂之俱俱此類之說又云魯世

生儀傳也與禮史同

按大節曰明帝不壞地名進以先生考之矣下云天不無民

吾事高堂生自執仁也亦同此處

因受紀綱云大澤放蕩行淫引亂元姑正高承運通日建豐
勳岳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水益漢安曾午謝元始曹門主
也其後漢記不載此謂繁華所云乃漢家故事不無正時物行
此例

或謂其子曰博我志于西門魯公黃子建之言西門乃古之
中人州可引其意乎自云所引行與此較等耳其意云云
必其其妻于也之

約下地則下 永行過沙水注云水東北延門門
是也其武城為陵于西門對西原上 趙一清曰
有西門之名必與路之口為也也

一統志云魏津故城在黃州武邑縣東南 元暨其城志云
武邑縣有魏津即故城也云云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引魏志云魏津故城在武邑縣東南
魏其故國也魏之末有橫波經流武邑縣之北魏故城
魯子太師伯也魏定于勳漢所及并其地也

比能復大合資本劉故子州本此
陳故曰白泰立無平宿衛守勝門控御北武以上史書上

城故也 事魏之附平高魏武武州亦加門 魏史也
軍于入武州軍營在平城西百里

子孫開其事身文辭太顯

陳故曰尤當注尤兒善善若考傳
太原陽曲人也 魏代清漢祖全大同國父繼權門太子
順德再曰陽曲故城在太原府內其五十里 故本城謂云
此本本國作國

其地考諸云太平御覽不載作不發漢
其地五年為安定无大師
至右今刀劍塚曰那准于太原得一刀文同有將後漢高
將軍及與野戰散失此刀乃准本傳並無與野戰散之布
而後漢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城邪准得延傳
亦云後延西入魏中將後將軍州刺史准准以延既于陶
孫基大破准等知此得謂之也

其地二年魏延出斜谷至圍于嶺境
水經注水注云建安州水東魏陶水自水出而南近東東
北邊嶺城城西東北建建安水又東延嗣魏延北津以
向其地故曰之望城方魏延自一千聖後改之云云

魏一高曰建安城在成縣西其城城城亦有官在也
野兵大至准准擊之

其地考諸云太平御覽不載作不發漢
其地五年為安定无大師
至右今刀劍塚曰那准于太原得一刀文同有將後漢高
將軍及與野戰散失此刀乃准本傳並無與野戰散之布
而後漢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城邪准得延傳
亦云後延西入魏中將後將軍州刺史准准以延既于陶
孫基大破准等知此得謂之也

其地考諸云太平御覽不載作不發漢
其地五年為安定无大師
至右今刀劍塚曰那准于太原得一刀文同有將後漢高
將軍及與野戰散失此刀乃准本傳並無與野戰散之布
而後漢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城邪准得延傳
亦云後延西入魏中將後將軍州刺史准准以延既于陶
孫基大破准等知此得謂之也

其地考諸云太平御覽不載作不發漢
其地五年為安定无大師
至右今刀劍塚曰那准于太原得一刀文同有將後漢高
將軍及與野戰散失此刀乃准本傳並無與野戰散之布
而後漢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城邪准得延傳
亦云後延西入魏中將後將軍州刺史准准以延既于陶
孫基大破准等知此得謂之也

胡三省曰無張口在夾石東南沈欽韓曰新宇記南嶺度
在新州湖城縣北四十七里而峽山在臨州舒城縣西南一
百里山行兩字夾道故曰夾山連平文峰嶺互甚嶺吳人謂
書其路而高入山成西丸也高嶺有竹湖即江湖即是嶺
湖在夾嶺內而十五里嶺無為嶺水曰新嶺出嶺口以漸
夾石北也

新嶺虛陽山曰

越一古曰揚揚古字通水經汶水在陽泉水受使水與北流
運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流入使水謂之陽泉口蓋即此
揚宜口也 顧祖禹曰陽泉城在壽州霍邱縣西北十里
向者趙君以商賈死

是唐曰武興後唐中白吳使魏之趙各別為一人胡三省合
而說之恐非是

以其治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

越一清口不敢下船是以有船上岸而下船也

乃滑道步騎六十伏起城處以待之又遺長史督一軍一糧
自涇橋上進至合肥所城

陳本考證云肥城通管作肥水通長史督 正末本作道曰

史督 一軍 顧祖禹曰壽州在豫州府西 一里澤山北

肥水出于此括地志云合肥新城即今城 丁型或曰新界

城廢以在虛齊一州間也

子臣 傳了船

侯廣曰熊彪有子名炳字公曄見文選四十二卷注引熊
之山公在注應休適有與滿公呼書即其人也 越一續曰
晉廷滿所之子滿子炳字公曄與則熊可馬
百 顧陽雜俎人也

明一結志云武清縣在順天通州南五十里唐改侯奴為武
清其舊城即白河十七里

陳時年少自能卜備儲蓄之備為民州刺史後以持老求歸
備位異別曰恆不與君共成大事也

李光地曰不爾孫庶田備此先主之大善疑位也

公孫瓚使備守東州合

城大斯曰東州當作東州縣交屬河間 沈欽韓曰太平縣
字記今通州東城縣東北十四里有東州故城即漢縣理所

漢七郡太守

張大昕曰據此傳之國語斯當在建安之世晉志謂魏文帝
所置是未然

鮮卑數十部比能與加蘇利

漢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素利下有等字

從檢例為城關之十里

魏大昭曰城關氏春秋作冶已後漢武新故傳曰

東隨無厚當赴成山

段木考證云國鑑東隨任東隨

丁也七十而以侯位皆無神鳴和而夜行不

丁也七十而以侯位皆無神鳴和而夜行不

丁也七十而以侯位皆無神鳴和而夜行不

于何得此編實曰是吾作孽之餘故以為汝羅耳

史通謂葛洪云古人謂方外為一千石新以其雖有一千石

故也名以定難貴甚焉故使廉伯夷介如野故荷其

雖終不厭實者如胡璉之謂其父也一雖之財恰且發則

則于斯之傳其貴安能盡其厚薄知不然矣

又咸勇漢字李象征南將軍

晉書以史信云屬任王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王長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裴大略曰承靡之志范頡稱其辭多謝然知何處裴潛歸

海社嚴陣輪與賈陞王勳諸傳頗多溢美之詞疑出諸人

子孫在晉喻遠故增加其美而李勳雖誠忠于晉氏乃不

得立傳實必何處稱之是亦竊于司馬若偽成之初非實

錄其亦異于百史之直筆也

少與河郡王浚俱知名浚字長淵兄事之

何焯曰觀此同為太原之三而名號與此非一姓也

乃若治論略依古制而合于時務者于子餘蓋又若古者子餘

附書經籍志王稱第五卷采有錄一卷

若係理之無窮

原本考證云躬毛本作竭

夫為人子之道不願見子角之

妻妾其曰士有折強而大節可獲有拘之而名義無取者即

如整與劉柏何遂不知除仲任恨而改方之世為公時及此

一傳直是父教子焉耳又曰母即譚燕與兵以清者而紀

力強雖終成首焉其後王沈淹高貴顯公之謀未必不併

其家學也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

有所一本作所有誤今 原本已改正

子大節於此所不取 世為其姓風習早改

原本考證云子大節據原本作于德夫德風習早成原本作

風習性成

世以爲因自當後教無常勝地有常勝守無常勝今也死去而

隔 百餘里諸軍散七船在舊池有梁不足相赴乃表徒之出

別有水軍于三洲

錄大略曰苑宮作苑 或欲稱曰宜池當在宜陽宜乃宜之

誤即宜城也又曰州當竹洲水經注襄陽城東有東白沙

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苑口御清水所入也 郭四角曰白

河入漢之塞亦名三洲口

相陳治略五事 因使領百官致議事

杭世駿曰太平御覽王綽致議事曰向者竹中故老 曰寧

水部其母卒而歸其國迎其父初喪合葬諸國

一 西月族此則畢竟不得其詳矣

治山院後竹木甚茂又與自教首者而自山而西

故本名處石所時九應作皆山路險狹 何之曰才本非四

行深出數之作也

是歲秋八月 德嗣早卒

滿君曰又及以景元二年四月卒 德嗣與之合葬是

月丙寅葬辛酉二十四日也 景元二年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德嗣早卒

史則無異 則之說

宋大將李日義新軍攻吐蕃 吐蕃軍退 則之說

則之說

本館肥水 計云肥水又與吐蕃自好 宋使西 則之說

時勝因 自 千壽聖在 吐蕃南 則之說

既歸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則之說

已具明文也

建封泉陵侯又封二子字侯國內侯

潘船曰由李康建封侯此種制定制准祀及諸葛建封會
詩以平侯建封侯侯前此未有若也 又曰史國國內侯者

賜高亭侯以上書封傳立不封二子字侯賜一子封國內侯

今建文書封非也陳各傳賜子弟一人字侯一人國內侯王

其傳封子二人字侯國內侯其字侯書賜與國內侯者封皆

非定例

上子伯與東萊曲城人也

按漢書建封侯注作字伯與 顧祖禹曰曲城縣在東

州府城登東北六十里

年十七郡召內史非其封也遂去入環抱界游學 故騎常行

上書請建侯及國定制侯改易郭玄為說而恭錄行玄恭

當制侯例

按漢書建侯傳其門人東萊子恭惟探基碑文于子星元

二年七月十一日高祖生于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

庚辰年其時恭惟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據此傳曰恭惟

侍師在與士族抗衡宗同疑為鄭氏門人要是私私之

建非禮受業者故王逸恭 金后羊編注君而 溫學科本

谷 札據傳以建志但君人環郭界游學得實也 附古

種編志毛詩駁一卷五卷新書五卷東萊書傳一卷非

王康錄

揚州欲入攻揚州 不進欲補其支備

附本考證云攻進也作進是也備作說

加編烈將率

潘船曰子星建碑什則此碑不校碑文建領南唐 在縣

國內侯之前今德振非後皆當以碑為正

一星涉其陰民器與陵縣

按六十外紀嘉平二年二月建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陸附即

此事是夷陵明屬南郡而洪亮古補三國疆域志南郡領九

縣不列夷陵下宜都縣領二縣注云西陵漢夷陵縣吳黃武

元年改今省而夷陵縣之支否蓋不知所屬矣

基又表城上稱使江夏治之以偏夏口由是城不敵雖越江

元和縣志志云上視在今安州西北五十三里 一城志云

一城城在德安府安陸縣西北

詩允備徽章復在贊詩 昭正上有意而無誠心

按傳明白有傳載復在贊子附是漢傳詩允備贊並見夏傳

支傳 姜巖曰此華皆與平之應心贊宗之政而感與

民惟此為其史家亦人自不義之大善皆謂說害民者也

運有皆者不能善後矣 今與賊對敵當不勇如山

段本考證云人平知建碑不能善其後矣蓋卜多一其字今

夷城家對像作今與賊對敵 不行有地記

段本考證云還本本行是

謂神聖之折騰之平也
又太博有疾公治是為屬其聖之通德

統世歐曰胡之世器電記云以上有厥白日見說東皇贊訪
為聖附呼字曰產空經戎命土身亦有打處少日感榮

又問合修及乎

應明格曰及字當為及了之多聖謂合孫應王按通謀之事
聖固知情也

原有志詞學行

按世說賢聖籍云王公烈聖消長誕女人室與諸始安王調
婦曰新婦顏色卑下雖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妾
雲雨合婦人比擬其懷情此則聖之王前亦不超矣

退而悔之否所親曰吾此言誠人門以不矣

何道曰此言後人所附為言非上依虛時轉濟無緣有此既
亡族何處濟以報其失公會我死矣

世世母師德

楊世曰與姓有田師氏請經氏書母作母非也澤者有後師

岳師本一姓史記則齊世家伐魯取田師乘臨曰田音貫買

邱故國名師之邑今作田師字按是耳按齊國以田字為號

故亦非蓋古字從首不附耳漢有田師與田師長田師與師
田師與之久而以為同疏未免失于不致耳

父與新初中為武威太守又封高陽鄉侯又入為特林大匠

世世母師德

水松按水注云松入又東漢魏諸作大松師師師師師
碑存焉餘父也按水注法名與盛而此物名其師師師師
名與水注注有誤改 厥本按亦云也云云

份以高句麗數校計六年其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師王官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錢大順曰柔字不當有濁音疑誤 元武師師師師師師師
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聖王城特以為險 趙一清曰渠口應始九龍作渠口津云
渠首是也此蓋為水變清注新河又東至九龍口枝分

南注海即是此地

六年復征之宮廷奔野滿餘數女麗太守王順聖之趙沃沮丁
百位甲王蘇德氏南界始后紀地刊九部之山銘石師之城

沈家稱曰東夷傳北沃沮一名善清後後漢書東夷傳曰
變石句疆石城也此蓋為師師又脫傳字 爾雅曰不師

城在咸與北侯志集而師師古字通

餘按自為五六萬家漢西至項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何神曰至項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蓋恨說一祖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款中子假小字雅又存侯何若若不可復認師師師也

厥本考證云小字毛本有小名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師師

得若合其意上作准此

實于善之不幸而施行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三引事始施行作西如又討下白注

去臨惟水自臨源而南橫石以西蓋說水四百餘里五里置

一營營六十八人且田且守兼修高麗百里一渠上引河流

下通羅源大理諸賊于羅南頭是實業三百餘里戰田二萬

頃蓋南惟北皆親隨接自壽春到京等處皆兵田兼夫之什

野陌躬屬凡九十七字下接每東南行學云云按御府文編

所引略同惟脫五里置一營營六十八人二句此文實見諸書

與良志杜氏編與引之一在備邊門一在屯田門後長明曰

此九十餘字為承本者文不知何律快去也

既兵仗勇足以奉命又無移屯兩學又出劍閣而西照去威德

二百餘里又乃此處集出府署之

殿本考說云建武作通附學元本作通學西百里太平御覽

作四百里宋本無出了其本本出作等

以又為本對則也二傳戶

潘伯曰魏胡附士無封二傳曰善安堂滿王惟任城王元海

思王植曾封附戶正始中西夷封武安侯葛萬二千戶軍臣

惟委賜以客禮封附中侯葛萬戶滿寵封昌侯侯後制也

至九千六百戶又同時封行破封世封世封世亦不為凡戶

又指昭也二萬戶若其後官之論附時也也

其自舟船通期設之事

殿本考說云補下元本多幾字

項開之不數其論議

乃本考說云候宋本作候

文德然不樂

惟一本誤作候今殿本已改正

臣以為又身商分兩其書軍上宜收口矣還其田宅

太平御覽卷八十七云羅州小強縣亦又死勢此得有編

存

理一魂滿天下歸其靈

何焯曰應宜作理上云漢首理之疑也

此曰又有功勳之果不遠州而子孫為民誅厥當也之

殿本考說云民是宋本作職

咸寧中侯封爵書書為西漢其門

魏晉四遊矣

父州里時蒙南陽州奉亦好立功世許曰故主為命使向

古州縣調奉君將得登宰府三十一日博學益之兵馬備之兒

來小車一何駁子奉曰誠有此君若公之子少西文宋然守也

職備樂齊土牛又何龍也

陳浩曰鍾麟已卒於太和四年延壽西宮是地賦又按何

焯曰檢鍾傳正元年乃為尚書及工初方官廣門持璋世謂

當是稱其後事所經之職若常典都時職已先廢八座也

不得開棺相啗矣世語所云疑其不實

引有本傳疑小子也

按延黃初六年曾始生時雖已長矣小子當作少子
夫人張氏字蘭蘭張氏人子孫氏由是得姓出

沈欽韓曰水滸注續黃初二年分太極復西河郡其後其

祖由曰分州分屬漢氏魏氏魏氏河郡曰氏 六十餘

餘卷四百五十七引王斌與張元常書云氏八代生

云明曰近關室人稱氏婦或曰大婦也其持疑樂與久矣料

為一旦難所以至于歸而不返乎不得而改其心哉 趙

一前月會母家也孫大人也辭謝應出婦而與納與氏乃以

二味分掌之故斥孫氏為氏何其更難難矣有百世而下

倫理行如如此傳所撰深山大澤為生疑疑果出何處哉

論應為不能改心存之

陳本改證云元本存作否

楊子叔茂陳壽人選中壽源遠至太守

侯康曰高祖漢書賦注云叔茂終魏中書令大司農 按松

事又見高王芳紀壽平五年注

中書令對校

明監本對校作對表誤今 監本已改正

未嘗變化此三祖所以顯顯也

文選羅士季補闕文選作王慎作志

今觀西華新街命魏統或重 以快一朝之氣 又與兵制將

此片潘賢所親見也 又蜀相杜琰與于泰 又唐清毅所讀也

文選筆作車波作志則作新羅也字對作臨 按文選

同皆當作杜史記泰本紀百國相杜一作狄

紙本之編 大兵一發

二可喻作計駁作成

武成東帝又曰山

垂將曰湯丁當百小子孫又傳云輕或說湯子孫

志云江曲被城有曰蜀東江連成在今江知縣東

野非及

海人誤曰差影疑即委助之上傳請字音助疑音助

以次拾遺以中

股人考志之通鑑注以次拾遺內城中外內字

烈軍兵與烈兒出

英大羅曰烈兒名烈字世元胡學之孫也言其烈其之世

高祖諱此不知何以稱烈為烈兒

然知卿所應當何所此一辭

賊本考證云並傳作何其不能一辭

齊下對校作

一本存作殿是也皆丹本作下

與齊論易難互轉才性同異

世說文學篇云鍾會與本論始畢甚欲使諸公一見進履
中既定履其難履不敢出于戶外鍾會便回急走注引魏志
曰會才性何異傅子世因本會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
才性離也古傳會向中書令字體異待郎鍾會論合
屯騎校尉王愨論離 爾書建康志曰易處鍾會一秘策有
周易無互體二卷近世每注二卷對經濟五卷並鍾會撰又
卷九毛象十卷錄一卷

初晉荀勗與山陽王制其姓名勗好為偽道辭才遠辨注易及
老子

世說文外篇云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字時談客盈坐王
本初冠往見之晏問爾名因緣向者勢地者謝曰此理僕以
為不可復耐難不爾便作進一坐人使以爲居于是則自爲
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又云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誦王
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夫人之際矣因所
注傳道德二篇 隋書經籍志王制注周易六十四卦六
易略例一卷論語釋疑二卷老子道德經注二卷又集五卷
錄一卷

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第一論曰晉張地碑子序稱嗣女婚趙季子然則謝之嗣
亦有女矣

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薨 子以果嗣

帝崩曰王製陳云後絕注亦不謂其為果嗣此據博物記及

魏氏春秋二條當引八王策傳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乎此輩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向悼曰諸人惟鍾會可加以逆言謝又有功無罪至于三

乃心王室事虛不實而典于之勢益重諸人之終即國之終

也故云于此又以史家頗嘗經史鍾會在蜀正治太后詔

不得聽之曰故也

時人以爲年日自飲而貌有壯容

服本考云王制附及形以爲下有仙人二字

洛引某詩

沈欽曰某詩謂王製世說文外篇云魏安國注殷中筆

亦又康何國聖注殷中筆詩又支河林殷深源俱在相王許

許使與西史對張

服本考云王製本撰作也 按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二

亦引作劉祖

魏書大辭 顧連我公亟處何是也 又有一郡守

後漢書方術傳作許參臣顧連我公九公作許參連我何物

必是誤我第也顧上石篤字

位尚深當破取

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二引作君侯至深

能持能服食事猶不上遊

服本考云三字疑衍 按後漢書王製傳字

王製字說年曰

元前不之才無名之漢乎

張本考云云侯本本作漢 張曰無名之成語本老子末

本作之非

字連來連下油國人也古相術

諸君曰二四列傳雙名者惟雙平一人然雙平傳不書字而

以字行耳 王掌和曰晉或傳張志才可馬謂傳趙威孫裝

許傳江王惠賜源之信劉漢傳劉至之權卓傳汪楊彭修劉

先主傳劉德然張世平之類皆字也又到先主傳劉元起後

但占起聲卓傳注胡文才德伯病才官歸傳王玄道後單稱

查疑書有荀文德名諸葛公傳之石廣元孟公威則名籍名

建炎來事傳之任定謂則若安矣其歸書計則小字也陶正

一周生謂明瘦性也羅白虎劉雄鳴則賦賦也惟楊傳注

引別傳有劉季龍父肥彭附注引笑身王夫人父名適九思

雙名然非正史不足據

存疑 平版人也

此是平原郡之平原縣漢中興後作蜀建炎中國除縣黃初

三年復作國七年除為郡

使開府布平源蓋憂然

張本考證云開源縣府元祖作開府元本作開源

又互相取助

張本考證云成均府府元職作成均

第思兄弟二十八世得雙使使轉妻其族由

張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賢疾下存不知何故四字

引籍別傳有此四字

許機之使論有稱其欲升未嘗

張本考云云太平御覽引賢疾下存不知何故四字

未嘗不推

張一本作机與凡同

兒生便走非其自注道宋無忌之族將其入聖也

何焘曰此篇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族宋許宋無忌兒

封爵者宋應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其入火仙也

以人靈故指為火之族

烏與鳥屬直若鈴下耳

何焘曰太平御覽引此語下更有公府開自誤

下有史者也蓋亦是義注

始而若言如何可得人駱里乃太原

何焘曰可字字安侯先生以意改將 乃太原三字本誤或

疑是人姓名而其字誤耳

君備州里遠人

張本考證云元本君卿作君侯

其曰乙卯則長子之族也又申未為成虎為大人則父之族也

致大新曰于其位即屬東方辰震為長男又按安仲用安已

為成油位既所在未申之闕于天文參為白虎位亦有申

超翼針系 舉堂堂各 特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作分選善書作贊厥原作樂

又諸人多聞其善下

明監本諸人作知人誤今 殿本已改正

何尚書神明精微言內巧妙之至殆破格卷君高慎之
自言不脫易九事必當以相問

後尚書張緒傳及南史何晏傳並以爲七事誤也樂書伏
後尚書及世說文學篇皆作九事與此同

殆非小心謹慎多福之仁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仁作人

因請務爲外修既稱引聖或晏謝之曰知我其神于古人以
爲難交疏而吐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
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世說現底高注引古十傳云是時西夷輔政諸君處有危機

晏有重名與魏灼賊內雖懷畏而無復忌也著五言詩以見
志灼謂比翼時豈飛哉太清常畏大廟避憂禍一旦并豈若
集五湖從獲噴浮萍不靈斷中懷何爲快揚鸞委因結

而賦詩

雖大得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君可畏人也命以付天
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

錢大昕曰文與字異因疑成文 云字當爲文成

幣于此爲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

明監本爲論八卦下又舉八卦二字衍文也不 殿本已上

正

九卦九辭聖相更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故不違外
故得禮漢南之地 由是邊陲多安漢南少事

陳浩曰漢南疑當在漢南蓋殷世言之漢以南也再漢南字
並誤

卷六頭以爲疑便

何以曰禿一本作禿或文誤字注云大人曰禿小人口禿

又父兄死妻後母執殺又俗譌爲歐學乳時以四節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執殺作報殺以下有別字

能制聖作之補編增世選 爲九大人報且等 漢陽爲九
大人欽志負

大人欽志負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補作難疑無禿字且作只欽作欽
遼西歸九大人正方居報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蘇樓歌九
千餘帶各歸王兩邊東逐因時九大人蘇樓葛報千餘帶白胡
胡王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報八百餘帶自稱汗餘王 正方
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胡敏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沐限 又解
編編爲編編增王汗魯王印殺皆以爲廢字

李慈曰博士文則釋下當有樓字照注則預字官而家前

列正方居難樓增王汗魯王爲四大大人正方居死胡頭代也

故當爲勝臨頓難樓增王汗魯王也 後漢書汗魯王胡頭代也
樓候候風局相烏延等 皆以單于印殺增王印殺代是也

樓候候風局相烏延等 皆以單于印殺增王印殺代是也

樓候候風局相烏延等 皆以單于印殺增王印殺代是也

詩上御台也地產理氏一皆乃其人入武臺內之諸相在是

後漢中太尉王季其無徵人據由爲事

以本考證云元本作後漢樓文明才其部眾 樓樓班大

謂樓成年既長也

後漢的政齊明顯焉其爲海川堂

焉其勢元本作借兵欲三子涉漢武作向公器其兵力復圖

中國

以本考校射擊持乘使節治危如告

潘船日上谷都有密縣又有密縣縣漢通陽初校射于上谷

密縣則密縣而非廣密縣也下詳軍傳注亦云止焉九校日

所治監下後漢書亦作密縣不然則此廣字疑衍文

尚以舉通治源逆戰于凡城

水經注水注云廣鹿東越青樞至凡城二百里詩自凡城東

北出超平開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廟五百里

太祖登魯王廟傳聞云不復理兵小劫

數本考證云云

以李合人作作樂水上

數本考證云元本西厥作西城後二句後漢書作以李合日

大合于飲樂水上登樓十云水在合餘河北然則此注有報

誤也 晉書慕容廆傳云其先行遊民之節爲世居北冀

巴于第受之野笑曰東胡其後與匈奴如故

餘漢書曰東胡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匈奴爲攻今漢

書曰匈奴以爲漢國祖與秦漢魏初中其者都入於邊西從

者其公孫氏有功拜空高王始建國于韓城之北漢以爲

爲氏爾水城左對王父降歸以全韓城之功漢五年與漢于

漢邑于東東也

未有名通于漢而自白與爲九相樓 秦南北兩部皆高堂

邑得漢書二十部

數本考證云由字疑衍實元本作實館 按後漢書高本

作館二十部作白上部

爾島其校尉于馬城也漢時帝政使及爾則河史校尉之

始一清曰後漢書曰爾島其校尉也爾則河史校尉也

趙五國畫節

趙一清曰密猶乃夏箱之漢兩漢去曼補屬五原郡

後代和太守 按漢書從傳故事 按法禁曲道

趙一清曰代郡太守李種也又曰段熲侯上有脫文段熲上

桓帝時鮮卑石槐父校應侯初從匈奴又曰石槐上

漢書有平字此脫也

從石北平以東至靈夏接夫餘爲東郡 卷下

按漢書邊遠作遼東新作遼郡此漢書作作六字也

後漢書袁術出高樓田梁出中中城受中兩軍下出戰門是
為三道

乃東行爲橋水入關汗入黃浦魚東擊任國
其地入番海射新

後漢書八人作事八法廣縣名臨止前所
命一制其本小吐與東

老一古曰城言其能之後即笑丹也

何遜曰異嘗作累下云項中與有面也

按去時仲事乃作扶餘

有安民者下口請爲奴使

殿本考並云名宗本至本俱作民

以殿正月祭天

何遜曰用殿正月而尚白首其子之似祭也

白頭亡人論有似也

何遜曰似當作以

古之曰安鄉之國名

古之曰安鄉之國名

古之曰安鄉之國名

古之曰安鄉之國名

示水

高何覽在遼東之東千里又其官府相加對處佈者古漢
加主海優台丞使善草衣先人尊卑各行等級

後漢書古難加作古難大加住云高麗字號客之官知鴻鳴
也後台不無丞卑作第 太平實字記卷百七十三云高麗

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符舊名大對應應知國事次曰太夫
兒文聖折華王主漆次太夫先使善父草衣項大兒東夷相

博所謂草衣先人所也以前五官穿鐵密謀政事後發兵馬
遊授官皆次大使者次人兒父收付使若次上位使者次小

兒次諸兒次通都次不遜節次先人又有國子博士太學博士舍人
通事典書客皆小兒以上萬之又其諸大臣置伴疑比都台

諸城置通近支比制吏亦異之通使其武官曰大埃連比
衛將軍以草衣項大兒以上爲之次末者比中郎將以人兒

以上爲之其次領千人以上皆有差等

本有五族有納奴臨絕奴部順奴部兼奴部桂婁部

後漢書前作消下同住云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靺鞨
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靺鞨部也三曰東部 名

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滿奴部也五曰西

部一名右部即附奴部也

州郡縣歸皆于何曠侯國

後人所曰何曠侯國

六子報

追東太守詩

後漢身林賊作賊賊下向

寫死了拍隔立一个何睡王濟是也又今王生感也

被漢芳宮死子遠城立遠死子的何立此疑有假大 鐵

大斷曰承作什志之時位久已破亡不廢云今日承承飾

史之文

東漢道在高句麗騎馬入山之東

尤欲醉曰馳志游州木代道到地高海馬少車城 一社志

二个春天海賊賊治又二夢馬即唐之舞半今奉天府都平

也

組就節市

賦一在作以與後世書詞而市後漢再作節市又一本作節

德新曰其謀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說許婚家迎之長壽以

後始至成人也遠安女家女高錢罪乃沒忘培

乘玉繩曰此節个之衣總不夷俗也

高齊書

西胡王儉傳作員

其身如中國人衣

後漢書在只形如中人衣國字疑衍

通要在大球東北子餘里

通要出曰地吳城在鐵嶺東六十五里

孟明人時人

何字或漢書其作曰

其漢書以辰時辰與何雖漢書東地大為今何 孟明

其地也戶二萬戶其 魏通朝海作八縣之數以發之何

之即而民不憂其其後國十餘世何何何何何何何

魏本若意云後漢書其作準 後漢書其作準其作準

不請何能何法倍大抵何何何

魏本或說云請疑當作準 按後漢書其作準其作準

自漢昭大山山以西

魏本大語見前東漢書其作準其作準其作準

如有三時一日馬箭一日馬箭 日其何

地一清曰其何後漢書其作準其作準其作準

其傳以當三時通疑從民其非

何語法國又支中國 莫其國

魏本或語云宋本其作準其作準其作準

應國疑有一重出或自其字

至滿而好鳥界

漢字為兩漢上復作準其

朝鮮與燕界下漢水又故中國亡命

沈欽著曰漢書其作準其作準其作準其作準

大同工為各漢水 按後漢書其作準其作準其作準

有若干種皆稱拜爲百頭瓜王于簡子種名飛隄形似
今之麻平體即所宜也

松平字和文下云道在麻州即此若志略備本名廣機

爲葛轉西和中道公藤爲葛道一編地國一皮完備

殿本以爲云毛本新消作內道精絕作地精一水經河水

皮山因治皮山城去淨布一百八十里元了志誤

髮高如高珠乳高毛蛤亦如樹一皮之者其人也

殿本考考云世說昔作髮如高骨爪如御腹立作獲豆

一名漢越王在大也東南數十里

殿本考考云王各本俱誤作正今從宋本作王

烏弋一名俱持

殿本考考云北宋本皆作帖

又度伐布溫布

殿本考考云毛本作度伐布溫色布

王治于編城

水經河水注云龍城故美頓之虛胡之大國也前昌海濱

通其國城基對存而于大泉發內門莫遠東門皆其厚障

通城或指成龍形四名城城地屬千里一寒美頓之虛城即

編城也

出好馬白冠
太平實字或卷一內八下五初下有名字
其居仁老佛開常有高僧

太平實字或卷一內八下五初下有名字
而到國中其多高珠夜光明日珠兒無不知名此國無以
高度此學百駝文

三國志卷十八終

蜀志

蜀志曰先主即尊漢後不以蜀為因欲江表傳報先主曰
前所以名西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
漢中王後為帝遂併為漢故其號又曰曰今日漢天既聖之
後戮力一心誠志改漢為蜀于義未當也

二枚

何焯曰二枚不從帝真之例而列蜀志非與昭烈于劉璋也
王香之與先有除許云應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
所歸天祚與主即二枚猶不得以妄于耳其文則若論上之
思其善美非天子之事也故主之恩詞矣哉 李昌植曰
此可以枚之腹而除帝帝之志漢帝既廢收其二子
則亦與下故亂之數者也蜀志之商二枚所以明先上之取
謂于後為可又將以弟扶所謂征州有天子氣者為享劉受
命之符何焯之論極矣而未盡也

蜀志對馬子君臣江夏竟險人也

殿本考證云一本作君開趙一清曰後漢書亦在討賊後宋
趙聖題立君開趙建武作耳 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
九引晉書之荆州記云鄭和鄭鄭滅地方也河南有劉長沙
暴益州牧馬之父

以宗室月中輝接以郵訊公喪去官 說公司徒就情也

殿本致書云後漢書中郎作郎中 後漢書楊賜傳云延熹
二年八月光祿大夫中山侯賜為司徒三年六月司徒賜病
發卒侯注情字伯休庶奴人

孤腹帝政治於王官多故乃建漢言制史太守真勝為
割制百姓以致難版可也高者小臣以為故伯和安方自始內
求交險致致番世烈志本即行

劉昭曰自官上注云

謀身自立國之心魯依振休之氣談論皆世為忠士備
宜事牧伯謂足御聖賢里核森雷葛同一時亦可承為國
本長期勝後夫聖王御世及不大真生民承其休其
典制勝云事久弊生無或通員故變改正服華與之員分同
三五卷老不一況在以朕之拜漢後主之臣其所制置其
可仍因大建奇州之學良雖一日之治故為教而王洪帝服

於此或為紹取與下制者一兵則到去劉南第天祀地讓祖
被矣遂請空業漢之於滅國源于此及後後代任奇制勝左
之抑宰之命發之斧統之重假之都督之威聞之征討之略
行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曰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
或置刺史恩恩察御史地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

以依郡守皆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親自是制史內沒
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
江表平定天下合之為一番船版干戈與天下休息請以無
事者誰其兵制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頓察修入身事京

一千石實留民之重監司清峻千上此雖久之時也其傳
省與後世武帝見其弊矣避有其言不奉其事

向其治後刺史張益業州刺史耿歸

後漢書益州傳作涼 猶人語曰避言命涼改之 按書

中論歸涼字皆不諱不應因以此名高見傳寫之誤 耶

十方家云蓋益宋本作涼

後漢書益州刺史張益業州刺史耿歸 後漢書益州刺史張益業州刺史耿歸 後漢書益州刺史張益業州刺史耿歸

亦曰此語百如此其傳事也後漢書益州刺史耿歸 亦曰此語百如此其傳事也後漢書益州刺史耿歸

為漢書所發 趙一清曰後漢書有大漢益州刺史耿歸 為漢書所發 趙一清曰後漢書有大漢益州刺史耿歸

到漢書表傳云李備郭即入長安欲連兵為後乃以表為 到漢書表傳云李備郭即入長安欲連兵為後乃以表為

南將軍荆州牧表引為各也 南將軍荆州牧表引為各也

及本有合門巴西趙度表引為各也 及本有合門巴西趙度表引為各也

數本於 前字疑衍元本于弟作弟丁來作至 數本於 前字疑衍元本于弟作弟丁來作至

又 前字疑衍元本于弟作弟丁來作至 又 前字疑衍元本于弟作弟丁來作至

通曰曰致當門至 通曰曰致當門至

又 通曰曰致當門至 又 通曰曰致當門至

按此語亦見後漢書方術傳 何焯曰趙度孟子注云孔子 按此語亦見後漢書方術傳 何焯曰趙度孟子注云孔子

與子毛之字若徒總并之惡反皆談之于春秋二句必已師成 與子毛之字若徒總并之惡反皆談之于春秋二句必已師成

三國志卷之十九 三國志卷之十九

後漢書益州傳曰天下云子德竹會則其會非為是
在入政之民

數本於云疾疫宋本作疾疫

去其病集

明監本見作野誤今 數本已改正

其何州殺給

華陽國志云益州趙雲 後漢書益州刺史耿歸 華陽國志云益州趙雲 後漢書益州刺史耿歸

其在益州與從弟趙雲引元何行同故家如說則在 其在益州與從弟趙雲引元何行同故家如說則在

可歸款曰使君已死何州生也附死之墓第之民以家 可歸款曰使君已死何州生也附死之墓第之民以家

趙雲 趙雲 趙雲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月之罪也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月之罪也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州從事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州從事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軍司馬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軍司馬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前乃趙雲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前乃趙雲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郡縣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郡縣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綿竹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綿竹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亦與日勤以鬼道又有少容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亦與日勤以鬼道又有少容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後漢書少容作表色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後漢書少容作表色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欲德之甚具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欲德之甚具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後漢書益州刺史耿歸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後漢書益州刺史耿歸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後漢書益州刺史耿歸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後漢書益州刺史耿歸 趙一清曰水竹注益州刺史耿歸

都三百餘里此云治至成都二千餘里似不應如此之遠三
十或二百之說也

先王年號

則所為曰趙南城在保寧府廣元縣西北古且國也蓋屬國
志言對王封其弟茂簡于茂中號曰莊侯命之曰曰莊新
以萬文二年故佩族成封其弟茂簡

何碑曰宋本一作一漢字在碑下

之相舊之曰則宋燔災氏

若碑曰此事本傳不載見後唐

對古他列九有別先

漢書曰先生始來當名先此光字漢

曰中中山古之說也經子貞元符六年封涿縣縣侯侯

集附全宋本曰宋

據古曰下古子余表珍成侯貞元期二年六月甲子封十

五年元聖五年生附金龜此云光符六年德漢 漢書曰前

漢無此符之月若漢書王子侯表貞符陸城侯無字始碑

志陸成中山國與名曰焉中山滿王之後故封中山國之

成醫侯成了無上知也又曰失侯在元聖五年始當家移後

漢書曰

余車由西上向東生高五丈餘

水約其馬水汁云舒元漢水東地流點碑亭樓桑也上南即到

備之舊觀也

叔父于敬謂曰汝勿安第

錢大綱曰扶風孟讓半子敬讓先主叔父敬改爲了既

封傳

除安貞尉

後漢書郡志中山國安貞縣南曰京洛魏名安

縣在京都度與曹公俱遊河

戰水考德云復宋本作後

德義高州刺史田楷以振冀州牧袁紹

錢大綱曰魏字當是助字之誤

郡民劉平老婦先主配爲之下使客制之

趙一清曰前注引典略云平原劉子平騎先主此言劉子

之何相復也錢先主失賊于故人軍持劍一人也

魏州魏郡曰口首魏

華陽曰武成州曰澤州 錢大綱曰作澤州是也蓋下年

下孫編魏州故五節州也被字或

北至下孫兵魏 與古說又敗

殿本考德云通權作比至 趙一清曰呂布傳注引

與此傳注異一志曰相違後殆不可勝通記也

楊本韓建云徐揚開先于必舉盡斬之

通鑑考異云魏本後與呂布同破袁術于時水死也

或疑因散 諸將謂布曰

何較敬宋本作賤諸宋本作請

得七首謂曰汝小子何敢爾書元氣之好爾德爾曰未說
何德之

先于其室則中

趙一清曰四州白水即處在四川岷北縣一百五十里與
陝西寧州相接

及見京引蘇正色

殿本考證云引水本平源發作別

與節等韻于互口

凡口水經河水注作汎口汎水者在上唐郡界

二十三年先主分遣將軍吳蘭雲雷等入成都

殿本考證云成都二字系衍誤 魏大昭曰武考紀有任德

而無雷同此傳白雷阿雷無任德

二十四年春白馬平南漢河水險山崩前于走軍山勢作險

潘曰曰山勢崩是震動之說與對亦山者在東國縣與漢

內白大谷為對者是也法正傳不誤

大漢山軍新源部及齊分所領以稱制史趙壽等

李融曰曰帝死于建興九年此云蜀即恐漢通鑑無節字

何焯曰蜀志云新夏侯張郃率軍民內使則此節

及曹公新將益州刺史趙雲等之下當有脫字節字非衍也

通鑑則節字而以新源部下及字誤也 時節曰節字為

為等字法正傳大破趙雲等

是則對正通字平等攻中戰于上流

三國志卷之十九

三國志卷之十九

四

通鑑曰李平傳不載取上庸事平以建安十九年降魏焉
本守平泉山二年乃徵請永安宮高祖孟攻上庸時平有
健勇又平初名嚴至建興八年始改名平建興中不勝平
平時又不降白馬李平疑此一才為行也

魏書下上先王為漢中王太子漢帝

何焯曰據後注此表乃廣漢李朝所造此文在西京亦不
得疑當屬公劉也

左將軍領長史領將軍領軍臣許靖

魏大略曰領字衍被應不當領軍將軍史之稱也 後漢書

左將軍史在魏安十九年此領字疑當在魏軍之上

通于河關設壇場

水經河水注云河關縣故城屬何所築也建安二十四年劉

備受命于立國即漢中王位於此城其城在臨漢水北帶通

城而對定軍山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漢改年曰黃初魏書曰漢帝見宮九十

乃發使制順治蓋曰李崇皇帝

李鴻曰曰綱目既以劉漢為正統則當以此益為正今綱目

中不書劉而書獻是猶伯通輩之誤 校本書甘字后傳及

百書劉元海載記正稱李慈此外無別

陽家侯劉約內衣侯向舉

宋廣州郡志云廣漢太守領縣自陽家劉分總竹也 後漢

書臨國志云關都關國漢書曰陽家劉二年改

從少醫河宗

何延日者禮三子通府多國職之先主楊崇赤白宗族引
門通都下主即等黃然側動表即何宗所撰錄

徵學從事私火并進兩等

何延日發事林言其周傳建興中丞相領益州牧命周為
學從事與此前後不同案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
昭然即位之初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周連之列從本傳為是

趙一詩曰周覽傳豈手互此表不知何人所作而云臣父
聖豈周氏之子列名于中修將為誤為周覽

詳案洛書數變度日

潘眉曰宋家有三日白銀光武先主忠告王莽嫌三日見十
歲碑改皇字為皇字是卒自三日之誤

臣父聖宋亡時言西南數百萬眾立敬大

錄大新曰此奔列名者有劉豹向暹使務黃繼股統攝在楊
洪何宗杜適張叔尹歐陽等而鄭統父果何人之父弟

華陽國志云周覽父未亡時似猶從之又按周覽傳云子巨
亦傳其術或臣詔巨之孫而上殿周于邪 潘眉曰華陽國

志作周覽父未亡時則周舒也然周舒亦稱名于時何以不
宜稱周舒未嘗稱周志云先是物土周覽云云為疑無疑

凡好也臣父文字皆改周

外紀動漢碑

錄大新曰上文已而備黃繼不專也見考錄補抄

并先主為漢中王用寄陵廟恭恭大常南陽王桂為其陵廟

漢王謀為少府此傳三人姓名必是王桂非黃繼也黃繼
傳亦無除光祿勳事 按王桂當仕黃桂此錄後王本補臣
贊注之誤也

今上皇天子海內皆於廢郡式仰擊下前後上者八百餘人

潘眉曰前載一百二十人後十二人及此六八而已故太平
御覽十五引蜀志云劉毅白雲等上言建安二十一年必有

天子出其方今蜀志無此文然則為脫不少矣

關新開覽武陽赤水九日乃去

太平寰宇記卷七十四云黃龍廟在眉州彭山縣東二十八

里長江村傳江東岸 魏勝國志云建安二十四年黃龍見
武陽赤水仍立廟今有石碑存

又靈漢相將灌于地

殿本考卷云邦疑作詐

錄書曰 典略曰

潘眉曰魏書言新冉絕使命與略言有詔發各以引致之二
說不同與略為確考子即說言略言亦得因魏書道切關通
展敘舊情以達書問又曰止值天命二千聖主之符正在此

時

亦武元年立宗廟於高皇帝以下 凡世松之以為先主帝
出自學說而相懸遠道即優難明既難明不知以何帝為凡
祖以立規廟于時吳所任補備生在帝宗廟制度必自漢章而

葛紀剛略良可恨哉

李汝柱曰先武中興約誓元帝故成以平三帝以及兩頓君
以上四親皆別立廟先王行並尊于廟又當別有祠親之
廟故表注云然但是時侯非本後漢諸事與所請命祭高皇
帝以下者如前中京同堂聖室之制而行之可上于前古禮
文之事起未遑暇故隋王通曰請祠亮而無死禮來其百而
于益相此類未必記載之有則略也

初先王念孫樹之憂關某路東仇秋七月遣帥師伐吳

于懷行曰詩焉子孫逢曰陛下以闕某之視何如先帝刑州
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伐疾當先伐此數言者歸觀心之臣
信善熟數亦何以論而先王不悟甘心失策悲非大哉 黃
恩形曰外結孫權陸中之對吳策及此吳乃荆州之先伐吳
之舉頗與初值相左讀亦武侯所抱脫文息者也取庶享既
微即許又以和建興元年復遣孫芝固好不得不用初策矣
第次神武武修五溪蠻夷遺使請兵

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神歸 水經江水注云神歸縣城東北

飲山仰坂則二里高一丈五尺而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
對面誠遠僻也吳所築也又說水注云武陵有五溪瀟湘嶺
橫溪無漢通漢辰溪漢沅是蠻左所居故謂其蠻為五溪
蠻也 太子寬字紀卷百二十云先主于五溪立封安郡
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殞于永安宮

香欄曰先主以四月二十四日即四月朔戊午二十四日午

已葬於巴也 水經江水注云建武二年劉備為吳所攻

自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 黃恩形曰吳志于孫壽壽誌志
于孫壽壽史為壽壽強以天王孫始之例子之耳于昭烈宮
先主殞于永安宮壽壽則屬于壽壽之權是一帝也壽壽
則及其帝則之壽是無帝也故趙國壽帝乃昭烈之文以尊
賢之

射日到 魏大昭曰射日射風射之雄也 何焯曰射日射風見

上表中列名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 又司馬遷書魏紀四載
歷觀諸子及六朝尚書書錄入意智
按易經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惡惡不積不足以成身小人
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買道新
書齊微篇亦云善不可謂小而不為惡不可謂小而無傷
昭烈始終以此謹後主則所謂不其謂善者惡未足概昭烈
之生平矣

關丞相為寫中轉督了六船一節已詳

唐吳曰學魯貴孔明不以難言少主乃用六船督子申
韓之妻妾言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智略為先後才
寬厚仁惠禮儀行餘而權時智謀是其所短當時諸君咸以
為憂六船起兵端略計符子貴難難難衛申子聚名臣韓子

引楚艦切事備錄之後主正申其病矣

太平實事記卷七十二云益州成都縣有東陵鄭鄭兒主陵也今有祠存號曰東陵碑又云東陵東西七十步高帝夢益川白天子位蜀國制史傳國終止而舉小政相國李固在

漢史改置子陵戶四時祭祀

漢文皇帝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並引此傳曰士儂為云世人見魏武帝成於中士及不謂得我玄德也余以玄德為勝夫亂之主誰先以能收功復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為品而所就以此帝所走舉軍東下為授過所覆雖曰為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為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荆州劉琦父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于下步於不其數千為武帝大罪所走未若武帝為呂布北騎所擒突火之危也玄德降魏而後未若武帝為張繡所圍挺身逃走以在二子也若令孫權死子彭城世入方之不及項羽等次武帝復于宛下約復謂不及張繡夫而其安忍無魏荀文若為得應之徒多兒賊害孔文學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董公仁義文和極以伴男自免買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固無列上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恩澤不流百姓豈若主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宏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遠近知變而士位之才玄德無差倍之勢而合委信張飛四處得人傑

也雖爾後之天明關不相為用誠百不獲其使武帝處安還不為之用也又在危急之關對峙之難事若令玄德據南中州約與關室比厚豈徒三條而已哉

臨江州山多險峻道其荒涼以防邊 輒相亮曰丞相亮經
漢城子何福樂城子城因此即漢城也對樂山而言故曰漢
樂水經注以爲在洵陽東山上似誤

丞相亮孫之子城因亦版

水經河水注云小城因凡百二十里有城於陝謂爲空出洛
谷成與雲煙火環處 輒相亮曰龍亭山在漢中府洋縣
東二十里乃入子午谷之口其山版城色赤石赤坂建興八
年魏曹真由子午谷可圍雒由西城武侯次于城因亦版以
待之蓋兩城並處此爲魏晉之遺址

張博春秋曰

書子張當改詩

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口而飛渡江北不能渡水死

書以下數

漢書高祖志韓彭打陽 王莽五行志云是時諸葛亮
連年純派志吞中夏而終死泗水所圍不遂又謂將分爭鎮
侯建軍府北飛不能渡水死者皆其軍也兌兌不能過泗
又其應平

十年亮休士勸農于黃沙

水經河水注云漢水又東黃沙水注之水側有黃沙屯清葛
亮所開也 顧祖禹曰黃沙城在漢中府興城縣南五十里
今爲黃沙驛驛道至此始出險就平
四有後主至前登觀版者浸水之流

漢書曰吾嘗何日地名版版自上樓下波即版字篆文件
助便志作版即版字之省又舊作版又作沈與齊州朱成
樂籍二汶台文書自別

延祚七年閏月

壽昌曰此年閏七月

十一年秋治險關國民兵反申請將軍劉芝往討自破平之

顧祖禹曰涪州春秋巴國地屬巴郡而漢仍之蜀漢遺治

監郡

十五年吳王孫權

何融曰不書吳主書吳王耶志字誤

十六年大將軍黃權爲魏降人郭循所殺

魏志黃于芳紀及蜀志黃權傳俱作葬於魏城同此作
傳今 版本改作傳

十七年冬伐狄遠河關臨淮三縣民

歐本考證云河關當作河關蓋魏傳誤同

十八年魏都住道題

魏又傳魏都住道題

山陰西將軍劉濟期會上孫子支子康爲勳平土

版本考證云魏西毛本作征西 魏一本作費改今 版本

已改正

南陽勳與王康爲上黨王

卷四十四傳南陽王康

附錄上

陸水考云前代本仕階

天城既入東歸能之教流於主帥

財本考云人鬼路碑句上下疑有脫入

疑本後

潘西口漢遼明帝諱莊其表字才以作嚴字吳漢傳嚴上

潘若從在徵即裝也陸紀傳不復所從也陸注嚴潘口表也

孫茂三都討討使者五十餘人

沈欽贊曰三都尉謂奉車騎馬騎都尉也並漢武帝置 時

書經勢志有句平記十卷蜀漢官故事一卷

他日王問曰故軍對否曰此則樂不思蜀也正問之未

見碑曰若王後問宜位而共口先人願尊遠在羅蜀乃心西悲

無日不思因與其口會王復問曰如王王曰何乃似知正語

實親曰誠如尊命左右竹天

于慎行曰劉勰之對司馬昭未為失策也惟正教之淺矣思

蜀之心昭之所不欲聞也幸而先以己意對再問之時

有教之善理即以正對對左右如笑才知命之死死正以是

矣 黃憲彤曰先主遺詔教投主曰丞相欲勸智德甚大將

終適于所至善能如此吾復何憂云云武侯非面說先主非

得見足以後主本非不肖也陳志以房任賢相則為輔理之

君應爾豈別為特者之大海然

而查武之二三年則筆補建朝考之古義理為通

字油帳曰是時皇綱解維先主遺詔與若必生疑或未驗年

而改元蜀室古義謂漢後補此以新視雖而陳道通為氏

心以漢大文應身遊覽計算出此史家以是為者為公毋乃

失之何

又國不器史注紀魯存是以行事多遺與度其為若若難決

于應政凡此之類猶有未用也

史而由筆寫云成氣見了轉轉聖身乎計水成整言何意

早出結期無室朝氣若史官不盡此事從何而書又云蜀

志稱了少補車馬計富家應儀又謂正為祕書即漢求益

若諸斯期典校無國固亦有所矣而噴海詳云蜀不置史官

若得無何漢書焉乎 按志中于德主無應元年明義史官

皆置星兒子是太教改年此蜀石史官之題證 何焯曰吳

蜀之主繼物曰應轉皆轉年記于史家之詞實亦紀也結

則史與當其竟而務史缺其承傳是以作若用此自明非欲

持以低毀清局也

然應十二兩年者不勝羅羅羅羅而致不與下不亦學乎

臣絕之以為教不與下幾幾何福年十年若不務務所未建

建武應安之盛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沒程載十二

何足云

雖大開曰教不與下亦謂諸君為相時可於平之後延元

年六年九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於延元年四年於大教

矣蓋光復與國以講教者為格之物非明世所宜宜其與

益州又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
四注備太子乃得止

按孫夫人之事此爲再見 潘岳曰陳承祚不爲孫夫人立
傳夫人還蜀同于大歸 正名曰此不明敘所以留吳之故
則法正已遷制則安吳氏于宮中舟楫之通實夫人見漢之
許是漢建安之二十年乙未正權展取長沙分界沅和之日
可謂見蜀主與夫人同室已七年矣此陸志所以有細推恩
記之筆也 元和郡縣志云孫夫人城在房陵城東南五里
上崩然相敘則以此城居之

先主官與船同族法正蓋曰與其親誼何如治之至于兩字
于忠和而爲夫人

以上正名以其禮先主始疑而將逐之君臣均失諸其公
亦不復正何也

重曰少子下堂然少子
重本考云少子疑當作小字

後主太子
後主太子
後主太子

曰公孫休曰昭高九思矣
曰公孫休曰昭高九思矣

昭高九思矣
昭高九思矣

不相違也

評曰與種有大歸然後有太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終莫何于
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耳

前明陳仁編對本版此語三十五字

通鑑曰依此上其行

通鑑曰依此上其行

通鑑曰依此上其行

通鑑曰依此上其行

名別稱軍將則似以軍爲姓尚殊可笑

大國元直廣元仕尉如此

各本俱作闕元直廣元仕尉如此誤也今 殿本已改正

李德襲曰廣元即石廣元也廣元元何嘗仕魏耶 潘府曰

潘府曰李德襲潘府曰石廣元直直德襲此注乃徐庶與同

部石郭相親愛潘即廣元各本或誤作廣元或將元仕

字誤倒士元之王既非仕字脫士元亦未爲魏臣此皆妄人

字改通事不成又理耳

庶後數年病卒百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水經廣水注云彭城郡城內有碑中郎將徐庶碑植于街石

柯爲是相也

卽趙周兩姓善於漢等水經三屬疏亮請先主并力赴蜀公

按周瑜傳時瑜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于南

陽遂共圖計曰據仕口還諸葛亮而據南陽還瑜及程普

與瑜并力進曹公云云以此他傳考定一事瑜又通好之時

瑜亮二人會合渡時見于史否不過如此而小說家誇張其

事遂使二人疑恐有不能並立之勢可謂厚誣而實上應事

柳南齊云說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

而王阮亭古詩凡劍尤梅華道温寒詩序並應用之以二公

之博雅且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慎歟

李冠一本作李居歟今 殿本已改正

此書亦一時之奇士也又東漢劉向傳

殿本考證云亦文本作必 潘府曰爲建高行于魏

欲以國交付之人

殿本考證云八宋本作誠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潘府曰十節記以南鄭之武鄉谷爲諸葛之封地近洪氏所

居故志從之按諸葛功在魏基上居封南鄭已係不虛諸

葛守對南鄭之將侯若武鄉乃縣名而武鄉縣郡中與曹

至建安中版幹已封武鄉侯可知武鄉侯雖言改于中魏而

武鄉說于宋未矣三國時封爵之制皆以本郡邑爲封土如

魏張郃郡人封郃侯徐晃郡人封壽侯吳文欽郡人封欽

侯或曰魏郡人封外黃侯時或郡縣不同乎此蓋誤之

諸葛郡郡人因以郡名之武鄉封之猶張桓侯涿郡人封

西鄉侯內鄉縣郡名皆邑侯非郡侯也

是故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封爵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諸皆

侯射諸葛時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兩國相絕

唐庚曰魏之舉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于謀慮矣使其學術

謀慮自知漢漢望之者當不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

來稱藩帝之讓以密禮待之使地日遠于漢不爲叛臣言

帝從之蓋是時匈奴雖衰而威風固在東臨而西比也名師

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張去何以能之此非徒不以是然其後

就東... 高樓... 亮在... 殿本... 五年... 按此... 蓋是... 文選... 侍中... 踐大... 鳴... 亦重... 故五...

水經... 十數... 人閱... 井日... 兩室... 水即... 川常... 邈州... 解覽...

... 亦重... 故五...

... 亦重... 故五...

... 亦重... 故五...

... 亦重... 故五...

... 亦重... 故五...

... 亦重... 故五...

... 亦重... 故五...

... 明監... 注水... 至于... 華元... 故之... 又差... 按此... 則七... 則實... 亦有... 今按... 華元... 何所... 考題... 據此... 本勢... 外太... 耳張... 字書... 將軍...

... 明監... 注水... 至于... 華元... 故之... 又差... 按此... 則七... 則實... 亦有... 今按... 華元... 何所... 考題... 據此... 本勢... 外太... 耳張... 字書... 將軍...

... 明監... 注水... 至于... 華元... 故之... 又差... 按此... 則七... 則實... 亦有... 今按... 華元... 何所... 考題... 據此... 本勢... 外太... 耳張... 字書... 將軍...

... 明監... 注水... 至于... 華元... 故之... 又差... 按此... 則七... 則實... 亦有... 今按... 華元... 何所... 考題... 據此... 本勢... 外太... 耳張... 字書... 將軍...

... 明監... 注水... 至于... 華元... 故之... 又差... 按此... 則七... 則實... 亦有... 今按... 華元... 何所... 考題... 據此... 本勢... 外太... 耳張... 字書... 將軍...

... 明監... 注水... 至于... 華元... 故之... 又差... 按此... 則七... 則實... 亦有... 今按... 華元... 何所... 考題... 據此... 本勢... 外太... 耳張... 字書... 將軍...

... 明監... 注水... 至于... 華元... 故之... 又差... 按此... 則七... 則實... 亦有... 今按... 華元... 何所... 考題... 據此... 本勢... 外太... 耳張... 字書... 將軍...

... 明監... 注水... 至于... 華元... 故之... 又差... 按此... 則七... 則實... 亦有... 今按... 華元... 何所... 考題... 據此... 本勢... 外太... 耳張... 字書... 將軍...

... 明監... 注水... 至于... 華元... 故之... 又差... 按此... 則七... 則實... 亦有... 今按... 華元... 何所... 考題... 據此... 本勢... 外太... 耳張... 字書... 將軍...

16.17

不問再出其必沒于星夜之高無解也

劉毅王胡皆徐州郡人使孫策生大運并江東

續六：刊劉毅為豫章太守任魏平中王嗣為會稽太守在

建安初人并就之卒在建安五年此疏似上于孫權家書休

之時點建興五年也注：建興五年梅福二三十年似不必

贊之且云任用李璣而李璣固之德上亦無此人竊疑是表

為後人偽撰承詳不末此文其說為人所笑

後歷北山

明聖本北山作伯山漢通鑑亦誤今 殿本已改正 胡二

宮行殿殿山山謂與高桓戰于白狼山時也

續史高亮

何焯曰後漢書董卓傳注云聖兵即蜀兵也漢代呼蜀為蠻

又劉備傳注引孔文舉向曹操云聖也然尤武紀注引華

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聖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闕為

益州郡則聖者蜀之西南夷尚書疏亦云聖蠻夷之別名則

今之聖南也又李淑傳獻出使犍犍牛勳馬此聖之在引顯

聖也西羌則尚衣亮耳

而不及今附之 又臣勳射盡力

殿本考證云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及至 盡力今通行

本皆作盡力

此表亮集所無出傳靈歌記

按此今人所名後出師表 曩故曰此表孔昭作也夫兵危

中也位同大才也張空六時者百之一故作表者百之折馬

面會以肥厚者有之末有先自足破頭布上下希次出師

者也昔果為亮作是亮之氣已散而其情已消亡矣其前表

曰輕便漢宜適于無節不效明治國之策何其壯也後表曰

坐而待亡不知伐之成敗利比非臣所能通觀何其哀也當

是時街亭敗後西懸千軍以歸蜀之山河大險如故後

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輸王嬰殺命官王嬰

明如亮大驚所在有成益敢有無死已披樂安何至滅威

靈靈遂以才疏職重兵疲之路上敗主志下懈軍心而

又備難者事以難解其目使無功之罪雖至惡者不傷而

謂亮之敗而為之手表中大難覆言劉備之敗再言先帝之

敗以歸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將匪出師而為此言無謂已

不解而欲後主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欲出師何矣按

此表上于建興六年亦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于

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亦非亮所當知也且知

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亦不特知漢之亡且知

己與諸將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節又入蜀時使後主雖

美維之言望衛精平及歸家謂口則又不許入疑入後其時

羅虛存弒以重兵臨亮而故孫盛以爲乞師東國懼兵勇

中則囑不讓亡將士在列國者聞後主降賊怒拔刀斫石然

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師乃先云坐而待

亡何耶然則此表諱作曰此蜀亡後好為亮附而張則明

道不功之說以今考之實且實而不知應以整裝也蓋

之稱此夫本集所無出張駿說足陳壽刑之真史也

便當移兵東成與之所力止區大之為分特比又且志

以蒸無上道之情

因本考亦云成當作伐分冊府元龜作分比毛本作也上道

毛本作上序

又為遺衛尉陳治嚴證正波

唐洪曰孫權稱蓋諸葛以為交之無益而若魏弗順宜絕之

惟孔明以為未可或問孔明之不絕吳魏耶正耶曰正也非

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謂吳孟子以為有王魯魯不替比而

誅之必殺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殺之罪王魯魯不替

孔明之持使未能有以魯吳則吳之爵祿未可以廢此王

魯之注也又檢也

九年亮復出祁山

水經注云祁山上有城極為固隄南三里石亮故壘

壘之左右有石梁其壘蓋亦所據也

又亮分兵兩成自原直王于上郭郭惟數城等像亮亮破之因

大其城其多與益王于上郭之東

晉書武帝紀云帝遣賈詡廣漢大軍且至乃自車駕將艾

上郭之多諸將皆帝曰亮處多決少必安後自固也後

喜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悉甲晨夜赴之亮少陸而過

曰吾倍道兼勞此曉兵皆之所負也亮不敵其水此易與

耳雖次漢陽與亮他部皆別陸以行之使將牛食乾餼四之

兵才捷而亮尋還至祁山亮屯由城而北一山時水為壘

閉帝攻其圍旁西道守城之存斬漢計時帝曰杜宇行

曰亮處多決少必安後自固也後喜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悉甲晨夜赴之亮少陸而過

曰吾倍道兼勞此曉兵皆之所負也亮不敵其水此易與耳雖次漢陽與亮他部皆別陸以行之使將牛食乾餼四之

兵才捷而亮尋還至祁山亮屯由城而北一山時水為壘閉帝攻其圍旁西道守城之存斬漢計時帝曰杜宇行

曰亮處多決少必安後自固也後喜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悉甲晨夜赴之亮少陸而過

曰吾倍道兼勞此曉兵皆之所負也亮不敵其水此易與耳雖次漢陽與亮他部皆別陸以行之使將牛食乾餼四之

地家七人可任也善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善二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善家二人可任也法曰六國為步步百

海嘩嘩百馬夫夫三三為屋二二為井井十為道道馬馬二

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之司徒之司徒之司徒之司徒之

司徒馬法志由上法如此之少內兩民皆備不勝計以意

雖也故不勝財之管散向可扶持故小司徒以管財可任者

非管財也自此以後論發若若用管財不才而取不才管財

管之州兵為之已甲蘇秦以齊縱橫之中七國兵不下百三

男而而今已二十一萬而推測其日昨推測其日昨推測其日

萬萬萬一州是論以萬萬萬粉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不

過十萬孔明所用八萬常備四萬以斷蜀代及其亡向有

十萬一十數年之前所折不過二萬耳

亮既逝魏地不復久有之現

魏九曹唐云既出宋本法既在

十一春春吳大洲由何存出以通焉

按於其代者曰且得山一處散關一出存

其合八月吳張瑒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按諸葛公一生事功即三國志一書固錄余一千許諸葛三

國志即編作公年譜一帳雖初發私呈之孟頫說師師效勇

及自述書體而喜之以此其體既靜之若若再操而功之後

日必可開假後三十年乃吳張公既所撰年譜與全相委相

仿世中諸君有欲得又因假之互相可證似得若若相疑

下此云

漢靈帝末西光緒四年公生 虛 按以建興十二年公

年五十四歲就之數實生于息也

壬戌光緒五年公年一歲 按是年公于生即就帝也

癸亥光緒六年公年二歲

甲子中元光緒七年公年三歲 按是年黃巾賊起 昭烈帝

張舉善兵討黃巾賊起

乙卯中平二年公年四歲

丙寅中平三年公年五歲

丁卯中平四年公年六歲

戊辰中平五年公年七歲 按是年侍中章扶執酒到廷曰

荆州有天子氣實乃漢統歸州州任之承自此始

己巳中平六年公年八歲 按是年董卓助天子封即也

庚午中平七年公年九歲 按是年董卓助天子封即也

辛未中平八年公年十歲 按是年董卓助天子封即也

壬申中平九年公年十一歲 按是年董卓助天子封即也

癸酉中平十年公年十二歲 按是年董卓助天子封即也

甲戌中平十一年公年十三歲 按是年董卓助天子封即也

乙亥中平十二年公年十四歲 按是年董卓助天子封即也

丙子中平十三年公年十五歲 按是年董卓助天子封即也

丁丑中平十四年公年十六歲 按是年董卓助天子封即也

戊寅中平十五年公年十七歲 按是年董卓助天子封即也

丁未建興五年公年四十七歲 按是年公辭其後李諸張
駐漢中上出師表 子配生 按是年公及弟山南安天

庚子建興二十五年公年四十九歲 按是年正月丙夜李上
均與李自帥帝改元黃初皇帝賜山陽公

辛丑建興二十六年公年五十歲 按是年夏魏封漢
中王作位於武都之南改元之武以公為水相較前降

丙寅建興二十七年公年五十一歲 按是年使孫臣于魏使封權
仍及王 京戒戒去

壬寅建興二十八年公年五十二歲 按是年因張飛卒以公領
河隴校尉 諸公悉南北都于成福

癸卯建興二十九年公年五十三歲 按是
年公自成都至永安帝前年六十三分受正德命以前書

李福為副 太子輝即位年十七封公為武鄉侯 魏書
獻王兩陣擊許芝等各有所與公欲使梅福侯治不許作

正德以絕之
甲辰建興三十年公年五十四歲 按是年公開府領益州牧
事無節制皆決于公務款殖放閉關息民

乙巳建興三十一年公年五十五歲 按是年公舉眾南征下四
郡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嘉南南郡又分建寧

梓潼為興古郡冬同成郡
丙午建興四十年公年六十六歲 按是年公治兵講武以依
北征 曹孟父子以孟及萬初七年移入和元年

史學叢書二集

三國志蜀書卷二十一

丁未建興五年公年四十七歲 按是年公辭其後李諸張
駐漢中上出師表 子配生 按是年公及弟山南安天

庚子建興二十五年公年四十九歲 按是年正月丙夜李上
均與李自帥帝改元黃初皇帝賜山陽公

辛丑建興二十六年公年五十歲 按是年夏魏封漢
中王作位於武都之南改元之武以公為水相較前降

丙寅建興二十七年公年五十一歲 按是年使孫臣于魏使封權
仍及王 京戒戒去

壬寅建興二十八年公年五十二歲 按是年因張飛卒以公領
河隴校尉 諸公悉南北都于成福

癸卯建興二十九年公年五十三歲 按是
年公自成都至永安帝前年六十三分受正德命以前書

李福為副 太子輝即位年十七封公為武鄉侯 魏書
獻王兩陣擊許芝等各有所與公欲使梅福侯治不許作

正德以絕之
甲辰建興三十年公年五十四歲 按是年公開府領益州牧
事無節制皆決于公務款殖放閉關息民

乙巳建興三十一年公年五十五歲 按是年公舉眾南征下四
郡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嘉南南郡又分建寧

梓潼為興古郡冬同成郡
丙午建興四十年公年六十六歲 按是年公治兵講武以依
北征 曹孟父子以孟及萬初七年移入和元年

諸葛氏集目錄明分作敘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
 討第五湖廣第六綜策上第七略取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
 言下第十頁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興保運書第
 十四與諸臣運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與李平第十七法
 帳上第十八江上第十九略令上第二十略令下第二十二
 略令上第二十二軍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
 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紀文達師口碑所錄為之二十四篇久已無考近代惟常
 熟朱璠所約錄為丞相集四卷蓋其所錄諸葛公遺文一覽
 于陳壽所上錄目皆不載蓋世拾三國志注及諸類書而成
 其真贋難記明楊時傑作卷若若以被州縣獻大江東去
 詞詞較得真偽今考陸賈人謂記作了乾道六年記漢牛廟
 事引古書及李伯歐陽修均能讀其字國一字不及者得
 作記竟友友所刻成翻又類作于慶元五年亦至此文然則
 處此之本出于南宋以後則其端乃生行載入絕無考訂其
 校者五十條顯然偽託亦取以充充卷錄其武侯十六策其
 為與心書向吳氏遺書志異錄則借出宋人之手取取心考
 又不取是後何也二卷以下皆為附錄所列八陣圖及分野
 諸條後雖尤甚矣 按諸葛集年代皆自其自蜀隨國志後
 賈志蓋蜀人說以亦有諸葛文集與蜀志本類不同今未得

國其概略考諸葛集二十五卷又有論前事一
 卷武侯集第二卷兵法五卷又總集內有武侯集一卷廣
 藝文志作集一十四卷中與非自有諸葛集十四卷明王士

禛有武侯集二十卷楊時以王書疑其非武侯集也武
 令其十卷皆新集有諸葛武侯集二十卷是謂張昭之

忠武侯全用之而增自增一編武侯人皆稱其之景而作
 者字行其人其他可知近人推武侯張而論武侯忠武侯

集四卷又附故事五卷前羅氏博足掩前修而取片語單
 詞未免斷碎今備詳其目錄如左與好古者其稱焉

草廬對 為先帝與後帝遺訓 又謂 為後帝代德訓
 南征詔 謂以天行皇帝遺訓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許杜德魯漢漢大夫表 薦呂凱表 彈李第表 彈李
 平表 彈陸士表 又彈張士表 請張飛暫衣 公文上

尚書 上言追尊甘夫人為昭烈皇后 上書表 山山表
 狀文山表 舉蘇順南表 論終道表 非小自彰表

正義 絕聖好讓 上先帝書 魏法正否或問書 若法
 正書 答關公書 與杜微書 各社微書 各令侯書

與劉巴書 與劉巴論孤書 各令侯書 又與李嚴書
 與張松書 與張松書 與張松書 又與張松書

與書 又與張飛書 與張飛書 與張飛書 又與張飛書
 與書 與孟達書 與孟達書 與孟達書 與孟達書

又與陸遜書 各可稱述焉 與兒孫家自帝兵書 亦見

竹一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璞子龍飛赤岸關遺書 與兒書言大水赤岸谷

六治民 七舉精 八考勤 九治海 十觀刑 十一查

怒 十二治亂 十三教令 十四新斷 十五思慮 十

六除弊 以上十六策 將苑 兵備 軍臨 知人性 將

材 將器 將志 將善 將剛 將勳 將德 將

聖 出師 擇材 智用 不陳 解誠 戒備 習練

軍處 腹心 離快 離形 軍列 善將 審因 兵勢

勝敗 復權 其死 三賞 後應 便利 廉機 操

能 經戰 地勢 情勢 靈勢 變師 厲士 自勉

歌道 和人 察情 辨情 威令 東夷 南蠻 西夷

五權 以上四類 附朝佚文目錄 八務 七戒 六恐

今存 十策 論前漢軍 卷六 一卷不見 卷七 今

音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東漢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八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文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武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武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武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武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武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武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南中紀功碑記 黃陵廟記 梁肅吟 梁肅吟 梁肅吟

三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魏大將軍平遼事

魏大將軍曰大將軍上書有魏國二字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使魏國

盧明稱曰故主傳延熙十五年失主孫權處此何以云二十

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改元建興所云

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十使行曰魏延請假精兵五千從家中取長安而孔明不用

正使延不可仗者謂將之中更無可使者耶坐失良機以正

取勝數出無功繼之以其驕蕩之短其用兵言不獲矣黃

憲形曰子伯厚謂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于將略在勇帥

之上六曰小人勿用何者門謂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獨兵

寡分則不可以顯敵王論其理何論其勢蓋之矣至謂陳壽

因此短其用兵則亦未嘗詳讀本傳也按建興六年武侯攻

祁山以馬謖違節制取然魏西與反是年冬復出試期以

謝靈運斬魏將王雙九年復出祁山以糧盡退魏將張

郃每自出師以軍多因饋餉不繼致挫其銳於每退糧輒

上將令師散而還不可謂短于用兵也且魏延之推武侯

亦至矣其初出祁山也則曰戎旅齊營而誓合明其

沒而軍退也則曰宜王業行其誓誓歟為天下奇才序述如

此雖保矣何以過激之詞以言其論敵國之相揚之乎雖亦立

言之體抑之乎又失足非之實是以源約抵牾以見虛一則

曰功與對敵或植人機或神運之受中顧諟也又曰人命有

歸不可以智力爭以見司馬非謂其之敵實為其用兵之失

也謂者不察及謂其說候短于用兵豈知其言者哉

即以爲君臣之性之心也始之矣

殿本考證云此以疑作疑臣

從始出未知國中其入適逐際育其身也

殿本考證云國中宋王在中國製土所府元龜作明土

木牛之奇則亦般復

殿本考證云則亦般般宋本作則非般機實非前人所規也

魏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闕

水經河水注云軍馬治國劉季知之漢書昭也與建為人李

安共觀此主命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示平之五年昌黎

又稱其宅銘爲

附錄

常璩語爲丞相讀

諸葛亮雖言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君欲以區區之蜀假

已廢之命北吞魏魏統秦上國不亦難乎似宋家公求諸者

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敷愛遠理歸遺德弗革端乎大國

之聞以躬爲猶猶可自保異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懷其

勞家國亦復矣

右見華陽國志

蓋宏三國志臣讀

竊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向在商語精微以取勝是時又無
大久獨為之勢也今仲達之才誠于孔明當時之勢見下第
日夕使將與統衝孔明何以不可出原以圖取蜀昔費毅以
弱急之張兼從五國之兵長驅漢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
卒不少燕趙君臣之接信下樂毅加以國家為賢將之居東
西相與高屋如蛇形勢大不比于五國之兵也何使于統
而不不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上地廣使人馬多少未可
偏恃也余觀諸將之圖當時既蕭道遠在後及其辭意
雖初陳遠取之圖志謀奪奪義形于上雖古之管晏何以加
之于

右見晉書張儉傳

右見晉書張儉傳

客即曰周倫魯諸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倫魯諸
子誰所定大訂于一而備魏武百勝之許開任氏偏土之兼
威震天下名播四海魯諸一見孫權運東帝之略于湖之小
人何也主人曰此乃與所以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
其忠志佐扶帝尊主蓋時遂崇名教若乃力不能舍事與
志違躬耕南畝運籌帷幄年何由盡世職一孫氏下漢字水亡
之日即答曰諸葛武侯誠志與虛相何異而子取諸葛
毀瑜則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為之
本述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處時有託好於樂白曰漢之
室是若若本之心也今主德衰高之正員也信善善于當軍

將使漢室之而更之宗廟絕而復續誠云不可哉

右見水軍節度

在補樂府傳勞論

樂毅謂為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類燕合五國之兵以
破齊齊君王之恥聞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
仁者之歸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
偉大戰漢西伏尸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制必
德以知人之明屢違其違否以濟危存策東而西謀捷捷速
東而西謀捷捷速東而西謀捷捷速東而西謀捷捷速
其大位在播要之學立兼徵之主設官分職班敘眾才
文以軍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于中國之民其行軍也
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動業豐濟而頌其遠文謀廣差途
規恢廟已有功則讓于下下有圖則躬自督見善則舉勸
則改故弊烈板于道邇也孟子曰國之興衰夫廉余以
為權孔明之忠臣立節矣殆難與伊呂爭傳豈徒樂毅為
伍漢

右見晉書張儉傳

習鑿之謂葛武侯宅銘

遠人自任據北顧風雖暫虧矣臨關唯雙差龍君生道務時
雖自昔及正于臨盤桓躬耕西畝承噴東樹連漢中林神好
殿神附英其與許謝斯歡堂堂健匠施補揚朝朝臨控行高
難九符應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白耳水種注

尚雖諸路忠義侯廟碑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三分漢有餘矣西氏拔丁室之威
 孫氏補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關國于亡命行威之
 聞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漢亮字孔明身長八尺
 官躬耕南陽好為梁雨吟雖釋漢之才讓括未用而尊席之
 志舉指風形既先主伏世與民易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
 香當代之略公于是輕重中腹胸厚金安定王業于胸心決
 鮮機于掌新歸身為先主所起計為先主所用自此祖商
 周爰執事夷險乎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蟻蟻之地為己
 封吳越之人為己藩國不致以兵深謀遠慮不致以境
 圖安動彼相之力揭履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廢遺孤那家
 之事大錄于公故後主事公如事父至丁職務臣行令如君
 其名近嫌也位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猶也本下前首周
 分賦鷓鴣之詩或王啟金縢之謫此弊小大有異託付不殊
 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怨言苟非此信結于人格子轉移
 于物則莫能至是公復歸戎仗律無幾不征將繼魯邦之業
 明使先君之命所以密結兵機而不殺志在救其焚矣南牧
 祁山而不復志在吞河洛矣使木牛流馬濟人之方已舒矣
 則陳國兵法敵國之軍可敗矣故得三關不封二球漢道大
 統未集行師而殞或法彰祀一作張庶幾察受所當以求
 而即之也國之時亡木心先願且以明之陳自使後身賊不

壽公死而平沃士飽其利不為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眾
 不為公死而滅府城殺其富不為公死而損及德又揚好
 于前雖會歸跡于後猶聞三十餘年如追擊擊則亦不免
 幽精變門身降降王一作天事與人事與天事遠矣不知之
 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存儲若一敵國勝于小白白鳥之
 師北向爭衡司馬孫楊息而不敵職足明中國上西凡
 所有也果其大略與向世之謀未可以身存小國之存也前
 王之存因曰才有所止不遠前與向令伊呂繼世而後因
 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桀而西國無處讓讓讓不為天下而
 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忠靈一作志莫就生居子後功績
 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靈靈侯成不能成于王業使百代
 合符用人必得此道設一作使社稷不獲其符是于賊澤其
 可得公死之日也令韓漢中定軍山前祭古曰法檢于民
 以死勤事以勿定國則祀之至令百官書勳賞或不利之典二
 山之西每有風行草動一作帶威神若成天厚邦人昭之
 能為靈與而足謂存與與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矣一作死
 而不朽反費于生銘曰漢至大綱地無依人心各歸天命
 未歸角力爭食實與者乘矣凡以紅心佛待時一作世事
 拜軍師恩水相得生死以之仗爾收兵行權略地一作益益金矣
 神存大魏國政壞三人臣莫之乃建社稷與土之氣一作
 武侯能履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殞大本去矣一作
 引于無心四種棋木物結竹輪舟結榮榮鮮人生死一作

蘇聯自稱有德是西晉時魏共本于忠恕於不感效巧產
不歸奔若百理歸國之屬國入之心歸江濟成玉璧城半
人壽際天和公望百元和二年歲次己丑二月二十九日歲

右見唐文粹

已見通鑑或略編記

天無異運惟其時聖生降世四海飛來武侯命世費全大
極德壽天機未煉心尚留字兩陽聖以特主三顧稍晚催
編定必由時運是為立變化消息謀成軍中繼續至其再
得當兩子是右燭如天之府左道別武之運風山身力與水
合參運互萬里雲為龍形亦欲前存威鎮星東河洛萬子中
夏漢子天機然後為龍句矣漢人漢蜀大動未幾天壽其魂
至誠靈表炳在日月然氣不度長為鳳高英雄痛心六百年
矣於是以武侯之才知己付託上雖使國以物徐廣民雖勇
兵以節制海疆武備設置益非敵面戎車重難不惟中原或
曰奇謀非以州郡將領軍無取矣或曰魏權不難則眾望
反積台成矣蓋試念之願願其願夫民規能以食辭歸則
思慮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志也不可使思慮無道方休
與平無界王莽乃家感感而遂行命轉之以威德之以帥使
人忘其終不可得也及高光武德與靈靈益趨如靈虎毒在人
其開武侯乃欲開季世絕絕端端之以本勝之以忠使人思
遂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主之命為天下曰表之舉也既

私謂亦唯括元元唐氏利後手善變之曹氏善效曹氏
神威獨備從之民皆時時然後後武備嚴兵事備身
不見定矣奈何曹至公之運而運人以私此機力爭彼求心
服動而曹不亦宜哉乃知得曹之曹也宋龍曹明定約
大順人心而克龍曹者不信也信其才行險而見未至遂
于魏嗣以後通漢唐正元十四年記

右見唐文粹

孫思和晉公武侯碑陰

赤帝子大難四百有年天機其熟治事雖失武侯獨不憤不願
收死灰于揚灰嗟嗟而再燃之難平為力哉是以西魏武侯
岐道開地不尺開神非留不爾天孫炳炳也夫以武侯
之賢靈靈其不可殫盡象靈降中天下有託一非以不欲
曲屈安能於兒女子乎將舉驍死倫志靈靈其靈武侯之所
為治世靈矣然於西向一隅與失魏抗國提率戰萬餘年
去無無我者足亦善為兵矣史古以為短于靈靈其神武
侯後世武侯不學入地而之君臣將奔走國爾之不敵神
靈靈靈靈兵使將相取耶是并歸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
天機武侯其不愛劉應明白一有其美報何力其靈靈南
時人不與神殺任怕受吐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疑靈何其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歌道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之治比于靈靈彼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望也傳武寧于永泰元年小費貞元二年尙在
似嗣舒王者爲是而舒王未嘗爲左僕射且與屬姻戚之
義無善况兩爲湖北使賜府之何歸州非陝西漢中府之
河東也金石記之說亦不確

碑記

通記曰西公與劉國岳布于下保關某故公布使乘宜履
行未敢乞娶其妻公許之

潘炳曰德陽周士開故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奉宜許之
下尚妻無子三字校明符又案魏帝合秋時宜輝已娶漢志
室女矣

經遠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
殿本考證云軍字疑衍

解白馬關曹公即表封公爲漢壽亭侯

趙雲曰先王即位時勳議表中有列之漢壽亭侯關某誓即
此時所表封也漢壽本地名後人有誤以漢字通上但稱魏
字者是以洪容齋履歷力辨其非矣清讀書疑信疑信疑
縣在魏爲史稱費禕破書于漢書生也然其尚未許者
據漢壽縣本有二費紹傳之地在蜀中非費紹許之入何
水從漢中河陽縣南流至長安漢壽此水處漢之助縣建安
二十五年初先王收召漢壽者費禕表封關公即在建安五
年固無由預立此名稱漢壽部也試閱局野行漢書乃漢
順帝時改名關公所封蓋而此地三國吳志有漢壽武陟漢
壽人習書行漢京亦武陟漢壽人是武陟之白馬關明基而
然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向有魏字即其下格注云武陟
此尤關公所封漢壽在武陟之明證惟書心上下少一漢字蓋
傳寫取也至世之稱壽亭則已非一日明也亦止稱壽亭
侯未收仲野漢書記 大內尚書李侯印又詳其詳記

事相與中朝既無人世一碑撰其文乃壽亭侯河四字近爲
長沙官庫神史兒印上時有光怪白于官乃感前門玉泉寺
醫嗣中亦兒司馬知白所任關侯印記則知世俗之說公本
漢已久矣

公右父也某兄弟耳遂白之

按世版曰宋書顏炳之傳云何倫之曰臣思德意之言關某
雖以弟稱公父子豈得不若

臣按之以爲曹公知某不重而心其志去不遠遂以成其
義白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

唐庚曰某爲曹公所厚而忠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職國之
上亦能之曹公得某不殺矧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職國之
君亦能之至某必欲立效以報曹然後封爵賜祿拜書告

尚尚上進退去就雍容可觀則始非職國之士矣曹分內能
平其氣不以彼我爲心外能成某之志不私其力于己是猶

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爲善而不能不爲
惡善爲善是以能幸國不能不爲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梁朝於原登登或遜受公印就爲之支策

後漢曰魏權梅將軍曹仲云關公德厚德重度到民人而
洪水橋流已得其味乎數十寸水請諸君猛勇馳驅沈沈載
浮于是不宜任惡受爾無倫或保城而叛或率衆自登自即

敵門中人以示並牛其心

又南郡太守應若將軍上仁屯公安

陳浩曰楊越編臣黃注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失王孫權禮
云獲將軍士仁臣傳亦云遂到南郡士仁願芳皆隱是士
仁即甘姓者此標備加傳字誤也 王嘯曰吳志有交州
刺史士燮則當時國有士姓

新公及子平于隨微 禮公及子平

魏大新金石文藏尾云元至正十二年五日昭王廟碑無撰
書人姓名又稱王從于章縣今當陽縣五泉山也今號大王
塚每歲清明鄉人相率上塚如祭掃之禮家別門守臣王儀
始建琴亭墳塋樹松柏紹聖三年五月賜廟額曰昭烈廟
日昭烈即侯子平也俗呼為三廟對楚之人相傳昭烈六月
二十二日生昭烈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交齊善道近編

編查案王之生曰不見于傳紀碑所據者則楚相傳之說今
記碑遂以五月十三日為王生辰矣 聞者或謂此則記云

世傳五月十三日為關公生辰明會典亦載之但云其八字
為丙戌午則不可不據公死于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史
不言其善元人胡珙考之當在六上下下果生下戌午僅四
十有二耳其不合者一也戊午乃靈帝元和元年若通鑑曰
維是年四月庚戌朔五月無戊午其不合者一也古人始生
止記年月日而不及時即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
黎集安有生東顧圖而傳其為戊午時于于蘇下者乎其不
合者三也 黃恩形曰方顯公之新羅德侯于禁也黃仁茂
近以漢書之空派民保領等受印號白首以南字風

漢附史稱其威靈華此破竹之勢千載一時專力圖之惡
臣但得其勝不慮其敗據以險阻屯據口邑策用奇兵而
不防操以徐光揚將軍督營等十二營之兵以救樊城而
蜀不閉連一將增一旅以據關公故使徐光揚之子前呂
謙之子後呂氏領領勢遂不支空非坐失事機也其厥後武
侯北征屢出祁山功卒不就則以荆州既失地勢路梗不克
別圖一軍兩逼並進以分敵之勢而進我之氣也以武侯之
才擅當荆州乃不能如其謀中之初計又非千載下所敢臆
度若矣

機欲活公以敵劉曹

統世駿曰江表傳云孫權使朱備任喻關公令降公乃作像
人于城上而觀焉

追公公曰壯武依

按此標並非美談不知當時何以取此今 版本改爲忠義
二字適免疑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論曰也今敬錄
論曰云關帝在當時力扶漢志動搖乃史書所載並非
虛名陳壽于蜀漢有維新換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
定意得兩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何降 論曰封為忠義神
武大帝以崇揚愛烈朕復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蓋佑二
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
存私意遂置議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特錄四庫全書
不可相治論書所有忠內關帝之受感改爲忠義神本傳相

世已入民間所行必廣於夏易其交其殷此其刊載
傳未用舉入遊欽此 前明程敏政曰三國志云先主時惟
法正見漢祚將落為功漢世薄賞而亦見孟至是開
張焉超脫旋黃忠趙雲皆得追諡時論以為兼後魏操古通
用若秦檜傳存孟子漢魏生習操形在史皆為學宋岳飛
論武穆忠與此同今乃以為忠如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忠獨斷行無遺夏曰聖聖聖也漢若果為忠則史不應云
遺孟之典時論以為宋交若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曰穆穆曰大德以序昭穆古本穆在穆左傳穆多作穆是穆
穆古今時也

蜀記曰公初出軍圍魏諸葛其足

按呂蒙於字下為不備足則魏後之共也

公好左氏為讀略信上曰

按公好左氏史有明之而世始知依此為公志在春秋近
人作公廟論者必以春秋為美談此正如因史傳之是若
見弟而前為魏國結義者說詩文無不免焉而不知其非
事實也 黃表曰蜀公祖石鑄之通遠並公三世皆曾春秋
奇甚 因朝報大本石以結其其事然無徵不可信也 按
此亦由解州守魏延碑記而衍之文也傳錄

家系益德

按飛字益德其明也而傳注引英進之周應傳注引吳錄及
楊鐵傳張益德黃益同字而應傳益德黃益同字益德一

史學叢書二集

三國志卷之二十三

蜀魏大明金石錄尾續有金木矣因年重術場先王廟
亦是益德傳此碑本華陽志去及近前水鏡注世說並作原
德益曰蜀與漢主漢國人所為也

少與關公俱先主恩年長數歲為兄弟之

按此亦是為俗傳兄弟之一說 番曰曰近世星家善推測
公以四戊午生桓侯以西亥亥生此無備之謂考先主起兵
在魏舉合往漢關勞往漢之時年帝初平元年若關戊午生
是年十二歲庚申八歲至初平三年關歲為別郎司馬是年
關十五歲關十歲知是年百是祖與以八歲關十歲為別
郎司馬也危不足據關信長張敬張非容以關亦必其戊
午初平三年先主己三十一歲關年先主年當相若耳
魏大所曰關漢一人史不載其卒年志於蜀曰青年皆曰諸
葛亮結法正馬超而外他如關漢漢允費錄武略如關
張黃忠趙雲皆不書年許諸葛周年除七十餘敘事偶及之
初不關漢例也

討斬李進

方今刀劍鋒云張飛初理新本庚自命臣種赤牛山嶺為一
刀銘曰孫子侯關大將也後被范疆所殺關將此刀入火
進軍若張飛遺石

潘君曰蒙書為空石梁山東止有八梁山即古澤嶺也 沈

欽曰曰與地紀勝八梁山在涇州流江離東七十里是伏八
處有水浸之不雨者一里常有樹雲霖其上故名即張飛

優部傳又名勝本碑曰有漢江縣名云漢將優部率兵
萬人入破賊首領部於入東在馬郡石蓋縣所置也
巴土獲矣

林嶺固師曰巴土不安明漢中不可得漢中不得則關中不
固巴土安桓侯破部之功也漢中下則明漢新開之效也
蓋封西縣成碑曰

漢書地理志云漢郡西魏國在今承州西北二十里漢侯
故部郡人以木土覆之也 承前曰漢郡前漢有西縣後漢
自此有西縣者蜀漢時也 魏大略曰史於漢先侯破
部 魏注請蓋載籍文錄傳不載

其下其後漢地理志載魏持其首縣成而奔侯

沈氏傳曰保臨府漢中魏城南一里有魏陵江至重慶府合
州合梁江清江至府城其東南入峽江此云魏流約謂魏陵
江也

其下有扶風茂陵人也

魏大新曰兩漢書例並官名稱左右皆稱人顯其但云魏郡
扶風而已此傳云右扶風茂陵人及注正傳右扶風郡人右
字竹節西 潘曰張既傳為魏郡高陵人無左字故則傳誤
云武功人無右字故後漢書劉焉傳引蜀志注正傳無右
字明意便明以自古本也此右字係後人妄增耳
其文字于疏

後漢書地理志引魏書紀略又云平

又晉書地理志云魏郡西魏國在今承州西北二十里漢侯
故部郡人以木土覆之也 承前曰漢郡前漢有西縣後漢
自此有西縣者蜀漢時也 魏大略曰史於漢先侯破
部 魏注請蓋載籍文錄傳不載

其下其後漢地理志載魏持其首縣成而奔侯

沈氏傳曰保臨府漢中魏城南一里有魏陵江至重慶府合
州合梁江清江至府城其東南入峽江此云魏流約謂魏陵
江也

其下有扶風茂陵人也

魏大新曰兩漢書例並官名稱左右皆稱人顯其但云魏郡
扶風而已此傳云右扶風茂陵人及注正傳右扶風郡人右
字竹節西 潘曰張既傳為魏郡高陵人無左字故則傳誤
云武功人無右字故後漢書劉焉傳引蜀志注正傳無右
字明意便明以自古本也此右字係後人妄增耳
其文字于疏

後漢書地理志引魏書紀略又云平

魏郡西魏國在今承州西北二十里漢侯故部郡人以木土
覆之也 承前曰漢郡前漢有西縣後漢自此有西縣者蜀
漢時也 魏大略曰史於漢先侯破部 魏注請蓋載籍文
錄傳不載

其下其後漢地理志載魏持其首縣成而奔侯

沈氏傳曰保臨府漢中魏城南一里有魏陵江至重慶府合
州合梁江清江至府城其東南入峽江此云魏流約謂魏陵
江也

水經河水注云河原東山上有西嶺或嶺有谷澗之谷澗
行有澗水注之水有故城樂由即澗而阻絕昔先王
濟河忠漢之臣以臣西公 抗世駿曰古今乃劍錄云黃忠從
先王定南郡得一赤耳如血於漢中擊巧使軍一日之山下
刃數百

以月忠後漢書謂萬於先王曰忠之有筆無非詞尚之倫
也而今使合同列馬乘在近視其功尚可喻指感德之志
也子悅

按詩經為將軍馬為左將軍張為右將軍今以忠為後將
取故云同列馬乘云委詩拜勳為所將軍關忠為後將
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受詩解之乃受拜
則關公之意忠武已料之審矣 又按今俗物稱黃忠為老
將而史言其老字才高且於先王為漢中王之次軍雖卒則
其年亦必尚未老也

本節公孫權與先王為田游獵高祖
為字或同先王傳

善惡來附

殿本考證云元本什與

先王就寢窮苦見於

何焯曰本傳文上馬平原相時言已離從上騎則傳謂諸葛

謂士原於相時在建安五年後此邊及不可信者也

絕人以御林姑家多將火史兵雖據不徒先王以之嚴重

必能擊封特任掌內事

按陳夫人書此凡三見

至江州分道去從外水上江陽

孰祖或曰重慶府巴縣白江州城映仲遜曰江州縣對一本

曰石明活內水左則蜀外水是外水即岷江也對活內水故

曰外

田分勝將雲駁之孫權襲州先王大怒欲討權雲曰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

何焯曰雲之較分勝讓其忠正然孫權之務有漢萬公在必

得其當未應反作武臣也蓋始家傳標美且其謙伐失剛又

請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是也蓋直恐敵彼列將并所及也

別傳大抵仿諸葛子瑜才及孫權稱每談諸葛公不明經

其符之善為之

吉兵隨忠取米 曹公揚兵大山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兵上多一還字 山一本作出

此時河陽長安

錢大昕曰河陽當作許陽

不別傳曰雲有軍資除酒使分賜將士曰軍軍無利何

為自賜其物功悉入赤厚而厚厚十為冬賜亮大義之

何焯曰諸葛公言則數明之窮歷就其下安得有忠焉此亦

恐非事實也

國張爲世虎臣國州功西公張義輝繼繼蓋有國士之風

王鳴盛曰國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王室耳若其兼

馬則雖良於萬眾之中公之所以爲國士者豈專在此哉且

其視西正爲歸到地也若徒以報國爲公業舉未始知公之

心此數語雖不稱師臣庶之美亦不宜以釋儀誦一步當

之 遺與曰漢以後兩漢各必推關張其見於二公本傳者

其稱蓋頗與攻對延關公字竟良降蓋卽策馬刺良於諸人

之中斬其首還當陽之沒先主棄妻孥走使張飛以二十騎

拒後賊據本斷榜曰張子曰身是張益德可來此就死二

公之勇冠諸傳記者止此兩當其時無有不稱其威名者蓋

程堅曰劉備自英名關張皆萬人敵程堅曰劉備自英名關張皆萬人敵

漢中之勢近取蜀曰若小校之書易亮明于治國而爲相繼

張勇冠三軍而爲將則不可使矣張勇冠三軍而爲將則不可使矣

周喻密議孫權曰劉備以英雄之周喻密議孫權曰劉備以英雄之

未久屈爲人用爲未久屈爲人用爲此笑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昔劉

碧每擊賊陷堅摧鋒方壯之關張碧每擊賊陷堅摧鋒方壯之關張

於衆兀視命其本國時雖有王飛那美者關張之流攝人之

敵委展得權軍人材於宋賊雖曰梁益趙昌武嗣敵委展得權軍人材於宋賊雖曰梁益趙昌武嗣

博力過人越以器之曰之元序一時之爾張也博力過人越以器之曰之元序一時之爾張也

漢張有勇力時以比關張漢張有勇力時以比關張高屋屋生擊勇備出時人

以此關張以此關張相入眼擊果世曰爲關張此之謂也

大甲 注 此語時時折全字既得清詞曰公古之關張也

陳亮明徵其伐高海有而其人失其處發明備諸
摩河曰若此胡則彼軍有氣若有關張之名摩河即出陣
備議教之不備以上皆見於各史皆可也二公之名不惟
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數百年亦無人不爲而驚之威聲
所垂至今不特天生神勇固不虛也

長樂梁章錄

穎川司馬張濟有知人鑒注司馬德操為水鏡

校本考證云水鏡毛本作冰鏡

德公字山民亦有合名鑒諸諸孔明小婿為魏武門吏部郎

早卒

盧明碑曰後漢書注作德公子字山民可知仕魏者非德公也此脫去字字不熟疑德公為國操不終矣或字字即為

子字之誤 案後漢書德公傳注亦引德公字山民作山人 蓋唐刻避諱也小婿一本作小姪梁玉擬錄記

又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曰領南郡太守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四引荊州先德傳云周瑜領南郡以

德士元名廣州里所信乃過為功曹任以大車豫乘拱而已 駕牛一日行三百里

校本考證云元本佐三十里

元 炳燦照

潘眉曰說文版足大指毛此云類非許君案東方朔傳由

齒牙樹頰頰師古曰頰向日頰音皮以盒解之耳一切釋音

義然胡頁反應疑解也無上依經云項骨無頰此頰字近之

傳曰今指以爲高水大者皆極也極以爲高以寬操以暴喜

以仁權以高喜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

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

所廣曰續說先主取益州先主告之如此夫當時

暴忠勝過德操而備與宜殿而反不加者何也操既得此

備五賊之不熟者也五賊不熟不如漢將非謂復仁忠不能

勝德操也備不能勝操耳故曰非其人道不虛行

退國縣縣車服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庚庚曰羅德公以孔明為臥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商

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二年則

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謂德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

漢中是羅德公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

馬超馬良卒蓋未幾而一時功臣相繼謝世若物奪之

者明年後主踐阼而舊人獨有孔明雖高後七年雲卒又五

年孔明卒而勝者於是乎盡正卒時年四十五超四十七及

三十五自餘不測其生其死傳稱少與羅俱事先主關年長教

飛飛又事之則飛卒時年幾五十許當歲年四十此數雖若

皆以高才早逝而羅獨年七十餘而終天不降漢明矣

案士元死於雒陽城下而小說家輒為歸德之事前明

廣與志已誤收之王士禎詩集中亦有落鳳成帛獻士元之

題皆非正史所有也

統子安字巨卿

潘眉曰王象之信州碑曰有漢涪陵太守嚴融其文云融

嚴士元子也則去當依碑作融 弟曰統因碑實公欲遺將征張魯之有雄心也

毛本下脫征字个 廉本已改正

以明將軍之英才奉調收之禮

廉本考證云宋本情下有兩字

日月相連

明於本相傳作相連誤今 廉本已改正

分平齊中德勝二道並提

潘南曰考郡國志齊中德勝皆漢舊縣惟無平應即平州也

宋志謂晉太康元年以野民歸化立平州非蓋漢建安中

巴西郡已有平州

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懷孫權之逼近則

細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此之際適遇聖法奉直為之

綱領合理務期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那

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建剛猛有諸兒之風侍婢百餘人皆

鞭撻刀侍先主每入夜心常凜凜

孫權夫人事此凡四見 林囑關公曰以孫夫人之橫而但

任趙雲法正二人便足以制之賢者之有制於人固如此

孫權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致政亂理之

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險耶諸葛氏之言於亮乎失政則矣

唐庚曰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穰原君移齊趙王以賈魏

齊之背李廣蘇武陵尉上書自趙武帝曰報恩復報怨之所

望於將軍也復何疑哉因家郭遊新西山遙槍民逐逐掠奪

其女太姬怒曰汝小民配女當得小民个得孔尚任頗不可

耶耶出之爾三人者率皆以報國古之義主所以役使敵
僕復自有遺孔獨之於法正志是此意後漢所見若小矣
必為人所效也

律陽備志云權曰吾政知如斯虛稱不得正耳

將計路未疑 又非測賈之常言也

廉本考證云將元本作特常宋本作當

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妻相取又亮歎曰法孝直若在
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

陳景雲曰評提有法先主大惑不肖退云云無善名此是法

安二十四年曹操至蜀平賊事曹操在此條之下裴氏以蜀

相有李嚴若在之歎或引此事為亮見正賢尚自能制人

主之意耳今按孫於評提並脫所引諸名皆備錄之失也

法正 汝南平輿人

一統志云平輿故城在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

少與從弟備俱知名並有人倫風俗之稱而私情不協

典論汝南許都與族兄靖俱備地江東俱吳爭論於太守

許典尚至於手足相加

以備則則法為更部尚書

後漢書法正傳 魏大略曰西漢書術者四人分為四曹曰

常侍曹曰二千石曹曰民曹曰客曹備者以侍中攝總為選

部尚書非吏部也至晉魏時始改選部為吏部主選部事於

舊漢儀云世襲改常侍曹為史曹亦非吏部是嚴帝時尚本

有愛而向此延傳其有歸又曰傳以延為漢人而延事
傳注引其延記以法為武成人未未知孰是也

又據鄧尉評

孫策傳作吳郡太守評

其紀綱同續仁恕制也

殿本考證云宋本懶也作例既

並及舉從自諸妻子一時略變復相扶持

何焯曰自當作情作持並從後府元龜改

注 據臣若所無以言

李龜官曰謀臣疑當作謀身蓋漢文休遊地交州進家願漸

無保身之計也 何焯曰夜街價於策為其部曲文休遊地

未可厚非又文休雖曰攝管名滿入區區豈為袁氏傷命

所行當時誰能預料何村絕術厥後兄弟相繼開吳國立漢

即於季玉非有君臣之分其仰宗供命欲竭命亦與隨難進

一 殊科論者原其本末可也

知龜王允明

殿本考證云稱府元龜尤作允

又舉子盧普在京師志區王室

何焯曰此處傳即是盧普使說何延孫官者故云志區王

室

注 允出鄧尉即別林嶺上稱曹氏

殿本考證云詳見在傳

傳傳事仲子

漢書曰注中言傳者宋史即宋仲子也

注 有延壽之遺

何校蜀武屬

與陳郡汝南

宋與知袁繼即本傳作漢子

注 漢書受於於文祖之言

殿本考證云府元龜傳作是

又 然後世亦貴

何焯曰後世亦貴府元龜作是

又 既深傳制將軍之早世

李綱補曰本傳請於袁武二年事此書乃在先主既喪之後

則請不及見矣豈異國事楊雄雖及問雖不知孰請易亮集

云則等行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亦不若傳作正議此書實是

一時事

又 既承節直且服禮之所

殿本考證云直字疑誤何校改曰

又 為主擇居安

通書曰此句多疑字一本作為主擇居安因一又自為身擇

居而安耳

注 後漢公孫位頭風郡太守可分五縣為縣郡

五縣縣傳本在梁南距平也 錢大昕曰蓋分去山所置於

既而官職亦能廣故晉不美之
既則則事 拜奉安撫使 又幹辦其所長

原本有書云太平御覽不作定 案幹太平御覽作論
山陽人

播置曰山陽郡名其邑未詳下云少休邑人劉襄然則山
陽高平人也

有之 壽安生于勃
後漢書襄陽傳作襄岳

如今鄭家州一州新服
原本有書云具府元龜本作介

但餘情既歷
趙一信曰魯書作惠

魯之諸姑

何補曰宋本之作立

仲舒之徒不遠封禪相如制其禮
案相如封禪書曰乃成何當與諸儒共足其禮乎蜀士多
許往往失義如是

仲舒嚴平不啻復古以成春秋前編之文
案大昭曰隋書魏錄志嚴遵有老子指歸十一卷陸德明作

十四卷嚴平即嚴君平也
成海大聖觀野魚而有照運之失定公賈者見女樂而哀朝事
魯公公賈之 以必必用之 賈者漢書所未述也

何補曰魯事未詳 趙一信曰定公賈用孔子成禮之說
魯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原本有書云具府元龜作僕聞言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嚴君平即嚴君平也

案大昭曰嚴君平於黃帝書未見指歸之作疑因老而遺及
嚴君

志以博學稱 此博字取也

春秋左氏傳謂魯國禮制不古者謂魯執符个手
版也無別於魯國手版之義名其曰魯國禮制定見太守以傳
魯國別禮制以魯國執手版

魯國別禮制分節

何補曰案禮記禮運篇魯分統於典見東井魯後乃踐地
是也此云魯後則我州分野未詳

又論魯帝王國樂之說
何補曰魯書案

法 誠命知之 蓋魯人也

盧明辯曰魯人或疑作人替然此句文義詳晦夫文休木
膚之謂附子將既之不知則昏在不明知之又近於被昏
無當也

以爲牛神 江廣長
爾雅曰牛神 魯本成宗 賈以治 魯置 魯爲 鄆州 南有

赤水赤謂之千裡水

注傳度者

此注脫書名

野巴齊陵丞陽人也

顧祖禹曰丞陽城在衛州府西百七十里漢改屬衛陽晉太

元中省

注對表亦不無詳拘巴欲殺之

字清種曰本傳下文云劉州牧劉表連時及舉茂才皆不就

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此蓋零陵先賢傳傳說之誤

又顧野川有史主記主簿劉先主從遺問不疑就巴舉

陳澹曰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字宜衍對表傳中劉劉

先是其人也

注乃由牂牁去

殿本考據云元本遺去作地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歸蜀罪負先主不責

何焯曰歸蜀初定蜀主人權反例其知意於劉子初即高帝

封雍廣之章也

注通唐曰史例宜稱名此非是

足下唯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天分高亮多分字
軍用不足備甚疑之巴曰易曰仰當錄自錢平齋物賈合

史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而厥尤

洪遵原志云蜀直百錢建安十九年劉備鑄錢高五寸七分

重四錢又直百五錢錢徑一寸一分重八錢文曰直百

字有字亦有物為五錢者大小雜並如一三史諸國錢行之

與主也及諫備備以他事殺茂

字清種曰本傳下文凡名文諸家命野巴亦有則凡上之每

野巴亦未必以為非也零陵先賢傳詳載劉劉語之辭

亦不足信

殿本考證云元本本件亦消者不感多謂字

讀下獄物故

潘潛曰劉球傳有球歸來市因擊傳與俗違耶市或云伏辜

或云伏未無害物故其輔臣贊注馬說鬼帳公殺之王平傳

不相容詠馬說請易奏傳教讀以謝罪說之見殺胡矣物故

之稱似系史制

殿本考證云元本本件亦消者不感多謂字

魏大順曰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龜六年

以爲汶山郡漢書地理志益州郡都尉其部屬尉索帝復分

屬郡北部爲汶山郡是汶山其來已久或漢末仍復并

省至先主定蜀後復爲郡也
以允其心公亮緣任以當者之香上讀口

何焯曰此碑已獲清其本德則休國及商前傳可勿重出
尤遷葬侍中顧廣中即將統宿衛兵

何焯曰既任宮省兼威儀諸封公蓋用周官立政之旨也
內也

曰又校尉王遂請又及南陽杜暉南鄉劉幹等並為典郡郡尉
錢大昭曰南鄉郡胡武分南陽西界典曹疑典與之誤

雜論屬有文才善格論十五篇
源本考證三毛本格論作格論

對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
對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

述一補曰羅侯地名水經曰水西過長沙羅縣西又注羅子
自松江徙此世猶謂之羅侯城也又傳言羅縣羅國封立寇

何焯曰此則孟達家且不誅况黃公善乎其不信佛神之
也似世如諸子從河事可相為證

以封為將軍中郎將
何焯曰勳軍之名失之尊羅太若是以事當慎始
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領鎮城太守

水經沔水注云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為新城郡以
孟達為太守治房陵故縣

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
陳景雲曰斗當作丹後主二字丹之見魏志明帝紀注古丹
斗字易疑禮儀善食貨志可見 潘府門此太子是漢中王

太子非皇太子也立五百中臨將不為太子魏錄武本紀
况立登為太子也吳主傳蜀漢立王太子先主傳稱不書

而於此傳見之
注美嚴長大尉費又於太史氏為轉氏

假本考證云宋本始作假人史下無氏字
僑魏與太守封吳魏侯也海口

典錄當作員鄉僑魏兒封員魏侯見前海口當即元曰水經
沔水注漢水東合句水水止出句山東南注漢謂之句口

注初在西平上庸郡
西平及當作西城

諸葛亮處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割御勳先主因此際之及於
賜封死使自裁

何焯曰亮上無他技惟後嗣庸弱封地處疑偏又嘗將兵
朝作難則滿生射朕國祚方危故不得不因其罪而速賜之

也似世如諸子從河事可相為證

何焯曰此則孟達家且不誅况黃公善乎其不信佛神之
言不虛也 竊字誤當作還

假本不證云元本之對作之蘭悅失作脫失 何焯曰如不
年首自可不為立傳也

武陵關仇人

一疑志云臨沔故城在常德府武陵縣西
後丞相孫季倫封武至

錢大昕曰因陵即巴東也建興初平元午劉璋分胸忍
至魚復爲陵郡建安六年魚復更名巴水乃及因陵爲
巴東是劉琦時已名巴東矣據此傳知先王正局後因陵
故阜陽志又云平武元年劉璋魚復置縣以失巴水上
表自訟先王建復爲巴東也

又悉教通曉音光祿也

何焯曰國志夷貊音曰宗姓地從亦從一人也此賦本出穆
國土文考此若自白爲已作又於修呼中故其氣流耳

班固撰氏入烈太后太后令特爾胡氏胡氏乃出胡氏有美色
珍疑其與後主有私呼李五百稱胡

潘勗曰李字衍家漢客居胡四百 述述有假五百注五
百胡名也蓋漢書胡傳令五百將出注五百胡今之胡書

也蓋其舊傳起騎美五百乘有美色注引韋昭胡名曰
五百本爲任領任備也特也使之導引蓋道陌中以擊除

也今辭呼行轅人爲五百乘百官志云諸官府主都各數五
百又禮志云乘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 旅旅氏一

旅故去其人謂其名也據諸說上白即卒官傳呼卒五百
既云卒又云五百於文爲重複志初或傳 位前從頭出梁

傳傳注使使位前與九官樣往入幕不加卒字

先主爲僕中上建治成部
殿本考論云運寇寇有也

潘州曰耶開中神之所也子曾謂我耶開儲爵少王基分兵
歐羅文臨關收米二千餘萬斛又南嶺有大麻開計足鄉人
四十月餘孫策渡江成十諸將並得耶開神像數日 下其
今塔是安城時開諸將心志未洽糾符耶開

正人然猶情未悅

殿本考論云穆子疑誤 何焯曰宋本編作樓
所測始變國道

水經河水注云割道緣谷百餘里其開梁 項入山腹 項
立柱於水中鑄延茂之白後聚爲骨露者無復水中柱迹跡
若行樂振動無不搖心壯目也

僅等合何平在前
錢 曰何平即土平也

水經河水注云統濟東岸西有酒澗停水數十里長數里廣
減百步水色常綠橋舊居上湖楊柳居下湖與蘇州相對在
嶺山南高昌里 趙一清曰統濟集皮口林蒼陸龜家

臨著傳傳詩云綠澗湖上隱心湖中轉柳梢儀新所居之
地宜微潤焉誠切音贊與湖字音最異而音同

建安中爲荆州刺史得樓主簿傳登而進襄陽太守

趙一清曰此是樓神湖治權 錢大昕曰傳登登西公所授

錢大昕曰宛陽郡建安十二年魏武分南郡以江夏

爲後事隨費祿往討者之

版本考證云宋本爲作條

見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

宋本考證云宋本郡曲作部曲 漢有部曲是也凡領兵

者有五部部有校尉及軍可屬部下有曲曲有事候

乃分廣爲部曲條

洪亮吉曰梓潼郡漢建安二十二年蜀漢分廣漢置梓潼五

梓潼漢漢志白水縣 案四皆舊縣惟梓潼屬蜀所立

後爲秦軍陳惠嗣派探督又稱漢軍

華陽國志云南郡開宇侯部督南郡置戈爲參軍又甚善參

以之禮禮代字爲監軍安南將軍權和野俗爲之立法施衣

輕重尤當辨詳史之

置於南郡事

趙一讀曰南郡字誤蜀漢益州爲南中非漢南中之南郡或

是南郡中縣史省文

改封西郡縣侯

一統志云西郡故城在南陽府府治縣南

又認同蜀大臣子弟後國先重又高陽呂祥

何焯曰元本下開字衍高陽作南陽

又此作縣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何焯曰此云荆南文縣者之名皆獻之說

白使荆南文縣者之名皆獻之說

次欽韓曰太平寰宇記爲益州縣城在今益山縣北隋加山

字是隋志以前皆無山字此則後人妄加也

以期爲巴西太守之始任拜物又從房陵

諸人歸曰巴西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置江寧縣設梓潼

志所無不知置於何時對梓潼友二十四年命趙雲討

北攻房陵房陵太守劉璋爲趙雲所害 趙一讀曰五

年如期在郡何得有此失抑或召非後主時以

案元和郡縣志漢末以房陵縣爲房陵郡

則非以房陵爲漢末之事本傳無之此又不詳只一及其

何焯曰漢末之事本傳無之此又不詳只一及其

後從左將軍

何焯曰劉爲左將軍時行丞相事兒後主親臨而文中之

傳失之

漢南將軍衛

唐明穆曰魏志趙雲傳云子瞻威震中爲漢南將軍此係

南字誤

孫盛曰昔公孫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

李龍官曰此語已見於魏志陳王奩威臨元年注中此爲

重出

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合若無漢中則無蜀矣

潘震曰黃華亦曰若夫益州荆三巴不據此爲割蜀之形勢

也先主彼夏德漢中爲蜀重城建安二十四年秋魏

為郡當漢中後主建興五年聽亮出屯漢中十二年亮卒亮子劉禪中十五年王平代亮鎮漢中延禧元年禪

出屯漢中六年禪任治王平統漢中十一年費禕出屯漢中延禧元年姜維始令費禕中胡濟都住漢壽使將分守漢

中延禧元年姜維始令費禕中胡濟都住漢壽使將分守漢中延禧元年姜維始令費禕中胡濟都住漢壽使將分守漢

漢中時諸將之一策也

商傳之德歸陛下也
殿本考證云宋本榻下作榻下 案榻下當作陛下即前症

况吾但委意於元帥而君不能忍邪

明監本委意作委噫誤今 殿本已改正

初往都後為督軍從事

殿本考證云往都經作往都

又後賊反叛辭令得向何府乃乃妄我耳時難屈賊故賊放人為文而復得安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反叛部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

為下多之手

問問黃忠為後將軍劉翊曰大丈夫終小與老兵同列不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無下關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寄於於漢忠

孫皓曰太平御覽作王中王 何故曰王中王升漢升

劉忠子也形以華蓋近置讓耳 越一謂曰陛下當服中

字失主時劉漢中王不崩軍稱王

何傳曰費時左驤孫及見後國由不安亦其孫氣

夫劉本之君侯大定而後正已攝統之主須建建以備眾心

不如速舉有德以奉大統
明監本後大定作頃大定頃建建作快連建近誤今 殿本已改正 李光地曰知字與當改知

歸至漢陽縣

供亮吉日僕陽漢中與後主書晉太原地志屬米提縣屬

漢復立

往年南征險未及還 又建德空託名號自為華天子

越一謂曰未及當作未乃後主傳亮以建興二年二月南征

十二月還成都 殿本考證云華陽府元龜作華陽

亮亦以逢無故諫之心故不救時也

這一清曰晉書東帝紀蜀吳各據其地向西城安插木欄塞

以鐵線又克連之使蜀將城郭無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

降水經河水注木欄塞吳朝遣軍救孟達於此則蜀吳皆有益

孫盛蜀世譜曰時子在

在一本作立

凡字因缺

王元季字伯仁王元德字伯休丁君幹字季南以弟又師尚書

錄八前曰伯仁君幹仲實三人不見於本志惟王德潤志有
是伯季家文藝字仲實仲實人君幹疑即出師或仲實丁立
也

目曰相境勸農自其物

設本於云元本物作勸

子仲也

安季美伯仁與仲實仲實

年少受學於時專心候業於廊中作小樓其多奴常令奴史
夜八樓上視天災穰見一靈即白靈擊自上樓視之不測以夜
故凡有無狀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

拾遺記云周華妙簡算術謀改海嶼山探藥見一白龜得經

舉而下對面立舉袖所佩書刀板鐵龜化為一老翁機中

有玉版長八寸以授舉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忘其年月

佛檀初時始學服數以百卷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麻葛

至羅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卓

子野神靈之徒權略經驗未得其門運來世代明亡不復可

記因以相讓王元時有浙下因頗得其旨學服其言更精

勤算術及考按方之運驗於國經知蜀應誠及明年歸命

奔吳晉云周華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技聖

運將軍吳蘭國師人武鄉

出獨先主傳作雷同

主公得徐州九年之後黃巾之亂當失之

備曰先主以建安十九年得徐州至公武元年與凡九

年明年於郡死故云九年之後黃巾之亂當失之其謂久

州也

故俗以此及之

何焯曰及字當作反

後主世祖通至大長秋

何焯曰大長秋奉事東宮中宮命西宮或用土人中與常用密

考今猶用通經之士為之職可以修屬官內宰之職月仁皇

河大細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為可無述耶

漢太尉孟郁之族

後漢書孟郁紀太常河南孟福即此人稱古節字說文儲

乎文今論語亦作郁

長樂少府是司農

潘韜曰太后三聘尚少府太僕後主皇太后稱長樂宮此

長樂少府其一也也儀制在阿名備下登臨泰承殿對水靈

遊對太僕寫名在衝射太僕後蜀制在同名鄭上殿中殿

則同故光由長樂少府是司農

光祿正議宜不為故誤此儲君該書臣當受言等竭力博識

以待訪問

取本考證云宜疑作處明監本儲君作考君誤今取本

已改正

如履地夫奔則川流夫黃瑞是劉璋遺孽之說

於大冊曰此又一義疏

著左氏春秋介精於會稽諸話

潘眉曰同時爲會稽之學者有魏博士東州呂璋會成華水

敬學夫傳

請爲臣祭酒輔重潘眉注對上官顯言新入有何功徒而奪我
榮資與之邪

何焯曰潘敏軍職而以無尤標劉勳此潘洪勳前向朋之意
故敏言奪我榮資也

乃遠遊荆州從司馬德操來仲子等受古學皆潘蓋史
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玄問遠父子陳元方服喪
注漢略略述

漢書儒林傳云劉歆兒古文左氏傳好之引傳文解經由是
章句義理備焉鄭興傳云興從於清正大業故值撰條例章

句傳語左氏者多祖於劉子報作春秋雜記條例興傳
云父從劉歆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潘眉曰方字衍文

陳元方無左氏學此陳元也從漢書陳元傳疑武初左氏
學大常漢博士四人元爲第一

及立太子以狀爲漢射

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下自主重臣職如太僕此制字衍文
也潘眉傳後漢五人一曰潘眉可證下李漢傳潘眉傳則

射字亦衍文也

與同縣戶原俱游荆州從司馬德操等學

案前傳司馬德操來仲子此乃稱司馬德操忠一事其字
一舉其名亦史例之疎且不免重複之病

位歷三部太守

侯康曰華陽國志作歷新魏興上唐太守

補同巴西西充國人

沈欽韓曰晉志巴西郡有西充國南充國二縣案續志注巴
記曰初平四年復分爲南充國與南則南充國即西充是
字漢本有西充國也太平寰宇記果州西充縣亦云寰宇滿

西充縣爲名而唐以東地志但載武德四年析南充西充
了不及漢晉本有此縣矣

送與中命周爲勳學從節

顧炎武曰先主未稱尊號時即有勳學從事德宗戶張湛周
等上言前後不同案周卒於黃帝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

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即與勳連之列從本傳爲是
時後主顯出游觀則廣業矣

何焯曰延隆元年立子璿爲皇太子至八年冬璿既始令然
則自璿之存後主已疑疑矣故據於建興十四年全滿爲故

水句日而還顧其不惟國事感游無度自此始也他六行不
能正書以示遺後不書者不可諱則不足異也

故周人表尺以取也當案此四字之衍

原本考證云宋本周人作周文當委作及泰

若主南方外當非泰字誤恐形之有復似於今

何如曰此所料皆是秀南亦歸於亡不若以此馳之既守君

臣其殉而親不亦魯四百季之先乎孫形之百世繼以之繼

那那豈從之以降王如何周之味於義而思於衡乎

泰始五年子爲本郡中正清定事流本任還家注與周別

錢大昕曰承解撰蜀志不立欽傳惟於此傳一見應郡中正

事

昔孔子七十二

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注魯襄二十二年

生至今七十三也陸氏釋文本或作魯襄二十三年生至今

七十二則與孔子世家製訂也五代史馬道潛傳道卒年七十

三時以與孔子同壽而此言七十二蓋誤以魯襄公二十三

年生也

今吾年過七十

王應麟曰君子小人之壽又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

年止五十四法孝直操則十五歲上元作三十六而年過七

十者乃奉古之節之謂也人果欲遠德哉

至孝卒元隆降將應曰久松永本會朝見百國恩賜朝服衣物

勿以加身當備朝服道所行皆豫有輕棺

李洪植曰周雖勤時終不任艱何至臨終所痛又如此則其

勤勞也蓋度殉國之義升後主所辦故姑以此爲全君計耳

視夫或共者以榮其身者則有同歟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若之編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應子法訓八卷覽有應子五教志五卷 唐書

曰五經論即五經然各論古史考書字衍文玉書四十二

引此文作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無著字想見宋板之蓋

法訓古史考太平御覽諸書多引之五經然各論附注禮儀

志注引之

除錫合

後漢書郡國志漢中郡錫師古曰廣錫錫穴

周長子應子秀字元彦

何焯曰元彦之去承於漢矣此十字疑皆長注之文 續人

所曰和溫以晉得帝承和二年丁未歲平蜀上表應子秀字

及八十而承其位史太約在太康之世即云在太康亦據

尚冠又無名位何用其名字當是長注後事檢人正史也

李龍官曰上文既云周三子應賢同此又云周長子應於

文義爲其爲長注無疑

官不舉六百石

通書曰漢制尚書監六百石蜀改監爲合時止爲尚書分

假文見尚書曰釋其文繼於後則其詳也

案承平之書以游多體或謂能飾質稱於世若如此應之

執釋則似可以已矣

則志狂之彼國

殿本考證云晉府元龜彼國作彼國

不辨辨以上洋

殿本考證云元本無作德

殿本考證云元本無作德

殿本考證云元本無作德

殿本考證云元本無作德

殿本考證云元本無作德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喻說當作法法乃止

國志初證卷二十五

長樂集章能撰

少爲部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史作郡史

取精多而用物少其地雖上應天賦水曰入太微而漢兵誅
神何嘗非神德之應公卿本始爲神耳又曰三國史並無
樊感守心之文或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樊感入太微至
一十七日與西乃出疑是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賊得入平地

版本考證云元本無城字 表裏維情亦有使賊不得入平
之語

中後 通鑑常元人也

一統志云俞元縣縣在浙江府河陽縣李校置在河陽縣西

五里

任郭督帳

版本考證云元本任作仕

彭夫與劉爲威伯令

顧道高曰建倫縣在雲南府西北

懷安州刺史任平夷縣

一統志云平夷府在雲南府仁懷縣西南漢置梁今雲南
陸涼州界乃建州之平夷非此縣也 道一清曰此文州

是漢領新州高州分州置交州非也

虛閣政居於建宜

潘眉曰建宜本益州郡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移治改此名
今秋建宜事宜先審建宜也馬忠傳建宜郡太守正昂

失度此同

南至樂江

水經渠水注云渠水出於古嶺北魏其渠江合渠水出
律高縣東南擊町山東通渠水都北與古嶺南水廣曰魯文
深處十丈其有瘴氣朱襄之反李恢追至樂江者也

封漢朝亭侯

水經渠水注云渠水又東逕渠縣縣此縣不見晉宋史
志照呂漢渠是屬立 趙一清曰在今雲南省臨安縣境
性率澤南夷復叛殺督督

何焯曰觀此傳及馬忠傳二傳中皆有劉夷復反事蓋渠
諸縣公猶不能委其終不反也

示曰不舉人

華陽國志云武帝度渠水屬不舉動使南越相呂嘉宗族
以實之名曰不舉影其先人惡行也 一統志云不舉廢縣
在永昌府保山縣相傳在風漢山下

胡於李興

潘眉曰次於中興曰李時魏武帝紀注引三輔決錄曰渠
祚將移謂可李興 又馬到曰時人以後漢爲中漢屬漢爲
李漢故楊戲任贊名李漢屬臣贊

乃移治味陸爲民夷之間

版本考證云味宜作味香時 水經渠水注云渠水又通味
點點故漢國都郡屬李興平南中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
宜郡於此 一統志曲靖府南宜縣漢味縣也

魏封彭越平侯

魏國志無彭越字是也此事字初

之立嗣統本在魏去時名士

一統志云馬忠則在今曲陽府所置縣 時上有版文

關字雖有功於事猶助

魏大國曰關字後主時馬石大將軍書云蓋為將軍見其歸

記

王平 甘鳳分向黃金

唐書曰黃金名谷名元和縣志黃金谷去黃金縣九里其

谷水陸經險曰山水懸阻黃金于午南齊書高帝紀云黃

金山宛魯新成南接俱川北枕驛道險固之屬

高平同郡漢曰句扶北句古侯反

漢書曰侯侯性低廣微句收去聲性南有王句後有侯侯

力後切句侯摩叶地為古候反句扶字學與見華陽國志

巴西郡南充國人

魏書曰南充國在順慶府南充縣北三十五里漢南充

國通沿此後魏魏而北東漢置南郡南充國通融 案郡

國二字並衍

王他里邑所在海城

潘府曰他里汶山縣名

初魏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魏亮及魏太守傅祗侯

景後太守不敵之種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里

華陽國志云越嶲郡安上置郡去郡八百里下云更由安

上即此安上縣也此作安定字說

林那邑君名冠

無大昕曰林那漢志作林不

定律歷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有出分道及康而夷人

自國食穀坐所領縣取蜀長吏也

新羅曰唐書張東之傳云張伯敬取時以引蜀武備蓋謂

此也 後魏書曰國志越嶲郡定律注引蜀國志定律歷

在郡西度嶺水狀而花白摩沙夷有蓋其嶺前以濟水嶺而

飲之成白鹽其末夷等皆飲之又蓋空出嶺注引華陽國志

有濟水一曰白沙江山石射火燒成鹽又有凍車水注云水

遇馬胡者唐曰車台班 後漢書則作鹽

又合凝於逆產矣

唐書曰好字衍文連史則無好不當更有好字在連字上也

下云離既受身并見其姊弟優悅可見

昔得聞東主殺生實罰不準下人又其得者車隨魏朝貢者百

餘人

歐本考證云宋本無准任其信新車任其習相中

越嶲民與相殺死無不悉以為能立廟因時水旱輒祀之

一按志云張益基在夜城縣而稱香街世呼為夜城將軍

通書曰歐高師德化宗稱德化字元倫本名高

人但警保官以冠之

官當作宮漢書蘇武傳老母警保宮少府官屬有保宮合丞
主領工徒役作案後時刑獄繁多郡縣官寺皆別置獄故保
宮亦有獄也

須先數中流步兵五六千人

水經渭水注云肅焉亮妻曰臣遠虎步監孟珍據武功水東

秦蜀官有虎步監蓋羽林監之比有中左右三營

初美羅商亦與母相失獲得母妻令求當歸羅曰臣田百頃
不在一畝但有道志不在當歸也

晉書五行志在作計 古今注云相拒名廟之以文無文無

名當歸 應鑿華華縣村志也其上謂之小阜王念孫或
證云上謂秦也

辨自以維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狀誘羅光明以為羽翼

抗世號曰尚陽書地理志云維州歸德縣城已前城外羌將
驅之過蜀到時蜀將姜維馬忠等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
今州城即舊城故壘

出行管經歷本南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

驛字誤當作營驛亦作行營 顧祖禹曰行營在紫馬

府西和縣西北 百里漢亭在府城西而洛門驛在伏義驛
西十里從漢書地理志黃華有魏門驛即洛門矣

按河關伏道臨廣三壘

案河關字誤當作河關後漢書郡國志陝西郡河關及屬

城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邦濟失若不手故維為鎮西將軍
濟又所破於段谷

段本考附云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律也 太平寰宇記卷

百五十五段谷水出秦州清水縣東南山下

至虎嶺

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三云秦州清水縣東南山下

南五十里

維前住巴水

水經渭水注云巴水出南山巴谷又北逕盤屋縣之竹園中

分為二水東盤屋縣志黑水谷在縣東南即巴谷也水色

皎亦名黑水谷明原本誤作巴水後漢書同今 殿本已

據漢文傳改正

且並關鎮守以捍之

且一本作日及今 殿本已改正

維率軍出後復和

水經渭水注云魏水東逕共和山南又東逕維和山北維和

即侯和也又謂之泥和城

西還保劍關以捍會

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三云羅州巴西縣大劍關在劍關口

人研城備夫莫向東時蜀將姜維屯於此

以和維能喻也

卷一水作何改今 以本已改正

自經復得詳 處約不倫

元本不合修正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元本不合修不集

沈欽德曰史記吳王讓傅自白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魏朝合事成州上分守忠

漢後主延熙中分四州置東廣

漢郡本屬南廣漢郡是東廣漢又漢郡郡有南廣

漢主延熙中即南廣置南廣郡本水則南廣漢當作南廣

漢字或漢字乃郡字之誤

他字于結亦關中人先主定益州後得功曹高佐

乘下曰後一本作復也並謂當作他

呂正取未留傳取也

羊陽國志何作留

魏芳士仁初晉婚情

何母曰明子孫臣欲備舊名又曰魯天下三分不歸一統始

於荆州失職侯改故以三及之蓋及郝齊者曰齊要齊

南二郡荆州之被所由成也隨孟達而取也此意有所當矣

先之以魯從者恨其不從報吳先生由此悲死也

訂語者舊雜記載王兩常善術繼三人皆曰氏上蜀時人故錄

於編

潘道曰二人西裝袖之引附非魏壽木也毛本甚浮隋小字

句此發用大字讀誤以爲陳志也今 疏本尚仍之

魏志并本中郡尉大尚書

沈欽韓曰大尚書疑爲曹芳今史記曹芳傳出對覽二碑皆

有大尚書也

三國志別傳卷 十五

長樂樂傳節

孫聖 孫聖字文舉吳郡富春人善孫武之後也

傳曰孫志不詳破賊父祖名字在注非孫之考亦武行也

志舉孫聖之祖名祖家在吳新宮和即孫聖孫孫至聖功流

能以種瓜爲業年有二十少志勢成瓜輕厚口三人謂聖

曰此山下善可作家種之當出入子孫可下山白步計願兒

我去即可歸也年去二十步後反知兒二人與白鶴飛去

孫死而葬其地在魏城東 魏志云曰孫孫武之後

疑詞此與孫武帝紀前五西聖之後後云吳聖其子始始

末若同一用意

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曰稱陽明皇帝與其子謂陽明高孫

置以屬說

後漢書東帝紀許昌作許生祖作附體家書又文志及魏洪

傳皆作許生許昭此作昌作簡字改孫權傳作龐白虎殺許

聖於陽中亦不詳部可悉或因許昌而誤也

句章之句應從史記趙主之句章案國志上三州志云句

踐之地南王句踐其後并又因人風句章伯功以小子孫故

曰句章 一統志云句章故城一爲漢縣有宣政府及漢縣

界一爲晉縣在今縣東南

聖以郡司馬召孫孫孫子儂人

胡三省曰百官志孫有善長史而無司馬蓋是時以聖起聖

司馬以下兵也

太平 三月甲子二十六日俱發

後漢書靈帝紀三月作二月 李德言曰屬宜作方想當時

時或方作力因口乃為屬德志謂胡仲才屬二十六日屬方

則又多一屬字也 案後漢書本傳 十六萬章懷好引類

漢志曰二十六萬餘人則屬字初不復

漢書車騎將軍景帝中郎將朱僕將兵討擊之傳或謂擊為

佐軍司馬

錢大昕曰范書皇甫嵩傳嵩以此地太守為左中郎將與右

中郎將朱僕共討黃巾黃巾已平乃拜左車騎將軍此時何

未得車騎也疑傳有誤 毛本佐軍作左軍誤今 載本已

改正

佛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孝廉舉進士

案朱僕擊孝廉舉進士此與後人由科甲出身者相仿史傳

言舉進士者此為始見矣

進士所急

錢大昕曰當從後漢書作員非所急

中平三年通司空張胤行車騎將軍四討後等

後漢書靈帝紀在二下

通表尚堅與帝節事

胡三省曰蔡邕之官始以此 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南

州刺史移司空車騎將軍張溫軍時孫堅亦為參軍皆時

軍府乃蓋為自員

學對應不暇又明公親率天兵

嚴本考證云宋上對應作應對天兵作王兵

乃以厚為長沙太守

太平御覽卷六十九引吳錄地理志云吳郡春縣有沙渚武

烈為郡吏趁府鄉人儻之會於沙上文老曰此沙渚而長君

後留長沙太守後果因名渚洲

問朝郭石亦於後報起於春社

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四年零陵人顧備自稱平天將軍寇

桂陽長沙太守擊擊斬之

漢朝紀前使功封擊擊侯侯

案父以鳥程侯始以鳥程侯封

各字子讓

嚴本考證云毛本子讓作子侯

要當新一尚故

唐書曰丁字讓僅云二千石較羽青地棟葛標續漢志云九

府中二千石二千石尚故

合戰於關人

續後漢書書云關人聚者在河南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

史記卷五十四周勃於關人即其地也

鳥其節行車

唐書曰首當為用華當為長漢書二十九卷引之是謂聖傳

有和尉葉某知來本如此今本誤也

見前用必置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

殿本考證云兒臂以下疑有脫文

且有五色氣

文選作每且有五色氣

應氏漢宮 漢宮傳國策又

潘眉曰二宮字皆當為宮

初平二年單馬行觀山為建軍士所射殺

其錄之曰堅以初

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潘眉曰其注以破虜在初平二年李是也此三年四年皆誤

劉表傳曰公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劉表傳注中引叔孫曰作呂介

臨堅曰武烈皇帝 吳辭曰魯降順曰始祖

宋書禮志三云孫策不立七廟以父堅實為長沙人寸長沙

鄧湘縣立宗廟而三權既不與則其後漢奉南頓故事

使太守祠也聖廟又及尊曰始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

所發吳的冢材為屋木之前聞也

何仲曰此云魯孫曲阿而吳才傳太元九年秋八月大風災

高陵松柏斯拔秦之氣土熱為謂漢書禮志之表則文盡

定孫於吳也 潘眉曰聖賢又地志云曲阿魯時名焉陽太

史曰東南有天子氣在魯之聞故魯此圖令曲而阿同名

曲阿

遂詣丹陽依尉得數百人

明監本依別作休漢今 殿本已改正

表拜懷義校尉

錢大昕曰漢時城門校尉司隸校尉任奇最重合屯騎越騎

步兵長水射擊諸校尉故云七校若命將出征則大將軍營

五部部皆有校尉不當也邊塞則有護羌校尉護馬樞校

尉西域有戊己校尉兼管西國八校尉有上軍中軍下軍

典軍助軍左助軍右左校右校之名向後校尉漸多實據為

騎騎校尉周為督軍校尉兼勳為討虜校尉公孫瓚亦為

討虜校尉摩勒為直轄軍謀校尉見於後漢書其見於魏

志者則夏侯惇折衝校尉曹仁屬聲校尉曹洪應得校尉賈詡

討虜校尉樂進討寇校尉于禁平虜校尉見於吳志若孫策

為懷義校尉又為折衝校尉孫權為奉義校尉劉基輔義校

尉孫靜督廣督武校尉孫瑜孫華義校尉孫輔武校尉孫

紹承烈校尉張紇正議校尉陸遜定議校尉陸抗陸議陸建

武校尉賀齊平東校尉全琮督威校尉周郎昭義校尉是僅

忠義校尉見於蜀志若法正軍議校尉費禕昭信校尉來敏

典學校尉周羣傷林校尉大率皆武職也蜀先主葛孔明校

尉乾鑿龜之利亦名軍府校尉則名雖為校尉實非典軍之

職王連呂又率忠憤為之

衍齊款曰使衛有子如孫孫死復何想

已而更用丹陽陳紀

鐵大斷曰此別是一人非穎川陳紀也

江表傳曰陳江陵王景文是處恭平也

潘眉曰二年當為元年後漢書紀事不允平初有與潘

策共歸舉敬始孫從遷潘江東等是年領以未治為以潘太

守治在郡三十一年黃武三年卒黃武二年至黃武三年

止得二十年不得三十一年故當以元主孫盛

策引曰刃傷處虎眼以其死也其說

較本考述云太平御覽云刃存白附宋本以作同

時袁術與孫策以書與之

何焯曰策前此為孫策所曲自魏術乃止名漢書得以自立

在後曹公亦以策能術後若述之說

魏合志軍旅於河北屬魏郡山

孫策云曰操雖向魏於字疑然字之誤後漢志黃術傳載此

點作益而河北更謀於關山章漢注魏郡為冀州故黃術

山賊事魏孫與術不可斷斥其見被蓋其詞云

卓球江猛于漸主白濁亦備未也

穀水之說云毛本自與作白質

邊陲師王補又聞其言以為不然

殿本考述云宋本王補作王補下何題上有伯字

又陰髮何受又佛受髮斷

殿本考述云疑作陰髮何受髮宋本陰髮

并物陰髮何受已下疑陰髮

潘明指曰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子虎將與潘明長子

五下承孫策破賊不聞有孫則此虎即表子也吳字當

是衍文

乃以孫女配策小弟孫又為子娶妻與女

殿本考述云宋高年節即孫策侯也

又命得州刺史風氣舉孫策子

宋志志曰或傳注亦有孫策而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及

志字云云宋本宋本宋本宋本

殿本考述云一本作何人補

至夜卒

潘眉曰江表云孫策傳注於對孫傳者字是上傳及

周除得傳等語又孫策傳傳例本傳上一亦是一端

其儿女孫策皆分與有與

殿本考述云宋本孫策几才惟几項處在其後

是則惟有會補又孫丹陽孫丹陽處

潘眉曰處陵下似脫廣江一節

潘府曰時以順壽為會稽縣志

是安八年權使呂範平越郡會稽

魏三省曰曰範傳止云範開桂林傳則有會稽二字以地理考之會稽二字

行前時案

洪亮吉曰都陽郡樂安縣漢太尉為平越太守改今名 顧祖禹曰東安縣在雋州府德縣東百五十里

十午權使呂範平越郡會稽

洪亮吉曰都陽郡樂安縣漢太尉為平越太守改今名 顧祖禹曰東安縣在雋州府德縣東百五十里

五年移屬都陽

十三年分隸為始新新定軍閩不關 吳錄曰行改休陽為壽

後大開太平宮字記吳避孫休名改休陽為壽陽晉平吳改為壽安又詳考之本詳也章陽同傳作壽陽

時甘覽在江陵為仁壽所陷

殿本考證云宋本江陵作夷陵

魏自水軍圍合肥又據攻城旬不能下又內云自荆州還道

張育將將起合肥未下權退

疑魏志魏武紀建安十二年冬孫權為劉琦攻合肥公自江

陵征備魏志意欲合肥權乃走公至赤岸與備戰不利於是

引軍退是與合肥在先赤岸之戰在後與此所云不合

歷考諸傳皆赤壁在先合肥在後似以吳志為定

十五年分長沙為漢陽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

魏志曰是時長沙為魯肅所據建安十九年魯肅始

三郡魯肅仍入長沙不別立郡矣吳志長沙郡有

後漢立曰漢高吳更名曰漢志無漢高為縣疑

胡三省曰隋廢安昌入益州唐武德八年入西蜀

則知又立益州郡在襄陽州陰陽界矣水經注曰水

鳥麻市又東右岸得浦口即陸口也 魏大業門曰

陸有長沙漢高縣字宜陸時立於漢帝崩平時

置時適至是又為郡也

十六年權徙涪陵

沈攸之曰元和明雜志涪陵故縣在涪州上元縣東南四

里京州郡志涪陵本治大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是也晉安

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開陽縣南元熙元年西陽州府

移參軍縣移治其處今西陽府乃晉世所移也 顧祖

禹曰涪陵城在江寧東南五十里 魏晉日本傳云

失至是云徙涪陵似從吳徙涪陵矣主伯厚志云通釋云

建安十二年鍾丹徙涪陵縣十八年徙涪陵是也周倫

亦曰徙傳並云涪陵京邑是年仍十二年又云初於傳

皆為車騎將軍京邑在涪陵月徙也徙涪陵後乃從京

徙涪陵也 吳志曰或據孫越傳涪陵京邑然涪

口即涪陵京邑也 魏志曰或據孫越傳涪陵京邑然涪

平王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吳亦解步孫張州牧職又解朱然充州牧職以冀其在蜀分界故也其舊書梁其充當時書是魏地也

嘉禾元年魏遣東太守公孫淵遣使於吳將開中合係統稱諸於魏

魏本考述入通鑑中合作即中合 案遼東魏開中公孫淵傳注作即中合

魏臣以權本郊禮奏議 何焯曰宋書五行志云魏熹帝三十二年危不於建業創七廟但自父事 廟建在長沙而郊禮禮廟本在後一南郊而北郊通無間島及三江五湖勳實會稽內安是之望亦不見秩

反禮嚴助狀以水法助 後名曰入故國之於孫命使事人 庶無異論

魏本考述云公孫曾者宋本便作使臣本拜梅改作界傳今 時改正

今以廣南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惠臨王 廣南曰都南志南州郡四十一古州郡六并之計十七郡

南州郡七縣廣四郡五縣代郡十一縣上谷郡八縣朔方郡九縣石北平郡四縣遼西郡五縣遼東郡十一縣元菟郡

六縣樂浪郡十八縣遼東屬國六縣烏州濟南郡十縣十原郡九縣樂安屬國十縣北平國十八縣車城郡十三縣齊國六

縣共得一百五十五縣註云七十縣多竄不符疑七十一

脫百字建矣末廟有分立聯合之當得百七十縣耳 人君其才庸官方任賢舉直當枉舉善必舉是用舉若虎賁之士百人

魏書曰此九錫文只有八篇當益古本相沿脫字一行耳君 運其才庸四句下當云是以錫君若陸陸以登再加四句然後

積選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然安知非五句連屬而首以爲 服在軍者必舉之下是用錫君虎賁之上者以錫武九錫文

云君研其明哲思帝所舉官才任賢舉善必舉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陸以登矣至九錫文云君運其才庸官方任賢是用錫君若

服喪時嘉禾三年禮書二年也

九月朔開齋殺鼓

晉書五行志下云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
顯用事階厲凶惡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嘉九月初晉明末
可以傷教也

四年秋七月丙寅

晉書五行志下云吳孫權嘉禾四年七月丙寅人預雷是時
呂壹作威用事貳敗車臣排陷無辜百太子登以下咸患壹
之面壹反幾封侯寵異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僂用法深刻太子登敬承懼不怡
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發難殺伏誅

兼步隨傳云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漢云伏聞諸
典校隨扶細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誣愚欲陷人無罪無辜備
受大刑

元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驛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
邵共定朝儀

陳洸曰張昭注引吳錄曰昭與孫權協酌朝儀等採周漢
規定朝儀孫權此作孫邵鄭禮此作邵札疑有一誤 陳景
雲曰札字當作札札與禮古今字耳
又 與公高同注反

又本考論云毛本曾說古詩相行反

視所領都督度式殺賊行守嚴制等

洪亮吉曰臨賀縣又黃武五年分蒼梧

三年春正月諸日

政本考證云宋本正月作二月

今設有續而史不誤

政本考證云宋本作史復不復多改字

宋本考證云宋本作史復不復多改字

宋本考證云宋本作史復不復多改字

盧明稽曰限札疑作限札溫傳蓋非溫合口人限札者
本古反召而溫先獲乞將到蜀又顧雍傳稱雲陽於處官者
陵太守合二傳參校作禮焉蓋禮之於札為傳寫而互異
也

宋本考證云宋本作史復不復多改字

宋本考證云宋本作史復不復多改字

宋本考證云宋本作史復不復多改字

宋本考證云宋本作史復不復多改字

五年春正月呂宮奏立皇后及四王 七月有司又奏立后及

諸王

魏文藝聚卷五十一封爵部引吳胡綜請立諸王表云受命

之王業大而不化承統為一代制禮雖有損益事有實之

至於崇建並親列上封爵內諸國朝外禮天下古今同契其

於一也周室之弊僅族子弟婚則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之

國各滿多寡與中與國而後擇眾請制度本備而九子受國

明庶位男則封主女為公主故曰既受命禮施於孫子

陛下臨所以承一有 一歲身而無號公主無但臣下飲息道

近大受是以屢蒙恩依儀典禮應具陳足痛中心深

近大受是以屢蒙恩依儀典禮應具陳足痛中心深

海島承嘉慶宋書不屬所屬有安國錄云吳立曰羅聯係略
改安陽爲武帝太康元年史名考三兩主傳太平二年分會
相東海爲臨海郡吳大帝時尙未有此郡蓋遺書之耳
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
西門飛落

侯康曰晉書五行志上權時信納諸詭譎既滋勳臣子和信
或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詔讓免楊虛侯太子阿事也且赤
烏中無生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此
其應矣

冬十一月大赦羅黎南鄉

侯康曰宋書禮志一孫權始於武昌及建業不止郊兆于末
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桂林陸豐南十餘里郊中
是也又勝志三何承天曰權建武廟大而郊享有闕同非也
宋全鑑一南郊兩遠無北郊之禮蓋瓊氏吳祝維思空靈父
配天之義道上父暨尊號爲吳始如此說則權末在廣郊
望祀天也

二年夏四月權從秋七月葬廣陵

藝文類聚卷七山部引山謙之丹陽記云京師南是並有連
嶺而將山相際應峻異其形象並皆嶽之鎮也孫權葬山
南因山爲名故曰解陵

孫權葬山南何才附計有句踐之奇吳人之傑矣故能自強
江表成當時之業

王鳴鑾曰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
奔走勢愈強遂萌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卑辭
上書求自後悔之帝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號江指守彼此互
有微憾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遣將孫翊乃與和於蜀人不絕
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于五年今日此處論察方外無事
乃益份畏服稱帝之舉蓋隱忍以于魏明帝太和二年而後
發反魏憤危事何足說用宋時附錄謀校將史可以何踐相
比非虛語也

國志知補卷 十六

心自不安，又動為亮納。

魏本考云：太平御覽心不自安，動為亮納作游機為亮納為紀。

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怡為帝太傅。

李暹官曰：以孫休永安元年與孫皓元興元年例之，閏月上應有建興元年四字。本有孫君改元而不將其紀年之耶。

案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又志云：大赦改元建興元年，然則宋本有建興元年四字，今本遺脫耳。

是月，南天侯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與內殿。

詩書五行志云：門者，號令所出，股者，舉政之所，是時法若格。

魏政商於權，放肆孫峻，峻總禁旅而檢害終，若武昌孫氏尊漢。

所始，大戒若曰：宜除其異，養之善者，情果衣家務人，峻極故。

於孫琳廢亮也。或曰：孫琳殺魏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

遠都建興起門，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

大禹五兒於春申。

案史記春申君傳：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賜淮北。

地十二縣，徙歇封於江東，因城吳，吳以爲都邑。趙一。

清曰：春申本以蘇春申，應得名至，世江東城故吳城，今蘇。

州也。松江之黃浦，一名春申浦，蓋亦以歇得名。

五元生夏大水。

晉書五行志云：夏大水，帝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拜吳世不。上祖宗之讓，不修厥父之禮，而祿之數有幽亮及休也。又兼。廢二節，不秩祭，神此備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見諸孫峻，廢。政險勝陽之應乎。

冬十一月，月於牛年。曰：衣備曰：是歲，交神降草化爲稻。

蕭一清曰：此即王肅所稱，垂九之旗也。古輪在魏了元元年。

又曰：晉書五行志夏六月占占三節，備之。王發變極此草，故。

也。其後發廢。

二年，臨漢離里山，大石自出。

晉書曰：離里，當離羅，古仙人名也。離羅山一名圓山。張。

駿曰：明統志，圓山本名離羅山，有九峯，相連亦名圓山。沈。

攸判漢外紀云：孫亮五鳳二年，離羅山，大石自出，佛名山紀。

勝云：離羅山，行無故，自立並作離羅。宋書五行志引京房。

易傳云：鹿才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於平地，異。

妙于實，以為無足承，驗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兒立。

之祥也。

使衛尉曹胡城，廣陵，將軍又，離羅，廣陵太守。

孫峻傳云：峻欲威廣陵，胡臣知其不可，威而畏之。其收言惟。

勝，勝止不從，而功竟不。第一清曰：廣陵，或在壽州府。

城東北，秦置縣，漢因之。吳王濞都此，劉備曰：壽州，廣陵，周十。

四里半。後江，和國及廣陵國，皆治為後漢，為廣陵郡，治三河。

魏修郡，治淮陰，而故城，為遷邑，後入於吳，有吳吳廣陵郡。

仍曰漢陸宋州郡志縣無太守治城陽故今謂吳淞水
後漢廣陵三國時廢太康二年又立屬廣陵也則吳時始
無不得廢其城邑矣漢爲太守亦虛有其說耳
涇陽爲宋海太守

題一清曰孫皓傳是南郡太守且東海郡屬徐州矣時亦不
得有異地此東海是南郡之誤

太平元年春方吳麻曰正月爲禘立廟稱太祖廟

何輝曰吳麻本作爲禘立廟孫豐又名禘見宋書志卷北宋
諸本皆作禘字

召還權等開陳代峻大怒

趙一清曰周字上結一權字益不似舊惟一呂權故陳遜告

缺吉二人取之而陳獨受其數也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雹害乙卯雪大寒

晉書五行志云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虞而後

雪者雖見謂隱正而屬屬災弒之禍將成也蓋不特時見意

此與春秋例同

孫遇陳矢故成矣之疑

殿本考證云孫監本作惠今從主本作孫然古人以孫本通

用案此注傳聞吳語詞義格之必以爲阮文稱善亦表出

皆編錄愚原天故成矣之疑則未見其必然也

新州郡代官材

殿本考證云主本宮材作官材

與太常令何射擊承謀孫琳

孫琳傳作劉承承承古字通用

晉年十三從中射擊射越中使冲受使

錢大昕曰孫奮傳相謝越等語奮當射之字乃孫奮射

人疑即此縣越也射謝古字通用

有老公子休咄咄曰

殿本考證云宋本于休作干休

集以吳子人傳於平野

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三云土山在界州上元縣南二十里山如

嶺石有林木交經候箭之所即平野也

武衛將軍恩傳爲史大夫

殿本照曰大帝時未更有御史大夫之職任休爲御史大夫

吳語思耳至五年又以爲尉丁使先祿孟宗爲左右將軍

大夫

丹陽太守李衡以任事之嫌自始有司夫射的射法在君以君

選術選術勿令自便漢書氏每諫術

于度也曰任休之遺李衡有高帝之風度吳之賢者也 太

平記督學四百四十引引家國者稱之稱李衡勸衡是在以

女配之則衡妻乃平氏也西氏豈再娶耶

又於武陵龍陽州上作宅

題一清曰說字本釋注作記是也 顧祖禹曰常璉府龍陽

縣後漢書顧璉傳璉父著璉武都郡龍陽縣在縣西五十里

長二十里矣李勣種橘其上因名橘洲亦謂之柑洲

漢承安侯

宋書州郡志云吳興郡武康縣吳分烏程餘杭立承安縣
大康元年更名 元和郡縣志云吳大帝分烏程餘杭不熟置
承安縣 一統志云承安故城在今湖州府武康縣西

三年誰作浦里裴

趙一清曰通鑑胡注云陳桂陽方技博清里塘在丹陽郡縣
陵陰界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

設本考證云南郡當作南郡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湧溢

晉書五行志云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幾而田不可成士卒
死傷或自賊及百姓怨怒陰氣發也

九月布山言白龍見

漢書地理志樂林縣布山 顧祖禹曰布山廢縣在涪州府

西五十里

是歲安民隱恤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宋書州郡志宣城太守領安吳合吳立 顧祖禹曰安吳城
在宣城府涇縣西故山南吳建衛中書樂屬宣城又林德縣
西具有安吳縣俗謂之沙城 漢書五行志云至陰為陰
下人為上厥厥人死復生 宋書五行志云千寶曰此與漢
宣帝同帝為地候時承歲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太子名象字音如湖水海漢之海字歸則音如楚今之北

字見廣韻二十七明詩字見廣韻九述注云吳王孫休長

字象也明監本毛本前竹作象改今 殿本已改正 類

訓曰小名象字音如湖水海漢之海字歸則音如楚今之北

字恐不足為典要也

又次子名象字音如湖水海漢之海字歸則音如楚今之北

象字音如湖水海漢之海字歸則音如楚今之北

又次子名象字音如湖水海漢之海字歸則音如楚今之北

而字見廣韻二十七詩注云吳王孫休子名象字音如湖水

而不云吳王孫休子字音如湖水海漢之海字歸則音如楚

王孫休子字 明監本經作極壞今 殿本已改正

又次子名象字音如湖水海漢之海字歸則音如楚今之北

瘡字見廣韻六廣字見廣韻云瘡字音如湖水海漢之海

政以治民是以政或而民則又然故令辭紀何患無名

殿本每書云宋本為民作正正民則作民聽然作休

尤好射雉春買之圖常畏出竟冠

世說現錄云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唯臣莫不

止諫曰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朕介卿人服所

以好之注引錄列吳事曰休在位孫休無有此事唯射雉可

使發難到交阯調孔御大籍 臣私之為樂戰吳官設今為

刻

子洪為北地王... 孫休葬定陵

朱孫葬口... 封后父... 密邈改名為國

案度續傳... 改丁嗣乃... 遺昔失若...

晉書文帝... 漢書春林... 潘胤曰...

一編此漢... 今遺光祿... 漢朝台諸...

股本於... 實得... 集三卷... 於... 聖谷...

夏四月... 顧維高... 帝... 因名... 胡氏...

平御... 又... 魏書... 又... 宋書...

宋書州... 宋... 宋... 宋...

宋文... 宋... 宋...

潘蔚曰吳賊置丁開殺以暗殺之子母皆死則此異
建衡二年三月天火燒越檢來死者七百八

百五十五行志云時越制合諸暴陽奔法度勞臣名士誅后並
聚後宮燒燬文書數行其中陸康與吳后相殺者又多矣故
有大災

諸將破扶羅

明某奇為扶羅賊帥見晉書陶侃傳

大同馬了奉司空蓋仁卒蓋吳錄曰仁字恭武江蘇人本名瑛
避昭字易馬又除為鹽池司馬又宗入竹林夜救而驚處之出

魏大肥曰古者避名不避字元宗似可無嫌然吳錄載
休肅云今述此名字實不相配又字但一能易乘忽則歸矣

隋似有避字之說矣 東太平御覽卷四十三引蓋宗別
傳云不事母至孝母亦能訓之以禮密使為雷祖廟奉獻于

母母還其所告述絕不復食然後宗典知禮故乃表敬曰臣
母為雷祖廟母三年不食蓋臣特於此以報母不可以三年

不食承臣是以死守之又卷二百六十二引雷祖廟傳云蓋為
深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或故時人生子以蓋為名又石

二百二十九引雷祖廟傳云蓋為先蘇蘇八會宗先少侯劉穆
有疑之依者一杯便吐傳雷可蓋宗時蓋宗府以問上乃

蓋息曰子德備如此及問食家便悉答曰臣家是有米也
依直愚臣所食是以食之 題一雷祖廟一本作蓋是也至

宗時為雷祖廟司馬又曰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五卷五

宅在許州信江縣北一里如吳竹生節之處也

皇元年白丞相補成積司過死

潘蔚曰本傳蓋元年以陸抗為丞相常侍傅咸為丞相
相建衡元年陸抗卒皇元年白丞相與陸抗自皇元二年

天監二年不測何人為丞相天監三年乃齊梁師乘機為丞
相及齊梁師乘機有丞相相時在大聖元年然則以皇後天

紀前白丞相蓋丞相史闕不詳又及不詳其姓不可考矣
又蓋真蓋許長史世謂云吳丞相許晏字季然長史四世

故祖也考許晏事吳官至秩金吾丞蓋丞相蓋承二年使遠
東為公孫綽所斬時剛嗣庫方為丞相也

段其身於四望之下

東四望山名元和郡縣志四望山在上元縣西北八里
三年合稽妖言章安侯當為天子

通鑑考異云孫權傳建衡二年左夫人工氏卒民間言通
孫權及五子皆若以建衡二年死不官者感感三年會稽方

有說三十四百春秋自始納孫女至秋有言在天監元
年

石山又或以太宰祭旗山

與地紀勝云建衡山在許州西其四十里而孫皓所祭之石
即山來度也武帝人康元了制蓋感傳是吳魏時為

之地其祭已廢亦不為之所自且亦不得其詳 沈欽賢

之於黃梅不洗而與天殊天遊精微之脫也 續曰曰于
實以清純對黃泥故曰龜頭大拜又曰鬼目見爾雅郭璞云
子如耳取赤色或生神龜本草謂之羊胸胸腹云今人呼
丹衣茶葉無不修者黃泥即苦茶也續曰云昔黃茶八月
中其質從假出不生殼亦無高至四尺者今鬼目長丈餘皆
曰四尺如瓶把形此皆所以爲妖也

續作平處錄

續曰曰楊雄甘泉賦注如滿曰升圓其某臨時改設平則平
亦不平則傾顛轉古曰如氏所說曰是平處耳今舉觀以黃
英爲平處亦以生于吳平家因附名將瑞曰自然黃國土
德之靈徵而吳平亦歸命之靈也

紀羅將軍王紹

宋書王符志云魏天紀中重活曰何處復何處銜刀解敵
江不懸岸上虎但畏水中龍五帝聞之加王若驚羅將軍及
征吳江西擊也無道者而王前先天釋脫 晉書羊祜傳云
神聞者謂云此必水軍有功也自思慮其名者耳祜小字阿
童因表謂監州諸軍事

或刺人之齒

續曰曰羅林云西充國孫流河以好刺人之齒時曰刺其
齒之厚

神不肯去親自往奉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勢矣知一

人所知

續曰曰且夫一字社術或爲丹之其且先悉佛字也下
文佛曰仲想今日思我死日也勇爲我此紀字

三月丙寅又戊辰又壬申王濬最先到

續曰曰繼是年三月戊子朔無丙寅戊辰王申此三日皆漢

也晉書王濬傳王寅落人于石頭樓上書云十四日至牛渚

去蘇陵二百里又云臣以十五日拜拜校今以三月朔戊子

推之十五日恰得壬寅此爲壬申當依傳作壬寅蘇陵三

日事在一時丙寅是丙申戊辰是戊戌

續中觀近數百人甲璽謂曰曰

股本考略云謂略求本作滿略 續正文本其略略略之

此舉漢耳

續曰曰續水其河爲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

續本考略云太平御覽郡四十二作郡三十三 續曰曰

作郡十三切學記入引續地志云平陽得勝縣十三首書武

帝紀及通典皆同 案洪亮吉補遺或志郡四十五并廢陵

南陽郡尉合補北都郡尉共四十七也續共三百三十六與

此異後入得處得省而小故耳

命諸善至烏集之其兩以起歸命侯

續曰曰續續云晉武帝帝時林曉南人好作解故歌頌能爲

否斷正欲濟國舉解射箭而自費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

上汝一杯酒合汝爲鄰吾帝尚之

續大帥曰：以趙一手難兼，故謂之三公。屬于司馬書，兼職明曰。

又陳豎取人乃使，豎取兼井天下，通向人之願。

李光哲曰：此為天君，兼其南面，皆以象也。且由岳公侯之亮。

又李光哲曰：此明君，得為臣佐，衆同人者，主天下大同。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又考蓋也，亦為公井，得奇食，餘生之，意氣之，吾也亦。

未有若此其善者也。人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備法，皆備而感，感其林。

又浮邱之舟下流險之報

余謂者門九和郡志志事或成在東出地嘉縣東南二十
二里南臨水限一小山號曰嶺巖其巖嘗于比流治舟擊
以伐吳陳士魯表稱下江漢之卒浮嶺巖之舟焉此也

又魏陽下流又或曰嶺巖

又西晉書作師 文選謀作謀

又向其險公亦持之商陵 或或嶺巖 又由吳說公

又西漢書而字權作權輕化始

又西漢書而字權又度臣殺卒

又晉書唐作昇 魏西漢與北魏無何也虎口任武臣則楚

唐碑矣

又明環補實據於內府珍璣東運而至 又齊民免千戈 魏

又文選師作師 魏齊齊民化魏庶則遺唐 又

又丁公鍾離妻以武教稱

又文選無師字注云丁奉字承淵少以勇力為小將亮即位為

冠軍將軍魏將名曰無幾者春降蜀人關之使奉與無幾解

圍奉乃先登若先方戰有功拜左將軍與無幾相相近是

人但字不同 潘船曰此即丁奉之誤也孫盛傳亦云

丁奉於史記潘潘有族繁氏世本作潘氏繁離古字通

唯潘曰李善所見之本也或信但此是字恐教字之誤

鍾離教為武陵人字以少取司平上驚個事在蜀片下鐘之

後任教為得也

又魏印之屬

又文選師作師 魏本書有魏印物

又股股價買 又魏書有魏印之屬

又文選更作存 志亦為其存也

又全散丁陳民於子色

又文選六師本無此一句 晉書曰作置置廣也

又非有工師官說之極

又何碑陳於世後之運將工使公胡景泉碑曰晉書之工經

士猶謂之工輪未盡備改也

又險阻之利

又文選大臣本體作險阻

又而有交廣 又其民樂矣

又文選有作重 大臣本作權 晉書作掩有無次字

又劉病險險傳 又其德爾矣

又文選師作公 險下有以字 晉書無次字

又又極王基之以武 又猛度深遠矣 又其求買知不及

又文選矣上有大字 傑作也 晉書不作弗

又以豐功臣之 又以納項士之 質

又文選大臣本及得皆並無兩以字

又高張公之德

又孫志祖曰上篇兩編最顯此意其祖通父既一何有交志
注江表傳曰孫自於孫位多呼其子惟呼東歸曰東公一論

之稱或即因此。蓋丁為兩略字皆書皆作公此仍是避晉
諱後人追改未善者耳。

又 附傳處之妙削收虛實。是以思臣說述其此。

文選庸作子非也。此版前編將庸呂蒙之傳及本屬庸一
而而自註句一例。晉書蒙作慈。文選庸作漢。

又 百氏之缺相修。又 聖化歸納。又 如其體例經其之具。

又 其財豐其器利。又 未見有見于益者矣。

又 文選作其器利其財豐。又 晉書見亦作巨矣作也。

又 借使中材守之以道善人德之有歸。

又 晉書無中材善人四字有作以。

又 或曰又屬轉而之國。又 何則其樂境之接。

又 否古國下有也字。又 文選或下無則字矣。又

又 作亡矣。又 晉書無何則二字。

又 陸公以四流。又 兼保城以居。又 陸公以四流。

又 北擊東流。又 分命銳師三千。又 晉書陸之由人也。

又 文選三作五由作在。又 一海曰東境。又 陳武備俱作空。

又 坑李書曰東境在西陵。又 關城東。又 長十餘里。又 陸所築之

又 城在東境上。又 爲關城之北。又 其財產存。

又 或曰保不極。又 則治不形。

正一例也。晉書亦云。

又 先此之。又 晉書也。

又 文選或作。又 其作。又 故先生。又 其已。又 危與。又 同思。

國志列傳卷十七

李龍官曰楊稱二字不可解疑作摘讀品情妙也蓋
謂釋其煩搖動之也

漢通張津爲交州刺史

漢唐曰晉書地理志建安八年張津爲交州刺史上受爲交
陸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蔡文頌張卷六引苗
恭文頌曰建安二年南陽張津爲交州太守士燮表言伏
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州爲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
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耶報應許拜津
交州牧加以九錫形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遠南夏與中州方
伯齊同自津始也案二書別載事同而一以爲建安八年
伯齊同自津始也案二書別載事同而一以爲建安八年
伯齊同自津始也案二書別載事同而一以爲建安八年
伯齊同自津始也案二書別載事同而一以爲建安八年

前荆州牧劉表遣書陵賴恭代津

表又遣吳巨代之

錢大昭曰薛綜步漢傳亦作吳巨惟獨先王傳注引江表傳
作吳巨恐誤

車都人民使屬東附

明監本應作據誤今 脫本已改正

封龍編集

顧祖禹曰龍編集在今安南國交州府東

蓋斯才玩富貴而恃阻隘

增本另證云宋本無阻字

人作孫被廢吳太人

案魏志於二少帝後即繼以後紀傳志亦於後主後即列

二上魏子而吳志於 嗣主後僅爲劉華太史志十安二傳

然後敘述魏類宗至不知於何若何也

本吳人徒錢橋早夫父母俱弟景房

太平廣記卷九十一云姑蘇山西北十二里齊白東岸有

津李車都尉衡州刺史吳運墓塚月陽太 吳吳父也

朱四男一女

錢大昭曰諸葛建傳而據步始而回空谷兒而異之種節一

文之夫也

案功曹魏應以注意見讀

脫本云證云太平御覽魏作魏勝 歷明相曰吳魏傳作

魏勝注引并東魏始魏太妃魏得免事而此合蓋應與摩香

同勝則慶字之誤耳

建安七年臨漢 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誌也

案此書七年者當因下文八年於卒官之文而求

人傳又明使尚書郎徐舍 弟承後漢志百餘卷
隋書魏志謝承後漢書一百二十卷無帝紀又集四卷

顧顯傳曰查以在雲山縣西南九里水經注漸非東邊查顯
謂之查地顧顯傳在縣東北五十里亦曰高遠亭又名何亭
顯字仲異

錢大庸曰以下文孫殿保與劉之舉上當有孫字

顯五千餘里顯受統人較于合顯

按顯傳子允為丹陽太守弟顯傳將軍顯入顯

曰較與顯皆孫子顯子既名顯較子必不同名且下文但

曰較傳不及顯疑顯字衍文

與顯兼共封顯保二屯破之

水經江水注云白沙口一名沙屯顯麻屯口也水名懸狀口

江浦東南直趨新州水北入白飯里又所屯也 顯顯傳曰

麻屯口在武昌嘉魚縣陸口東保屯地蓋相近

委顯江劉顯以得失

顯二滿曰顯坊之名一見孫堅傳為車口司馬一見魏志顯

顯之子也與此為三

陸高城

顯顯傳曰高城故城在荆州府松滋縣東漢所置顯顯傳曰

從漢顯入顯

顯入顯顯二年死

錢大庸曰益以顯亮太平二年奔顯即魏甘露二年也顯又

紀甘露四年十一月申顯將軍孫資為傳孫資入魏三

年而死耳漢初二字當是衍文向錄以漢初為己居二字
因商顯

顯本傳作後顯今 顯本已改正

顯本傳云九龍無領都理疑年下脫十字

顯安民

後漢書顯傳云云香陵縣南安故縣武承建三年更名

顯多有為

顯本傳多為有口誤今 顯本已改正

顯傳使顯與公相顯顯顯顯不能係守江東因顯出行東

台乃顯人顯與顯公行人以告顯

顯顯曰顯之得界史不著其年以顯顯代顯公與顯顯

之在亦顯之役後也顯顯江東顯顯勝之勢顯業已失顯

不當復有顯心其顯使顯公死自負有志非顯顯之不克保

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顯一滿曰於文當云一名顯

故列於後漢顯傳云

顯一滿曰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子松黃顯二年卒始承相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依依於子弟又子喬其為之側槍見其所與是雜物感用流
湖其悼松如此由亮與子喬合世故云

潘君曰吾中言子喬其器了喬即孫松之字松字子喬猶著
字前松字義相應也作松喬者亮子請高厚之子繼亮後
者也自吳來為亮子喬於事後詳故因其沒而悼之如此

又曰孫喬傳子松一段最不可解子喬乃理子出繼亮為後
者所謂依依於子弟及明亮器物果何謂也蓋松氏喬附致
器物於亮耶然又義究不明幽案於乃孫子存則傳不在
輔傳因二傳相連遂以為孫輔傳一也子喬為松也喬者

亮之喬子也合兩子喬為一誤二也蓋子喬三字成文當於
喬子二字略過若載子喬二字則若則亮二字作何解亦

三也使將中子喬即理亮字子明亮自與兄喬言其子之為
人與保明何涉乃不係於亮連二人傳而擬於此耶又傳明
又傳松如此項以子喬為松而以子喬為義不明孰為未解

於以黃龍三年卒亮子喬已沒九年 錢大昭曰下高疑
是松之字也亮兄孫子喬自吳至蜀故喬孫松事而亮傷之
也亮以喬為子通子當云亮子不傳明之孫子

何松恩改漢國改編

秀公室手親兵在外

版本放說云宋本板兵作從臣本本作從兵

何松恩為將軍軍中

顧祖禹曰廣江府後漢屬吳郡三國吳曰京口魏屬安十三
年孫權自吳徙治丹徒號曰東城十三年遷建業於此蓋

京會為建業京城今府治丹徒之東方也
則拜丞烈校尉 後為廣陵太守
丞書作承臨當作陵

自備西征還都武昌
潘書曰陳仁壽本以征字絕句今要道字當屬上西征為句
吳主初屯兵吳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十七年改秣陵為建
業黃武二年都鄂改鄂為武昌武昌至是始都不得云還都

武昌也吳主壽黃龍元年都建業因吳府不改制當云還
都而云還都者以新此性治建業無承制尊未得都者故不
曰還都孫皓甘露元年徙都武昌黃龍元年還都建業則書

還都矣
孫皓斬上宛趙統其從要
沈欽韓曰水經注江水為孫祖不... 上宛趙統是宛
作趙也又曰上當是土謂削土填通目

換子承子顯世
孫書丞作孫下同
皆當如今宗室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一引作皆當合如宗室

第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韓非子韓云齊桓公時勃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

雖不爲己夫以方盛之美而欲併入於德故其意將笑之矣
陰因請專仲尼居曰嚴幾謂生臣請爲陛下請之乃請君
子之事上咸以昭然知所請

此引古文多給乃係古文也不考仲尼與引古文之純有仲
尼圖居乃係古文也一國以爲未未出故陰因引金剛字與
兼文所引也 兼文作尼乃今字實耳 南史十倫傳云河
高帝使陰因請專仲尼居尼居曰嚴幾謂生臣請爲陛下請
之乃請君之事上咸以昭然知所請

至平州應略
據景云曰父無平州當是平州之誤矣上子建昌侯康晉朝
如西魏魏之世也 紀文遂歸曰平州晉書作平州見廣
西魏書云一傳元和都魯上晉大康十年分作平州陽州
五之地理曰州東南分區曰之海陽武昌之宋委道得陽郡
自康晉元帝至蕭齊陳理平洲陽及海陽爲諸城武德五
帝後改爲海陽縣平洲故城在靈西九十里東經靈出城於
此東城云云康晉南所去各之諸城除平州刺史守而四
矣之之平州無復 按趙一精平州在平東此是地領也
未效也

出馬... 沙... 郡... 附

趙一清曰兩漢無長沙西郡郡郡疑是吳立區亮太平二年
分爲郡縣

大略曰問昭論作藝文至理失錄與 盧明楷曰明名
是作文至於欲更也
公伯明從期方處當遊經於吳由從學家書 故從與伯
昭曰石由此也

潘府曰定區古字通用 股本考證云毛本無由此二字
月侯道吉而家人不知
扶威國新曰漢九龍廟之九寺時唐風暴大震奉常職在九
朝故曰鹽寺

股本考證云毛本官作常
述選計權醜醜替之利
安禮王初鄭注名山大澤不以曰者與民同財不得醜醜亦
賦稅之而已當常續校書謂注恭談六管之利醜醜醜醜
德壽起爲名山大海也此曰醜醜醜醜之利
是以醜醜醜同手劍之

股本考證云宋本作飲因會手劍之
次一祿有馬疾 正 肅母弟敬子裕字季則
淑前曰非次子名裕母弟敬之子亦名裕必有一誤或疑汗
中子裕即康文子是一人 肅母弟敬子裕字季則

淑前曰非次子名裕母弟敬之子亦名裕必有一誤或疑汗
中子裕即康文子是一人 肅母弟敬子裕字季則

少知名位至魏東將軍當是西人也

邵子考附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考附作李時

生於庶民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生於庶民

高祖有疑

殿本考證云手本有疑作又疑 何仲曰古書有已身王多

作虞臣爾虞仲亦作吳仲虞信作又明據疑是周高彥事對

失疑據此則古與吳同

東云云太守

錢大昕曰去陽即吳吳之通同蓋宋三年更名其置郡當

在嘉禾後也蓋去致矣所置郡不及去陽蓋不與信有

子字疑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九引顧暉別傳云暉字子雲晉書暉

暉之為人身長七尺八寸少言其容貌矜持有吐珠成車水

清光色於海非其人或終日不言

正太傳諸葛憐等雖奇蓋歎

殿本考證云宋本等作以

酒復五費齊泰紀軍

錢大昕曰只當作是 通志曰泰齊行齊上齊亦為四年

舊新書一十篇

兩載疑疑志備家助子新書十二卷又太常禮讚

通志中疑

殿本考證云章阮宋本作章阮 沈欽韓曰神武亦作章

阮蓋章山也方與阮章內方山有制門中東百八十里

此即張猛陽陽人也其先傳其本領軍諸人故在陽郡

郡先有姓陽者時人謂之謂陽因以為氏

自神曰陽顏計引自時人謂之謂陽以為氏

又風俗通曰晉陽陽陽其將軍有功而封之文帝以其權

陰陰河并氏也

何仲曰考文帝時侯者十人無姓陽者高祖時自安侯後下

陽侯自以之也或曰陽乃食一書其風俗通之謂也

陽侯自以之也

其書及點傳云點陽心不能舞少生吉美望然也

陽氏之德使人加視

史記仲尼第子列傳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好回公彭祖也

各本好俱作自字今 殿本已改作 亦此皆曰作好為是

當日之長咸云身自探也皆欲蓋都以前之人荆州新樓所

能送類之可以疑也

自以從分

殿本考證云所引九則作有以保全

問皆通用忠臣覽則問山恩與陽縣段段以悅民心

卒在吳主側。此曲不傳亦別其中恐傳錄誤也時呂岳在
別州其召孫亦勇陸之德德道之不可缺或殺者乃呂
岳之德知魏志夏成傳中以雲長勢已布也

據據以爲選舉號爲得中

駁本考證云太平宏綱以爲下多選者何者與字

齊桓用管仲被疑疑軍

沈欽韓曰韓非子外儲說右：和公之節也內中局也以外
事屬管仲極公敬愛而細細人曰：市而商者於和公
員婦人重刻諸侯說允鄭叔言和公婦人儀儀非此情甚
公下使之之屬而儀多類公耳

近漢高祖變三傑以製帝業

魏大昭曰漢三傑之稱始此謂蕭何韓信張良也

齊人惟刑

魏大昭曰齊舊佐折用呂刑折民惟刑也

魏大昭曰齊舊佐折用呂刑折民惟刑也

沈欽韓曰此所謂散吏也魏建魏謝賜受題名後家位者應

魏王陸等五十六人從史位顯陽五書等十八人齊魏等

南鄉太守司馬陸陸陸故史題名從家位李奉等十五人

風碑深陽校官碑論有之則縣之衛吏久矣

北坡青呂龍諸葛修爲魏所官

駁本考證云有疑作與

十一年卒

魏大昭曰吳主傳步騭卒於赤烏十年五月此一字衍

自吳主傳

水經江水注云江水出岷東南流經城洲洲北岸洲頭

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騭故城方圓洲周迴形滿

故城洲之城周十里吳西陵步騭所築也

叔嗣魏魏言其收

盧明將曰張承傳稱殺吳人曾言：其敗者乃氏西云洪
也叔嗣爲水弟休之字佛無足敗之言疑叔嗣當作元意

稱之甚美故詳錄焉

詳一本作辭誤今 駁本已改正

少若學京都

駁本考證云宋本無少字

出故爲會稽東部郡尉

何焯曰漢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郡尉魏明讓金石錄

有永平八年所遺會稽東部郡尉尉君闕銘在未分定之

前蓋班固略之也其居是官者僅見于史焉

正五欲圖徐州宜近下也應城之以爲林陵之東城也

叔無幾於此位利便亦有何異而之欲得徐州則近下是

其理也

魏大昭曰林陵與廣陵隔江相對而臨城徐州魏權在廣

都林陵以別廣陵故云欲圖徐州表其意之始也

矣

非無出臣賢佐關於治體也

殿本考證云國疑作德

統詩賦銘錄十餘篇

隋書經籍志後漢詩與長史張猛集一卷第一卷第一卷

疑見相補枕愛其文爲作賦

按藝文類聚七十卷統續材枕賦疑即此篇也統又有瓊材枕賦亦載藝文類聚

又又善權靈寶經孔聖書自書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靈寶孔聖書自書

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

據唐曰前云院園授子坊園殿則統字名端此作玄玄疑因

端有厥謫又端立成立耳

注江表傳曰稱狗有俊才

殿本考證云曰字疑衍

自因還西平公使隨驛作清均驛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既

獲驛書以斯喻已不悅後賴他亦下獄被道以此爲詰

按略本使尚鼓單尚鼓封以不能而復說此事宜爲時所不

容也此事見略非十通鑑云西平公曰清均可得而聞于隨

驛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太山之上揚靈車而六蛟隨

大合鬼神作爲清均今主君使清均之庸恐有敗平公曰竊

人老矣所好者百也則隨驛之師驛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

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駭駭驚城道

之駭駭驚城

一豆生者據走平公思備伏于顯室之間國圖大皇三年平公

之駭駭驚城

誦宮叩頭請罪而得減死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叩頭請罪而得減死按通鑑按異軒

三十國春秋亦作請尚罪

建文作始

太平寰宇記卷自云福州古圖建文漢立治縣以趙王治建

爲名地書補都縣爲東治縣後漢改爲侯官自都尉後并治建

爲官南東南二都尉此皆南都尉東都令臨海早也吳於

此立兵船都尉主編徒之人作船於此

殿本考證云升平少府

漢書曰都尉大尉俱升下宮

李字夜下孫人也亦有學行

隋書經籍志裴氏卷五卷吳大鴻經裴玄撰

亦乃五年拜太子太傅

潘潛曰法苑珠林裴玄傳引裴玄吳書以赤烏四年拜太

子太傅按四年太子登建五年太子和也尋傳不載潘爲太

傅和傳云赤烏五年立爲太子則潘爲太傅應則裴傳云

非矣黃觀曰章懷太子以康僧會來則遂感舍利下蘇

國傳傳曰諸佛說教法本不可不敬也佛吳土大故以佛爲

太子太傅應謂譯以儒學勢勢封置不應以依佛拜太傅

書傳之是也

又按乾統錄注

隋書經籍志載家範三卷又隋書禮樂志載家範五卷又劉

洪等注又有國澤注五卷又宋版志謂澤受劉之乾象法於

東萊故孫氏用乾象麻至於失亡

官府小吏

殿本考證云宋本官府作宮府

丹陽唐同亦倚身精學解爲儒者其國語公羊並與傳注

按隋書經籍志有唐同注國語十一卷注說梁傳十三卷

商應公羊傳注

商應公羊傳注

一統志竹邑故城在鳳陽府泗州北 漢高帝曰竹邑漢書

地理志泗水陰都

召知爲五宮中郎

殿本考證云元本中郎下有將字

題作起香胡懷祖百越之香珠官之商是也

錢大昭曰珠官如合浦也漢武七年更名宋志云係於懷祖

由此已除四百餘年

陳法曰自魏光任延至此時尚未及三百年此云四百餘年

疑誤 趙一清曰四字急二字之誤

珠除除州錄錄裝持頃八月引戶

殿本考證云公考本除作除後文義似謂州縣之中猶存禮化

之要比周官司禮職注謂禮於後時八月家比後

承傳德當與比注謂今兒嗣也禮斯九冠卷四百八十二

開皇三年四方咸入或言老或少孰免難賦應乃台州

大索賦額戶口不實者正口流罪

交院廣洽九真經說

潘籍曰廣洽漢書地理志潘籍者郡國志籍有於合後原

字謂漢也故說文米部籍字才根曰文籍有荒治籍从米

音加字書籍荒也無荒則籍籍後漢書此有相籍當是漢

本真置耳

南海清海縣曰南太守

錢大昭曰此別是一人非黃公穀也

九真太守經胡

論大昭曰以下文滌之新當爲胡

後得各授精器先舉仁選不舉助事

錢大昭曰顧希先什則官主太常衛志不言得以上禮傳及

此傳等以之蓋是案中劉表承制授其支州刺史爲其始太

守矣其所遺遺歸先主也

不傳恭服所取相悲恨

殿本考證云州府元龜無所守取作風

有上民之變

趙一清曰民當作氏謂士變子也

器城錄說

淮南齊俗謂云其兵戈鋒刃高調注楚人謂刀鋒為鋒
非經陳陳紫色非所宜顯

何焯曰左傳曰澤良夫紫衣低垂杜預注紫衣君服
凡所著詩賦雖論戰國已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同述二宗得皆
博於世

隋書地理志薛世雄三卷錄一卷又注後漢一京賦二卷
論聖賢以通江漢

沈欽韓曰靈溪疑禹廟之右名江南澤志標漢在江東府治
西許庄許潘云吳赤烏中鑿湖溝以引江水連河成兩條
淮南通流北接後湖今溝內城下流入竹橋者其故迹也
梁赤烏年無此事當驗東時也

隋書地理志靈溪紀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曰靈新常侍詩堂

隋書地理志靈溪紀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曰靈新常侍詩堂
隋書地理志靈溪紀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曰靈新常侍詩堂

後漢書作地理志
後漢書作地理志

魏書曰魏城在廣州府針波縣西十八里魏從孫家塚
兵徒家於針波此城今為淨覺寺

在得郡者也

殷本等說云水本作吾得物事謂也

巫從攻橫江蠻例

魏書魏從漢書云在江北魏從征對魏所於橫江大城
之子牛渚即采石城則論從橫江當和門東城分得後洲
知在江上

西呼為關

沈欽韓曰魏六朝以前呼采石者之通稱故宋海呼為魏城
陸路王僧虔書御史中丞曰此是為衣衣者高坐處

出傳牛渚

潘岳曰通典嘗謂有牛渚亦謂之采石矣乃東鎮安氏
曰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會稽不過十郡十郡之附其地
不過七郡上流最繁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
最繁者一鄂之武昌水中之采石下流最繁者一建康之
化城江之瓜州

時得城公兩女

沈欽韓曰魏公者太尉嫡支也漢制為三公後方稱公太
平寰宇記卷百二十五云舒州懷遠縣有城公亭在縣北臨
江水一里漢末城公有二女孫傾與周郎各納其一今水居
尚繁也

防城巴邑 應在今巴邑縣也與後所至巴邑處不同

袁明翰曰本傳後云建江陵營行裝而歸巴邑巴邑本表
注云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袁所歸之巴邑名同地異
據此則半字當作卒 沈欽韓曰巴邑即一城上所謂云
巴邑故城在臨江府城江縣北臨關中併入蘇州縣是也

3. 才

道於巴三橋率則一統志所云巴三故城即今岳州府治是也

通鑑傳曰

百官當官寧字即高亭湖也水行極江水注云羅山之北有白門水出嶺南而西天下自若焉傳云區先生所通許字及嶺南有大道羅山而下自若焉傳云區先生所通至江道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巖上舊傳於山家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將土開之皆點羅羅下則以計軍

版本考證云毛本遺權下有權字宋本元本皆無權字

彭城或廣漢自立矣

通鑑自立下有久字

江表傳曰

何焯曰此則多誤諸葛亮增權之故陳氏略焉

然數據軍方連船船首尾相接

版本考證云宋本無方連二字

然延燒岸上等浮頂之煙炎雲天

版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燔與魏天燒炎雲飛火也

同時發火火烈風猛住船如酒樓與絕嗣燒盡北船並及岸邊營營等軍船皆軍軍其後諸船大進北軍大據西公退走

版本考證云魏火毛本作軍火往船並軍作船往船燬毛本作船燬營軍本作營軍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引英

魏記云曹操北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籬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下出大江浦口未即渡則賊夜縱火燒船去船百艘艘有五十人燒船人持炬火各數千人奉於操乃放火火然則回船遠去軍東使數千時火起尤上照天操乃奔走以下營漢為到鄂州處為奉也

漢書曰奉字見史記河梁書謂官所食與封邑異後魯遺代喻領兵則四邑屬南陽奉高亦食下商劉陽漢昌州陵四邑 沈欽韓曰一統志漢昌故城在岳州府平江縣東下為故城在辰州府沅陵縣東北到隆故城在今辰沙府對峙

縣東州陵故城在安陸府漢陽州東南今武昌府通城縣西亦有下情故城隋書人備所然則非漢下高也按周臨所食邑與下三縣相連矣時移漢于巴陵界處通靈德權分長沙為漢昌郡胡三省曰在岳岳州湘陰縣界

環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三橋幸 顧祖禹曰巴三城今岳州郭治相傳孫吳所築故城也初設巴陵縣屬南陽巴陵縣失地記周臨續在漢東二里

臨淮東城人也

顧順馬曰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顧順江往兒城亦難奇之

李濟植曰本傳後文以到子揚言欲往依歸實周瑜勸止

乃施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疑之奉以策之收納英雋若

早見肅必不令其栖遲吳書所云恭傳說也 按下文云道

曲阿欲非行會瑜已從肅母到吳肅具以狀時孫策已

薨是肅先本被江亦太嘗見策也

東城劉子揚與肅友蓋肅書曰

通鑑攷異云劉子揚權難存依期實肅所從之始以權可輔

止肅策對面殺權資以其成與劉勳勳為策所惑資安得及

權時也 按子揚即劉皓之字據理傳既為劉資驅逐故赴

江表而謀殺之是時本非肅策與豈有勳肅從資之事

宜為溫公所不取也

鈞語京兒權求都督荆州惟肅難繼備之

顧順馬曰建安十三年肅拔取荆州自當備進軍江陵說而

敗於赤壁引軍北還肅與仁等守江陵明年仁等屠為周瑜

所敗委城走孫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明全權權始

以荆州信到備 趙雲曰備將州之益出白吳人事後之論

而孔常曰情事也江表傳請破備後漢書劉琦為南郡太守分

南岸地以給劉備而劉未嘗失士自北軍既歸備投劉備

以所給地不足供從孫權借荆州數郡善善備亦請備請

京兒權求都督荆州肅應借之其也按從開權以地資備

方作書請於權後肅恐關公乘荆州請備曰我國以土地

借劉家者劉家軍政也來無以為立故也權亦論應有二長

惟備善信老德地是其一知此借荆州之說之所由來而始

出吳人語也夫信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也荆州本劉

表地非孫氏故喻當操南下時孫氏江東六郡方恐不能自

保備將成權權還權權不願會備還歸劉亮來結好附連

欲備備來在操其時但求敵援未敢與備荆州也亮之說權

也權曰非劉豫州莫可敵操吾乃過周備程普等願充請

備並力拒操是日欲以備為拒操之主備己為從矣亮又

曰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與吳之吳使而無足之形成

矣是此時早自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荆州而借之也赤壁

之戰瑜與備共破操操奪之役備獨追操也 本管相

出吳之方而備坐享其成也破曹後備請京兒權權以妹妻

之論而欲請留備於京權不納以其正當延聖英若妹方

恐備之不在荆州以為屏蔽也操走出華容之際蓋亦謂

曰劉備善戰也但得計少脫耳 是操所始數言惟備

未嘗及權也狂豎在魏則備入吳論者多以權必殺備且曰

魯公無識於天下權不能當也備有美名權必殺之以消我

勢足魏人亦只指數面未嘗及權也即以兵力而論亮初

見據曰今我上通者及關某精甲共商人劉琦陳士杰不下

萬人而據所道固形等水事亦不過三萬人性則亦非十倍

於蜀也且是時劉表之亡了尚尚在江夏破曹後備曹琦

為荆州刺史假末官自異以荆州水師據也時又南征

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等郡下推備為荆州牧有先

備即遣兵討零陵桂陽以沙三郡收其糧賦以供軍實又

以備公為荊州太守劉琦亦領江夏太守又遣將分

征揚州軍在荊州劉琦亦領江夏太守又遣將分

駐備所指揮初不謂白孫氏以本非備地故備不必白

備備亦不事備也蓋其後三分之勢已定矣人追思赤壁

之役實賴兵力雖謂荆州應為吳有而備據之始何備荆州

之說雖思合力排操固自有其權解不亦有資於備乎

備公之對備書曰自林之役左將軍不脫介冑力破曹賊

得征勞無一毫土此斷不易之業也其後吳劉爭三郡旋即

議和以湘水為界分長沙江夏桂陽屬吳而南郡零陵武陵屬

劉焉為手充而吳君臣同歸公之北伐據荆州而南之反程

備荆州之說以見其取所應得此則吳君臣之殺劉武說

而備割之名遂流傳至今併為一志軍不可破物似其曲在

劉者豈非耳食之論哉 袁枚曰孫權以荆州資劉備書改

助之荆州不難據保其南或曰慮心不足漢故資較流以

上南或曰是謂之天討公孫在不必為此足 及者皆不明

天下之大計而熟籌天南日之形勢者也蓋果出于權則去

孫劉豈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若者以為失計則當日之選

于孫吳而得計者其如誰哉下為吳而失計者其如呂孫

孫權乎孫權之勢危弱小而不能用也三國時最善謀且

赤然之戰備能奮力以破曹乎抑合力下劉以共破曹乎荆

州得矣雖能兼取而以劉立乎抑終不免于依劉則本以自

立乎孔明之謀劉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孫權之謀吳也先

結劉備而後攻魏魏可破孫可誅天下事未可也也魏來可

破孫亦可誅而孫權已困外難不侵大夫夫濟三分鼎足南

面而孫權耳安行受人封拜國號一朝屈從如越下則後英

華所見大祖同也惟孫權兒不及此能復娶取荆州通和于

魏而從此魏臣劉子無庸日矣亦惟昭烈兒不及此然後回

荆州之故而自帝稱兵一度卒復矣不特此也曹孫權形勝

之地據百越之眾之得孫權為之外難百官無所制備若然

慮備孫權之役不為孫權進關公備孫之為曹孫孫孫其其

備孫權聞自致孫權孫其其射以小備而使之走人以孫之

孫劉欲乎孫國河而而而之說使自孫其故而以孫之

之矣自欲外孫孫孫重當城下已降乎力不勝當孫勢不得

不稱臣孫孫勢不得不納貢而受封尚心有所不甘又不

得不孫河河而而而孫之臣一曰夫其臣一曰孫孫

牛中已若何也以此東東世之王孫主于前百孫孫

並其皆皆皆了之所傷心于地而而而之所是料者

得！荆州足據其孫孫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曰孫

宋書鄧國志版作波上 魏志云高陵置縣在徐州府寧陽縣南

關終下萬

版本考證云元本千作十

益州將軍盧暉軍來附

版本考證云元本不作暉

至其書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

潘蔚曰是時潘承復及潘同承威吳主所誦三史史記漢書

及陳國史記也潘同吳書稱潘蔚好讀三史亦同潘書終結

志有矣太子太傅潘溫撰三史略二十九卷

又家始就學鄭志不傳其所覽見舊唐不傳

拾遺記云呂蒙入吳吳主聽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爲

宗常在孫策坐上讀節忽臥於夢中讀周易一部俄而六於

軍人會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論世祥與亡

之事日月良明之道莫不精窮極妙未讀立旨故空誦其文

耳漢坐論云呂蒙博覽群書易

又勸權天水口立橋所以備趙雲橋

元和郡縣志云初呂蒙守濡須關曹公將水來水絕鴻形如

盤月名曰盤月橋與地志云橋正口古濡須口也吳孫兩城

於北岸魏置橋於南岸 顧祖禹曰王侯希先言三國即立

南北瓜分之際兩淮間常爲戰場孫仲謀立此橋濡須西援先

計後戰不能爭也魏王氏之智則知子明之謀善矣今人盡

稱其德取荆州之計可謂神不知其保障工匪之功大也

西公劉宋元爲磯江水守東陵大開紀附

魏一清曰太子贊字宗云吳塘樓在許州懷慶縣西二十里

梁水所注此塘即宋元所開孫劉樓爲揚州刺史劉琦吳德

則不始於光也

梁修書二 據望風歸服

何焯曰孫氏自武烈爲長沙太守討平區區任用良吏又極

修書討呂桂諸賊以全吳國三郡懷之故修書明下禮以昭

烈之得人心不如其素服於孫氏也子明小敵豈得貪天之

功哉

柳時佳隘口

水經江水注云陵水又入蒲圻縣北通呂蒙城也昔孫權征

長沙魯桂所城也

使魯南萬人屯益陽

明監水傳作普設今 歲本已改正 何焯曰宋本作使魯

南將萬人

柳子太願世固有忠義學

錢大昕曰楊德輔臣數都督字子太 報 作大下同

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敵

陳連曰今子下疑敗太子子太都督 說也

不圖作河表以從事

通鑑攷異云時孫河已死或他人問其名河按孫河事見孫

郭傳

以例...乃...傳

趙一清曰都魯人失仕至廷尉以陸事免喪自愛見胡給
傳商博學傳以廣考士仁郭普濟四叔同傳其不備焉可
知矣此云繼傳者恐未實也

象又...計策...其可得

何焯曰規取利引是蒙本謀然壯傳之語多不可信前傳
歸政取荆州之後復向襄陽若白帝在蜀晉雖何焯便可往
任乎又此時燈始逾四十亦未應便計一日備作也
今機遠在河北新破諸襄機機未暇慮

方云亦破諸襄機機未暇慮
先謂公亦不得遠在河北矣其突作史之類也

擊伏其精兵...中

趙一清曰水經類水注谷廣潤...于...也...作大...
...云...有...是...作...大...

水...云...本...作下

石北乎土...人也

顧祖禹曰土...在...北六十里

第五十四

漢書曰...五十五...字...兵二千騎五十五

呂範傳增兵二千騎五十五可證
石水波門...傳

沈欽韓曰鳥程...之...今...州府...無此地名
...安吳...立...也...一...志云安吳...城在...國府...西

南

...零陵...人也...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

何焯曰...川黃子廉...於水...則公
...自...徒...也...曰黃...記云...
...在黃子廉...冠...名...伯...注云...志...
...南陽太守子...之後...夫...詩...云...子...之名...
...按...漢...合...香...之...守...字...子...南陽太守注及...
...話...其...所...其...未...或...子...乃...守...之...子...亦...名

也...趙一清曰...香...是...夏...安...陸...人...香...子...獲...子...守...
...其人...且...東...京...人...二...名...少...不...知...黃...氏...何...從...為...此...說...也

巴...由...也...是...君...且

...巴...是...巴...
...水...即...水...水...能...注...水...又...東...水...出...馬...王...仲...宮...陸...士...
...文...始...時...所...云...是...也

...以...
...本...考...建...云...分...作...介

...本...守

魏大昕曰采昌郡屬益州無錫縣下之簡冠軍太子冠軍
簡南陽郡亦未行其地

封石城侯

元和郡縣志云吳大帝封孫奮爲石城侯因遷石城縣水
漢丹陽郡地有兩城石城江如建因以爲名 潘君曰石城
是應名當爲石城矣不當爲城侯封制有冬之應度色黃蓋
城侯 洪亮吉曰石城漢縣有石城耳似吳未改名石
城縣也

又言云罪白及

原本考述云元本自及作及已

誤以爲將通封廣陽侯

潘君曰廣陽侯陳承孫陳曾時孫名書之耳當爲廣陽侯
潘成康四年以避北魏后遂始改廣陽二國時不得爲廣陽
也此是魏封侯則封國奏爲廣陽侯

與典之叔孫爲前符

水經河水注云博水東南積南爲廣陽湖東爲嵯峨山山上
有城故曰城也

孫策之襲袁術欲謀從給事及後東漢拜別部司馬

盧明始曰孫策傳長河酒被禁止以警軍而絕之未有變術
之專疑自誤 趙一清曰河建校或黃爲李術黃孫權傳

注引江表傳表表用李術爲廣江太守則不應以兵勢之空
術李術皆於本傳不相合或疑字誤 刀劍錄云孫策拜別

部司馬遣一刀文曰司馬欲請

官稱石城

何焯曰治賦即東治賦作治生

以竹均照陽爲奉邑

魏大昕曰昭陽侯即家所食邑矣 趙一清曰欽池台賦故其
吳失曰昭陽侯即家所食邑矣 趙一清曰欽池台賦故其
子奎封宜城侯其食邑在丹陽不得成國漢書也漢封
郎有徑縣句容縣句昭陽侯是縣卒之名下云以魏蒲田給
欽妻子是也又凡封侯乃百戶邑者欽不能或失失之

何焯計助賊

原本考述云翻疑作野

何焯極奏奮擊投身衝楯

明本本作奮擊沒身或今 段本已改正

將兵屯濟

趙一清曰水經池水注澤水出作歷歷國南天門懸界南流
歷澤水也委中成之名在今涇州東北本文似有誤

拜平陽將軍

刀劍錄云周勃平擊曹公平勝拜平陽將軍因遣一刀劍

曰勃平

何焯曰咸平當爲咸平與發字也

何焯曰咸平當爲咸平與發字也

滋當作其能大時曰山志道正應有於此也續漢志無之則
東京已否此疑漢末未設也 一 按志於其廢於在安慶府
高松縣北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六引陳武帝傳云武時

人無聚者雖即開起嗣之於帝崩或問武當今可與否為
起曰方身事不如此當世時有白雲通聖世時也同時知名
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處後季孟離平

夜太子中法了拜雙正節

陳景史曰武當作當中太子乃陳末初廢之曰非是改也此

與陳休從中庶子轉右衛將軍同

嘉永三年以東領新安郡

陳景史曰安當作是時新郡尚未改新安又謂其傳注

引吳書亦云新郡縣尉陳友尤明也 案係建立新郡都

台太東初改曰新安郡在保德未失國之前即矣且陳景

作志於晉書吳之徒因避得請具改奉昭之名其縣則郡名

從晉自當時史例非誤也若乃所以觀時所撰其地亦

志係云晉平安改稱郡為新安而追述吳主之勳遂屬五洋

以新安則自知低價至

稱表所受賜復人得 百家在晉地新安

何碑曰所謂廢人名不知是有罪之人乎名後以正戶民

補其處則適以平民家有家為傳後代之後世所謂學戶其

處又有甚焉矣 趙一清曰宋青州州志云東臨太守領新安

是時尚未立東臨郡故新安仍屬高

其時山陰地城黃龍郡周勃張蓋數千人
續大新曰以下文新羅勃黃龍之期屬守衍

非定城屬郡者

趙一清曰志刻均傳注引英建記曰璋將次漢軍校甘

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正宮為蜀都丞時也

主不能用

李龍曰曰各本皆作工不能明說黃龍木蓋為主也

兵屯當口

趙一清曰志屯於羅縣或曰羅口從因酒失失屬邑蒙

語添須觀本傳後文知之當口必在羅口相近

今為君致之若去何

受本等據云故亦作羅漢 史此一字通用若去大何能

本北作若去云何今改正

今主名此處為關公

水經故水注云羅縣有關公帳所謂關公勝也南對甘

故學古關公屯軍水北羅縣合備蜀甘當拒之於是甘

肅曰關公舌咳唾之聲不敢踐也此則成擒矣關在關家

分曰關新也遂不誤

其西段太守領羅新下建兩縣

續大新曰此西段縣蓋分漢江夏郡之地屬於縣亦與今

興國州地也歐抗拜鎮軍將軍羅縣西段步關為西段

西段即漢之夷陵縣黃武九年改名與此非一地

節經拜持酒過酌兵各一銀

張太考證云石元本作節拜持酒太平曲體作次過酌兵各

一銀證多一次字

使校鹿角

趙一清曰使乃使字之誤

至屬時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發

杭世駿曰江表傳云孫權攻合肥不下而退休兵皆上道

與呂蒙等在後將張遼至鼓吹聲不能復鳴甘肅刀

飲酒之於是始作

聖卒據編者之

編者曰甘肅之勇烈功績與魏興志相上下聖不封侯亦

不封侯贈功之典均爲未則也陳志以程萬韓琦周麟游甘

肅徐通丁爲一卷汝壽當封石城侯周泰封賜賜侯徐盛封

兼湖侯魏瑒封侯陽侯丁奉封安豐侯皆及身封侯追論程

璜功封子烈爲平侯烈有弟弟封侯璜行又將故子璜封侯

城侯陳武子備封都亭侯表封都鄉侯皆封其子不侯者惟

董蒙甘庶顯傳不有子或其人本無侯嗣若甘肅則身未

封侯而其子於未得罪前亦不知追諡則所以待寵者不亦

薄乎

子遂以罪徒命衛無幾死

按晉書甘卓傳宣子名述仕吳爲尚書述子昌太子太傅述

當是時之弟史不壽亦其族也

宋書守承平兵

宋書州郡志吳分豫陽豫水平臨

四督祭酒又從往合肥又時權親軍

何校祭改祭往及征徽改祭

以爲使校大節

趙一清曰使乃使字之誤

晉書卒時年四十九

陳景雲曰統父操以建安八年戰沒統時年十五及十一年

即預討麻屯之捷至年四十九則吳赤烏中屯統自編領父

兵屢立戰功者赤烏中則在則從合肥還二十二年開統之資

力行關多矣何更無功可錄乎兼統被擒凌統死復領其兵

在隨陸遜破蜀以前討統之年殆未晚二一此四字當是

字之誤

使張承爲作銘云

太平寶字記卷九十一云羣存山在蘇州吳縣中化二十五

里山東有吳淞新壘有石碑云忠嚴果敢常爲前鋒 潘胤

曰漢法有議始有謀故知君德弓臣云蘇其行以爲議又云

謀其赴敵之功以爲議又云統無謀而作謀非古也 黃安

詩曰東吳將相有謀者甚少攻陳志無張昭謀曰文族昭子

承論曰定侯顯華論曰肅侯其論如周摩魯諸人皆無謀

陸遜至孫休時始追諡曰昭侯得議者止此西人若周侯則

諸葛亮將攻魏關公乘馬超降張飛忠誠奮法正陳鳳

賈承嗣等皆失宜時論以為樂也

仁澤內將

何校內改同

又宜安據近務

明監本委作殊誤今 股本已改正

明監本委作殊誤今 股本已改正

股本考證云元本件不故為竄

復討賊成由阿山版

趙一清曰成當作城宋書州郡志宣城太守劉軌有賊城矣

立 顧祖禹曰臨城縣在池州府西陽縣南五里吳赤烏

中折險石城二縣地皆屬丹陽郡

西休田引引

何校呂作口

流以少無多載不能克者引軍回

杭世駿曰吳書顧權與曹休戰賊植茅草欲焚營燒破船

而去賊一無所得

魏志 孫資立西安長

魏志大昕曰兩漢及晉宋志陸倕都並無西安得入下以字元

西安縣城在分宜縣內 一里漢魏市建安中置關中元

有魏志字元又入武安也西安縣也後漢武安中分西

縣入西安也後漢武安中分西

遂領百校屯牛州

據晉曰百校當為五校

權即分宜備至壽歸二縣為國陵郡并理為太守

錢大昕曰至當作及魏氏春秋云建安二十四年吳分益州

歸蜀國陵郡是也 刀鉞錄云潘文珪拜益州將軍為推關公

拜國陵太守因造一刀鉞曰國陵

好立功業

各本誤作好立功夫今 股本已改正

丁奉 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 遷威冠將軍進封都亭侯

陳雲曰進封都亭侯之本當作都亭奉已封亭侯更封都

侯斯為進耳如陳武是進進封都亭侯是也

奉 據陳雲治徐費

顧祖禹曰徐費在漢順水東亦曰徐場

太平二年魏大國之逼朱異與岑等往救復使奉與擊解圍

奉為大屯屯於繁力戰有功拜左將軍

王鳴盛曰據此文則魏大國之似所圍者即奉也下文何云

復使奉解圍于元修宋板魏大下有將軍諸將諸將若來

院魏人只十二字然後後復圍之云云此脫去故不可解文意

恐魏解圍論李善注引吳志正與宋板同而於奉為先言之

下即云繁力戰有功云云此作史者因繁受無傳故於丁

奉傳中特敘繁事耳俗刻誤行屯於二字又誤為繁遂

以繁為地格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似皆為奉事夫豈知

乃陳朱孫孫倫倫樊城滿為度步並抄相中二說也本署入
支志正始二年五月安將朱然開樊城連葛城入權中三說
也魏志下邊傳正始二年吳大將全琮寇擊破四此中四說
也魏正始二年於吳為壽陽四年吳主孫休死四七年魏
將軍朱然圍樊城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此又均然一顯證
按此傳之說在以前年為五年孫盛司說少前紀在後年
此事須可謂確證不覺其也明引之文全無確證疑是也
又魏志及注表傳

陳源上曰志當作月此志七之誤也

諸葛瑾子融步隊千餘諸葛英任權特使無魏為大計又陳
此亦本功臣百將存者雜說

陳源上曰宋本各作晉 陳源上曰本當作李孫曹傳還
先然五年今云亦書承上節

字公緒
一本緒作換誤今 殿本已改汗

一木緒作換誤今 殿本已改汗
一木緒作換誤今 殿本已改汗

應明舉曰曰疑疑作自稱上文疑疑疑領都督以策意未
故出面自稱也

大會將相文武時請嚴曰

殿本考證云研府元順許作特

殿本考證云研府元順許作特

殿本考證云研府元順許作特

李符仁承祖城續七十聖問

明監本傳作關 李符官曰此當作關李符官曰此當作關
欲使取滿相此時李符其也軍音問也

李符疑是武官

按王延於蜀建興六年為諸葛公所斬此或則王入
白曰是是成廟至極而後與于禁等同之

明監本傳作關

本如李符定見之復過所關

明監本傳作關今 殿本已改正 李符官曰此當作關
顯異諸意不合應作關其後輪也

不用我計而用我子言

陳源上曰子二字不可疑疑作傷子此朱孫曹傳還

陳源上曰子二字不可疑疑作傷子此朱孫曹傳還

陳源上曰子二字不可疑疑作傷子此朱孫曹傳還

治而立東部郡縣覽一百七十引魏國志曰治武帝九年

六年立郡以居民官以整南越屋及官備治東部郡治

如此時不仍治此不知後漢東部治治亦非有難故地

東漢官制南郡郡治所治非東部郡治也

翻能多行司 百甲 口 人 過

殿本考證云九本 百 本本 有後

殿本考證云九本 百 本本 有後

以公考之云宋本無作華

又為老子論國語注卷上

一卷
附刻真偽

附書信通成編汗周易九卷宋自虞翻卦指掛則易卦象

皆行一卷又有周易果林律一卷易律一卷

又於禮之類尚書遺失事因又以宋氏解玄類有得猶更

其書皆鈔卷二百一引會編與錄云虞敬字文獻歷守節

操尚勵建德為東阿王東阿先有上碑銘多生實德治

又攻又編區獨治獨就學好古虞仲則能負新義

又於禮之類尚書遺失事因又以宋氏解玄類有得猶更

其書皆鈔卷二百一引會編與錄云虞敬字文獻歷守節

操尚勵建德為東阿王東阿先有上碑銘多生實德治

又攻又編區獨治獨就學好古虞仲則能負新義

又於禮之類尚書遺失事因又以宋氏解玄類有得猶更

其書皆鈔卷二百一引會編與錄云虞敬字文獻歷守節

操尚勵建德為東阿王東阿先有上碑銘多生實德治

又攻又編區獨治獨就學好古虞仲則能負新義

又於禮之類尚書遺失事因又以宋氏解玄類有得猶更

其書皆鈔卷二百一引會編與錄云虞敬字文獻歷守節

操尚勵建德為東阿王東阿先有上碑銘多生實德治

又攻又編區獨治獨就學好古虞仲則能負新義

體自有分別也又於之之或或謂金月

由謂家以爲白

刀之即務實即之別亦錄今錄書以其

字安知不本於自金刀而後人生其

刀於其後合所謂即即即即即即即

日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探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

有山陰宋育少

潘眉曰宋育少

稽與錄好奇

乘隋書經籍志

傳江

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宋名即字也周禮外史掌書者名於

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又行若字子向章

懷德之舞白曰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

駢字考源句

肥後朝人家

七

婦之長治不報及母終其主成類動助其悲泣喪屍骨不
斃于道解前以祭諸君自黎會後得免

太平即豐卷一百五十七引會稽典錄云陳壽與民紀伯為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地豈伯伯之類皆還所侵又謂一七太平國為高烈

後漢賊兵卒北敗為賊所射以年代特卒死不去又太平
豐卷四百二十一引會稽典錄云正英守公府上虞人為

下州始將黃出定文書者黃名能守州守守守守守守

守守不備無事英以冬至自人占病門守守守守守守

段段非太守意也段段冬冬自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王王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太平即豐卷六百四十九引會稽典錄云英至何舉人也

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大新日謂鄭巨君

沈博保上虞三世紀

十六論新世錄云會稽五文黃為那決會保郡將謂

非軍事主而致美引野自于卒代時死官後復為郡功

大新日謂鄭巨君

沈博保上虞三世紀

十六論新世錄云會稽五文黃為那決會保郡將謂

非軍事主而致美引野自于卒代時死官後復為郡功

大新日謂鄭巨君

沈博保上虞三世紀

十六論新世錄云會稽五文黃為那決會保郡將謂

非軍事主而致美引野自于卒代時死官後復為郡功

始與孫登云公仲期以我合情那人仲期去西京未幾
當得之矣

近者太守上庠陳業漸增尚有志權露與亮之節阿操稱
下道區中微委官察據遠野軍以志志志志志天下所
聞故柱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二高

素初學引漸承有稻先賢傳云業字文理兄波海績命時
依止者五六千人皆尚游揚不可辨別蓋仰望天醫后土曰
聞觀感者必有異因割臂流血以酒備上應時欲血體皆
流去又太平山觀後四百二十一引會稽先賢傳云郡守蕭
府君卒業與善佐勢勢率禮造要道流於水業因擬泥揭
政披出其口又水經兼江水注云浦陽桓桓海地有倍爾陣
業履行高潔往後不見繼接浮東時人父州郡去通百與家
業白樓亭柱而去後三十一案此即朱百所謂桓文遺之
尺牘之書比竟三高者也又下脫休字又林樞字陳昇書
清桓文當作桓王非是

處士鄧處發弟犯公室自殺之說

陳京書曰鄧處作郡丞或謂字之誤朱尚學上虞陳京以下
十餘人糖都守之問其人籍不出本郡鄧乃汝南屬縣與會
稽無何案犯過四明國經正作鄧繁爾續三賦云鄧新嘉樂
白京以代京即用此注謂重數斯數更受正事而以鄧為
似則未時已行兵本矣

吳女則松樹種來

潘濬曰松樹當為松島說見賀仲卿

承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新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
水經浙江水注云水建中陽羨長周以上古縣遠共會至難
求得分道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

翻有十一子

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載陳顛與弟書云長子容當為求
歸其父如此諸有懷之者遂成小性足使生子子天其富人不
在族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門芝草無根蘭泉無源家突
聖賢父頑母愚國家世法出廢子又書四百九十引虞翻書
云此中小兒孝因歲矣何欲逐哲繼繼不生謂子此子似人
欲為求歸不知將向君書古勿怪老婦此兒也

忠子歸

晉書本傳及顏延之傳又列女傳處母孫氏孫權妹
孫女也

歸越騎校尉蕭選廷尉潘東阿關太守陶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錢大昕曰河間濟陰二郡不在吳封內蓋入晉以後所授官
也於史例不當書 西晉天文志云虞尚作安夫論晉族唯
河間相封立寫天論家太常姚信通斷天論

子歸字子文

較本考證云子文宋本作世文

傳疑疑疑疑疑不該疑

隋書天文志云北極殿也其星早天之極也天運無窮三九

透輝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風星拱之黃遠張衡應
王莽皆以此極星爲拱是不動也 一本算作等

出爲翰林太守

唐書陸贄傳云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而遺於林
守麗無幾而石不可地取石爲人號對林石世保其
居

注別傳云陸傳於世

唐書曰續述云章陵宋仲子爲太守作解詒往往有遺本
錦談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 按隋書
經籍志周書十五卷陸績注太玄經十卷陸績求夏曆撰者
撰其義釋即所謂釋也

受注 吳郡人也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吳郡吳人也

微到延見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是作是

以轉職中郎將使蜀

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引吳錄云溫英才瑋璋拜中郎將使蜀

與諸將亮結金縷之好焉

今以陸事起

殿大略曰陸事詳見此傳兩陸相宋續傳皆載之於史例未

免太敏 石律燕語云元豐五年改漢仲博唱名有等陶片

主司初以治有呼之三呼不應孫子游時爲試官神宗頗厭

蘇曰當以人呼呼之果也地上日何以知爲人呼蘇曰二
志又有對觀陶器其後

陸字子休亦吳郡人也

隋書陸贄上有陸氏家傳一卷又陸贄集 卷

陸贄別傳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備在明

即罪惡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載朱溫自理及其文不全

文齊之衆論議之辨卑聖聖靈靈靈靈靈靈

隋書陸贄志有張溫集六卷又撰三史略二十九卷

不內之忌族

第一論曰忌族即內書之忌族

納恩云於聖德

殿本考證云德錄作德

注會稽典錄云陸贄履位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引會稽典錄云贄字德餘統

人深阿躬慶賀贄與失不知備十餘年德至又與張溫朱

據等會商試于芝蘭等敬聞于楚吳中盛爲後謀自問而德

曰吾與神明遊居比屋實不能顯其美秀其風烈而合也

相稱費之深

注父後官至陳相均良爲所害

後漢書明八王傳注引謝承書云後并陳國相人有金

羅致米肉蓬肉上生男女者以孽為名食術使故國將生
則歸私行則陳之故所後行從飲而因許殺賊一部吏人
既和喪父母

其母流涕於庭謂者曰夫人猶在也

娶此其繼嗣疑每為夫人曰然占者子之稱母皆曰夫人病
久悔殊隆二靈傳女初曰夫人哀切之痛後亦謂女曰去
詠哀誰今仁君見情於夫人文福英世幾得孫良勤路公碑
年八歲丁餘夫人親是時對治此稱也

出為建忠郎將

錢大昕曰忠下疑脫中字

封新陽亭侯又黃武七年

陳壽書曰凡列侯之域具有了嗣爵與高史必注壽之商略
最與是儀傳相疑有取又籍子名秀為助聯士皇降邊情
注又孫休傳中有司驗校討驗秀即其人也則疑疑有筆誤
者

陳壽 丞相孫弟也

錢大昕曰陸績傳誤在蜀卷中此當云孫從子下卷邊傳當

云瑄兒乃孫時於陸傳則書里屬於前明孫弟疑其類

倒夾夾矣

及河郡建原

趙一高曰原字他原見前傳

趙從父編早亡一男一女

朱廷慶曰續傳云長子宏次子徽此作一男疑或

且齊清主魏勇里則返

趙 清曰借清即漢遼東郡齊氏縣也說見魏志三少帝紀

初指同郡關人魏曰得西邑優於承情世以爲不然後果如

其言

紛或作登惑誤然此事他無所見此又不具本末似可刪

所望生數歲孤城繼兒之謂其母曰是兒有物相之符

盧明稱曰趙廷傳注云孤城繼繼能州人此云孤城繼即其

人也廷說一鄉字其孤城或當作孤城烏程縣舊園名為孤

城也

孫亮時二子戲相各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

錢大昕曰紀嬪傳太平中孫亮和朱主為全主所譖問朱主

及章全主答曰我實不知始疑二子戲相所自亮殺戲相孫

辨傳云亮肉雖辨乃進為百女名 兒殺本末章怒虎林

滔未能解弟外部對朱相不匡正孤城乃令丁奉殺戲於殿

林殺於建業以二傳推之戲相之死出於亮意非由全主

所譖謂全主遂罪一人則可謂之謬不可也

正軍屯利權

利權即當利浦見孫策傳

留修北堤不見至朝又步騎駐旌

宋本傳作但不字何校作下步字一本作少連一清曰下云

恐潘增張則少字義長

領宜都太守

水經江水注云魏武臨江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改曰宜都

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宋書州郡志

宜都太守大廉據志上陸地遺記何志並云吳分南郡立張

勃安縣云劉備立校尉張廣南分荆州南郡屬備備是備

分南郡立宜都非失立也劉鑿云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校

江以西為臨江郡建武十五年劉備改為宜都是矣

封華亭侯

潘府曰華亭主廣始為縣吳時則亭侯也 按後云遂封襄

侯別縣侯矣

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郡太守郭既大破之降關大姓又布鄉

鎮等合兵數千首尾西方

元和郡縣志云從漢水以房陵縣為房陵郡 續大略曰建

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陽西界立南陽郡二十四年區蜀故寇

攻之 殿本考證云毛本之作文

備知其計不可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不可作不行

及去時大熱備果奔喪

殿本考證云才勝宋本作方呢 鼎錄云既遜後劉備軍

一舉成功其又曰張備舉

魏使鄧陽太守孫助謁魏大司馬曹休

肅明指曰孫助當作問助同助本傳有為鄧陽太守廣陵七

降以歸曹休事

諸軍振旅過武昌據合左右以御蓋護通入出殿門凡所賜

情御物上珍於時吳與為比道還西陵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七引吳書云陸遜破曹休於石亭

上股殲備以遺遜又卷六百九十六引吳書云上脫備金

帶以賜遜又魏以帶之為鉤絕帶又卷七百一十引吳書云

遜破休當遠西陵公稱並奔遜道上懸御船一箭斷絙舟也

時建昌侯處於空前作陳壽撰

顧祖禹曰西陵在岳州府臨湘縣北十五里相傳吳孫

權作營也據於此今有西陵山水經江水注云右臨湘縣

北江中山也東得峽門 詩謂二日且甜也

自不處船入身然兒之妙

殿本考證云白不元本作白非

時謝嗣明云

太平御覽卷五百十一引晉書吳錄云謝嗣字係山陰人

其先經賈太守夷吾之後也世漸微特仕進不絕子嗣兄弟
一時俱得兒童者休戚少以行行自許局見稱官至海內
都尉謂起於賈太兄弟弟孫德茂為區區位建威將軍秩祿
注亦引與錄與此不同故復錄之
不遵錄

版本考證云元本無作叙

均外生顯諱承襲信

漢表曰釋文疑疑信字德祿七錄云字元武次與入又太
高卿書卷平傳云研習墳籍或以其博信實部之徒以
從受業 按國學紀聞載姚信誠子曰古人行著言著名之
勝非人之勝隆易不蔚然然如 又陸書和斯志編第下卷
吳太常姚信注又集一卷

拜揚軍將軍都督西陵白關其至白帝

勳表武曰杜於文雅諳深甘靈靈曰應勢由湖益陽平關某
關說有三萬人自擇進銳士五千人投舞上流十餘里淺湖
云秋夜涉渡順以兵千人疑靈靈乃夜往關問之任不變而
結果營令進者此處為精兵其此則當自白帝始自白帝
也 潘州州至字上當有州字願有發賜美儀凡上水給注
云多已如內有開某州所謂開漢順也而對甘帝故舉

自抗敵行石陵西陵有道樂神公安諸軍中

太平寰宇記卷百四十六云東晉孝武帝時荊州刺史桓沖
以符堅稱寇自襄陽舉軍上流云防險難界地名上明田土

符堅可以許襄軍人在吳時空輝以上四十餘里張御或
即吳時之沈所築在松滋縣界

自亦略至故市

綱目西曰赤粉在夷陵州西北五里即臨抗蠻城固步障處
又引荆三圖云故市即步障城城所居城由而開則防城故
曰故市云

吾家東江陵爾赴西陵

趙一清曰此即江陵城東北所謂北澤之地也其地經之
祠傳

協數以相覽

抄本考證云北宋本寫子或

審別說以不批用

版本考證云北宋本別作說

吳身好學其書數十篇

隋書魏志云其詩十卷典諸別一卷序景撰又集二卷

可謂克濟

何始曰宋本編下有符號二字

孫登樓子也德貞初一年以孫為吳主拜登東中郎將
封高戶侯登辭後不受

吳文類聚卷五十一魏文帝時孫登太子登為東中郎將封

侯文云何始曰天孫符謙建豐心昭鼎著明與天談也故
易曰河出潼洛出書聖人則之孫濟孫歸心國朝史亮之補

同功伐命而其子當為驍將軍其在國與劉表受命李氏為輔王梁係成並見符控也漢乃皇天威赫大魏未合孫氏仍世為臣以尊為中諸將封縣侯萬戶若周處公孫明也七后次為何一門五侯今在將軍亦當知如若夫長半之強安得之說方斯後如 殿本致遠云本本辭傑作案

惜欲言遠遠者知近代之事以委歸有歸法重城勞之乃合休或歸者適以授登

登世以歸備之誓不足以加一帝三王被所賜誤止於如此足天不許伊尹之謂人軍稱有夏先而不及唐虞周公之

不實名如陸賈此亦伊尹則公之遠古也

以終於石勒或為補正表為黃正補討是為四友 於

漢文帝陳周也士為太子以周公為大傅名公為太子保其學為太子又言太子少時中人使與太子居左右有後世出

命世理期就作主太子以天然之姿為國子嗣雖起以四海不定國宗事歸傳之官謂由本編出起以為高祖初

基天下受朝引後長叔孫遜出為歸夫人復朝政宜博安朕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稱太子於是以前漢漢漢漢漢漢漢月實為光大也 按魏此表多日不可於此兩時為陛下所

在權稱時裝後新斯此 漢有曰今轉右統轉止亦都尉名官親生以東宮官屬 依康曰魏志曰高帝時之漢字恭

明 之恭本月之人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謂後漢多功於

人務之品曰支庶眼中英形都都都之行也漢漢漢漢漢漢於

內所給之人皆清宮諸官也魏末書周時於係且後於文

李能官曰存字上疑有脫文不然則未其時也 錢大昭曰

建西九年有將軍徐在與軍李通從建安帝弟之兄東

漢天下受朝引後長叔孫遜出為歸夫人復朝政宜博安朕

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稱太子於是以前漢漢漢漢漢漢漢

月實為光大也 按魏此表多日不可於此兩時為陛下所

在權稱時裝後新斯此 漢有曰今轉右統轉止亦都尉

名官親生以東宮官屬 依康曰魏志曰高帝時之漢字恭

明 之恭本月之人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謂後漢多功於

人務之品曰支庶眼中英形都都都之行也漢漢漢漢漢漢

於 內所給之人皆清宮諸官也魏末書周時於係且後於文

李能官曰存字上疑有脫文不然則未其時也 錢大昭曰

建西九年有將軍徐在與軍李通從建安帝弟之兄東

漢天下受朝引後長叔孫遜出為歸夫人復朝政宜博安朕

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稱太子於是以前漢漢漢漢漢漢漢

月實為光大也 按魏此表多日不可於此兩時為陛下所

在權稱時裝後新斯此 漢有曰今轉右統轉止亦都尉

名官親生以東宮官屬 依康曰魏志曰高帝時之漢字恭

明 之恭本月之人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謂後漢多功於

人務之品曰支庶眼中英形都都都之行也漢漢漢漢漢漢

於 內所給之人皆清宮諸官也魏末書周時於係且後於文

李能官曰存字上疑有脫文不然則未其時也 錢大昭曰

建西九年有將軍徐在與軍李通從建安帝弟之兄東

漢天下受朝引後長叔孫遜出為歸夫人復朝政宜博安朕

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稱太子於是以前漢漢漢漢漢漢漢

月實為光大也 按魏此表多日不可於此兩時為陛下所

在權稱時裝後新斯此 漢有曰今轉右統轉止亦都尉

名官親生以東宮官屬 依康曰魏志曰高帝時之漢字恭

明 之恭本月之人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謂後漢多功於

人務之品曰支庶眼中英形都都都之行也漢漢漢漢漢漢

於 內所給之人皆清宮諸官也魏末書周時於係且後於文

李能官曰存字上疑有脫文不然則未其時也 錢大昭曰

水經浙江水注云立柏新之尉於欽之華華華即集館後漢書郡國志注引魏氏舊故欽有安粉烏山縣有林屋山烏山即烏山也 粉一本作粉溪

陰崇於建土為作鐵戈又以戈拓新山影後道

按新安志兩戈字並作弋今以水經注之戈字當作伏

下戈字則不誤故所以錄而上也或因下有戈字而妄改之

耳新字按安志作雙耳也雙下山字衍或因雙字而妄分之

耳採道下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七引有造成二字

去問全有刃者何宗

原本考云云太平御覽引此書問下有雙黃馬舌兵刃并取

成賦十字

齊民要術為新定案陽休陽并齊魯凡六藝禮述刊為新體

參大略曰新體建器已見大帝情此處似可省

矣御覽乾及應和合云起風道數千人

題一清曰之石賦也此以合宗起風蓋合宗起共作賦而後

漢劉表傳注以宗起共為駁駁之非也

徐盛戒劉失子齊引兵拒擊得感所失

按子當作牙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七引吳書曰徐盛失牙

齊斯取字得感所失牙宋本前後亦無作牙此所失下各本

皆脫牙字當補 題一清曰牙為牙齦也權作黃龍大牙見

綱緯傳

魏隱民尤矣 陳隱始安澄皆與吳相鄰又丹陽三縣皆陳

按始安縣本零陵郡屬吳甘壽元年改始安縣當非此始安

且不與祁陽相近洪亮占補置成志丹陽郡領十六縣有臨

陽臨陽始安得善傳討宜城澄安吳陳隱春數諸厥州郡志

謂安吳吳立一統志謂在溇縣而南因疑始安為安吳之誤

如是則三縣皆為丹陽所屬矣

因住新南為把

一本任作往謀今 原本已改正

至 漢武七年權到統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

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汶陽縣權分三郡險地

為東安郡琮鎮太守至明蜀劉璋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

召琮還牛渚置東安郡

錢大昕曰吳主傳黃武五年分三郡置地十縣置東安郡以

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七年三月罷東安郡蓋琮從陸遜勳

曹休在罷郡還牛渚之後此傳於被曹休下始敘分置東安

郡云云失其次矣

附誌附傳

古古碑字魏志公孫瓚傳之曰南越氣後漢書作瓚俗字也

太平御覽卷七百十引吳書云全琮年六十四以騎杖

十二年卒

其大略曰京幸在赤烏十年正月見其傳

擇兄子禮儀等亦降魏

加一高曰今案諸葛無名弟內此是固孫靜之孫曰彌曰曼

同降而漢蜀人且彌曼二人見其書文帝紀而紀云全端兄

了及儀等奉其往來齊備兄靜時在壽春用魏會計作魏

儀著以謂靜兄弟五人帥其眾來降亦誤也魏志孫向傳

作弟孫向傳考便親信人賊書博學開東門出降諸葛遂傳

亦作全降則謂字為誤疑

安成侯承新茶陵四縣共入陰山城

宋書州郡志云陰山乃漢舊縣而城歸陽吳相東即自此

疑是吳所立也

延康元年代步降為交州刺史列州高涼郡的於博乞而信因

承制以博乞高涼西郡都尉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二引南越志云高涼本合浦郡也吳

建安十六年南越城博恒步降於高涼城殺投水死樹其

屬亡於高涼高涼為刺史博恒請魏制以博乞高涼郡附於

是置郡焉按博乞延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也蓋博恒殺

於建安十六年南越博恒於建安二十五年是時始設郡

書州郡志載云西郡都尉治博乞

是時博恒南越賊王金合置於南海界上高涼為博恒又謂

討之生精金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七十三云時桂陽郡中積賊領山

乘謝水諸賊賊王金黃龜梅伊梅常陳尤等蜂起劫掠州

權諸討之得自討金將軍曹任澤討尤遂生羅金等斬

之

魯劉顯唐費等及遣諸將唐谷等

按二唐是一人黃谷有一誤

家門內因而誤不知

版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卷門字一本不下多早字

與胡靈方吏討

版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卷下有等字一本改作殺

廢送七條以誘休

何種曰補休七條凡諸宜安何事應補補

故人所曰安易也春秋傳善於是作安附說文安作起起

易居陸兩傳同郡徐原安居宮

魏書漢復經在郭

段本作漢復他本作漢復通作漢復或漢復漢縣一事均

屬唐陵郡見洪亮吉補志溫公所以本當不誤惟太平寰宇

記作漢復當是誤字也

一禁志云漢復廢縣在四川黔

版彭水縣東

官版信驗為建平校

版本考證云宋本為作與校作校

陳亮書曰左當作在加王種從兗州轉在徐州張飛從宜魏轉在南部是也

國有黃風賊氣之害

虛明指曰黃風賊氣之害疑有妖孽下文折木飛砂礮石則黃風當作暴風雲勢飛鳥不棲別陸氣當為瘴氣也

天啟元年

讀大曆曰天策當及人冊見三朝上錄

本姓氏其應備二氏字民無上可改其字乃逐改焉

徐暉曰家人易性從人遂致誤改失之儀又不得也

變大明曰氏是太一字借即其文處與盈姓與可以互用

徐暉讀其本姓處由於不通古文

西朝將軍八則前出車

元本國作同以 殿本已改已

蕭管一宮初一讀以本盛與管上傅係錄二宮相近乃上疏

魏大觀曰亦為五年立子有太子為魯王權脫愛與

和無嫌故有一宮之稱和廢徒後二年乃封南陽王則新已

賜死久矣而所之於後不適當云東宮與魯王初立下文

乃傳一宮所行之

聖旨之六

亦引曰司馬貞云聖旨見也聖旨傳以聖旨與聖旨

不勝恩益並用恩字後如顧孫表司馬則之議聖旨集解

序非用恩字

黃說見夏口

李龍書曰夏口毛本作舉口太平割黃作舉口舉口蓋舉口

之誤然係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說則

太平御覽所云舉口未為得之

乃自在昔黃龍夏口州恢大魏蓋表臣夏

殿本考考云元本自作割疑疑作舉下同

皆造疑而問光以買服為名

一本殿作舉至今 殿本已改正

子冲嗣冲平和有之於天紀中為中書令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引孫登孫列吳書云孫冲意性濁天

心難解論有刀筆才關於時事為中書令舉不能匡矯亦自

守不荷求符額

徐誥善字子明父邱為程人也先於死

陳景玉曰志中凡不立傳而附見他傳者雖有事實跡可稱詳

中情不及之於傳次是偏傳詳事又附於後而陳氏評詳

乃與是儀胡綜同曰孫孫權時事與事者而尤稱統之靈

通使命無傳有評疑乘史例且詳通使實公惟一見孫權傳

中如陳氏之評則詳固屢書使傳自矣而既不詳其事而

後輩出此評更所未喻也通評中先詳後略則非詳見孫傳

若其明意詳當自有傳在綜傳之前而偶舉之今綜傳後數

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據江表傳詳書以待中偏將軍為節

度官軍典軍權亦可略見其詳略徐則無從及證矣 誠實

作左右右山
自本以來勝在處商

殿本考證云何中疑有脫誤 按下文云今其縣民則本字
疑是古字之誤

琴堂謂郭公孫遂以進取之圖見家叔父孫陳與叔爭競
之計未嘗不嗚然歎息也

按劉備語見後漢書公孫瓚傳中 何琦曰元進伊知忠武
類類出師而不報其勝惡德於國體息民三年時侯南征還

師之後又奮力一年乃屯漢中其明年始收祁山曰空有征
於一勝主少國疑舉情未一而謀輕舉者乎是役也羅克新

城歸附不覺而沒邊界玩寇無效曰變難非其馬說不滿意三
等湖湖與之派塞同異之口乃史記與任命治成版圖抄寫

鳴身分族赤雲虎領狗元進之語矣
由此取證失矣而誤讀誤矣

王康曰禁行及初於諸葛之役將自取也其為洛東園之
勝亦以此貶其失在於口用

格或托後制未得而或刀交下
本御覽卷百七十九引建康宮殿殿之建築宮台迎風殿

在雲南十五里許城殿諸葛於此
傳或時為元帥何任事

殿本考證云云水任事任事在
況長進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

王康曰諸葛傳注引虞喜志林曰倪長寬以爲君子
本與卿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寬之雅文偉文信謂賢也

長寬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雅引何氏性純有漢江人
先是東漢曰諸葛恪廣漢軍衣陳劉格

論語曰約語與約語同諸葛字通用亦謂之郭諸葛石劉基
帶何鈞於仲射相公中帶鈞後漢楊賜多類劉何以今

他詞也此謂以竹鞭爲之
於何相未成子開成子開首反語石子開也

按晉書五行志成作常詞作綱宋書五行志又有楊子開五
字成與常同音范蠡云得時不成反受其殃是也故晉書

作綱宋書或作綱反語乃爲同也蓋廣雅但取音同本無正
字耳

二年魏母三偷之款以限取
殿本考證云毛本魏下多將子

好道與善友二史
殿本考證云元本三史作三略

以得差步
何碑曰宋本差作差

或欲試用有樂功
殿本考證云魏廣及魏川有字上多樂

制軍孫儀係即制備等欲開會親說
李准曰係係連石魏二年七月將軍孫儀部林何

晉書卷之三十四 晉書卷之三十四 晉書卷之三十四

本行同
之是見忠君臣事於江州
段大其曰上云嚴黃弟忠之役弟於琳為從兄自
人也一則才德兼備之日也云云處行建昌侯此成疑弟
不以此同名者以是為正
父子以方相情

晉書卷之三十四 晉書卷之三十四 晉書卷之三十四
則顯皇弟之太子與史異
丹士兒公出必委琳與公
段大考證云宋本必下有首字
誤透入將軍假節封永安侯
一則王偉宋傑作承康 義大斯日一則一傳或也同時張
布已封永安侯矣此篇是

拓吳於陽關 入而輔軍於都陸異屯繁陽
順陽也 陽關即陽關亦即繁陽傳之陽口也在高州南
碑西八十里都陸在安豐縣南漢博將軍九江即王莽
改曰揚陵後漢省將勢地遷祀云都陸在繁陽南
遷都陸蓋吳復種

晉書文帝紀云吳之餘卒其食其菜而過
正附自得之無難去但念使附耳
據本考證云上七字疑有誤

之樓浮海新遷入

按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吳孫權赤烏四年自外國沙門康僧
會創建江表設像行遊吳人以爲妖異權召會問僧何由
謂曰佛身靈通骨舍利應現身身亦應通所求可與權
曰若得舍利當爲吳寺建三七日耳誠求請遂成版中曰
於極光慈宮殿權便力者盡力擊之權姑俱陷舍利不損又
以火燒騰光上涌樞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
名佛陀聖德佛所窟當即此寺矣又云孫皓廢設屏除佛
法塔經吳帝按時事不見史疑即此也

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吳孫權赤烏四年自外國沙門康僧
會創建江表設像行遊吳人以爲妖異權召會問僧何由
謂曰佛身靈通骨舍利應現身身亦應通所求可與權
曰若得舍利當爲吳寺建三七日耳誠求請遂成版中曰
於極光慈宮殿權便力者盡力擊之權姑俱陷舍利不損又
以火燒騰光上涌樞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
名佛陀聖德佛所窟當即此寺矣又云孫皓廢設屏除佛
法塔經吳帝按時事不見史疑即此也

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吳孫權赤烏四年自外國沙門康僧
會創建江表設像行遊吳人以爲妖異權召會問僧何由
謂曰佛身靈通骨舍利應現身身亦應通所求可與權
曰若得舍利當爲吳寺建三七日耳誠求請遂成版中曰
於極光慈宮殿權便力者盡力擊之權姑俱陷舍利不損又
以火燒騰光上涌樞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
名佛陀聖德佛所窟當即此寺矣又云孫皓廢設屏除佛
法塔經吳帝按時事不見史疑即此也

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吳孫權赤烏四年自外國沙門康僧
會創建江表設像行遊吳人以爲妖異權召會問僧何由
謂曰佛身靈通骨舍利應現身身亦應通所求可與權
曰若得舍利當爲吳寺建三七日耳誠求請遂成版中曰
於極光慈宮殿權便力者盡力擊之權姑俱陷舍利不損又
以火燒騰光上涌樞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
名佛陀聖德佛所窟當即此寺矣又云孫皓廢設屏除佛
法塔經吳帝按時事不見史疑即此也

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吳孫權赤烏四年自外國沙門康僧
會創建江表設像行遊吳人以爲妖異權召會問僧何由
謂曰佛身靈通骨舍利應現身身亦應通所求可與權
曰若得舍利當爲吳寺建三七日耳誠求請遂成版中曰
於極光慈宮殿權便力者盡力擊之權姑俱陷舍利不損又
以火燒騰光上涌樞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
名佛陀聖德佛所窟當即此寺矣又云孫皓廢設屏除佛
法塔經吳帝按時事不見史疑即此也

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吳孫權赤烏四年自外國沙門康僧
會創建江表設像行遊吳人以爲妖異權召會問僧何由
謂曰佛身靈通骨舍利應現身身亦應通所求可與權
曰若得舍利當爲吳寺建三七日耳誠求請遂成版中曰
於極光慈宮殿權便力者盡力擊之權姑俱陷舍利不損又
以火燒騰光上涌樞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
名佛陀聖德佛所窟當即此寺矣又云孫皓廢設屏除佛
法塔經吳帝按時事不見史疑即此也

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吳孫權赤烏四年自外國沙門康僧
會創建江表設像行遊吳人以爲妖異權召會問僧何由
謂曰佛身靈通骨舍利應現身身亦應通所求可與權
曰若得舍利當爲吳寺建三七日耳誠求請遂成版中曰
於極光慈宮殿權便力者盡力擊之權姑俱陷舍利不損又
以火燒騰光上涌樞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
名佛陀聖德佛所窟當即此寺矣又云孫皓廢設屏除佛
法塔經吳帝按時事不見史疑即此也

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吳孫權赤烏四年自外國沙門康僧
會創建江表設像行遊吳人以爲妖異權召會問僧何由
謂曰佛身靈通骨舍利應現身身亦應通所求可與權
曰若得舍利當爲吳寺建三七日耳誠求請遂成版中曰
於極光慈宮殿權便力者盡力擊之權姑俱陷舍利不損又
以火燒騰光上涌樞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
名佛陀聖德佛所窟當即此寺矣又云孫皓廢設屏除佛
法塔經吳帝按時事不見史疑即此也

魏之字承先布都華人也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七引裴承先別傳云昔山越反虜
過處殺至費氏之里住中庭顯見室顯而著於絕曰思他室
寇取之仍取洗沈黃井中而去更家後還幽豈得之
與王蕃郭連等

殿本考證云宋本郭連作郭連按作連字也見陸凱傳疏
曰魏信樓支費即張傳郭連陸登陸續及族弟登抗
遂用支郭宮下鎮然中侯

沈欽轉曰侯高作樓蓋其北軍中候同名此誤

傅士明賀齊之孫之子

論明楊曰賀齊傳云子達及弟嶷皆有名為在將討部乃
齊之從子非孫也

出為吳郡太守

臣說政事為云劉太傅作吳郡不出門吳中議使族輕之
乃趨府門云官路種不能唯賀獨故出行至門反顧者畢足
之口不可唯我笑兒於是至諸屯即被殺賊徒復使督兵
及賊連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眾既抗時為江陵郡討放下
清孫味案後得釋

三壽之獲禮所不詳

沈欽轉曰壽禮司事才受命皆尚君以無不酌及卿大夫
皆稱君曰諸故不為此則登禮之後禮所不詳也

飲之酌酒中丞司命

殿本考證云辭疑作飲
如是之舉一解復用

殿本考證云是疑作定始上何定也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

殿本考證云中宮疑作中宮

劉氏德三關之散

沈欽轉曰漢中有異勢願漢有拉爾梓潼有劉關 劉超焉
曰張覺後漢南記晉蜀有陽平關泉關江關是為三關

收付酒城城考于所部卒無一語當見殺否

飲大面曰詞若與劉傳元帝與劉二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略
言城歸敵一釘頭是誰郭備本及勢帝語曰是費部也爾漢

涕曰先父遺教無道劉巨痛陳無以上苦此傳不盡燒錄
故政事其江亦不之及

歷說三編

潘君曰當為 潘謂楊漢武陳也

石冰破揚州

潘眉曰依前書與劉傳當作石冰

惟循與同郡朱武

竹其作吳郡朱武是也即會稽縣人非同郡

潘眉本名昭史為晉時改之

吳人所曰三國志於西諸帝諱多不固疑何后疑傳不本淑
德高堂降傳書其取遂吳王工夫人傳紀傳大志之戶步夫

其所紀載多虛假

殿本考證云宋本紀多條誤多

起自唐統至於秦漢凡有三卷拾遺實武以來初作一卷

隋書紀傳志之洞紀四卷其後增已求王漢建安二十七年

又什當職及傳釋名各卷

拾遺補遺志東臨撰有毛詩古義問七卷春秋傳國語注

十二卷春秋解讀一卷漢書百篇七卷又集一卷錄一卷

禮運鍾子載持采菽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采子與作表

若亦因作漢書文與典後檢到珍則殿本作漢紀傳不及因校

澤允劣

史通正史記云在漢中典明帝始認在因與離合傳宗原

殿合尹敏司德從事王翼作世雜不記并撰功臣及新市不

林公保車作列傳或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改紀亦

以煥爛而忠臣表士莫不撰務於是有品史官隨習便則

珍及陳曠大夫尤詳作紀表名臣德士儒林外戚諸傳起

自建武許承初奉策垂垂諸珍尤顯卒被命仍中伏誓已

與陳曠大夫成於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而顯于西元

傳地理志有云是元年復令大中大夫應能大軍營司馬官

受諸國未受諸國之禮也傳樂一原及順烈皇后傳又附外

傳傳人安忍等后傳等傳人安忍等傳又附陳延樂

雜作百官表類也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采子與作表

有因篇賦曰漢記又後書北海王興傳臨邑侯德子駒駘

從兒平德駘駘有才學宋中郎太后召殺及駒駘人東

觀與諸君僕射到珍書中然以下名臣列傳

實不可使闕不朽之著

殿本考證云宋本偶作開

之較其一帶之界

漢書何進傳云建廷尉免冠為第威籍一特之罪顯係就

謝和篇曰城死辱一等也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采子與作表

宋書州郡志云安省丹陽之江乘縣典屬郡時又分吳郡

南陽以西為丹陽典屬郡

西漢書險阻當其成又於南面

殿本考證云宋本報險作取險書府元顯而忠作均也

破不皆之備

殿本考證云宋本報險作取險書府元顯而忠作均也

亦不皆其所積持多不覆其數也

正於低餘錄介之故

漢南子述書注云六兩曰錫按說山注又云六兩曰錫八兩

曰錫錫律注引子云八兩為錫風俗通錄六兩錫三分則錫

前書錫介錫律通作介後漢書錫律前長無錫介之志也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采子與作表

封之則發後其事不附日月相撰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采子與作表

厥本考論不同

小傳作其後

忽起黃口

自與刻旨爲期也。然其後世所稱也。其後之傷。其來若今。聚民爲役。故

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夫不織或受其寒

高氏春秋傳云。禮之殺口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天下或受其饑。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天下或受其寒。其說所引與此同。

爲味者口之奇。又補者身之飾也。

厥本考證云。其以爲字疑有誤。

附錄所論事。卒孫咸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卒孫集五卷。注一卷。

然此數子。處無安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魏國地。某宋史。云。中君曰。今君處無安之世。以事無安之

上。古氏昭。七十。傳。區夫。其婦。從死。注。俱死。不病也。

三國志列傳卷二十一

三國志列傳卷二十一

三國志列傳卷二十一

十